昌國典詠

宣統庚戌秋仲

裕甫陶垂署

跋昌國典詠

昌國典詠十卷 上元朱偰撰述之道光舉人官知府好讀書於史雅用力尤深藏書甲江浙累官浙江者輒秀水朱錫鬯所居倉米巷與錫鬯書齋毗連又嗜鈔文淵閣本故所喜宋元秘笈多外間所罕見者汲汲收錄不遺餘力其事載陸存齋心源藏書志跋甘遯侯元煥讀書志跋錢輔宜泰吉曝書雜記張愼山文虎咸淳臨安志自注咸書博采宋元四明志乘彙成舟山掌故而於采訪事實尤詳剞劂亦精審又獲鈔文淵閣本故所喜宋元秘笈多外間所罕見者汲汲收錄不遺餘力其事載陸存齋心源藏書志跋甘遯侯元煥讀書志跋錢輔宜泰吉曝書雜記張愼山文虎咸淳臨安志自注咸書博采宋元四明志乘彙成舟山掌故而於采訪事實尤詳剞劂亦精審又獲鈔文淵閣

上海圖書館藏

聚王賽識

序

天下各省府縣皆有志藉以攷見古今之沿革山川之險要與夫民情風土之純浇肥瘠事至要也書至多也而州縣志之採入中秘者惟明康海之武功縣志韓邦靖之朝邑縣志暨元馮福京郭薦等之昌國州圖志為最著一朝邑筆法近史記武功筆法近漢書惟昌國州志兼集二書之善可以鼎足而三四庫全書提要極為推許讀其書條例簡嚴詢足為撰志楷式惜其刊本久逸除

御庫聚珍板外惟四明天一閣僅有藏本前輩辰轉傳鈔視同拱璧以父母之邦之掌故僅存於此也丙午夏金陵朱述之先生奉檄办理定海善後道過鄞鎮搜採昌國州志明舟山志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開慶延祐至正諸續志即以數

東吳王氏校

種為低本官稽傳証詳致舟山各名勝繫以韵語撰成昌國
典詠十卷以中州之碩彥搜海外之遺文其用心可為勤矣
已閻先生守嘉禾余遠求得鈔副本旋得先生再定本又得
先生三校本及先生已歸道山問其最後改定本存在王石琴
先生處朝謀剞劂苦無資斧余將借助同人假西洋鉛板與
昌國州志隨力量而印之江浙為中國之藩籬舟山又為江
浙之門戶此二書苟有傳本不至遺失俾留心保障者有所
稽攷不特桑梓之文獻足徵其亦深有関於中國天下大
勢也

同治四年歲次乙丑二月十四日　胡伯寅校畢書

貢耽好地理學凡山川土地之終始九州之夷險罷分指畫倫究源流其上表
云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扼塞偉哉經世之要典也舟山
海外一隅耳憶庚子歲鯨波不靖為窒霧所蝕吳越告警軍書旁午下
竹辰方伯總理糧臺朱述之大令奉檄謀畫卞癸未會試出余門下朱為
余壬午典試江南所得士也卞嘗以書言朱君誠信質直足以倚任勞不避
險才贍以博羽檄飛馳不廢吟嘯越丙午歲收復舟山朱君從事海外
蓋鞅掌況瘁者七年矣余以書勸以兵燹之餘收拾圖籍綜核今古勒為
一編知其必有以副余言也余丁未乞假歸里今年戊申朱君攝牧海昌余
往觀潮朱君持所著昌國典詠六卷就質是余志也當海氛未息議者
或疑舟山本非中國地詢所自始余曾舉翁洲見葦昭國語註徐城見史

記正義唐置翁山宋設昌國元陞為州明立為衛以證之今覽是編凡山
川洋岙之險墩臺関隘之設興廢戰守之迹忠臣義士之祠墓名賢遺子
孫之第宅引書必合諸書以詳始末持一說必兼衆以決異同俗語之訛謬也
以古志辨之古志之疏略也以正史糾之激發性情之原博綜古今之要俾覽
者不敢以海外荒僻之地而鄙夷之舟山何幸而得此哉宋人多以一地為一
集如阮閱之郴江張克同之嘉禾曾極之金陵許尚之華亭方信孺
之南海不過摭摭瞬零以補志乘之缺猶為後人所寶貴若茲編之
淵懿浩博以之楷風土皆足徵之事以之資治術皆有用之言是能讀左
史之九卯擅司空之六體矣余於桑梓之鄉綢繆牖戶惓惓不忘鑾車以來
海上往事輒向人詢問金湯橫水蘭搖秀舞如在目前獲覩斯編披吟
再毂余既喜朱君之不負所學又悲竹辰之朝露而不及見也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三月通家生當湖徐士芬辛庵序

昔馮福京郭鷹諸公撰大德昌國州圖志七卷首列三圖今圖佚而志尚
存論者稱其簡而能括足補武功朝邑等志並傳朱君述之司馬著昌
國典詠根據是書而正其訛譌補其缺遺並博采乾道四明圖經寶
慶開慶定祐至正諸志以證異同凡山川塘堨及書院社倉鹽場泉井
祠墓之屬釐然畢載較之馮郭所分八門更為詳洽　徐幸廈侍
即許為有用之言誠不虛也甚於幸亥秋奉命典試浙中朱君為
內簾監試閫中出此編見示讀數周踰數語以誌欽佩
咸豐元年八月初九日愚弟旌陽呂賢基拜跋

昔君以名孝廉為茂宰時海氛不靖東望舟山烽火極天大府以君才
徽贊幕府借箸磨盾厥績偉矣知惜其才之未盡展也賴
天子聖仁島夷效順收復版籍君歸治天目弦歌餘暇稽古無輟時同
列者爭要津馳捷徑或顧君而揶揄之君不顧也余分巡浙右心景君
賢比以公事接見未盡叩其所藏今年巡視海塘遣君催收海昌
得以上下其議論索觀茲編益知君賢甚夫世之邑大夫莅其土者
頭會箕歛而外了無所問矯其弊者或又網被放廢棋局消晝同
以山川風俗有茫然莫知其要者以視斯編君不誠賢乎哉至其筆力
之雄健抱負之奇偉非胷有武庫者不能嗚呼士元豈百里才哉

士元豈百里才哉爰識數語於篇首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七月每愚忠龍澤黃樂之愛廬序

昌國典詠目録

第一卷

定海山
鎮鰲山 即鎮山
翁山
卅衙山
觀山
大榷山 即閔山今曰東山
雙鬟山
峯峯山
金塘山
鐵杵山
大箬山 即大榭山
桃花山
順母山
馬秦山
黃公山 即六橫山
塔嶺山
烏沙懸山 即朱家尖
補陀洛迦山

冊子山
梁鴻山
馬墓山

第二卷

蘭山
秀山
佛嶼山
岱山
錐砧山
高塾山
徐公山
朐山

東霍山
雲嶼山
盤嶼山

石弄山
大洋山
鼓吹峯
葛仙峯
達摩峯
白華頂
十二峯

玉峯

三姑山
石門山
法華洞
潮音洞
梵音洞
紫霞洞
盤陀石

第三卷

徐城
甬東岙
鹽倉岙

書字巖
安期洞
無畏石
紫竹石
烏石塘
善財洞
三摩地

舵岙
大展岙
北蝉岙

吳謝岙
洞岙
蘆花岙
馬岙
小沙岙
大沙岙

第四叁

橫水洋
磜頭洋
戰洋
蓮花洋
丁家礁
香火礁
銅礁
瀝港
九節鰻潭

白泉岙
皐洩岙
干礵岙
岑港岙
紫薇岙
烦河岙
婁嶼港
洩潭
岱山龍潭
菖蒲潭
桃花龍潭
天童浦
查浦
黃牛礁
鄭山龍潭

第五叁

螺頭門
竹山門
十六門
灌門
鑾礁門
平水閘
筆硯池
貢士莊
曉峯鹽場
岱山鹽場

沈家門
黑棋子灣
白棋子灣
聖母池
芙蓉洲

第六卷

昌國儒學
育德堂
翁洲書院
岱山書院
紫陽書院
嘉井
官井
塗田
舟山井
惠泉井

神童坊
短蓬
蓉浦書院
社倉
永豐倉
狀元橋
陳太翁橋
虹橋
聯桂坊

第七卷

翁州銅鳥
白鹿
長生蝸
問潮亭
氷壺亭
洗心亭

漁鹽
酒茶課
龍首橋

譙樓銅漏
陶平石山房
陳公臺
丁高士海巢
王氏復翁堂
李氏遠清堂

受降亭
樂凱亭
雪交亭
望海樓
黃給事宅
真隱舊游
張孝子宅
黃氏批修齋
治定堂

第八卷
徐偃王祠

李茂才野軒
嚴員外旅舍
王少參永思樓
陶氏光霽堂
施印泉山房
吳忠烈寓舍
孫忠襄旅舍
范氏著作林

帖侯祠

黃公祠
梅仙卷
陳大王廟
茹侯廟
蔣學士廟
葛參政祠
劉邑侯祠
千大聖廟
余少傳祠堂

第九卷
普慈寺

火斌祠
徐公祠
張莊節公祠
安洋將軍祠
咸仁祠
三皇廟
道觀
謝龍王廟
烏哲勒圖公祠

梵慧寺

祖印寺
吉祥寺
萬寿寺
定福寺
興善寺
隆教寺
回峯寺
第十卷
郭先生墓
徐司農墓
應參政墓
余太師墓
閒夫人墓
韓勾容墓
孫她功墓
張定西墓
同歸域
縂公衣冠墓
桃公殉難處
普陀普濟寺
法雨寺
金塘普济寺
普明寺
超果寺
華雲寺
王秘書墓
傳烈女墓
張忠穆公墓

昌國典詠卷第一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昌國典詠

道光丙午立月余至舟山島嶼澄清縱覽山川形勝閱隘烽堠與紳士耆老往復討論綴蒐舊載雖詳罕徵古籍爰取寶慶四明志大德昌國州志正其舛漏復采乾道四明圖經開慶定祐至正諸志及舟山志以古證今列其同異更為旁稽博考附益近聞詩以紀事積而成帙

定海山

寶慶四明志舟山去縣五里趨城由此渡出今趙大忠新創隄岸臨江

校官應傑記緒曾按記文不傳昌國縣東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西南至州驛三百

五里舊志云然然海面際天本不可以里計也東五潮至西莊石馬山與高
麗國分界南五潮至隆嶼與象山縣分界西一潮至交川山與定海縣分
界北五潮至大磧山與平江府分界東南三潮至韭山與象山縣分界
西南二潮至三山與定海縣分界東北五潮至神前壁下與海州分界
西北三潮至灘山與秀州分界大德昌國州志舟山在州之南有山翼如
枕海之湄以舟之所聚故名舟山州城周廣五里城門六所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則封域之有扃鍵尚矣舊無之州後所創也東江門東隅
西川門西隅南門南隅上禁門北隅舟山門西南隅長川門東北隅成化寧
波府志舟山狀如覆舟船棹往來於此維泊何汝賓舟山志舟山古邑治
四面環海東接普陀桃花南連蟾嶼頭橫水洋西接長白馬墓北連長
塗劒山自所城至東塘頭烽堠程一百里至南舟山烽堠程三里至西碇
蓋烽堠程六十里至北干礬烽堠程三十里其地之險者東則塘頭螺門一
帶地勢遼濶而塘頭極險逆利者常于此處勾引盜艘南則曹山謝浦
梅家墩螺頭天童容逸所城而梅家墩直对曹山大洋倭奴曾經入
擄西則岑江碇藍大沙小沙干礬馬岙一帶地形廣遠雖有馬墓兵船
相去遥遠嘉靖時王直輩輩曾自岑江登山岸宻據蘆花岙結巢北
則柯梅白泉大岙釣峙等地而柯梅亦曩日倭夷蹧蹋為巢穴所
當在三嚴防者也蓋舟山周圍皆海賊舟無處不可登岸而東之沈
家門切近烏沙門去普陀不遠一望而海洋浩漫無際島夷相連嘉靖
乙卯夏倭船百餘艘突犯普陀而入擄之遂至東霾昌沛及徵兵七
省費金錢四十餘萬幸而撲滅皆平日無備致此禍患宜由南北兩洋
扼要之區為舟山最衝險之地宜設重兵以守之今奉將標下官兵分派

錄未毀此

三信一時有慫言策應不前深為可虞按地之極衝者沈家門誠重矣而
漸出塘頭亦正不輕皆昔倭奴流突之處今屬盜賊窺伺之區次衝者
岑江碇藍二處塗淺易登入犯為易耳自蛟門至橫水嵊頭等洋海
面四達均宜設兵船防守夫定邑為寗郡咽喉而舟山為定邑門戶攘
外正所以安內舟山固則定邑固定邑固則寗郡以達紹郡俱固有地方
之責者不可不深長慮也按定海今鎮海縣志康熙二十六年五月改舟山為
定海改舊定海為鎮海縣為定海知縣繆燧
御書亭頌國家道洽化孚聲靈四訖版圖之廣曠古未聞
聖天子神明天縱之姿權輿方夏裁成通變皆合機宜康熙二十五年從
文武大臣之議展復舟山
御書定海山三字即以名縣舟為動物奠之以靜大哉王言侍臣賡榜到山鳩工百司
忭舞交慶迺建
御書亭一座鄰於學宮繚以丹垣鑰重門施黃幄而額焉小臣燧每當朝望
率屬偕師儒從鎮臣之後叩頭瞻仰講
上諭十六條對揚之下不違咫尺定之臣何幸而除斯榮盛也猗歟休哉
敬拜誦曰屹茲翁山扶桑之隅南溟圍之舊矣民居置州立邑時有
緩急奉而棄之歷年三百恢三皇圖坤輿乾符囿函載爰建大
謨可耕可牧連岡邃谷以舞以歌復我邦族
宸翰用頒哀鴻始還奠茲荒域以定名山萬峯森矗列重樓高揭赫三王言天
威咫尺別有潮音其義甚深龍騰鳳翥揮灑祇林山神浩澈匪

帝所好威宣德孚惟民是保禾稼屢登荏苒不興玉燭四照泰階三平爰詔
海若凜茲書閣凡我民人尤帆勿虐浴鐵三午將軍在焉風柔浪穩銀
瓮金船按圖稽史斯咸黑子孔道諸番悅而咸市雲湧風翔絡繹
梯航驤首舟尾銜旨
天章東西南朔無思不服燧頌萬年維道是卜定海知縣莊綸渭字对樵武
進入乾隆壬戌進士由武康調定海推陞甘肅甯州知州部議降級仍發
浙江以知縣用復由土虞調定海有定海續志義輯詩文集
重建御書樓記邑舊稱舟山自康熙二十六年海氛綏靖督撫疏
請展復疆界
聖祖仁
皇帝謂舟為動物親濡宸翰錫名定海山二十七年設立縣治即
御書樓所由建也樓在孝宮之東翼然三楹門分左右各三楹向懸
以定海名縣此
昔日
寶額供龍牌於樓上凡
萬壽朝賀暨朔望宣講讀俱于此處肅行礼蓋儼然
咫尺不違之意自乾隆
十年颶風為害樓傾圮前令嘗請
帑重建因方隅新
學校未及允行歲癸酉余由吳興調任茲邑下車謁聖
日見樓之舊址鞠
為茂草
朝賀宣講諸大事寧在祖印寺心耿耿者兩年爰勸紳士輩
捐資重建明經王某慨捐金五十其他應者雲集計前次奉檄佔計木植
磚石之費約需四百九十餘金而紳士所捐遠符其數余即詳大憲諏吉
庀材委巡司耿君督視工匠選紳士之廉幹者經理出納興工于十九年之
八月落成于二十年之四月雖規模由舊而木石加堅丹雘加麗鳥革翬飛復
得與
寶宮相輝映嗚呼此雖倡道守由余然非諸紳士踴躍各輸其尊君
故上之忱其能合舉鉅費哼之立應知取諸寄貝至相董勸不日成之如此
此今日
御書樓所由記也昔宋歐陽公作仁宗御飛白記謂榮光起而獨

天夫翰墨之賜類非偶然況我
聖祖仁皇帝御筆鴻題邑以是得名所(係)鉅楼成遠觀峯巒公按臨瞻仰畢拾
級而登豁然高望見烟火萬家帆檣遠至謂一幅海外昇平圖也恭頌一聯鐫懸楼
上下余頌聯二懸簷前及二門外左右大門各顏額左曰誕敷文德右曰丕冒海
隅凡以使海外民人仰
宸翰之昭回即凜
天威之震疊將于是乎在至于紳士之踴躍遵輸者已奉憲檄差其捐數之多寡
分別旌奬其姓名仍並勒石(諸)以示鼓勵云水道提綱舟山首向西北尾指東南
縣城近西南按道光二十年三月陞為定海直隸廳
一鏡磨青島嶼環巍峩先石峙天閑帆檣不動蛟龍護日月高懸定
海山

鎮鰲山

寶慶四明志縣廳鎮鰲山下山自北來為龍峯蜿蜒南走屹為一小峯縣治據
其麓熙寧六年八月十九日創有宣詔鰲峙淨香劉雲廉泉五亭大德昌國
州志鎮鰲山在海中屹然有六鰲負之勢州治據其趾而坐鎮焉因以
名其堂有敬簡齋蓬萊道院愛蓮堂前有蓮池又拂雲亭在州治後
山海光亭在拂雲亭之上至正四明續志昌國州志治在郡東海中洲鎮鰲
山下至元十五年謂海道險要陞縣(解)為州因縣而為治廳事後有堂曰鎮鰲副
廳之東偏為蓬萊道院又有兩廡挾以吏舍吏目署廳後西偏有齋曰敬簡
外為臺門中門斗亭在翁山後紀至元六年知州徐故建舟山志敬簡齋聞韶
記云令於民為最親撫字惠養職也而或有以病民者其故何哉是殆未知臨民
之道也道烏乎在傳曰君子敬而無失繫辭曰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

記元貞双行註

得矣蓋敬則不欺不欺則意誠簡則不擾不擾則民安斯二者於從政乎何有可使南面吾夫子嘗以許仲弓果何修而得此哉居敬而行簡庸非其臨民之要旨耶有慨於心曰今之從政者不然顧以挾智用術為已能發姦摘伏為可以使人懼惡在其為民師也廳事後之西偏有小室二東敬西圮將就覆壓古人一日必葺宜不如此乃因舊材而新焉斲之削之損之益之演而為三中廣丈有四尺西增二楹廣如之翼乎左右者半其廣不費於官不勞於民成之不日左為

記之宜双行注。

治也創於前宋葺於至元歲久頹圮知州事韓侯奉政既至顧瞻其地且異之意芟經營以務(他)未遑也視篆以來行之以覓裕本之以廉明同寅協和吉德參會農幾無愧命名之意云乎白清白堂泰定元年知州韓摶建孫恕記云州治舊縣

陳既閒乃闢乃塑作新堂於池亭之上周河浚嚴環檻联輔移亭於山屹然突兀間以芳樹濬以濠沼其下有堂曰鎮鰲斋曰敬簡曰公明命彼工人一朝畢葺低昂相依翬飛鱗集賓館森布左右其宜若夫星月雨露風情雲物之奇山原島嶼草木泉石之美魚浪連天而渺渺鰲波積雪以盈盈陟彼山亭瞭然在目開滌襟懷盡屬非但極雄偉之觀亦足以增氣象於中州隆形勢於海國豈知蓬弱之隔可望而不可即即既咸俾恕書之辭弗獲恕聞之地無徼惡因人則興官無大小得人則治人為萬物之靈地蘊千年之秀遇不遇時也今是役也豈造物者有所待以遺其人乎能於撫字之餘使民以時由是輝前映後官府以尊事簡民安境內稱治榜斯堂曰清白清言其德白言其容也一時同僚皆廉正有守者也蓋將稷和清風徼和白日俯仰乎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邦之人士乃刻於茲石俟君子以觀覽焉舟山志鎮鰲山舊縣

治據其舊鄮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十二年立昌國守禦千戶所時明州衛守禦千戶慕成立地五百丈未竟次年指揮許友展跨整鱼山成之洪武十七年以東南海之地乏兵以守恐致啓害命設衛所及岑寶螺岱四処司隸於縣二十年湯信國草衛縣孝校遷其民于內地夷縣為三所帶屬定海縣今為總鎮府一名鎖山宋淳熙閒宸寵以鎮整鱼名山川改觀是也

名溯淳熙錫寵褒海光亭拂海雲高寄聲龍伯休抛餌萬古靈峯穩載整

翁山

唐會要明州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鄞縣置仍置奉化慈谿翁山等縣慈谿以房琯為縣令翁山以王叔通為縣令慶德元年三月四日以表晁賊廢

太平寰宇記廢翁山縣唐開元時與明州同置大歷六年因表晁反於此縣遂廢之元豐九域志明州熙寧六年析鄞縣地置昌國縣又云下昌國州東北一百七十五里四鄉一指監有雲雲山西湖乾道四明圖經下昌國縣本鄞縣地周環皆海宛轉東一涯而地不相屬與明州同置即翁山縣是也大歷八年海寇表晁作亂此邑遂廢

皇朝端拱二年置為鹽場隸朝會要熙寧六年王安石割鄞縣三鄉創置大德昌國州志創縣名為昌國意其東控日本北接登萊南亘甌閩西通吳會實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壯國勢乌八年又益以定海縣之金塘鄉紹興三年戶部員外即沈藺編類民籍戶計萬餘丁口再倍德祐元年丙子三月聖朝混一令中書左丞行浙東道宣慰使哈巴伯提師壓境遂歸附為是為至元十三年縣仍舊至元十五年三月朝廷為謂海道險要陞縣為州以重其任時劉恩義受宣武將軍達嚕噶齊以州印來領州事當混一之初人心怙泰安貫嘉賴之十七年復置縣

隸於州三十七年縣仍廢止單州爲舟山志翁浦山縣東四十里又名翁洲山唐置翁山縣以此命名緒曾按唐會要以王叔通爲翁山縣令寶慶四明志引作鄭令與今本會要不合余見唐子緣和尚靈塔銘題授鄭邑令王叔通撰并書云開元二十六年歲戊寅七月既望子緣禪師圓寂又云來鄭甫三月簿書卒卒欲建造未果而遷得其耗據此則叔通已先爲鄭令鄭本舊縣翁山新設難治或徙叔通爲令否則今本會要及寶慶志所引必有一誤也寶慶所言廢翁山縣之年與寰宇記合與會要及舊考舊唐書寶應元年八月台州賊袁晁陷台州連陷浙東州縣二年四月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新唐書志又云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從采訪使齊澣之請以鄭縣置明州初置時領縣四曰鄭曰翁山曰奉化曰慈谿唐德二年益以象山縣大歷六年省翁山縣寶應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九月癸卯陷信州十月己卯陷溫明二州唐德二年十月癸丑袁晁伏誅肅宗寶應二年即代宗唐德元年丙寅唐書本紀相去一年新唐書李光弼傳亦云唐德元年擒晁資治通鑑亦云唐德元年四月庚辰擒晁則舊唐書本紀不誤也王大歷六年平晁已久唐德元年癸卯大歷六年辛亥相去凡九年翁山至唐德元年廢凡二十六年三月爲確自開元戊寅置翁山至唐德元年廢凡二十六年

縹緲三山更十洲○神仙蹤跡杳難求○鴻都道士翰香澣○華路功開萬井桐○舊唐書齊澣定州義豐人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道東道採訪處置使新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即上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以越州之鄭縣置以境有四明山爲名

州衙山

寶慶四明志初置縣以簿兼尉隆興元年守臣韓仲通請置武衛乃詔衛閫中專主簿事廳事在縣東乃尉廳爲之尉熙寧六年先而置凡三

鄉鄰訟盜賊之事得專為惟情狀隱伏始以屬邑已而置令詔正兼簿隆興元年五月易以西班簿與之並置而廳舍主租皆與尉分之開禧重修右選格慶元府昌國縣尉右注年未五十有武材

宋樓鑰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是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數家考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鄞縣置州仍置奉化慈谿翁山等縣大率多析於鄞明今為慶元府鄞復為鄞翁山即昌國也大歷六年三月四日廢於袁晁之亂故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止列四縣曰鄞奉化慈谿象山而圖志於鄞縣云翁山州八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吳請吳王居之者也其洲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鹽廬圖經翁山一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在昭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三鄉屯鄞縣隔海請置一尉以司斷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為鄞令創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一鄉隸焉初以邑小掣肘難治分邑之未立一尉獨尊承平民有餘力官舍壯麗他邑無能及者而簿廳始因草創久覽敝陋居者懼將壓焉累次欲為而力不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欲一新之既數公勤敏明字於上下嘗試為之圖即造浮梁邑有餘材君請得之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分材効力不勸而集鳩工於三年初夏落成於十月之乙未為廳三間高廣加於前數階與廳稱是徙廳右之神祠於左廊廡吏舍一切更造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三千優與值之費錢錢千緡父老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嘆曰民不告勞而輸免若此何其神速也祐余官於朝故人刘閎叟嶠雲以書來曰邑子楊正臣欲附計臺一試望有以惠顧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興元年進士第鍊也初一見面而奇其貌與文今又益知其才矣余鄞人也而未嘗涉海第聞出定川蛟門山水天無際風帆迅駛窮日而後至昌國故雖有寶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人往來誦楊君之政至不容口發歎之初臨事不苟如此遠業始未可量也邑士請記其實是且曰楊君將去不可以無傳故欣然為書之緒曾按寶慶慶閒二志不詳逐簿舟山志宗時丞簿無楊姓正臣可補其闕

明鄭真滎陽外史集贈昌國縣典史馬君德明序

昌國在海中洲地號險阻而異時道德文章之士項背相望有登廟堂而奉大政者百餘年以來故家餘風猶未澌盡操翰墨而事簡編者往往有之若夫習險之徒張個罟奉舟揖乘時逐利安動盖有陷溺于流俗而不自知者是豈可概觀之哉嗚呼天之生人秉彝好德之心固人人之所有也長民者撫而安之未有不可使為善者況昌國為明之屬邑文獻之遺有足以興化致理者乎自武陵馬君之來典文幕也適當國家開創之初虎旅奮揚誅暴禁亂島嶼之間瘡痍呻吟者未盡起也飢渴困踣者未盡甦也流離轉徙者未盡復也然甲兵繕修府公務之需有不能應者往往為民侵漁而君以能吏聞矣近者屬郡府以屬縣戶口之籍未成上官愛其誠庶民懷其惠而君以就緒告遂復歸典幕事斯民咸歎相謂也命君程督之君晝夜盡力為既而以就緒告遂復歸典幕事斯民咸歎相謂曰吾民其庶幾有瘳乎于是其邑之長老咸屬筆于予俾叙其事以志不忘云予維士之學為政也不以位之大小祿之厚薄志于利民而已故政在天下則天下之民受其利隨其所在而設施之亦各盡其職焉

耳以君由儒入吏其在典幕之位位誠卑矣祿誠薄矣而君不鄙夷之誠所謂有志于民者歟夫有志于民而民德之必使著之言辭以表見于世其文獻之遺俗有足觀者矣與化致理顧所行何如耳君其尚慎終治者哉　又贈昌國縣典史

載

馬君德明序　今天子建國之初大兵狗地浙東明之父老具簞食壺漿來百拜請降天子憐之命守臣分治其地且有以撫綏之明年國號大明改元洪武浙江省臣欽承旨意撤命新其圖籍明卽長貳承奉恐後且相謂曰賦役之法其根本係于田業不先定其田業雖有良法美意何從施之遂命六縣之民凡山田疆理之宜某稅某畝之數悉登載之咻嗥教誨無有倦意執筆操觚之士咸同心一志不敢少肆隱欺之弊其征科舊額間有輕重失宜為民病者悉釐正之于是大編巨帙臚分類別披而覽之若躬歷焉昌國之民相聚言曰民之望君也久矣其歸撫我乎由是卽府俾還理縣事同里之士凡十餘人觴酒奉別江上有悯之色因命予序其意予惟版籍之傳也尚矣周礼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興其財用以周知其利害而司民之官且正其都鄙野三年大比以其民數詔小司寇獻之王王拜受之藏之天府是則土地人民固有天下者之所甚重也國家誕膺天命幅員之廣至于濮沿祝栗固已囊括無餘矣況吾邦在甸之下千里而近其有不致其謹者乎君承卽府之命恪勤若此其能以在上之心為心者哉予墊居里巷多貧而且病無名聲之聞而昌國之人往來言君之善者予既為文樂道之矣而里之先達老成尤德君不忘則君之及人者蓋可想矣安敢以言之重詞之複而不以著君之美乎君字德明武林人早以儒試吏於在省有聲蓋舟山志鎮撫山左曰州衛山嶼岩多怪石巉岸可搆屋緒曾其學問之所至云

按昌國元至元十五年陞縣為州至元十七年後置縣隸于州二十七年縣仍廢止稱單州鄭真贈馬君德明序稱昌國縣典史蓋洪武二年改州為縣與衛並處明太祖卽位金陵于元武湖置黃冊庫貯天下戶口圖籍焉德明以昌國典史奉卽府命編六縣之戶籍迨蘭秀二山奸民搆亂二十年信國公湯和徙民入內地雖有王國祚之請無廢縣存衛非復舊日之戶籍矣文獻通攷慶元府昌國居海心定海縣志州衛山城東南隅平皐突起城抱其麓唐宋間簿尉分治於此因名或云元時欲設州治街衢謂其土輕不果或作霞山非緒曾按唐簿尉治無考據寶慶志尉先令而置則此乃宋時尉簿治也元史目司在州公宇至正四明續志捕盜司本州判官兼在州治西一十步大德二年五月創建山上有文華塔卽國利病書嘉靖癸亥都督盧鏜知縣何愈都指揮李興建舊在觀山今移置於此又有文昌閣舊址復建

州南山色尚排衙一塔凌空筆有花繪出海天真景象問誰五
色浣雲霞

觀山觀去聲 觀工喚切

寶慶四明志道隆觀縣南本東嶽廟宣和二年賜觀額守臣樓異所請也
定海縣志觀山城東南半里宋建道隆觀於其下詳道隆觀緒曾按觀山以道
隆觀得名今名東山上有東嶽宮道光二十一年總兵葛壯節公雲飛新建
立一塔乃遂路大寶山之戰為朱副將貴所擊斃者彼國自焚其屍聚骨其
中朱字君山江南上元人移籍甘肅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英兵攻遂路大寶山領
部下九百人敵英兵萬衆自卯至酉力戰死之英兵亦大衄舟載英兵屍累日不盡
痛哭驚悸相謂曰入犯以來有和大寶山之力挫其鋒也自是膽落
不敢深入余聞大寶山殺英兵甚夥今見此塔乃知朱將軍之非敗也勝也
余嘗為大寶山廟記敘戰事甚詳舟山志翁山一名觀山去城東南半里
乃受降黠賊王直處又云道隆觀去縣一里南東嶽行祠按舟山志判為二
地又混翁山之名俱非也按觀山在東山之北昔有道隆觀今有伏虎殿其
高不及東山東山上有東嶽宮葛將軍建振威城於此即縣志所謂閩山
也伯寅志

振威城堞入雲齊向日門開建鼓鼙若問寶鋒酣戰勇請
看京觀築鯨鼇

大
木椎山

大德昌國州志大椎山即州治照山儼若屏幛在前凡望其形如一卅民卜居

者面此山為風水舟山志關山圓峯聳矗為城之內案山上有洋山廟關
山烽堠隆慶元年把總李誠立坊題東南第一關讀史方輿紀要舟山中
中千戶所治昌國故縣城中城周七里洪武十二年重築明年城成設守
禦昌國千戶所十七年改置昌國衛三十年縣廢移衛于象山縣境改建
今所永樂十六年增葺所城所南二里曰舟山關舟山中左千戶所亦治
昌國縣故城中建置定海縣志關山城南二里圓峯突峙為縣治內案翁洲
三面阻山俱自北而東而西東西之山各至海而盡其南海外皆有山而內
無別山故樹坊表之曰東南第一關按大椎山即關山東接東江浦西
接衙頭道光二十一年裕靖節公謙築土城開久安長治二門起自竹
山門至青雷頭
四面屏風九疊環當門顏色愛烟鬟衙頭歲日占風朕此是

東南第一關

雙髻山

大德昌國州志雙髻山州之最高者距州治僅十里層巒聳結宛如髻
舟山志突兀起曰雙髻山二峯如髻矗直顛立天表諸山環繞為縣治之主山
相傳葛稚川鍊丹處定海縣志在縣北十里有棋枰石磴
天邊高聳髻了淮又恐尺仙都建寶幢山似舟形檣对矗北門
鎖鑰截驚瀧

岩谷山

寶慶四明志岩谷山之艾葉肥大如本草所述大德昌國州志岩谷山在
海之東山之顛產白艾重千人采之元吳萊甬東山水記東從舟山過赤
嶼轉入外洋望岩谷山出白艾地多蛇從海縣志摘錄谷山即大磯

門離縣西南納約十里相傳地產白艾多蛇緒曾按岩客山即擒茗
山以音近而訛擒茗今名吉祥門水道提綱火燒門與穿山鄭衢三
所相对按岩山南為竹葉山出磯頭洋
組綸紫絳賦吳都○更災水臺到海隅○山勢○蜿○蜒○門列○炬○操○蛇○
神握○夜光○珠寶慶四明志紫苺吳都賦曰綸組紫絳注云紫菜郭璞
有之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張華博物志前
冰含圓本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故號冰臺
金塘山
輿地紀勝昌國縣熙寧六年王安石割鄞縣三鄉劃置乾道四明圖經昌國
縣熙寧六年鄞邑令王安石請於朝復割鄞縣富都安期蓬萊三鄉祔
立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今鎮海金塘一鄉隸焉共四鄉為下縣大德昌國州
志金塘鄉古西南總四都里一湖上里村二大岙村在西烈港村在南
裏四十三按今烈港大岙蛤蜊東堠西堠岑江仍舊名小里今作小李又
有金塘渡定海縣志金塘山離縣西約八十里巨浸海中周圍百餘里山
田塗蕩數萬畝宋元時稱柽盛明信國公湯和徙民內地遂棄之萬曆
十五年巡鹽御史李疏請開復康熙二十七年知縣李侗詳請開墾遂
成熟壤譬之家翁卅爲門金塘為庭鎮海為室相為唇齒者也磧頭烈
港有兵戍守康熙時知縣總戀議小李岙添營汛東堠西堠二門各置墩
臺
翁門鎮堂此堂○皇○唇○齒○相○依○策○應○東○小○李○東○西○聯○二○堠○金○塘○
吃○三○作○金○湯○
卅子山
乾道四明圖經卅子山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寶慶四明志卅子山在西北

大德昌國州志金塘鄉有二柵子一在柵岑江皆一在海面又柵子渡海防
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黃牛山馬墓長塗柵子金塘大柵蘭秀劍山双蚕
隻塘六橫悲山檀頭等山為上界灘山游山羊山馬蹟西頭洞漁山三姑
霍山徐公黃泽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腦求芝絡華蟬九東庫
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經倭冦必由之道也定海縣志柵子
山圖有大盃浦白雲寺乱石浦又云烏荷山離縣西約五十里半洋礁一名
碗盞礁在橫水洋之半柵子山離縣西約八十里定海金塘相对為峙中
隔橫水大洋柵子居中以塞北洋之水其東岑港近内地其西為西堠門
當大洋其東南桃夭門有桃花女山為檣烏棲泊之所
颶飛烏荷半洋腰柵子山形壓巨潮乱石浦開禾稻熟鈎船
集蛛簇泊桃夭

鐵杵山

閒慶四明續志招寶山帶東北取烈港山潮可到傍近有七里嶼鐵杵山
每有風潮海浪皆衝激而上明嘉靖浙江通志鐵杵山西南童山首尾
大而腰細橫臥海中如杵然定海縣志摠杵山離縣西約一百二十里按
鐵杵山即摠杵山今舟人說為老鼠山又指其南茆山為貓山乾道四明
圖經小茆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茆山在縣南二百二十里

玉杵拋來月姊高長生藥搗海洋東莫嗔五技偷名號早
聘衡蟬巨浪中

大箬山

乾道四明圖經大箬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寶慶四明志大箬山在南又即志
至昌國縣乘西南風不待潮徑至舟山頭登岸風不順泊大小謝港口或

大小茅山侯潮回方行大德昌國州志大箬山在南一作大謝山元盛熙明補
陀傳過穿山渡至大謝再經高子渡至昌國州大德昌國州志有松子
岙篇海圖編大謝山南臨黃墻北由大猫海洋至金塘鹿山最居險
要一作大謝郡國利病書穿鼻港潮入松子渡舟過橫水風色不
準泊此定海縣志大榭舊志皆作大箬以音近而訛榭耳過橫水洋六十里
即抵其地廣亘八十餘里繞山與鎮邑穿山所為鄰一葦可渡明洪武二十
年信國公湯和徙大小榭島民於穿山大榭山圖有橫峙嶺出洋為水
交門外神馬山內神馬山壽門按昌國大箬山宋元志或作箬然寶慶
志又有大榭山小榭山定海今鎮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大榭山在海晏鄉小榭山
在本鄉其地與昌國相接兩縣並載互異其名則大榭亦由來久矣
山圖有宋家府基相傳宋亡後趙氏宗族多避居於此

穿山一葦渡黃墻大箬人烟簇海運橫峙嶺連松子渡鼈
葵春滿宋家基

桃花山

乾道四明圖經桃花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耆老相傳安期生學道煉丹於此
嘗以醉墨濾于山石上遂成桃花紋形異狀宛若天然人多取之以為珍玩
故山號桃花而鄉名安期實出於此寶慶四明志桃花山在東南世傳安
期生煉丹之所嘗以醉墨濾石成桃花紋山因以名昌國境圖有崑斗坊
乾道四明圖經崑斗山在縣東南三百五十里登部山在縣東南一百五十
里元吳萊甬東山水記南望桃花馬鞍諸山皆空剡露屹豆巨浸如世疊
太湖盧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緒曾嘗疑大德昌國州志謂桃花山在
海之東北鄞縣徐孝廉時棟云大德志鄉村條稱安期鄉占東南有村

三桃花村在東南又寺院條稱封宗寺在安期鄉之桃花山舊名資福又名資國開廣順元年建往宋大中祥符三年賜今額自相傳寶慶志昌國圖桃花馬秦兩山皆屬縣境東南延祐四明志亦云在東南則大德之誤不待辯矣全祖望賦安期生安期鄉始皇東遊即縣三十有六日驅山塞海真急急二豈知此中大有避秦人醉洒桃花滿石室祖龍勞攘吾弗聞到頭亦與朱亥俱失同滅沒何如道人墨痕長明燈八千子弟起江東翻然一出說重瞳匹夫之勇不足用吾其歸逐冥鴻黃石赤松紛詭怪斯人殆亦留侯輩一出一處踪跡分誰識此中耿介節概笑殺燕齊方士愚如仇之枣思津建定海縣志桃花山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山周圍八十里多產茶田頗肥美半屬普陀僧開墾出吐鐵名桃花吐鐵寶慶志物產螆小於蛤蜊生水泥中殼薄肉多含沙以水浸隔日含吐沙盡方可煮食本草螆殼陳久者主痢冷無毒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也按此即今之吐鐵俗名泥螺伯寅按大德志謂桃花山在海之東北蓋誤以北桃花女山為南桃花耳

墨痕乘醉濃桃花石上斑紋爛若霞浪說武陵春色好不曾來此

順毋山

大德昌國州志順毋山在海之東山側有石形如牛方外人謂石牛之口按寶慶四明志石牛山在東即此定海縣志作順毋塗田亦普陀僧產出蜮似蛤而長殼有毛蜮生於石或篦竹又一種名老婆牙沙噀泥蜒然一物如牛馬腸饑頭長可五六寸許狀如水蛭無首尾目肯皮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擁腫土人以沙盪揉去其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龜腳以狀似之郭璞江賦石蛄吐鐵有大佛頭南出為孝順洋旁有馬蟻山

塗蕩域圍物產饒廉人生計自乘潮不知蟻鬬何人聽萬古洪波臥郭槐

馬秦山

乾道四明圖經馬秦山在縣東南四百里大德昌國州志安期鄉馬秦在

在東馬秦山在海之東以下碧雲菴云云詳黃公事隱居蓮花峯與馬秦山珀石雲菴對時三石層出如蓮花上有佛脚跡柱杖印馬跡痕山之四隅各有小浮圖地產草一種名長生不死箭嚴在馬秦後砂上有箭孔故名響岩在馬秦嚴石珍瓏每當陰晦則空洞有聲保慶寺在馬秦山舊名保安晉天福元年建宋治平二年賜今額忝有大馬秦小馬秦按定海縣志馬秦山離縣東南約四十里海面難以里計乾道圖經里數皆多與今志不同寶慶四明志有馬秦酒坊昌國縣境圖東至石馬山與高麗大洋分界

凡五潮

空巖陰洞響音淙○射石何年飲箭鋒○丈○萬○船○柁○太○華○

黃公山

乾道四明圖經杜氏通典餘姚郡本會稽之鄞縣東至海中黃公山水行二百八十里
黃公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大德昌國州志黃公山在海之南峯桓峭峻絕頂有石碣字漫滅不可句讀或云晉時隱者黃公善神術制白虎（虎）斃於此山按劉虎黃公漢人非晉隱者詳黃公又云安期卿扶桑村在南潭石廣福寺在州南安期祠下

鄉舊名崇壽宋端拱二年建熙寧元年易名壽昌聖紹興三十二年賜今額定海縣志六橫山離縣南約六十里地廣田腴屬安期鄉按古志六橫今志無黃公黃公之訛為六橫猶岩谷之訛為搨箸也乾道四明圖經浮筌山舊名浮筌山在縣南四百里磨石山在縣南四百里膝忝山在縣南四百里寶慶志安期鄉之南有磨石山膝忝山渤筌山大德志渤筌鎮寺旨昌國縣圖有大磨石山膝忝山至正四明續志有渤筌鎮寺旨昌國縣圖有大桑山簹嶼寶華山准又嶼山定海縣志皆不載其名今六橫山周圍

百里生聚数千家分上下兩莊中隔一港有海閘門多閩販有礁
潭即潭石有葛藤岙山有石柱頭即礮石山又有平岐田岙杜
章岙淮之塘岙清網岙翁家嘴大浦小浦沙大岙中央岙大教場鹽廠
等名宋時有黃公酒坊地通貿易今亦橫繁庶與岱山金塘相埒安
期三村此為最盛後之修志乘者當補繪山圖以今證古則宋元諸山
名不難考而知也上有菩汎亦扼要地

海閘門開海販多礁潭石柱望嵯峨黃公酒熟扶桑曉誰補圖
經細索摩

塔嶺山

大德昌國州志塔嶺山在黃公山之南土人登山嘗見老僧跌坐石上因
疊石為塔以拜之去嶺數十步有石如婦人狀春月多杜鵑花定海縣

志塔嶺山縣東五十里相傳土人登山見老僧坐石上因疊石塔礼拜在廬
花岙按定海縣志無黃公山考大德志黃公山在安期鄉東南塔嶺又在黃
公之南若盧花岙則近東北矣

禪心泥絮問如何一路春風穿堵坡紅到蒲山開蹴躅散
花天女試維摩

烏沙懸山

昌國縣境圖梅岑山之東有北沙山籌海圖編嘉靖戊午春二月王倅作汪作
直既擒餘黨據山岑港夷僧德陽稱貢而來賊為聲援春汛已及
計有新倭無何有倭船泊普陀小道頭參將張四維且戰且退至烏沙
門外洋走登烏沙懸山即朱家夫山也由砲臺礁門與岑港合跨四月官兵
擊賊於馬岙沙坂大破之陰令夷僧持信單撫其黨遂互相猜疑持刀自

擊奔柯梅嶺後遁朱浦口追至翁山伏兵大起夾擊之犁沉四舟擒其魁
汪印山陳礼而王直之黨盡盡定海縣志朱家尖山離縣東一百里山尖最為
聳拔可以瞭遠地頗豐腴今為普陀僧人開墾白沙山離縣東約八十
里港門即白沙港又烏沙門縣東南白沙港之南緒曾按烏沙蠻山以
音近改為朱家尖其山周圍六十里白沙山即北沙山亦相附近其下
即烏沙門

烏沙門外窳倭奴失水蛟成虎負嵎戰肯厌飛塵叔換儘供
香饌飽伊滿蒲

補陀洛伽山

乾道四明圖經梅岑山在縣東二百七十里四面環海高麗日本邏邏渤海諸
國皆由此取道寺侯風信謂之放洋山後一小寺曰觀音按釋典所載觀音
住寶陀山在海岸孤絕處即其所也皇朝元豐三年改賜寶陀觀音寺
山下有善財巖獅子山石潮音洞皆觀音化現之所紹興初給事黃岳每嘗
詣瞻礼俄覩觀音全身出現有聲貝具述其異寶慶四明志補陀洛伽
山在東海中佛書所謂海岸孤絕處也一名梅岑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山因以
名詳梅仁庵有善財洞岩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又引黃山谷云海岸
孤陀洛伽山譚者所謂小白華山予疑此則即山礬不然何以觀音老人堅
坐而不去也今洛伽山無礬乃有一種花如瑞香而色白香之清冽似之皆
其異者也史越王壁記紹興戊辰三月鄱陽程休甫四明史浩恭詣觀音
洞寂無所睹炷香供茶梳面浮花晴時再至洞下有此即指曰巖下有寶
可以下瞰攀緣而上瞻顧之際瑞相匆忽見金色照耀眉目瞭然三人所見不
異浩更瞻視又幽潔白如玉寶慶志又云天暮有長身僧來訪云公是一好

結果底文潞公余天錫史越王祠記
云有結裹裹敉菜公後二十年當興公相會於越乾道戊子
以故相鎮越有道人稱養素先生延之入索紙大書云里頭潞相重添萬
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見始悟皆大士現身也
定海縣志普陀山離縣東百二十里周圍四十里緒曾按古梅岑補陀洛伽
寶一山今以南峯為梅岑又云亦分為大小洛伽山余於丙午六月遊此山
於藏經中錄元人龜茲盛熙明補陀洛伽傳凡七篇按唐釋元奘大唐西
域記南印度瀕海有秣剌耶山山東有布呾落伽山頂有池池側有石天
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據此南印度之落伽山乃佛書所指至普陀
在舟山者因近似得名也

跌坐南天小白華滿絲衣珊纖雲霞敉菜文潞知誰
是幻出金身玉雪和

東霍山

乾道四明圖經東霍山在縣東北海中四面大洋上有虎豹龍蛇人跡罕至
者老相傳古有仙者隱於此山有石棋盤四圍皆修竹風至則竹枝掃盤絕
無塵纖若人使之然寶慶四明志世傳徐福至此山又相傳以為仙去元吳萊
詩遙望者無極宛與東霍隣悲夫童男女去作魚鱉民紛嶼尚餘聚
蓬山寧爾神古桌苔駐迹仙梓竹去塵短棹徒為拂飛沙巽難親好
事攜支機石去躍織女津按乾道四明圖經大德昌國州志俱作東霍
後漢書有夷洲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人民時
至會稽市中取舟海東諸國紀日本孝靈天皇七十二年壬午秦始
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至紀伊州居焉崇神中死而為神此山蓋徐福

經過之地非即會夷洲也余登艦陀石望之在東洋中紅日湧其下光
映林木僧云半潮可到此山外則東大洋無山矣直至日本元混一方輿勝
覽蓬萊山在昌國卅徐福求仙之所舟山志徐市求長生藥託跡於
昌國之東霍山因列徐市於流寓未免附會定海縣志東北諸山無
東霍以海上共見之名山而遺之何也

卿縣東巡望會夷眼穿採藥返無期風搖翠佩如
揮劒項而還幾劫棋

梁鴻山

舟山志梁鴻字伯鸞避亂於東霍內之第三山與馬墓山並時
舊說伯鸞嘗攜妻子於此定海縣志梁鴻山離縣東約六十里
山頗雋秀觸處皆可賞玩舊志云晉魏以來多名賢墨蹟年久
寧不可讀相傳梁鴻曾攜妻子避地於此墓碣尚委於東荼
之側名坪丹處尚揜於山窪壁淵間俗作梁橫非緒曾按元古志無此山後
漢書梁鴻傳至吳依大家皐伯通求庇地於吳要離冢傍葬畢妻子
歸扶風庾子山文梁鴻埋于會計李太白詩梁鴻入會稽考班書
地理志會稽(即)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即領縣二十六吳居首
司馬彪郡國志會稽即本治吳順帝分會稽置吳即乃移會
稽於山陰庾文李詩所云會稽仍指吳也鴻適吳將行作詩難
有求魯陽公海隅之語然竟無入海事至莫要離冢側古無異
說東恭墓碣始出附會全祖望勾餘土音賦梁鴻山云梁生賦罷
五噫作遠遊來朝爰及孟姬來翁卅此間山水殊不惡胡為別向
姑蘇卜一即要離乃是吳女人擬之烈士非其流幽宮有知應不

甜魂睨定當重過此地相勾留更聞巖間多墨跡晉規題名輝
貢石天風海濤千年餘漸輿桑田同剥蝕癡人不解懷古忘奏
大士聽潮音頂礼膜拜不可禁高賢遺趾委荒林笑我鈍根
剔有契梁山山上獨長吟亦立於指辞矣
吳會曾依準伯通何年仆雪海波東卧噫歌者摩
厓滅誰向寥天問剣鴻
馬墓山
大德昌國州志金塘鄉舊有馬墓篆海圖編嘉靖三十五年副使許
東望擊賊於馬墓福山洋敗之定海縣志馬目山離縣西北約六十里周圍
二十餘里泉甘土肥一名馬墓山巨公多隠居於此上有天妃宮北為馬
目港
馬目山高水土肥白雲通客幾時歸櫻桐帽無
名姓玉謝堂前海燕飛
雲嶼山
大德昌國州志雲嶼山與竹嶼山相対見竹山山勢稍崇雲氣常滃
鬱附潮而下者由此謂之雲嶼山
九天垂翼化鵬鯤都都輪囷散復屯多少神仙排
隊仗龍璈大樂奏雲門
盤嶼山
大德昌國州志盤嶼山與竹嶼山相左右中有一小聚落田可耕海
可煮編亭置灶於内以其山勢環擁故曰盤
圖就熬波又揀苗居然盤谷可逍遥若教李愿移

居此更有韓文潭似潮

昌國典詠卷第一終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蘭山

乾道四明圖經蘭山在縣東北三百里寶慶四明志蘭山之蘭緑葉紫莖昌國縣境圖蘭山有廣孟坊保安候院漢乾祐二年建明王禕忠文集趙君觀光字觀國慶元之鄞人其先仕宋曾大父逢龍宗正卿兼侍講大父建知徽州婺源縣父伯翁始賜德不仕君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旨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冬黃巖海寇薦起而昌國為州在大海中距黃岩一息可至也其州侯怙木而不花問計于君君為謂今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鬬數爭習海事者募以厚賞其人必樂為我用用以擒賊無難矣侯

然君言即以其事委君君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
海閩帥總軍民兵同會海門洋俄而賊船百餘艘猝至衆皆惴縮莫
敢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君方分給軍饋巡隄大賊
船又大至即說侯速進敵衆數倍我軍莫支君持短兵接戰矢
石交下軍與賊不可辨且後無援兵遂執以死侯亦遇害是月二十五也方
君募民兵時或見其不憚勞勤私謂君曰侯受天子命守茲土盡忠報國固
以及于難得年三十有五每山志同余祖望予趙泰軍詩話趙觀光侍郎
逢龍之孫勤人而死節于定詩云宗卿好孫枝喪職恥下吏元政既不
綱勛防申正義下吏一何微正義一何厲應憐填海鳥哀吟雖露意

緒曾按此是元時州判趙觀光事黃巖賊乃方國珍也定海縣志山川
條說為元縣令趙大忠考趙大忠三衢人清獻公抃之高孫嘉定十五年
任昌國令立濟民倉修葺學校平豁額治海埠戶籍凡有裨於
民社罔弗殫圖獨無用蘭秀民以禦寇事且大忠乃宗縣令非元縣令也
定海縣志山川條既以用蘭秀山民禦寇為趙大忠名宦條以為趙觀光自相
矛盾考袁燮重修昌國縣學記令承議郎趙清獻公之高孫也侯名
大忠三衢人擢進士科居官所至可紀無忝祖縣志文亦載
訛袁燮為楊簡今慈湖遺書無此文也是又誤中之誤耳又按蘭山有
三寶慶四明志西蘭山在南蘭山在東南蘭山在東北大德昌國州志
西蘭山在南蘭山在東東蘭山在東北定海縣志蘭山有二一離縣西約
九十里近金塘山一離縣東北約五十里近馬墓岙定海縣志合蘭秀山

為一圖圖秀山包其外蘭山級其中旁有東劒山西劒山險削如劒
此為東北之蘭山也又保安院寶慶四明志縣東北海中大德昌國州
志亦云州東北復云金塘鄉之蘭山金塘鄉古西南非東北以昌國縣
境圖證之則大德志之言保安在金塘誤矣

海光搖動劒摩天○嘯壁叢蘭葉倒懸○指點淩波軍
募處○雲旗風馳滿翩○

秀山

蘇文忠公送馮判官之昌國詩蘭山捉動秀山舞小白桃花半吞吐東坡詩斬
上天十年海水生紅烟驚濤怒浪晝壁立樓櫓萬艘屯戰船蘭山捉動秀山舞
小白桃花半吞吐鴟夷不裹壯士尸白日貔貅雄帥府長鯨東來驅海鯆天吳
九首龜六鼈銜牙鑿齒獨知誓屠戮小民如有仇春雷一震海怕伏龍變
海魚安海族魚鹽生計復稍蕃職貢重修遠島服判官家世忠孝門獨松節
士之奇孫經綸手段飽周孔豈與弓馬茅圓倫畫窮經史夜兵律麟角鳳毛多異贊
直將仁義化簪櫜耻與姦贓競力革吾聞判官昔佐元戎幕三軍進退出籌度便

移諭署事刑名坐使剗莊歸礼樂鳳凰池麒麟閣酬德報功殊不薄九宵雨露
聖恩深萬里扶搖雲路廓廓

寶慶四明志秀山砂岸租錢二百四貫文宮會舟山志薛戎端平三年
為浙東制置使復明州議昌國之逢萊安期當都三鄉之在左右者置
尉以關訟盜賊稅課之事任民庶怙恃然先是逢萊鄉之蘭秀山人甚驁悍
由是咸領其政教境賴以安按舟山志之言殊誤舊唐書薛戎字元夫河
中寶鼎人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奏元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改侍御
史累改湖衢常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
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新唐書亦有傳當唐憲宗時非宋理宗端
平時人唐職官有觀察處置等使東觀察使也寶慶志又云大歷六年省翁山海壖舊置望海鎮元和十四年從薛戎言

不肅明世望海鎮在今鎮海無置翁山尉事寶慶志又云端拱二年翁山置為鹽場有巡檢司同監煮寧六年用部使者言蓬萊安期富都三鄉與縣隔海（縣指鄞）乃詔置尉以主關訟盜賊之事是置尉亦非端平三年也定海縣志薛戎移治長慶時為浙東制置使議置尉（尉）制置使仍誤也鎮海圖編國初秀岱蘭叙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寇歲為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王士性廣志繹云信國徙民約午前遷者為民午後遷者為軍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設此險以障蔽江浙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信國廢昌國而內徙之識千慮之一失也）陶苓別錄洪武中蘭秀二山姦民葉希戴王子賢互相讎殺既而合力以拒官軍糾船二百艘入大浹江直抵郡城鎮守明州衛王恭率兵擒賊魁餘俱潰信國公湯和因二山之亂定議徙昌國民改置衛所後又徙昌國衛於象山明方孝孺象山王府君行狀府君諱某字剛甫至正中攝東必檢洪武初昌國民作亂懿文象山虜令丞王茫入海府君與其友蔣公謀曰狂豎倡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於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蘿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為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矣府君遂募民為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若曹良民茅脊于賊尒能投兵復為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聞）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為逋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明一統志昌國故城設中中千戶所中左千戶所定海縣志秀山離縣東約九十里蘭秀山圖有北浦南浦大小姑三招籟柳灣石井歡喜岙其地宋元屬蓬萊鄉今屬富都鄉附馬岙

曾揮快劒斫蛟鼉雁戶今成比戶多北浦流水南浦去柳灣深處聽秧歌

佛嶼山

大德昌國州志佛嶼山在秀山上有一峯表表特立詔王之儀如丈六金身相旁脫如背負一小佛狀甚怪按定海縣志山川條無佛嶼山蘭秀山圖有之

金仙海外許招攜頂立雲霄丈六齊側聽潮聲壑晚影鳩摩羅什背兜嚧嚨

岱山

乾道四明圖經西岱山在縣西北二百四十里東岱山在縣北二百五十里寶慶四明志蓬萊鄉在縣東北海中有岱山岸里岱山村岱山鎮岱山酒坊岱山鹽場高亭南亭鹽場岱山寨土庫岱山巡檢兼鹽監海旋則岱山之鱉獨圓獨珍他所雖有之味皆不及此鱉形如覆斗其大如車青褐色十二足長五六寸尾長二三尺其殼堅硬腰間橫紋一線軟可屈折每一屈一行尾尖硬有刺能觸傷人口足皆在腹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者必獲得以竹編為一甲謂為牝者子如蘇子土人以為醬或鮓牡鱉無子本草云牝牡相隨牝者背上有目牡者無目牡得牝始行牝去而牡死韓退之詩鱉實如惠文冠服相附行楊萬里鱉詩忽有瓶罌至捲將江海來元霜凍龜殼紅雪務染珠胎魚鮓兼蝦鮓奴才更脾才平章堪一飯斷送酒三盃大德昌國州志岱山在海之北傳所謂岱輿蓬萊或者名始於此玉峯在岱山鷄子嶺下圖經秀拔林樾蒼潤時有白雲務蒙其巔人以為福地宋乾德四年徙超果寺於其麓又有洄洲堂渡詳普明寺下定海縣志離縣北約一百二十里周圍四百餘里據岱山圖說離縣約一百五十六里東西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輿周圍四百里之說相懸舟人云山圍約百里高等鹽笑所聚潮退曬之成雪謂之曬鹽無勞煎灶也雍正八年設巡檢司駐其地其內為龜鱉洋又長塗山其麓即東岳嘴附近岱山採捕多集於此長塗港在山之西南迴環周廣輿南衙頭為泊舟第一地鼈頭洞亦附近岱山捕魚之所

鱉甲乘潮醬既開玉峯雲氣結蓬萊高等堆雪陽烏曬不信夷吾煮海和

錐砧山

大德昌國州志錐砧山屬岱山北海至陰處以山之形名之中有磇石按元吳萊閒東山水記蛟門峽東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向山多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梨不動昌國境也據此則昌國有磇石者非止一山矣定海縣志無錐砧山舟人云鐵板沙即其地西北有燕窩山漁罟所聚又有磨心嶺土人種蜈蚣以為田供藥肆之采用又有拷網山搖星浦多鮫郭璞江賦鮫順時而往還注魚頭中有石帶修若練帶即石首魚也魟形圓如扇無鱗色紫黑口在腹下尾長于身如狸鼠土人喚謂虎魚吳人喚池青尾有刺甚長喝則拏之毒能中人鐵似魟睫為蠙名曰鍋蓋魚與魟魚相類又名卽陽魚席尾魚可蠙鐵蠙又呼老鴉蠙闌胡形小如鰍跳躑泥中一名蹬塗鮀形如霸復笠肉如血鰡腹下如華膾腹有帶如帔子無鱗形如琵琶名琵琶魚純絮以蝦為目一名水母章擧形似笑貝袋八足大曰石巨如斗小曰章孛如升此惟章孛耳一名望潮足倍其身五六寸與章孛蝦合為一名蠙蛄長寸餘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体共鱴魚鬚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体共鱴魚鬚髮脚差在腹前風波稍息鮓謂之三和鮓以鬚淡粘石為繩一名烏鰂能汲波噀墨自衛陳藏器云秦皇笑貝袋所化之類不可悉數

錐砧勢接燕窩叢水族加恩簿不窮鐵板沙中撈蠙蛄磨心嶺下種蜈蚣

高盌山

大德昌國州志高盌山在州之艮山東南藏經云東海有山名曰高盌乃娑竭龍王所居之地上有亭宇遇旱鄉人禱之寶慶四明志作高不載此山

鼇元吳萊詩幽芳山作山各搜修鼇高盌赴荒凋淒暗潮旭日照晴樹似聞蓬萊山去此特跬步蜡根屹立中立發郭森外護紫氣葱作霞元浪激為霧古穴通若輿靈文白字讀不句赤玉窩者誰黃金闕何處帶疑方士說朱者仙子遇芝草空漢庭鯨魚厭秦路彼猶莫能待今我獨何據馮夷開水宮禦寇控風馭從

渠指虛無此計空遲暮 一作拷數鰲定海縣志棲鰲山離縣東北一百六十里又拷門在岱山按此為五虎礁五爪湖東接黃陀洋純按今名長塗五虎礁在岱山

目窮修壑赴高鰲旭日蒸紅策六鰲婆娑踞老龍鱗爪舞怒尋五虎翻雄真豪

徐公山

乾道四明圖經徐公山在縣東北五百五十里寶慶四明志徐公山在東南閭慶四明續志下干山至徐公山一鋪徐公山至雞鳴山一鋪大德昌國州志徐公山在東又云徐愿字恭先居岱山以詩文入太學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居官以廉平稱分牧平江繼而除福建提舉適黃萬變起帥漕皆屬手退避獨公晏然無懼色身撄其鋒溫辭撫諭亂卒列拜於前曰提舉活佛也乃密指授虎翼都統周嘉者殲其渠一方遂平入為司農卿兼都曹人謂公政事文學出於知齋表獻講學之素云定海縣志徐愿老而退隱海東之山徜徉自得邑人名其山曰徐公按表甫崇齋集徐愿除直秘閣依舊福建提舉制敕具官某皇華之詩曰每懷靡及膚使之職馳驅咨度必有常如不及之意民瘼其少瘳乎尔氣和賢美學有師承縣尚書郎出扶持瘦節歛散合宜亦阮活吾赤子矣頃建卒之叛尔勇無所避親行撫諭者再焉不有其功繼以自劾可謂每懷靡及者歟寓直中秘庸尔寢嘉服此休光益思稱職朕將圖所以進尔者又按昌國縣境圖徐公山在岱山之東北又按徐公墓在紫薇峪東山即徐司農墓縣志云諱字無考非也山下為徐公洋江南所謂按徐愿開禧時人而山之名未足為據此首宜入後段題徐司農墓

絜齋曾許入賢關撫劇功成解組還香火偃王今

乾道圖經已有徐公

寂寂寞讓公名重海東山

朐山

乾道四明圖經西朐山在縣北四百里耆舊傳為仙人所居東朐山在縣東北七百里耆舊相傳為仙人所居寶慶四明志蓬萊鄉三村岱山村朐山村北界村大德昌國州志岱山村在東北朐山村在西北北界村在北定海縣志衢山北洋外離縣三百里廣廣百餘里宋元時稱為沃壤自明初遷遣之後永行廢棄康熙二十八年請復三鄉蓬萊止復岱山其衢山以地處險遠未經議復康熙五十一年內務府員外郎戴保議召民開墾事亦寢其山由北至南五六十里自東至西十餘里最北為前竹為倒斗岙西北為沙塘岙西南為礁潭岙又南龍潭岙為鹿狼湖為衢頭稍南為大沙又南為小沙又南分為小衢山東衢山下為衢港洋一名半洋一名漢洋閩人春汎呼溫黃為南洋衢東為漠洋四五月間江南浙江福建漁船鱗次接集不下萬隻衆十餘萬搭篷蓋廠就山曬蚕有賸基置倒斗岙泥按寶慶大德三志俱云東朐山在東北西朐山在北即東衢小衢大德志有礁岙即礁潭又有鱷門箭峽菱湖苔洪等名今不能盡得其處此山當補繪一圖詳箋開復之計俾成熟壤據昌圖縣境圖朐山有防海酒坊其北界圖在朐東深水黃砂至莆岙之北乾道四明圖經深水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莆岙山在縣東九百五十里

朐東倒斗勢紆盤北界村聯望渺漫五月棟花風信過漢洋綱罟蜨義鱒攬

三姑山

乾道四明圖經三姑山在縣西北八百里寶慶四明志三姑山在西北大德

昌國州志同天三姑都巡檢治下指使兩員一治烈港一治岑港江三
姑山係北洋衝要之地凡海舟自山東放洋而南欲趨浙之東西必自此分道
紹興間置都巡檢寨又於岑江烈港置兩指揮使寨以為將角其後三
姑寨移駐烈港殊失初意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請於朝以三寨
去軍聽定海水軍統制節制每歲撥三百五十人同水軍五十人合三百人出守三
姑防守北洋要衝自是控扼始嚴開慶四明續志沿海九寨巡檢岱山三姑岑江螺
頭四寨屬昌國又云岱山一舖一潮可到寘山至三姑山一舖兩潮可到大德
昌國州志蓬萊鄉舍有三姑海防類考海山諸山分三界灘洋山三界霍山徐
公黃澤大小衢為中界賊若犯中界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長塗三姑
與浙西兵船相為特角謝泰交沿海圖說賊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螳浦可
犯紹興按寘山籌海圖編作舍前山今名漁山西有七姊妹山

宜山北去望糢糊螳浦波連蠏浦俱東海无人知
青屬招墾七姊妹三姑賢慶四明志淡菜形似珠母
有東海夫人之號

石門山

大德昌國州志石門山在州東通陸迴絕處名極樂嶼下瞰滄海渺無涯際旁
有兩山對峙如門出此入彼則有兩都之隔惰農老人陳明可過此有詩題其
名云兩山对立名為門疑隔桃源舊日村撻手欲敲終不啟烟封霧鎖過黃昏
定海縣志外洋懸海北有石子又名石子門兩山相对如門故名按海北與州
東之說不合純按石門山據大展東盡處名茶壺甩所云石門者非
也今白

髻扉對峙露雙峯我欲題詩傻惰農自有桃源尋
極樂何愁霧鎖更猶封

石弄山

乾道四明圖經石弄山在東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瓏東西相懸人可出入寶慶四明志石弄山在東北山石玲瓏故名又云昌國縣石弄山砂岸皇子魏憲王奏請撥賜昇潛（開慶續志）陳海道事宜自定海水軍招寶山至烈港山自烈港山至五嶼山自五嶼山至宜山自宜山至三姑山自三姑山至下于山自下于山至徐公山自徐公山至鴉鳴山自鴉鳴山至北沙山自北沙山至絡華山自絡華山至石衙山自石衙山至壁下山此大海洋中之十二鋪也又絡華山至石衙山一鋪絡華山東北取壁下山直西取石衙山皆有人烟風水順便半潮可到風水稍逆便用一潮停泊近別無以次山嶼若天氣清明烟旗火號僅可相應或遇海氣渾濛雲霧露遮蔽風雨晦暝皆難應號石衙山至壁下山一鋪自石衙山東北以至西北別無山嶼皆是深洋大海浩浩無垠又云若欲送死四明則外洋之外自舊海放洋由新海界分東陬山之表望東行使轉而南直達昌國之石衙閔岙然後經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海此大洋也又寶祐六年十月水軍申石衙山有麗船一隻麗人六名飄流海岸大德昌國州志石衙山在海之東北有石玲瓏故名蓬萊鄉有石衙岙按寶慶大德二志俱列於馬跡後是亦外洋之山定海縣志石弄山一名十六門山名相同非宋元志之東北海中石弄一名石衙山者也

大洋山

木公金母鍊乾坤閒關猶留斧鑿痕笑殺米顛誇出洋取之者多至百萬艘鹽之可經年謂之即君羹又蓴魚似石首而小

乾道四明圖經大洋山在縣北九百里寶慶四明志大洋山在北洋山在東北大海嶽一生袍笏拜兜孫

德志同又云石首魚三四月業海人每以潮汛競往採之曰洋山魚舟人連七郡

每春三月業海人競往取之名曰投春不減洋山之勝又洋山廟唐大中四年黃
洽記云海員有見羽衛森列空中者自稱隋煬帝神遊此山碑立祠宇建炎四
年車駕幸海以(道)禍帝不可加封特封三妃為惠順夫人明德夫人見知衛卅表甫
記紹熙元年令王阮修縣志謂神遊之說不經然敬之欲掠也必卜焉吉即
敬並海之民賴之斯久而不廢或又云煬帝遊不至此陳稜伐琉球國廟于朐山
伐山或因其臣祀其君如長沙祀定王而并祀高文二帝也大德昌國州志洋
山在蓬萊鄉之大海中因祀隋煬帝於此凡草不生白石磷磷殿前有池
產綠毛龜如錢大若有神司之好事者不可得全祖望云羊山以羊得名或祀
見人馴狎殺之必致禍鄭成功入舟殺羊食之舟多覆羊山以羊得名或祀
羊府君傑、唐末明州刺史吳越備史作揚非也縣志環海圖說大羊山上羊府君廟忘全
鼓聲鄭成功泊山下金鼓喧闐是夜颶風大作舟覆溺其愛妾幼子
不云殺羊事宋元志皆作洋山無作羊者舟人云山上無羊全氏以羊得
名之說未知何本也定海縣志山川條無洋山軍制條云羊山有二兩山相倚中隔
一港三四里許一名大羊山稍東南閩人呼為猴山即江浙交界地一名小羊山稍
迤西北武備志載之甚詳曾經兩省會勘立石以大羊山北屬江南以大羊
山南屬浙江兩省會哨巡邏以分限於此形勝條云哨道以羊山為重抽叭喇嘴
船分布哨探聖姑礁、江南界小羊山為居中之地劄為老營而以大船數隻泊之羊
山則張家噢之北鍋灣噢之東之警可備也按此則以羊猴為名亦唐羊府
君廟亦宋元所無環海圖說云將大風兩前一二日城郭宮室樓臺變
幻不測古人所稱蛟宮蜃市者也此外馬蹟黃隆今名黃龍花臘馬公鷄鳴絡
華神前今名陳錢北壁今名壁下一名畫出入海卅界伯禽按黃宗羲先生行朝錄
賜姓本末云成功會師浙海以小司馬張煌言為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

有龍祠海舶過者致祭必生羊即放于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舶自相縱擊義陽王某溺焉

江浙巡防此要衝海山累代著靈蹤綠毛龜拱紅羊劫城郭樓臺屢氣重

鼓吹山

寶慶四明志鼓吹山峯在翁浦中其山之陰曰戰洋曰馬岙其对即偃王祠也富都鄉有鼓吹里大德昌國州志鼓吹山在州東三十里其嶺平如掌可容數百人風雨晦冥之時隱隱有鼓吹聲元吳萊詩蒼茫魚塩場寂歷鼓吹里詳偃王祠舟山志鼓吹山世傳徐偃王戰場定海縣志在縣東四十里洞岙

雄爭海若控提封鼓吹喧闐震一峯雨三風三排隊仗波臣趨拜領魚龍

葛仙峯

大德昌國州志葛仙峯在州之金塘鄉一潮可至葛仙翁陳禪師金信即同憩於此山山之巔產桃一株花而不實舊有三仙堂遺地猶存仙翁煉丹井元旱亦不枯定海縣志在金塘山視諸峯為最高

花開峯頂剩仙堂抱撲禪師金信即莫詢蟠桃無安覓結三千年後有人嘗

達摩峯

明周應賓普陀山志達摩在西天門上一名羅漢石元趙孟頫題曰瀛洲界石朱謹普陀山志在靈鼇峯之右大石直踰時十餘丈銳首豐

背膚離中合遠望之如人荷物而立面西將行也其北刻瀛洲界石元翰林
承旨趙孟頫所書題也面西面刻曰羅漢石姓名漫滅不可識
秘刀面分身讓誌公高山面壁十年功齊言葱嶺西來使隻履復
還拋向海東
白華洞頂
明周應賓普陀山菩薩頂在茶山上諸峯之最高者朱謹普陀山志白華
頂一名菩薩頂高五里餘巔圓而平約廣二十餘畝地迥多風香無林木
上有石亭供石佛明張忠烈公煌言登菩薩頂詩絕磴淩虛山欹佛會就捫天
柱笏恣豪探蒼茫遠水橫空碧石歷亂群峯倒蔚藍雙履俄從銀漢落
一卷幾為石梁秀如來肉髻應非幻最上何須駕鶴騶今來此山畢
竹兆者甜心千數次方陟其巔將至頂有石大如屋明總兵侯繼國題
海天佛國四大字庵中有樓僧誇舍龍像曰此像面舍龍乃一藤結成來自
荷蘭國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崑崙島七洲洋之南昔荷蘭失臺灣竊邊
海境界未復因金廈二島平荷蘭登普陀毀銅鐘萬歷間官塑脫沙佛像刀及
不能傷駕火炮壞之裹取所飾金銀財寶見像必剖以取藏寶悉收而去至崑
崙意欲居之龍與為患藉火炮與龍鬬相持有日後荷蘭狀若顛狂自相戮
以曲腕擊背心日益斃揚帆而去雍正丁未歲夏嘻唎巴海面立一中國婦人眉相
樟舟往視惟浮一銅鐘上鐫普陀白華庵知為昔荷蘭掠沉者回浙洋艘乏
相爭戰載公議求答又有黃彥者得答交載回通港惟此舟小而舊敝順怡不及
月按南澳後轉運至普陀
海天佛國縱奇觀頂上圓光肉髻盤石佛無言天趣大僧誇
藤像自荷蘭

十二峯

大德昌國州志十二峯在朐山去州三潮有土峯若巫山然舟山志在東朐山峯列十二森秀可觀

水經滄海難為派雲起巫山不斷紋誰把巫山移海上雲都化水水為雲

書字巖

大德昌國州志書字巖在寺鐘山下一名桂竹嶼危岩懸覆若墜若浮羅隱嘗留題故名書字巖字跡仿佛可見又云寺鐘山在秀山山之頂有古佛殿基凡遇陰晦隱聞鐘聲故名按舟山志訛為梵慧寺之鐘山考梵慧寺在金塘並無所謂鐘山也

鐵秀山河霸業空和名古今說江東英雄氣概神仙筆吐出光芒萬丈虹

安期洞

緒曾按嘗以安期洞古志各異問於鄞縣徐孝廉時棟徐荅書云安期洞寶慶四明志大德昌國州志皆云在馬跡山定海縣志謂在馬秦按馬秦是也乾道四明圖經云安期先生洞在馬秦山去縣東南四百里耆老相傳安期生得道隱於此洞因以名鄉又曰馬秦山在縣東南四百里又曰桃花山在昌國縣東南耆老相傳安期先生學道煉丹於此鄉名安期實出於此而其於馬跡山則曰在縣東北九百里而已自寶慶志誤馬秦謂為馬跡延祐成化諸志悉仍其誤安期洞之在東南者為東北遂併改東南之桃花山亦緣東北尤為歧中之歧云餘詳桃花余按徐山君據乾道圖經安期洞在馬秦可息衆喙矣元吳萊集有望馬秦

桃花諸山問安期生隱處詩亦無馬跡之說吳詩云此去何可極中心忽傷悲
仙宅而蒼雲霞姿雕鎪鬼斧缺亂山揮滄海千層壯且奇信哉神
微洫赤肩水稻產瓊田婆娑生今何在方士不我欺經過燕齊亂出沒楚漢危挾
山作畫鎮分海為觀池殘花錦石爛茂墨珠巖披東溪地涵蓄北極天幹維玉鳥投
已遠桑田變難期擔追凌波步行折拂日枝羽卽者如夢元圖深更疑豈無抱
朴子去我遐若遺空餘錬 刘向列仙傳安期先生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
藥骭尚有樵人知
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
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雙為報曰後數年求我蓬萊
山始皇卽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亦祠
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皇甫謐高士傳安期生河上公弟子秦敗安期生
與其友蘭通交往項羽欲封之竟不肯受蘇文忠公云安期世知其為仙者
也然太史公蘭通善濟人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二人
二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
誰為之

阜鄉赤玉舄空掷衣錦彭城笑沐猴出世乘龍人不識
誇黨大賜封侯東坡安期生詩乃知
經世士出世卽乘龍

法華洞

明周應賓普陀山志法華洞在寺東上有高峯總兵李應詔題東南天
柱朱謹普陀山志法華洞在几寶嶺東天門下一路多奇石洞在重岸廣壁
中孔穴宛轉彼此可達狀如靈隱之飛來但飛來石自玲瓏竅成石中
而此則方圓鉅石自相累架如人工結搆者此其所以異也洞凡數十處
轉折登陟意欲造彼身倏歷此每兩石對峙下寬上偏藤蘿蔽覆
陰森恐入或從高欵山崩下石宛轉承接欲墮不墮仰之悸慄此外洞
壑頗多無此層複幽奇矣鄞萬言詩云東西二三里上下百千嶂

巨石劑不成細石出磨錫錫穿處萬戶牖坐來即狀帳帳稍有空濶地架
棲供佛像余遊斯洞歎其形容猶未盡也
雕鍥萬像結星胎幾劫澄澈天宮戶牖開靈隱寺峯繞
即西湖驚詫說飛來

潮音洞

寶慶四明志舊財巖潮音洞洞前岸山卒嵌山歇措足無地僧鑿石梵橋
嘉定七年親灋宸翰為扁曰大士橋元盛熙明補陀傳潮音洞普薩
示現之所去寺三里至洞皆黃沙石洞吼岩瞰海回顧無畔岸人跡不及洞
上有穴如天窓下屬洞前舊有石橋橫亘可以瞻禮今崩廢元江浙人乃
省即中天台劉仁本詩云金碧珍瓏搭影渡綺霞香霧濕疏窓蛟人
織貝為華蓋龍女持珠獻寶幢震海雷音縹緲彌山潮汐響喬
撞願求示現將軍相一鼓群魔盡懾降一輪寶月海波澄海上觀音現
大乘劒珮鬼神來劉劉烟霞殿樓觀起層層燒香使者天台客說法高人
日本僧安得此生身羽翼還從彼岸快先登此二詩羽庭集
未載見補陀傳即茲盛熙
明時圖入秩葉芝同旅逸詩云縹緲蓬萊未足誇海峯孤絕更無加入門
已到三摩地攜手同遊千步沙碧玉鏡開金色巡岩小白華元吳萊詩
殿勤童子能招隱共采芝英和紫霞殿駕馬起東華塵土夢滄洲到
處即為家山人自種三春樹天使長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似橘
安期送棗大如瓜金仙對面無言說春滿巡岩小白華元吳萊詩
芒芒瀛海間海岸此孤絕飛泉亂垂纓險峒森前鐵天香周遶聞
梵相俄一聲魚龍互圍繞仙鬼敬焉變滅舟航來旅旌鐘磬聚禪
悅笑撚小白華秋潮落如雪明僧來復寶陀大士應現詩序天人感通之道誠而

已矣至誠所格隨祷而應此理之必然而無疑況寶陀大士以耳觀眼聞為其修證度脫衆生不違本誓故其安住化境示現辟機無有方所夫豈專居於神魚之孤絶大洋之險曠哉特假物以彰其冥權爾故海者喻其慈悲之深廣山者表其智行之高聳潮者顯其法音之普聞是蓋以非相之相無說之說冥示於人而開靈垂化也爰滯使曲阜孔公信夫權監於浙東之昌國豫章王君國英奉郵薛君國哥寔佐其行政修德洽亭民化之夏四月道經寶陀羅山作禮大士於潮音洞慈相涌光金色炳然珠纓寶珞之莊嚴天香霞氣之芬郁大衆佈觀莫不歎異感以為誠心所格然也既而薛君國哥會予四明親道其事屬余序之昔孔子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為不言自信不化自行不治不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載諸傳記不可誣者今信夫為先聖裔孫能於公政之暇泛渤澥登蓬岩訪釋梵之蹟以觀吾西方清淨之化則其不忘聖訓有自來矣大士憫其誠而現相涌光則將以啟夫信夫勉乎哉王君薛君俱以才幹佐公是行抑豈無助贊之益歟余因薛君之請故得序其梗槩以慶夫諸君希有之遇且以補寶陀故實云

天窓下瞰極茫茫霞綃羅縹緲光何必捨身登彼岸

須知方寸有津梁

梵音洞

朱謹普陀山志梵音洞在正東境面大洋東去土窮山盡亦不知彼岸何處矣此山名青鼓名至洞口峭壁危峻石色青黝高三四十丈陡削兩厓如門洞深廣百餘丈海潮入洞激岩有聲如龍虎嘯吼雷霆怒興凡謁洞者先至石須紆迴隨磴而下二三百級然僅至臺而止去石根噩潮處猶遠也西有洛伽洞腳揕海底人不可到結茅石上者架古木度蒲團和鳥巢懸綴按元(宋)來示現多指潮音迫後梵音方盛

梵音潮夕答潮音
看天淵原不判高深
紫霞洞

乾道四明圖經蓬萊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耆老相傳秦

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仙靈藥嘗至此按孫綽天台賦云登陸則四明天台入海則方丈蓬萊豈其所乎元吳萊甬東山水記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時立旋繞小嶼屹如千丈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為鄰中畧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可辨又有山沙細沙所積海日炤之有芒手攫之則霏屑不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經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朐山岱山石蘭山漁鹽所聚又有聽客話蓬萊山榮霞洞詩小徑連沮洳元高閎蓬萐全詩評道隆觀又云似聞蓬萊山去此特跬步蟠根屹中立發鄂森外護紫氣蒸作雲霞碧浪激為霧古穴通若輿靈文讀不句全詩已評高鑒山按詩意則淵頴未能到也據所言當在蓬萊鄉岱山之北靈境恍惚若遠若近之間矣

題墨蓬壺定不清紫雲霞有路肯相拋名龍跨爾飛昇去玉籙金符手欵敲

盤陀石

元盛熙明補陀傳盤陀石平廣上坐百餘人下瞰大海五更遠見扶桑五色光發頃有一輪極大從海涌出真奇觀也元吳萊甬東山水記盤陀石山粗怪益高疊石如埒東望杳冥想像高麗日本如在雲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筸從海盡赤躍跳出天末六合爾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異影恍若鋪金僧伽黎衣或現或滅吳有詩云長嘯山石上我今在東溟遊目出重徼寒空青想像暘谷水徘徊鼉龍形晨昏相經絡稚老毛不能寧豈若柯

斧爛看棋了千齡此詩朱謹晉吳更有盤陀石觀日賦粵東游於海徼陰山志前去

兮得偉觀於陽阿登盤陀之疊石兮路長疊而巍峩天鷄號而夜聿兮曒欲出於重波悅元幕之垂黑兮惰火輪之邊摩緬羲和之有御兮扶木燁其將華邈暘谷之不可以里兮届高春其幾何歎世寰之安兮在尚昧冥而未旦觀帝車之斜迴兮秋星宿於霄漢漸島嶼之爺鮮兮益淼茫而瀰漫恐闚覿之猶爾夢寐兮顛蟄蟲之惛亂明乾極之宰制兮儼機軸之翕張固淫泉之歙烟兮煥潛燧之奮揚煒跂烏之耀炤燦爛兮渴啄解羽藐以迭碭或有燭龍之燬炳烟昱兮熾額爛目頫其方驤慧燐鏡之焚灼炭德兮鮫人泉客之劇濯有光振韻鼓之笈嫋炷煇兮收若壁壘嶸嵥前行指彩虹之抱戴珥璫兮璀錯燼烺綢繆之遏皇想朱鳥之次舍軌度兮豁達蘭檠荷閤燿鉉乘寒澇潮水之慎倒推邊兮散曉靄霞氣之輕籟彩車乃飛騰於寥廓兮竟暮駐於混茫緊高抗乎氛嚻兮僅啟明獨燦燄遠靡之麾燿兮遽群動之盡躍川后潛井兮混蜃穴而夜其燔也迺參秡之杖策兮懼追逐而莫之跳踔也怨魯陽之揮戈兮怪盤礴之帶岳覩韄也惟圭臬之可測兮素隙駒之爲託恒鞠明而究睡兮逐壯洞而老鑠昔聖賢之有法兮寔蓋渾之同天窮鍊石而凝質兮復斷鼇而鎮淵將渤澥之鑿窒毚兮淪谷底而迭燃抑崑崙之嶸峙兮繞巖腹而至旋豈文身黑齒之脩通所生兮貿裸壤壤以相連或淹滋漭汜之遠壓所沒兮鑿九國之窮墳歎嚴冰與爣雪兮曠古莽之鮮覺常眠惕重蒸與疊燕兮燄炎卽之毒癘霾烟諒

衆人之憎惡兮持蜂蠆之撲緣偉小兒之辭知兮雖睿哲而未宣彼凡俗之多故兮過曙朝而即竟誠異畫之梏亡兮獨晦昏而暫定紛士學之攘爭兮集農商而斷遝淫末作以相資兮侈利心之百穽儻桑榆之不復滅沒兮盡奪時而力政願攀鬱儀之恒若溟涬兮庶保躬而固命豁曉籌而催關兮慫言宵析而告靜信擧筴而豫知兮幸聞鐘而深省何觀瞻之不足兮重徙倚以盤桓先已通於一躍兮影笑侯於三竿思層溟之畢露兮屹東霍之巖巒念列仙之獨往兮扼羨門於波瀾劃孤嘯而陟降兮撤蒙蒙以欲歡顧奏越之邈不相及兮又烏論夫遠近爭長安緒曽按此賦載淵穎集中極為瑰麗張綸林泉隨筆吳立夫觀日賦雄深卓絶明周應賓亦載之獨朱謹普陀山志事畧條云淵穎之賦狀類齊駝不忍槩芟聊為節録僅存十之二三可謂妄矣故特録之元沈夢麟盤陀石觀日盤陀石上擾接峒山俯瞰朝陽升太空萬頃紅濤浮上下半天金景貫西東古今人物重明裏南北山河一照中如此登臨良不惡更俟高閣濯天風緒曽又按古觀旭皆登盤陀石迨後萬歷五年内臣明鳳結庵以鳳號朝陽因名朝陽見周應賓普陀山志云朝陽庵無朝陽洞於是朝陽擅觀旭之名改盤陀為夕照然普陀海岸高峯無處不可觀旭必以盤陀為最奇余見此石高身圓頂銳下如蓮房其跗以石承之中空有踵如聯如墜藉梯始升石上有明參將何汝賓題靈石二大字汝賓著有舟山志卽輔忠為之鑒定節盧氏抱經樓鎮海姚孝廉燮俱藏有明刊本定海縣志云草稿未梓非也

金衣萬縷燭龍翔紅浴咸池照八荒日觀峯頭瞻泰岱

何如身自扶桑

紫竹石

元盛熙明補陀傳釋所言東洋大海面紫竹梅檀林者是也朱謹普陀山志山中石刻剖之俱白質黑章作花竹草木狀濃淡工細如畫僧云經稱紫竹梅檀林故石亦具是相也或言惟潮音洞南天門為然又觀山洞塔前沙俱如此則他石可知但近寺不敢采斲故不識耳斷匡碎壁滿眼皆小李倪迂妙繪豈非異事余至潮音洞紫竹林絕少貲簷僧攜小斧至毛跳山鑿石見曰此紫竹石也其紋粗者如畫家雨中樹細者如松如杉不盡竹形乃知瀼墨成桃花者不獨妄期生也

丹淵千畝飽通神來證三生石上因緣竹梅檀空色相此君解脫畫中身

烏石塘

寶慶四明志烏石塘有三一在馬鞍山一在下塘頭千步砂一在桃花岙昔皆大洋也百年之間或卷砂以為隄或堆石以為塘中成膏腴不以人力然則滄海變桑田非虛語也大德昌國州志烏石塘在馬鞍山延亘百餘丈高可二丈許枕海之濱表裏皆青圓石子如龍之鱗甲然下注民田皆成沃壤天色暝冥則光怪間錯父老相傳謂舊無此塘一夕暴風雨挾而至又下塘在州東蘆花村父老相傳天氣暝冥凡三日劃然開霽自青山頭至橫山突起一塘一百餘丈其中皆小黑白石子

塔飛僧化豈荒唐風雨俄驚湧石塘天敕烏龍飛

和尚免教此地再滄桑 會稽記 何肅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為烏石在鄭

無畏石

大德昌國州志梅岑山無畏石真歇菴之前突如一石其形方而廣峻不可陟亦一奇也獅子巖無畏石之側其形蟠踞如獅子然道高百尺惹千塵幻境紛紛恐怖多但得此心鎮如石

世間何處有修羅

善財洞

大德昌國州志善財洞在潮音洞右亦神通顯見之地嵁巇有石壁土泉淵如滴珠久而不竭人謂之菩薩泉瞻禮之人必以瓶罌盛而去目疾者可洗宋史浩鄭峯真隱漫錄代補陀潮長老緣化起殿榜謹按當山係華嚴經所載善財童子來參觀世音菩薩問法之地童子始因脈羅菩薩指路次第方到海岸孤絕處得遇菩薩于當山山有潮音洞綿歷千古瑞相示現變態不可勝記而寶殿榛損欲議影新約費錢三千餘貫若以有力檀那可以取辦一家住僧（持）某所以親出緣化者正欲為眾道俗同結善緣不問多寡一文以上皆惠具莊嚴功德又況世人同知頂禮菩薩聖號同知勤事菩薩香火至於菩薩顯化之地殊特微妙如此則往往不知是猶終日食稻而不知田之所自出也今來舉此勝事伏望遠近道俗推原本始同發善心庶幾世世生生真淑菩薩境界與善財童子所得功德等無有異者右伏聞山湧金鼇可謂叵然不動浪環銀屋何妨到處隨流蓋為大士香刹林不離衆生塵劫海語化身則無乎不現究發跡則

此乃其源儻今玉磵雲梢一新輪奐常使珠纓內結愈顯光明凡於此地有緣人即是今辰樂施者願假慈悲之大筏同登方便之普門」

元張光弼詩集至普陀洛伽山寺作佛事七晝夜祈見海岸觀世音及善財山石七日之間隨心應現大衆瞻仰無不慶讚丞相函香致此誠願深海水救蒼生慈悲謂可消諸惡征伐咨將息大兵金色圓光閻寶髻玉毫妙相絡珠瓔手中示現楊枝露願洗干戈作太平

當山指引路微茫石鏟珍珠幾斛量天眼暗將人眼換些須功德五明囊

三摩地

大德昌國州志三摩地寺之西偏登山者皆由此有亭曰極清淨嘉禾森香清泉甘洌亂山錯出有聳而立者有踞而伏者詭形怪狀不可摹寫趙甡

於此者往往不減靈鷲爲明翰林學士宋濂清淨境亭銘補怛洛迦山者在東大洋海梵語補怛洛迦華言小白華即華嚴大經所說善財南詢之處也山絕起海中周圍僅百里滿望冥茫無際翁洲遠山隱三天外

如青螺髻寶陀禪寺在山南去寺三里至潮音洞洞脚撗海張顏欲飲怒風驅濤進退繫衡洞巔通穴曰天窗白光注底知月唐大中間梵僧拜洞前燔十指禱之指且盡大士爲現身說法授以七色寶石自後人以誠感輒應或現紫金身在相縞衣被體縹帶珠瓔紛然曇賢或現千首千臂護法大神翼衛後先可怖可駭稍轉而右爲善財洞嵌岩中折窈黑不可測從洞間折而北有右類香爐類佛牙

齊甚惟邈陀石上最寬平可坐百人鷄初號遥見扶桑五色光發照東方盡白久之湧出日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誠奇觀也自石折

而西有獅子峯有象岩有佛手峯皆以其形名有三摩地嘉木
蕭森怪石駢列卧者離立者蹲欹起者迴躍似舞者其他勝概難
可數計大抵山在海岸孤絶處重巒複嶂蒼翠如洗紫蓀白
葩濯濯滿地山丹樹高數丈絳花繞枝鮮澤如珊瑚林金沙四布璀
璨眩目海水震盪無雲自雷登高四顧若寘身琉璃瓶中一髮
塵土不得相侵誠靑壤間勝特之境也洪武庚戌春正月部使者贛
州劉君承直興寶陀大師行至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清淨境也盍
為亭大師乃建于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
云大師宅大基行至其名鄭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初由佛灌
昇主是山銘曰大海東滙厥名維瀛弄色川絡混合坤經鯨波四繞龍
盤中停濯綠淨瞰素縈片漾弗汙纖塵不驚馬如蓮出水類鑑
含明流雲斂翳旭日爭燦金沙布地寶樹森羅巨石佛足嵌空潮
聲大士顯瑞梵童揚靈仙常翻縹元珠垂瓔月相穆穆風馭泠
泠龍君持戟水伯捧旌衛茲勝特控此高冥停彼開士爰謀建亭莫
平亟砥有覺維楹直廻寒廊將齊攖寧塵因道安境逐心清
徜徉淨國周流覺城敢告來裔勒新銘按此亭已廢
鯨波四繞島中停境絶纖塵列玉屏鷲嶺龍宮真
咫尺請君休詠冷泉亭

昌國典詠卷第二終

昌國典詠卷第三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徐城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乱正義曰括地志徐城在越州鄞縣東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相傳云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駿裹足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或云命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於此處立城以終謚周古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王者行有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　乾道四明圖經昌國縣即翁山縣是也山在縣東乃徐偃王所居之地舊址猶存又云翁山一名翁洲在縣東二十五里十道四蕃志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實慶四明志地名翁浦俗呼城隍頭王十朋會稽風俗賦

翁洲訪偃王之廬周世則注曰翁洲屬會稽郡國志云徐偃王昔居於翁洲史鑄增注曰十道志翁洲在海中偃王所居吳菜甬東山水古蹟記澤山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泽嘉泰會稽志翁洲在府學之東會稽境郡國志云徐偃王居翁洲即此緒曾按翁洲在昌國海中會稽志云府學東非也輿地紀勝徐偃王古城在黃巖縣南三十五里大唐嶺東外城周十里高僅存二尺餘四尺內城周五里有洗馬池九曲池故宮基宗十四級城上有喬木屬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可數十國別是一說韓非子五蠹曰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其吉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淮南子人間訓王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梦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說苑指武曰王孫厲謂梦之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之矣王若不伐梦之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猶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據諸說則伐徐者楚非周也竹書紀年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穆王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荊人於沇三十七年伐楚之荊人來貢馬驌繹史云史稱造父御王巡狩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豈王之貳車遂足以制勝耶抑六師之衆咸有此捷足哉史不錄于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陳逢衡竹書集證云楚之人抗拒王師昭王喪六師于漢因以疾殂穆王與楚之乃不共戴天之仇何得令其伐徐蓋楚假王命以伐之也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荊人于沇據此可知此事之非實矣緒曾按淮南子說苑諸書則楚之自忌而伐之不名假王命楚之無王久矣節徐孝廉時棟著徐偃王志辨伐徐非周甚晰足祐四明志隱學山在鄞東錢湖徐偃王隱學於此顏師古曰即偃王也

漢書古今人表徐偃王定海縣志城隍頭山縣東三十里一名城灣相傳徐偃王

建城於此又金旗山縣東二支里相傳優王建金旗於此故名又陳墓山縣東三十五里優王列戰處北有磨刀橋按金旗山磨刀橋皆因古志而增益之也皆在吳樹墓詳優王祠

周王騄驆返瑤池赤烏銜矢來救危何事磨刀來海上龜麗布陣辰金旗

甫東墓墓字本作澳說文隩厓也通作澳爾雅澳隩厓內為澳注今江東呼為浦澳廣韻作澚大德昌國州志作墓乃澚之別體俗作奧盧文紹龍城札記字書無墓字予以為此本作奧而後人乃從加山耳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云二非四明五奧皆相連接則今之所謂墓非即昔人之所謂奧乎宋陸務觀家訓言其先人墓在九里表穿嶼作嶼字明上虞謝肅為餘姚黃菊東汪墓銘云其穴葵在上虞建隆山奧作山奧字亦此奧字之加山或上或下或旁雖不同要即一字又按宋樂史寰宇記諸置澳長御海寇疏云瀕海州縣各有嶼澳澳置一長擇地方之習知武藝者而任之仍令結為保伍旦夕訓練以戰則克如其無事則盡力於農不仰食于縣官一旦敵至澳長經率其衆禦之不使登岸殺賊者州縣第其勞以賞之客隱坐視者罰討無赦則國家無調遣之

追

擾無供億之煩而海寇可以漸息紓陛下東顧之憂計無便於此者據此字又作澳從水史記吳世家集解賈逵曰甫東越東鄙江東也左傳杜預注甫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元和郡縣圖志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甫東地也越滅吳請吳王居甫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乃縊其洲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寶慶四明志國語以為勾甫東註云句章海外洲今鄞縣有甫東廂東廂逐概呼明州曰甫東非古所謂甫東也昌國縣有甫東村乃古名大德昌國州志甫東行里即建治城郭之地富都鄉墓八十三定海縣治併為十七圖內岑港墓舊屬金塘今屬富都大德志楊墓東江軍亭今有君亭廟今皆在甫東海防書倭奴入寇過岱山長蓬蘭秀山觀山登于礮大小辰則東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烏沙門順母蓬登沈岡家樹浦則東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大小山十六門泰山盤

嶼登閔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東西望長白碓馬墓落冊子山登岑落碇蚩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

一劒夫差恥甬東○左傳云越吳越那知天險時蛟宮○三韓百粵春秋云伏劒舟鱗集○好相檣烏回面風○

鹽倉奡

乾道四明圖經曉峯山在螺西二十里寶慶四明志正監鹽場縣東南一百八十步唐曰富都十監之一又有子塲曰甫東又云東江鹽塲縣東八里又有初謂蘆花為東監正監為西監凡五塲皆西監統之其後四塲相繼為正塲各置監

按此鹽倉則曉峯塲也大德昌國州志宋熙寧六年析監為三曰正監曰東江曰蘆花又有三子塲曉峯則隸正監甫東則隸東江桃花則隸蘆花此與州連陸塲分也距州西潮有

岱山塲距岱山十五里有高亭塲以曉峯隸正監甫東隸東江與寶慶志互異大德志又云曉峯橋宋淳熙十五年西監鹽人鮑渭建又曉峯門

鹿（今名麻頭螺頭大茅小茅中莊（今忠莊）皆在鹽倉奡舟山志曉峯山城西五里

屹起峯巒高一里許長岡山玄家山金家山引而為茅嶺中緒曾按其地為竹山門實往來津渡之所自曉峯嶺定海縣志至茅嶺有徑路可抵城下西南六里

外有鹿頭臺南有螺頭臺北有曉峯臺以控制要害

三臺鴈時鎮雄閔鹿頭螺頭接竹山○茅嶺曉峯嚴把隘更

防禦擲學孫攀○

吳榭奡

寶慶四明志有翁浦酒坊（翁浦詳翁山翁洲銅鼓徐城優王祠）大德昌國州志謝浦翁浦大青今皆在吳榭奡籌海圖編一作汪一作直自稱山徼王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引倭賊

據謝浦為巢十二月指揮閔洛戰死於舟山三十五年三月官兵進擊擊
舟山謝浦之賊勝之參將盧鏜知縣宋繼祖生員李良民武生婁楠等會
兵進攻大破之賊移屯卽墨九月退巢於謝浦之吳家山十二月把總張四維率
麻陽兵除夕破之平倭錄胡宗憲授計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破之卽國利病
書舟山地之險者南則曹山謝浦梅家墩螺頭天臺窓廻所城關係匪輕
而梅家墩直对曹山大洋倭奴曾經入據定海縣志謝浦山縣東三十五里吳家
山縣東二十九里烟墩山縣東二十五里有謝浦臺按吳謝合吳家山謝浦為名
徽王何物妄居尊燔引倭酋據為門爆竹聲中平謝浦功
高元卻奪崑崙

洞墓

大德昌國州志洞在澤浦（今澤浦廟）今在此墓大德志又云黃楊山在州東通陸之
處極嶮巖險峻一峯傑出人目曰黃楊夫舟山志黃楊夫去城東北五十里定
海縣志有仙人几山下溪壑縈帶如洞天幽邃水合流於翁浦有張家墩名墻
墩臺按洞墓與翁浦相接其陰為戰洋
洞天幽邃水源長那識人間有戰洋遊遍道家三十六來
漚仙几到黃楊

蘆花墓

寶慶四明志有蘆花塩鹽大德昌國州志大箭施家蘆花小蘆下塘頭
皆在此墓籌海圖編嘉靖三十二年都司劉恩至破賊於蘆花巷定海
縣志最高為頂涼夫又有鳳凰山縣東五十里有三峯中鳳夫東翼西
翼恠石崎嶇莫可名狀有塘曰鶴峙鶴峙有卽墓臺又從浦山縣東四十
里卽大箭也

鷻翼東西擁鳳尖蘆花風起水天黏秋成鸛鶴塘邊好擔壓
黃雲月挂鐮

艙墾

昌國縣境圖沈家門大干山大德昌國州志鄭墾沈家門墾王大岔屬今作黃大岙
明張時徹防海書沈家門水寨路口隘皆在此墾定海縣志沈家門在縣
東九十里嘉靖中指揮劉恩伏兵於此以敗普陀之倭緒曾按籌海圖編
乃劉恩至非劉恩也相傳舟山以岑江為蚩舡墾為尾故有旋蚩舡墾之
名有大干山臺沈家門臺詳沈家門

天風吹送大干臺水寨旌旗映日開擾轉東洋舟有力
雪山亂壓船樓來

大展墾

大德昌國州志大剪螺門田公東茅今在大展墾大展即大前也一名大前郡
國利病書舟山地之險者東則塘頭螺門一帶地勢遼濶而塘頭極險逐利
者常於此處勾引盜艘定海縣志墾境南接蘆花結根於頂涼夾之地脉
又橫亘於黃楊夾之沙岡至摩鼻嶼與北蟬分界東出為王大洋直接王大岙
（普陀北青陀黃陀亦王大岙）
螺門一帶雖有田土苦於地瘠人稀惟海濱采捕魚蛤之利居民賴以謀
生鄭家山田公山在縣東北六十里又赤石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有赤石臺與小
展接境按墾有大展今小展俱附北蟬墾內而茅洋則附入大展

今小展

沙岡脈結頂涼夾西接茅洋繡壤添最好螺門勤采捕桃
蠻梅蠣助蠻鰱舟人云桃花采蠻梅花采蠣蠣一名龍頭魚
身和膏髓骨軟無鱗頭似龍頭廣韻鰱比目

北蟬墾

大德昌國州志小剪北蟬桃家今皆在此墾壽海圖編吊嶼與小展居民

協寺小展即小勞也定海縣志刊本誤南墠山縣東三十里小展山白巖山縣東四十里又云雪能出壯墠似桃而小大雪方熟其捍海有塘四千餘丈當王大洋之衝南有赤石徇墩北有程家墓純按普陀山北有黃陀山青陀山三陀影足非王大也

風帆赤石望程家一樹冰雪桃單雪花虹截春潮鹹不入白巖小勞試犁耙

白泉墓

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嘉都湖在縣東北八十里舊名萬金湖周迴三十里溉田二頃今皆為田瀦水之所狹甚而泉湧其間旱車輸湊未嘗少減大德昌國州志作白泉湖有白泉柯梅小枝緒曾按元豐九域志昌國有雲雪山西湖按雲雪山即雲嶼山西湖即嘉都今謂之翠蘿金鐘寺在昌國之岱山吳越王曾鎮以鐵塔建隆中賜以銅鐘不同寶慶志翠蘿寺在金塘鄉之海西其地別有春天分好景壯狂吟一行鴈鳥遍琳宇千尺游龍從翠岑引蔓苔蘿依碧落瀑泉流水絕紅塵銷況徒事登臨外回首紓徐山徑深修竹蒼山碧澗泉瀛之別一洞天也山人陶應徵徵詩曰廿里行來西洪武中移置于城東北之山麓今廢

潮

輿地紀勝金鐘寺在昌國之岱山吳越王曾鎮以鐵塔建隆中賜以銅鐘寶慶志翠蘿寺在金塘鄉之海西其地在舟山志翠蘿寺先在金塘鄉之海西洪武中移置于城東北之山麓今廢定海縣志岳山縣東北三十里翠螺當作翠螺按白泉墓乃武(洪)移置之寺基也筆叢海圖編嘉靖三七年六月觀海衛百戶與賊戰于柯梅死之即國利病書舟山地之險者北則柯梅白泉大奧釣嶼茅地而柯梅亦最襄時倭夷蟠居為巢穴所當在在巖

汚者也讀史方輿紀要柯梅山嶺在海中舟山所東出浦則為魚山外洋定海縣志又云白泉湖縣東北周三十里有大小柯梅苔竹嶺石筍夫

汙菜曾闢萬金湖鳩杖斜陽說富都大小柯梅連苔竹翠蘿寺址半春蕪

象牛洩墓

寶慶四明志洩潭在東北三十六里潭據山腰深淺不可測以下劉伯禱兩詩詳洩潭大德昌國州志洩潭詳洩潭東湖定海縣志縣東北三十里河溪頭之東按在白泉之東也祝家定海縣志竺家山縣東北十五里奇峰陡立數十丈名竺家夾又云高大山潭龍潭父老相傳有白龍乘雲一作祝家

而下瞰双睛注地遂成龍淵參石勻水旱暵不竭有青蜥蜴常現潭上遇旱則禱焉定海縣志洩潭縣東北三十五里按今皆在此墓又有河磯頭管家洋董公橋唐梓廟八方壁萬壁長岡龍堂諸山萬壽寺

東湖田接管家淨唐梓灣泥好揮秧雷雨竺家夫上遍爭吹龍笛拜龍堂

干礬墓

寶慶四明志作竿纜渡有大蘆酒坊大德昌國州志干礬大蘆古屬灌門古屬金塘今皆在此墓舟山志干礬城北三十五里山水頗奇田地殊沃梁璋干礬山人遇賣卜老人出書付之遂得其術嘉靖初旱取犁鐵煆紅投水缸中雲合兩注又能使人撒米成小蜂擲土為大鳥定海縣志灌門縣東北下有龍窟土人名為干礬潭詳灌門木杓山縣北三十里有大蘆廟又有鳳凰山有繫船灣為內地之咽喉東北距灌門遇炎夏驕陽海口聲車轉數十里三日內必雨由唐家山而北設砌墩西硬寨按竿纜以繫船得名或作干礬今又作礬礬漸失其名義

大蘆廟對鳳凰山竿纜人從渡口還雷吼驕陽三日雨風波好避繫船灣

馬墓

寶慶四明志鼓吹峯其山之陰曰馬墓大德昌國州志馬墓小舟大舟定海志圖作大嶺李家三松江今皆在此墓簫海圖編表家碶即沙墓地名有馬岙千戶所軍民逃逸民計二千又云三江烽堠與沙岙相連有隘軍防守賊常登犯已取回須遷居民入表家碶等處則可又云嘉靖四十年四月官軍擊賊於馬墓沙坡大敗之賊奔陸冠常把總章延廩引兵設伏又約水兵合擊之賊遂大破舟山志馬岙山平衍環帶原隰之膏腴唐開元時議置立城於其間緣北面土磽不果又云單奇洞在馬岙中峯之椒相傳元季有單奇修道於此一二知者訪之探危入洞不知所在定海志圖作善岐洞定海縣志金柑出沙坡張家又云

小舟山縣西北四十里有小舟廟大舟山縣西北三十五里馬岙山縣西北四十里沙坡山縣西北四十五里按定海縣志誤以章延廩為葦延廩東北界大洋與秀山近又為岱山之渡口有碶墩山臺縣西北四十三里乾道四明圖經長逢山在東北二百八十里昌國縣境圖有敲爻皆與蘭秀山近

大舟小舟山吐颿單奇洞裏擘金柑當年設伏亭延廩指點烟墩父老談

小沙墓

寶慶四明志小砂酒坊大德昌國州志五百小砂即家今皆在此岙又云吉祥寺去州三十里富都鄉之錦沙九峯環列一名九峯山詳吉祥寺籌海圖編即家碶與西碶寨相連小砂居民殷庶有隘軍共守讀史方輿紀要小墩在岑港之東今為表家碶其相近者為馬岙嘉靖中嘗設千戶所

成守三十七年討岑港賊刀守兵由馬岙碇蓝而西是也其相連者山江峰
堠嘉靖四十年官軍敗賊於馬岙沙坟之上即表家碶矣又有即家碶
亦在西北東距寺岙西距沙岙有西碶寨相連中為小沙舟山志九溪去城
北十里許發源於烦河岙底烏楓山石隙析東西二流一由蜊壳橋金同橋
會東舉疊石二山之流亭於王家碶外之新碶而注於海一由虹橋歷壩
橋抵塩場而注於海定海縣志九峯山縣西北三十里五伯岙山縣西北四十里
按九峯山下九溪旋折結成此岙北大塘碶口直接長白山長白落碶頭設
烟墩臺乾道四明圖經長白山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九峯山繞九溪旋五伯即家碶集連長白山臨長白落龍出沒溟渤天

大沙墺

大德昌國州志黃焉溪在州西北五十里南堺水從茶嶺浙江通志誤作李嶺發源流注於海民田賴以灌溉按南堺溪口水入紫薇岙菁海圖編奇墺烽堠即大沙地方賊常於此登泊原有隘已廢二墺二岙當作此岙民大戶約有千數合方忠守方可恃也讀史方輿紀要奇岙在舟山所西北本名大沙嘉靖中禦倭設也定海縣志茶嶺山嶺誤刻頌縣西北四十八里又有文墨山連珠山宋蔣猷廟詳蔣學士廟有洪將軍賈尚書員行者墓皆不知其名有觀山墩西北六十里大坑山墩西北五十里鹿卿跳臺西北四十五里岐岙門外出龜鱉洋

春雷茶嶺晨檜旗壽溢猶談下瀨師黃郵溪流南墠
古墳荒草認離離

岑港墺

寶慶四明志指使兩員一治岑江又云岑江潭在西小岑江上遇禱而

應蜥蜴出焉大德昌國州志岑江巡檢司在州之金三都又岑江港去州西北三十里舊謂之六國港口南北舟舶輻輳於此亦州海之一鎮云又毛家橋在岑江市心籌海圖編嘉靖三十七年王直就擒毛烈等欲為之報仇據岑港分艘出掠侍郎胡公分命將弁一泊港口之南一泊港口之北中路由小河嶺入右路由碇畜入左路由小嶺入直抵里賊都指揮戴沖霄先用火攻殺傷頗多踩尸而戰賊大敗奔舟忽港側砲聲大震賊復擁衆登陸抄後兵船然相去遥遠嘉靖時汪直輩曾自岑江登陸窩據蘆花盖結巢又云岑港去城西北四十五里潮自桃搖西堠二門會竹嶼鍥頭之派而漫漲於西南之大洋謂之橫水讀史方輿紀要岑港在舟山所西北有巡司戍守海口衝要處也嘉靖時屢為倭賊所登劫後雖僑險列柵據守其地碇畜隘在舟山所西五十里去岑港密邇與外港相對倭賊於登犯定海縣志岑港山踩西三十里雙鴨山踩西二十五里有木城舊址又白龍洞在山巔上下兩潭大旱不竭相傳有白龍居焉土人祭禱風聲以知龍之出入有禱輒應按岑港古名岑江屬金塘鄉今為富都十一圖明設碇畜隘於魯礁門置木城以紀破倭功在天妃宮側大德志青盍漲史大奎小沙岑江今皆在此盍漲史今作漲蓋定海為東浙門戶岑港又為定海要衝有烏卯嶺臺碇畜臺

岑江碇畜鼇嶴兔嶴兔六國舟航尾並銜枷指木城談往事白龍拖兩帶腥鹹

紫薇墅

大德昌國州志溪石蘊仲南墀虞家今皆在此墓宇中興聖政記建炎
三年十二月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奏知政事范
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難成此事是也
詔行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金人陷臨安府癸巳上至昌
國縣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上於舟中丁酉上謂輔臣曰昨者
從官同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檝者所論未為通方
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庚子
上發昌國縣宋李正民乘桴錄建炎三年十月九日至昌國縣皮奚篝海
圖編天同呑居民百餘家氣勢頗壯但力不支內有紫皮呑居民千數
若協力出守彼此可以無事內有庶夫善射曾勝倭寇宜令悉力防禦定
海縣志紫薇尖山縣西北十五里一名宋帝山古名紫皮因宋高宗避金人航
海至此遂更名紫薇又紫薇圖說有紫薇街金線龍潭圓峯寺干大
聖廟徐司農墓應奉政墓又有趙王墳夏參軍祈墓按宋昌國建
士大德志有趙時惜嘉定四年趙時恪嘉定七年趙宗侑趙宗侑宝慶二年趙時焰紹定
五年趙若誠景定三年舟山志云趙子誠趙時吉趙若譓趙必暕咸淳元年舟山志多趙與樓一人云淳祐四年文天祥榜乃
趙時彬三木在寶祐四年定海縣志多趙汝延趙必成寶祐四年之訛又以必暕為必縡必縡當以大德昌國州志為正
是趙宋宗室多居昌國究不詳趙王何名也夏姓子孫極繁康熙中
夏時棟字隆繪圖助展復邑令周聖化榜其閭曰翁洲遺獻此呑有
天童臺西山墩
康王曾駐紫皮雲浦水今猶兩派分知牒趙瓚無麦飯

紙錢羅拜夏桑軍

煩河墓

寶慶四明志煩河古城去縣七八里世傳始於此築城建邑以土轉移就鎮墓今城基尚存大德昌國州志大煩河小煩河即此墓足海縣志煩河圖說在馬岙鹽倉之間一帶溪河橫貫於墓內故以煩河名有芝富嶺長青嶺白鶴廟按古書無煩字土人讀如汉音集韻汉楚嫁切音祋水皮流也佳玄俗書刊誤山皮曰公水皮曰汉二音同金陵地名有瓮口韓公曹成王碑行跳汉以是也據此煩字即汉之別體

長青山嶺勢綿芝富引得西流貫煩河欲覓殘博談趙宋古城荒草夕陽多

昌國典詠卷第三終

昌國典詠卷第四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橫水洋

宋祝穆方輿勝覽圖經云明之為州乃海道輻輳之地故南則閩廣東界倭人國北控高麗高舶往來物候豐衍東出定海有虎蹲蛟門天設之險此亦東南之要會也乾道四明圖經宋陳瓘贈蕃文饒往昌國云已見舟楫具即得暇日正論文功業他年事風波豈足云文饒自在昌國以詩見寄次韻二首百川滾滾到來休此是人間第一流鯨鬣為君翻駭浪蜃樓空自滿汀洲海邦澈二知何處風入高帆頃刻過何似一樽湖上酒月明安穩照寒波文饒往昌國因風不可渡云欲衝高浪却沉吟酒近瀛洲懶得斟莫道顛凡無好意為君吹過遠歸心元吳萊甬東山水記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卻墮下碎為零雨或遠如雪山氷岸挾風力作勢聲崩推擁舟蕩之與之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獨恍檣上指

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鬬舟不能咫尺一撞礁石且糜解不能支持某詩山月出

天末水風生寒晚扁舟劃然往萬頃相渺漫星河白搖撼島嶼青屖盤

遠應盡輞嶋接深巳雲夢吞蟁木繫余纜扶桑纓我冠寸心役兩目方試鯨

魚竿又笑揮彼百川流東赴無底壑青天分極邊白浪屹為郭齐嘗或時

來椎髻亦不惡投珠餃人泣淬劒龍子愕海宮駭鰐纏龔舶無豆貝錯盡不呼

巨鵬因風沂寥廓又我行半天下抬到東南隅水落礁石出中飛兩鵜鵜

情知瓌奇產勢與險阻俱在東豈必陋雖聖猶乘桴吭風丹穴鳳尾兩青

卬狐幸隨任公子不愧七尺軀負使泰海歌出得蛟門絕是海虎蹲山下待平潮歇帆

轉戧齊看力不見前船正遇礁緒曽按焦今作礁音某我同定海縣志橫

水洋牛潮可到潮長則北自海卅蕪卅諸大洋而趨於南出旗頭退則南

自温卅台諸大洋而趨於北出西堠桃天海水奔赴衝激震蕩極為險害

舟欲東西而水則橫於其中故曰橫水按由蛟門至舟山必過虎蹲茅洋金塘渡

北洋歷黃由礁牛洋礁經蠏蠏嶼丁字礁入螺頭門

長南退北兩邊潮礁石東西亘海腰大蠏擁螯螺旋甲

龍梭來往織鮫綃

碙頭洋

寶慶四明志建炎四年金人以舟師絕洋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碙頭風

雨大作和卅防禦使梴密院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散之虜乃去又引

舟而南與金人總隔一日亟珂程史元祐自度不習舟楫艤舞艇側窘懼

欲脫遥望大洋隱隱山問此何所曰陽山即今元祐慨然曰昔唐年境至於

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返棹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憲聖吳后待高宗

航海金騎猝至欲挈御舟后發一矢應弦而倒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建炎四年正月翔車加馬發昌國縣金人陷昌國縣縱火劫掠至沈家門而回謂金人至沈家門與

自明世乘小鐵船泛海隨潮無風至昌國縣金人知續至與已入海道乃

與至碙頭不同乘與繞隔一日寶慶志亦云與金人隔一日俱無擊御舟之說李心

傳繫年要録建炎三年十二月癸巳上至昌國縣庚子上發昌國縣四年丙寅御
舟移次温州之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絶洋侵昌
國縣欲襲御舟至碕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楗睿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
舶擊散之敵乃去上聞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與金人總隔一日趙甡之遺史
云金人聚小鐵頭船泛海隨潮過昌國縣至沈家門而回不知沈家門即
碕頭名也以上李心傳語宋濂朝京稿景祐廟碑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
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聞阻懼而遁是夕提領舟師領海舟張
公裕夢神人虎韝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公
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為景祐繕葺按李心傳末深考海道沈
家門在昌國之北碕頭在昌國之南判然兩地由衢頭南出火焼門過
竹葉山即碕頭一作旗頭一作横山近鎮海梅山

海舟奮擊張公裕更助碕頭風雨威他如岳家軍不啻

山定奏凱歌歸

戰洋

寶慶四明志鼓吹峯在翁浦中其山之陰曰戰洋曰馬墓其對即偃王
祠也世傳孫恩之寇亦在此按恩自其叔泰以章誅即寇海島史雖不
指島名以地考之隆安四年夏四月攻浹口入餘姚五年二月丙子又自浹口攻句章
及滬瀆海鹽之敗自浹口復寇於海浹口蓋今定海昌國之間虎蹲蛟門之
側也跡其出沒皆由於是則其巢穴容有在此者矣今之遺址為偃王

恩未可知也定海縣志在縣東三十五里吳樹臯按寶慶志二說並存蓋以
偃王不以戰名故說孫恩加詳

五丰王即不控弦向章溪口漲烽烟若非鏡裏龍盤客鯉
宮誰能殪仙水

蓮花洋

盛熙明補陀傳元至元十三年伯顏部將哈喇歹來謁洞下香無所見乃張弓引
矢射洞而回登海舟蓮花滿洋逐驚異悔謝明周應賓普陀山志倭人入貢見
觀靈異敬載還國滿海生鐵蓮花舟不能行倭懼而還之按大德昌國州志日
瑞相敬返故國舟抵新螺礁不為動諤禱之曰使我國衆生無緣見佛當從所向
建立精藍有頃舟行竟泊於潮音洞下有居民張氏目睹斯異舍所居獻峯
山草庵奉之俗呼為朱謹普陀山志倭本國慧諤自臺山得
不肯去觀音院
云宋中官王貴等詣山禮佛心未敬信辭歸滿海阻鐵蓮花貴望山叩謝有白牛浮
至盡食花舟始移白牛還立水次乃一白石如牛元盛熙明補陀傳元豐中謁者王舜封
觀金色晃耀現滿月相琼瓔絳然出自黑洞亀使三韓過風濤大亀負舟惶怖致涛急
沒舟行泊還以奏上聞始錫寺額曰觀音寶陀明錢希言獪園高皇帝命信國
公往補陀山有意燬滅其寺忽海中有鐵蓮花擁出水面燦然作鍊金色光燭上
下魚龍交沸信國舟不及而返奏聞帝異之即命官脩葺殿宇敕命到日洪波
見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噬鐵蓮花葉其聲如雷舟始獲濟至今落伽山五里有蓮
花洋名牛港郡國利病書分水礁蓮花洋中定海縣志蓮花洋縣東往洛伽山必
經此按東出沈家門塘頭嘴過此洋歷金鉢盂山泊短姑道頭登普陀

火種金蓮海鐵蓮須知非佛亦非仙此心不作風波處安穩
乘槎到日邊

丁家礁

大德昌國州志丁家礁縣舟山解纜一帆可到左大茆港右螺頭洋亂石山斬然起

乎中間潮溢則礁沒而不露舟人幷戒或與石遇則維楫俱亡今王與善為之
攻竪植表以示來者屹然中流之砥柱定海縣志丁憂婦礁昌國今王與善豎石
表為標記後把里人朱文仁捐資復之棄後又廢左營遊擊葉紀善仍俸脩
豎

潮來風逆猛相爭萬弩齊排萬馬聲左轉右旋忙力飽中流一
柱看分明

香火礁

大德昌國州志香火礁在馬秦大洋中每歲三月間大魚揚鬐鼓鬣從大洋
來會於礁之下定海縣志一名分水礁與馬秦山相近

萬鱷千鯨擁急湍掀天倒海勢漫漫風流誰是任公子笑引
犇牛下釣竿

銅礁

大德昌國州志在朐山今衢山礁之石如銅水紺碧色今名銅錢山按今石浦別有銅錢礁

黃頭郎笑蜀山傾海口誰汙何堵名莫訝決波流不盡望洋爭
羨孔方兄

瀝港

寶慶四明志金塘鄉洌港村又指使兩員一治洌港一治岑港大德昌國州志
洌港村在南開慶四明續志吳潛海道事宜招寶山至洌港一舖一名獵港東
北一潮可到傍近有七里嶼鐵杵山俱是小山每有風潮衝擊而土不可置立
烽燧若天氣清明烟旗火號僅可相應或遇海氣溟濛霧露遮蔽風雨
晦暝皆難應號洌港山至定嶼山一舖等海圖編嘉靖三十五年辛亥郎大
郎船艦金塘之麓指掌示無兵器而呼一董一董者一家之義乃俚語也盧

鐘曰汝既為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定五即同舟餘
派哨船八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宴至深夜鐘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漢燈上桅
俄而哨船蝟聚鐘問之曰如何相對曰是了五即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夷同
宿鐘曰諾令左右送之六梯而下至蓬戶外竊惟海而已五即悟欲赴水死左
右不許曰臥榻在地平上豈即度不能免浩歎就臥相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
賊徒俱已芟盡即前夜起渡時也讀史方輿紀要烈港縣西北五十里東出
海迎金塘山嘉靖三十一年賊汪直引倭入定海關官軍擊却之遂移泊于此把
形曲折進剿為難督臣王忬分遣二哨一由烈表門進當其前一由西堠門進
防其逸別遣將俞大猷迎營木岙與賊僅隔一山出奇攻之賊敗走復泊
馬蹟潭久之始逸去木岙在烈港之東定海縣志港縣北八十里嘉
靖三十五年都督盧鏜擒斬倭酋辛五即等於此勒石更名平倭港

又歷表閘東北海中金塘歷港之間

雙燈紅引智機深一董呼(醫)自就擒歷表閘高看勒石
莫將功業讓梅林

鑿嶼港

寶慶四明志嵊山石珠山在東南舟山志去城東南百里南洋之表為倭夷
貢路必由之路嘉靖閒總制軍務朱公紈命俞倭都指揮盧鏜率兵堵
塞之時朱公贈鏜詩曰梅港雙龍伏桃洋一谷開彩旌塵日月金鼓駕
風雷揮毫烟氣落醞酒浪頭迴送子圖南志雲中起將臺唐順之自
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日霽波面如鏡舟人以為海上
罕遇是日行六百五十里餘里詩島夷頻不靜玉節遠何之誓清萬里
勉敢憚一身危閩卒精風候吳兒慣水嬉黃頭分百隊白羽颺千旗

擊鼓靈鼉應揮戈海若隨龍驚冬不蟄鮫畏晝停絲昨夜波濤怒
中宵雲霧披天澄鏡光發風撤穀紋漪鄒衍瀛洲教莊生秋水詞乾坤
元莽濶人世自牽羈已傍漁山泊還尋馬跡期日昇看昏轉途變識鐵
移雙嶼崖門險半洋礁石奇從來惟賊路今日有王師待獻經營迹三山
勒一碑

梅澗桃洋一路開指揮上將馭風雷南天全仗雙龍鎖
不遣長鯨拔浪來

菖蒲潭

大德昌國州志菖蒲潭在州西冬澗之別嶼其潭深不可涯泜有菖蒲生其
中歲旱則禱之又墾潭在州西三十里遇旱則禱之有蜥蜴出焉即國利病
書云澗有龍洞其神甚靈異其出入地方可得而知竹葉向內則龍在內
竹葉在外則龍在外海向有一人失足入洞中云洞直通謝礁門洞內俱乾復得
出萬歷二十六年有旋姓者因天旱祈禱無雨施願捨身為一方請雨隨至龍洞
口投下繩而屍即浮起頃刻大雨如注

竹葉披風內外翻從龍雲氣不糢糊為霖即是長生訣
願採仙人九節蒲

九節鱣潭

大德昌國州志九節鱣潭在州東五里畦塍間一古井耳有人于其中得一鱣歸
而鬻之析為九將投諸釜怪風倏起視其鱣無有也他日復汲於井則鱣洋洋而出
九節顯迹鄉人神之以為龍遇旱必禱焉

澍靈一例博封侯笑煞大爾屠龍技未優仙枝擲來成九節
依然化去葛陂遊

鄭山龍潭

大德昌國州志鄭山龍潭在州東大前村有山危峭不可躋攀山之巔舊有石埧一村民因采樵浣衣其間視之則紺碧狀及其歸若有憑依譫言觸龍之怒故致遇旱祷之有金絲蜥蜴者出投今在大展呑

脫將塵垢浣清漪 幻成蜥蜴漾金絲

洩潭

乾道四明圖經洩潭在縣東北三十六里萬寿院內境其潭在山腰石上深淺莫測凡遇旱潤祈請輒應寶慶四明志宣和中旱簿尉劉佖投以詩曰未躍天衢卧敦寒碧潭流溢海山腰埋藏頭角雖多日鼓動風雷在一朝既若有心成變化豈能無意澤枯蒼神蹤許為蒼生起願擎香車上九霄詩沉而雨特人異焉大德昌國州志薛主簿寘詩秋高水壯雪飛濤巖木招風怒竅號不是虹低澗飲白龍拖雨下山腰薛寘字持志號耕畬小以文鳴及長以聖人執撾賦預鄉薦登慶元五年第調衡陽薄時史公彌堅帥湖南黑風湖勉相挺而起公被檄往撫諭將至洞夜有及其姓名者其酋忽言曰非四明作聖人執撾賦薛寘即乃投戈而退按潭在皋洩壘

潭底龍眠穩挽抱珠 一詩驚起潤焦枯但存霖雨蒼生願

自有風雷腕下驅

岱山龍潭

大德昌國州志岱山龍潭依山之麓其潭有三相去數步潤不尋丈深不盈尺祷旱投以尺書則有物若蠏擘捧而入閒有狀如鰻者躍而出或誠不能感則既沉之書復浮於水

尺書大蠏擘捧獲 整兩躍靈鰻草木膏 一紙浮沉誰祈看

欲尋龜殼問盧敖

桃花龍潭

定海縣志桃花龍潭在桃花山之腰洞口瀑布冬夏不竭歉雨先布雲霧布旱山頂相傳明時四明旱大高民人走巫航海巫先行過一洞信步直入見老龍與一小女理髮繫紅繩以為飾龍曰汝從何來巫指以告龍叱之速回遲則禍將至巫懼急出而洞已沒矣惟見偕來者望潭拜祷有一紅頸小蚓浮於水面再拜而請之舟回將及岸風雨驟至歲大有民感之請於官建宮立碑以祀

年年采翰懸春蚓
欲學龍跳總未能
翰興桃花潭上
如未絕一繫即飛騰

天童浦

寶慶四明志建炎三年二月吕頤浩奏車駕乘海舟以避虜騎十午定議航海己丑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企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吕頤浩之親兵跳端衆最盛於是扈從泛海者肇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其秦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斬夕審衛於舟中者御營都統辛企宗兄弟而已癸巳十二月十九日御舟次昌國縣戊戌詔金人陷越州已亥詔晉乃議移舟温台以避之庚子二十旨御舟發昌國縣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建炎四年正月朔車駕駐昌國縣按所載日月稍異陳與義傷春詩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拯上都闘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即指駐昌國胡仲儒箋註簡齋詩集未能詳也熊克中興小紀敵衆以船攻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時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敗之敵退退筹海圖編天童寺內有鹿夫善射曾禦倭讀

史方輿紀要天同墨在舟山之岑港司東南其相近有紫茂奧嘉靖三十
七年胡宗憲遣奇兵朱次擒岑港賊渠定海縣志天童浦採西四十里
有天童山基按天童一名蒲沙明嘉靖間胡宗憲遣騎曲天童逕
擒賊渠
艤舟策定呂忠穆鹿蹕功歸享企宗安穩穴飛廻海
上失山合拜蒙薇封

查浦

寶慶四明志查浦在東夏侯曾先地志云吳伐越次查浦深入至此宜
勾踐不能忘也定海縣志北外洋在浦名子岱山圖高亭墨外有狹港浦
門按此查浦今謂之乍浦門在岱山之東故寶慶志云在東若平湖之乍
浦則在西矣宋時此查浦屬昌國後乍浦屬海鹽名相近而地不同也

黃牛礁

明海鹽彭長瞿(宜)瞿齋詩稿普陀歸舟過橫水洋風順波恬頃刻見黃牛
礁喜而紀之詩云首春泛海舟夜渡迷所向志心禮名山兼天任波浪俄
泰彼岸回破除一切障舟師促歸帆橫水仍瀠漾雲霧掃碧石立螭鬣裹
洗妙相蛟龍戰鱗鬐元黿鼉鼓溟漲霽日何融融東風潮始上推篷正
穩流水天渺一望瞥見黃牛礁波紋戲萬狀回思去時路目眩神猶蕩人生
苦海中業風高千丈安得大智慧慈航發遐暢潮音天際落刹那離海藏揮
手謝陽侯嚴勤感靈貺結曾按彭長宜云中伯宗頴十六年進士除上
海知縣明亡棄官隱山中遇兵變豆山下傷腥聖絕後藉悲憤抉吭而死上

海海鹽皆為之立祠黃牛礁定海縣志形勝作黃由礁鎮定西邑水程
往來適中之處
青牛吞鐵白牛浮禮拜名山穩放流破浪乘風成底事
不如歸去蹉黃牛

昌國典詠卷第四終

昌國典詠卷第五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螺頭門

大德昌國州志螺頭山去州半潮有島突起海心其狀奉然知螺又云螺頭巡檢
司在州之西隅七里等海圖編舟山螺峯巡司雖有官署之設而趨檢弓兵俱
散處民居螺頭峯與螺峯烽堠離城五里賊易登犯須遷民入城則
可又鹿頭烽堠近海民少勢孤常被賊登犯須遷入而後可讀史方
輿紀要螺峯寨在舟山所城西南十五里有巡司定海縣志螺頭門
堠西南二十里出此即橫水洋按舟人云螺頭有內外二山
外螺頭接裏螺頭小島圓青海面浮水陸關鍵嚴結寨
西郊編戶亟綢繆
竹山門

大德昌國州志竹嶼山與舟山对境兩山夾時上有叢竹附潮而上者由
此謂之竹嶼門定海縣志縣西五里自縣治出此始至蝶頭門按衛頭至竹山
門五里道光辛丑三月建築土城設久安長治二門八月七日舟山復陷定海總
兵捉督衛葛公雲帆壽春鎮總兵王公錫朋處州鎮總兵郭公國鴻死之
自土日噪夷駕船欲駛進竹山門被砲轟擊桅斷窳去復攖五奎山支搭
帳房亦被砲燬復欲駛入吉祥門攻東港浦俱被擊退會天連雨轉戰泥淖
中士氣益振夷船不能擺岸至七日遂由陸路打岙峯山鎮壘與擁直突三鎮激厲
將士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夷復增兵進夾攻我軍寡不敵衆兼以鎗砲紅透
不能裝打三鎮相繼同殁於陣恭揆拒戰已六晝夜可謂使士用命捐軀死
報國者矣緒曾至舟山父老指其地曰此廿畝塾乃葛鎮殉難處也此竹山門
乃郑鎮與副將托安泰殉難處也此岙峯嶺乃王鎮殉難處也議立祠宵
像合祀之

記曾海水漲紅烟○慘淡陰雲雨血天○六晝夜○軍如戰○鬬旌○
旗猶繞土城○邊○

十六門

舟山志島山之外曰淺水坑東江山青雷頭山石衙門山東南海中數峯
突起潮汐經流其中旁為十六門亦名為十六門山讀史方輿紀
要昌國城東七里有青雷頭山高三里與城西五里晚峯山对峙青雷
頭東南海中又有石衙門山數峯峻起潮汐環流亦名十六門山定海縣
志石弄山離東南約二十里山石玲瓏雲影穿漏潮汐經流其中動盪不已
旁為十六門又呼為石衙山按此石弄山與寶慶四明志所云石弄山在東北
開慶續志所云石衙山至壁下山一舖大德昌國州志所云石衙山在海之東

北不容犁混為一山以此在東南彼在東北也船自南洋來者自蝦岐山
大德志蝦崎定海縣志作蝦岐入十六門对青雷頭山一名畢家灣
君峯攢簇浪花堆八卦排衙八陣開船向蝦崎山下轉揚
帆一瞬到青雷

灌門

大德昌國州志灌門去州西潮汐立中流有一砥柱望之如人拱手而立水
滙於此旋涌若沸舟行必浮以物殺其勢而後過焉風雨將作有聲
如雷震驚百里歲旱有所祷則持鐵釜篆以投之水輒騰起雨隨應
或者為蛟龍之窟宅云定海縣志灌門縣東北又灌門龍潭縣北四十五
里按灌門大德志屬金塘鄉今屬富都八圖于礪皇
兩隨鐵篆沸驚濤(焱風)捲雷轟撼斗杓驤首天吳慈地裂

手扶鰲柱倚岩巢

螯礁門

籌海圖編胡宗憲築普陀之賊興岑港之賊相距不遠陸路必由螯礁門乃檄諸將設伏以待已而賊果二處奔沈家門又云砲臺
隘與外港相对詳岑港定海縣志螯礁門縣東北礁石珍瑰海潮相觸其聲洪
洪然故名按螯礁門在縣西北云東北誤也

鼉擊鯨鏖雪浪衝廣張金奏宴蛟龍舞藕文筆雄如海但▽

校桑經名鐘

沈家門

大德昌國州志沈家墅即其地筹海圖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賊舟泛
至沈家門副使王詡總兵俞大猷令把總誘降並十三人悉斬之又云陳

此處漏二字

錢馬蹟羊山大衢乃沈家門之外藩也沈家門水寨乃信國公所設以西山
太遠難於聲援不若沈家門與定海哨報易及策應沈家門寨原係
水操之地有軍防守近皆取回番船去來皆泊於此內有趙墓南畏盡
花墓大展墓去寨三五里向者居民築墻大嶺阻截總路近賊從由水
路或間道而入景被刼掠更須慎守庶克有濟明曹時中臨沈家門水
寨詩才微身老一書生水寨春深坐閱兵山到極邊看有色潮回大海
家門切近烏沙門去普陀不遠一望海洋浩淼無際島夷相連嘉靖乙
卯夏倭船百餘隻突犯普陀而入據之遂至東港昇泮及徽兵七者
貴金錢四千萬幸而撲滅皆由平日無備致此禍患實南北兩洋扼要
之區為舟山最衝險之地宜設重兵以守之今參將標下官兵分派三
汛一時有驚策應不前深為可虞按地之極衝者沈家門誠重矣而
漸出塘頭亦正不輕皆昔係倭奴流突之處今屬盜賊窺伺之區次
衝者岑江碇蓋三處邊淺易登入犯為易一讀史方輿紀要沈家門寨
在舟山東八十里原係水操之地畫船去來皆泊於此內有趙墓南墓盡花
墓大展墓去寨不過三五里以大嶺口為阻截要路連嘉靖中倭賊多
由水路或間道而入官軍擊却之一輿程紀由沈家門經蓮花洋石牛港
鉢盂山共七十里至補陀山海防書分哨于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
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嵜頭洋考
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青龍洋乱礁洋抵錢倉而止凡
盡山積固大佛頭花腦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

北而南歷長白馬墓烏盤洋小奉洋兩頭洞東西靈抵洋山而止凡大
小衢灘澦山丁與馬跡東庫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
望而盡定海縣志沈家門縣東過此即蓮花洋明季倫侯此處為
第一險要又聖母宮在沈家門舊祀戚公繼光李公應詔張公可大劉
公草堂於後廊今改天妃宮舟人云沈家門对日本長崎对馬島西
風七晝夜即至其國元藤天爵滋溪文稿長葛縣君張氏墓誌銘朝廷
以日本梗化不庭出師征之由慶元泛舟入海凡七晝夜抵達可島其國七
十里潮汐盪洞不常舟并能進乃縛纜為寨旋鐵靈山下一改元史大
德三年三月癸巳命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詔使日本詔曰向者
世祖皇帝嘗遣補陀僧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
咸以中途有阻而還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
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通行素高可令往
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蓋欲成先帝遺意至于敷和息民之
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浙江平章伊秃特爾勸帝用兵日本帝
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齎詔往使而日本竟不至明
彭長宜泊沈家門山詩嶼門深峭海波平戍檻頻傳夜柝聲欹
枕離愁眠未穩起看殘月趁潮生按塘頭嘴有半箭堂

信國威名靖海疆刀諸將肅祠堂西條金澤多
文庫○庭有奇書達貢航○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
經尾張國校細井德明刊群書凡例稱其國足利學學有宋版五
陽文忠公云徐福行時書未焚恐仍有古快為佚在叢書所不載者

黑棋子灣

大德昌國州志黑棋子灣在烏石塘之左其形圓巧紺滑欲得之者必

祷於神撒黑豆易之

黑棋灣对白棋灣點漆圓成石子班小吏衙花來白事黑雲噗過爛柯山爾雅翼古今注墨魚為海若白事小吏節全祖望云閩人呼墨魚為花枝

白棋子灣

大德昌國州志白棋子灣與黑棋子相对望螺蚌之甲隨潮上下淘洗成質瑩潔光潤欲得之者撒白米易之按寶慶四明志棋子灣在侯涛半山之間有小沙灘其下通海生石棋子人欲取之先以白米或黑豆撒其中翌日得棋子各隨其色又大德昌國州志下塘在州東蘆花村突起一塘一百丈其中皆小黑白石子則知黑白石子非處一也

螺甲隨潮白暈生不須磨琢色晶瑩麻姑玉粒輕拋擲要賭珠宮角一杯

聖母池

大德昌國州志聖母池在道隆觀聖母殿之前方僅尋丈舊創山嶽祠邑有急足洪姓者詣究州東嶽山取杯水歸鑿斯池以瀦之人有祷者携紙錢一束投其中神或顧歆則倏然而隆若有物乎之者不然則泛泛於上或者視此以為禍福之驗又云遊潭在州北五里僅一堂拗水汲之不竭遇旱則祭之又云聖池在黃公墓之南舊傳此地叙落来成時有二尼築庵於古木下修淨屠業不知何許人後徙居者衆二尼遁去遺址尚在中有池瀦水清洌可食至今以聖池名云寅按遊潭今名湯鍋潭天旱城民競往汲取僅容木杓隨汲隨滿亦一奇也

珀石霞宮裏儼垂旒引得霊泉勝卜処大海細流都

不擇莫輕杯水泛堂坳

嘉竹

大德昌國州志去州西潮在黃公墅之北其水多竹取古人食竹之義因以名

依舊種公孫竹緣砌新鋪道士裙慈菇興渠亭時滌杲竹人去杲香竹 大德昌國州志物產有公孫竹道士裙梵綱經大蒜落葱慈菇蔥興渠為五辛

貢士莊

大德昌國州志舊治於往朱咸淳年間令毗濂任內以邑民張氏爭訴立嗣縁以其家產業五分之一申於府台於部照應隸學置莊專為貢選士人計偕之費歸附後至元十七年升州在縁以本莊田糧歸學後縁荐而學亦廢有收係入官逮至元甲午欽奉聖旨節該贍學地土屋業及貢士莊諸人毋得侵奪欽奉如此雖屢告於有司迄今未歸諸學

筆硯池

大德昌國州志廣池在州治前周數十丈方廣如一元陽不枯舊傳廣潛其中一名筆硯池定海縁志今皆為圃緒曾按今硯池乃新鑿在衙山下

芙蓉洲

拈得龍鬚詠十洲暫供遊戲海雲秋風儘豈是池中物下視人間即墨侯

寶慶四明志學校 郡齋人事公張懿文初建學於縁東一百步中為大

成殿元豐八年令張節記於石元祐七年簿尉顧復經又徙而東西
四十里步宗寧中廢士附籍於隣邑政和六年令張如晦重建主簿詹

熙閒王令阮遷於芙蓉洲西揔秀涵清氣勢閎偉俊人魁士舍章挺生
緒曾按王阮字南卿九江人學於朱子著義豐集有昌國偶成詩諸
皆山可夜馳海中昌國力難施風潮阻渡連天地期會申嚴限日時頼以此月
從章兔忍將人命逼諸危蛟鬥山下須臾死肉食諸公知不知
留別昌國五首 妾意絃歌學子游迨今三異比中年丁寧今夜東風雨
添起潮頭急去休全家雖脫海波危舊治無人咏十奇
孤奉明恩顏似甲却嗔兔女笑嘻嘻三山淡月白銀闕九老春閒紫石宮
此去能爭幾多地恨無仙骨到其中當時底事乞身歸萬物何曾與我違
最是臨岐更腸斷海鷗猶自掠船飛扶桑曾見日騰空老
去歸田不復東一覽短簷他日夢起來惆悵曉日窗紅 昌國秩滿次陳
糾祖行韻 昔之眢郵逐彭澤今之眢郵眷昌國不令自賦歸去來更以新詩
壯行色開緘墨濕雨濛濛細讀字字含清風慶埃三載足皆塞
一聽妙語還惺忪持歸柴桑有茅舍揖之其閒 明月瓊遠清堂記距昌國
作佳話非惟可託陶淵明亦愧當年眢郵者

異名也當三伏時紅披翠蓋雖鏡湖三百里亦無以過定海縣志芙蓉洲宋
學宮地明時猶植芙蓉隱士脫翔有詩今建營署按宋明植荷而脫翔
詩乃詠木芙蓉所謂拒霜花者 詩云海上年年發舊叢數枝瀟洒西風黃花
兩裏香腮冷笑夕陽中品題非有分陪幽操綠水無情映淺紅清淚暗拋秋
是無人愛自恨開時景不同 舟山志脫翔字漢羽號愛梅遷鄞有高曠家
植桃柳梅芙蓉乞翔詩翔和其芙蓉詩遍郡目為脫芙蓉則非詠昌
國芙蓉洲明甚定海縣志蓋不知爾雅荷芙蕖之訓致有此誤也又陸宇
燝芙蓉洲感舊詩云不見霜花發故叢又云碧鳥新來失樹紅皆與
蓮不合

鳴聲善教憶南卿○頹沼紅芙翠蓋擎○何事擎荷吟木○末○
秋風秋雨不○○○勝情

平水閘

舟山志洪常平水閘記 唐開元二十六年始置翁山縣後廢于大歷六年表罷之變五代時地為鄞屬宋熙寧六年因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三鄉除海乃置尉以主簿勉事越三年創縣名昌國至元五年陞為州洪武初改昌國縣守禦千戶所十三年擴大其城十九年改設昌國衛二十年信國湯和起遷繞海居民內境四里仍屬於鄞二十五年伯改隸於定海永樂十六年都指揮谷祥重加繕理正統八年戶部侍郎焦公宏整邊務以其城廣兵少不足於守禦倫逵裁其東北隅而小之即今之城也城內舊有河浦通海潮城南置水門以疏利其壅滯凡遇春潦秋漲不能不為之患時必興工濬道庶其少弭事屢勞而訖無成功成化五年欽差總督倭務都指揮使張公勇按部至此視之嘆曰斯城河及溝浦皆隨潮枯溢苟不有以處之則軍士庶民非惟利有弗獲而久則怒反蒙其害非小也于是相度厥宜鳩工庀役累石固基伐木塹岸創閘一座名之曰平水內以疏河流之泛溢外以禦海潮之怒奔不踰月而告成謹枯溢啟閉之節獲灌溉園圃之益豈惟息其勞沾其利雖淫雨漫潮之當至可以免壅滯衝激之患矣定海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謂公是役其費也微而其利也廣盍紀其績以示將來相率謁余文用勒於石余惟天下之事固不一要莫大于利人能利於人則雖有勞咸樂從事知文王之經營靈臺而庶民子來白公之穿渠引涇而民享其利皆政績之美而足以垂之于後況此舉也所勞甚約而惠之所及者甚博乎公總督沿海兵政凡利之所在以使人得以沾之蘇於一閘之置亦必深思遠計盡其心而不忽自非識見超異處事周詳悾悾以體國愛民為念昌克致此可書也余書也余故述其建置城守沿革而備書以為紀俾後人有所考焉 陶積重建平水閘新碶記 翁城去海里許外內濠河皆通潮汐南穴城為水門以疏導之濠堤缺開兩連日則潦水浸淫其內潮汐至則波流衝激其外且時當水涸濠隨潮枯溢成化間總督張公勇患之乃為石堤而閘于濠之南口啟閉以時內外無患日平水歲久利漸湮昔總督刘公翱把總顧公玘重以亦閘值離方不宜見剋于次議別築砲其右咸弗果行近大尹宋公繼祖睹厥風水地宜亦剏啟舊閘引東北山水上流注諸濠而西為新閘允符前議且于地方形勝民田灌溉兩利仍憲事弗易集則僉軍民善事者六人治之量括占田家以助工食仍許田堤外隙塗償衆勞費經畫將行去任弗就嘉靖壬戌都督儘公鐘究心邊務謂斯舉切要於地移文有司請遂行之命前六人共倫銀若干給在官羨餘銀若干量收占田人銀若干仍令量移旧閘石為新閘之需引東北水注之濠而以時蓄洩橋其旧址填其外浦之南口由是塹水常盈獲無嚴形勢利一也水抱城域無碍離方增其形勝利二也淺治內溝俾無盈縮之患利三也蓄沒深未亟濬占田者利四也修治海塘可田二百餘畝公私獲益利五也具此五美成前諸志民不勞而平舉公之惠利四方于茲為大矣且公先心邊務不特此耳內外樹柵嚴城守也增置敵臺便武用也受降有亭紀殊功也文筆有峯萃明秀也書院昭建崇儒教也是雖功未盡竣引身南旋尚冀嗣葺此地者武夷綰休俾武功文治漸被無涯吾鄉亦何幸哉余聞先賢張津知明州而閘湖潴水王文正築海堤以衛田蕭振奏要土豪以修陂堤塘迄今民享其利而功光史策今三公殫心邊務若此前人豈得以專美之哉盧公諱鏜別號北山浙之括蒼人分董其役者則衛使李興縣尉張卞 僉請其事遂鐫諸貞珉以示將來

張可大平水

開碑銘文見張壯節公祠下

南濠舊圖景疏梔漲西硬新開引稻塍潮信淺深量玉尺地高形高下測金繩

塗田

大德昌國州志塗田乃海濱塗泥之地有力之家累土石為堤以捍潮水月日深久塗泥遂乾始得為田或遇風潮暴作土石有一罅之決鹹水衝入則田復塗矣往宋元管二百七十六頃八十三畝二角六十九步歸附後至元十八年方計畝起租每畝科徵米二升為倫于產米以鈔折每升准中統鈔六分半則是每畝正科一俵三分此朝廷寬大之恩至元貞二年例行括勘應干隱瞞田土即委州判提調自是出首叢然是歲秋省委官到府增塗田租稅州縣官皆承意即札州判赴府講究州判謂吾州周遭皆海每歲秋潮捍海之堤必有決者不惟無米可收抑且無田可種實非其他州縣止一方一隅濱海之比若照例增租在官之入至微斯民之害無窮甚非朝廷愛養基本之意具狀請於省委官請於郡時路達嚕噶齊月列亦有志於民力主是議遂得不增象山亦援此例額亦仍舊其餘州縣增多矣今有叢考至大德元年遂管田四百六十一頃九十九畝三分視往宋已倍其數續奉上司指揮科徵正米而田又畧增大德三年至管田四百九十六頃四十六畝八分實徵米九百九十六石九斗三合四勺四秒由是無寸田尺土之遺矣州判講究塗田租米狀昌國州判官馮福京照驗八月十日承奉總府指揮為塗田租額勾請當職赴府以定擬事奉此于今月十七日到府與各州縣官講究得海塗田畝各州縣地勢高低不等元科租額不同切照昌國在環海中概管四鄉一十九都除富都一鄉與本州連陸外

其餘三鄉都分俱各散在海中洋不比其他州縣止是一邊靠海所有塗田周圍皆鹹潮浸灌民自備本築堤隄岸崩漏田復為塗其近隄岸田畝與鹹水為鄰止可種稗其去隄岸稍遠與山腳相接方可種稻若遇久旱則鹹氣蒸欝禾盡枯槁設或久雨則山水泛溢禾盡淤沒惟雨水調勻方可得熟然後及其他州縣下等所收之數又兼本州別無淡水河港其山水注下去處皆與潮通鹹水易以入衝以此並無肥田近據民戶畢信等告去宋時每畝納穀會十八界五百文歸附後起徵者米八合七秒有零折中統鈔一錢二分以中熟田每畝科徵折省米二升似為相應矣觀此申述則州民之貧困亦可想見豈忍重賦之哉明鄭真滎陽外史集逐初老人王厚孫傳署郡直學塗田在昌國為豪民侵奪力陳其事皆得復又云袁文清所撰四明志或有說於僉憲沙木斯昂將毀其板老人白之王太守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太守持書以進僉憲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屬老人成續志若干卷

氣蒸鹹水敗田禾無定風潮作鹵多獨狀民艱陳
月列忍書上考博催科

曉峯鹽場

乾道四明圖經曉峯場在縣西十二里柳永字耆卿以字行本朝仁廟時為屯田郎官嘗監曉峯鹽場有長短句名留客住刻於石在廨舍中後尼兵火毀棄亦存今詞集中備載之寶慶四明志東江鹽場縣東八里有子場曰曉峯在縣西十一里屯田郎官柳永耆卿嘗為監場有長短句題壁因兵火失之樂章集留客住偶登眺凭小樓艷陽時節乍晴天氣是處閑花芳草遥山萬疊雲散漲

海千里潮平波洁渺烟村院落是谁家绿树数声鸣鸟旅情情遠信沉沉
離魂杳杳对景傷懷度日無言誰表悃悵舊歡何處後約难憑看春又
老盈盈淚眼望心鄉
隐隐斷霞殘照　大德昌國州志柳永字耆卿嘗為曉峯塩場官其鬻
海歌云鬻海之民何所營婦無蠶織夫無耕衣食之源太寒落牢
盆鬻就汝輸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島嶼風干日暴塩
味聚始灌潮波塲成滷滷濃塩淡未得閒采樵深入無窮山豹踪虎
跡不敢避朝陽出去夕陽還船載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熱晨燒
暮爍堆積高才得波涛變成雪自從潴滷至飛霜無非假貸充餱
糧秤入官中得微值一緡往往十緡償周而復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
租逼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鬻鬻海子民何苦辛安得如
富子不貧本朝一物不失所願廣皇仁到海濱甲兵淨洗征輸輟風君民
餘財罷塩鐵太平相業爾惟塩化作夏高周時節按耆卿詞為大家
其詩不多見然如此篇洞悉民瘼實仁人之言定海縣志失載此詩當補入
也大德昌國州志本塩舊皆鐵盤取土於六七尺兩汎之間八月始起煮亘戶
雖有上年之逸若兩汎時分陰雨稍作則歲計遂誤大德元年管勾黃天
祐始以上命巧出方畧改鉄盤之制用筏盤隨時起土一如他所春即起
煮亘民逐得時用其力預期補葺無幾歲終積久敲撲之慮實多
便之人多稱黃天祐之有才亦典史劉可敬顧園牆厚處置規畫之
力云

積雪飛霜韻事添○燒風殘月畫圖兼○耆卿才調○○閨民○
隱○莫○認○紅○腔○○昔○○塩

仙山鹽場

葉適水心集卽叔夀墓誌銘自名司顚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困

人廢興其職任雖卑近而俾門弊穴更為深遠而難治徽胥豪客之所嗾攫官人徒縮氣肯首及得善謀畜而自為未嘗無福也君之於持正為余言君監岱山塩場時事曰塩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綠州將有土木之需或傭借夫力上司拋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爭取提塩及州綠吏每年帳例緡錢千餘他所須求尚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于官謂之請本煎實剋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戶借欠錢至六千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最進官者再焉君又禱提塩除紹興年借欠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答訊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廒庾飾公廨內外堅好矣

陰白于州為從上逼絶者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

岱山在明州昌國綠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爭訟息聚歡服不干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頭故為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用塩本錢有司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塩之餘蓋本錢也君無以解笑當是法曰法奈何惟處置耳太守桓諒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為可愧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為人計也所以待有罪而已世不獨貪賄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吏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為者多矣況如君者亦幸而免爾而猶勇為之夫合碎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和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塩場為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溫州平陽人

五分頭子困斯民猥局誰知大有人能使水心傳一事亭民歡喜著衣新

宮井

勝朝殉節諸臣録錦衣衛指揮王相朝舟山破護魯王妃嬪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謚烈愍董戶部守諭續九歌宮井篇井篇序云舟山既破魯王元妃陳氏宮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投井真足有光史冊矣内監劉朝錦衣衛王相舁巨石填井以滅其迹乃自刎於井旁其辭曰吾欲挽天孫百尺之白練兮為蓮拭此胭脂痕褌衣禰躍入地兮飲痛於九原今已矣兮蒼蝿無聲安得日御兮朝至尊君朝賦壺餐兮菹多而賦烏哉歲六稔其荼苦兮采葛采葛含青寃今已矣兮梧花雨滴落且繁銀牀夜半依離魂君為國恤兮遵海而遁菹獨何心兮戀此故宮羨景陽之辱井兮二八飛香繞凿寒痛舁石以滅迹兮死者不朽生何以自存乃凿劒以覆井兮陰燐負壑痛孤猨耿正氣於掖庭兮忠智締結捐頭顱宦者四星爭光兮亦何媿勃窣之興管蘇淳湛盧之颸兮俠飛失色動地呼願從地下以祓此不祥兮海雲幽咽冥蒼烏全祖望鮚埼亭集宮井碑文舟山何以有宮羞明亡以後監國魯王一旅居焉故自稱曰宮也宮之井何以傳志監國元妃陳氏死節事也井以宮名亦以宮尊也予考甲申北都之難熹廟烈廟二后死之其時文武殉難諸家新樂侯劉公眷屬最多而劉文正公馬文忠公汪文烈公陳忠愍公成仝兩忠毅公妻說者皆以為中宮陰教之隆致之也然是獲澗槃達萬之所聚舟山殫丸一屋耳辛卯之役元妃死之其文武殉難諸家亦有若定西侯張

其母若妻若妾皆有死者其家居閒訴自載則王節愍公摘

公眷屬最多而閣部張公尚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閫吳公之
家死者不一其家居閩赴自裁則給事董公妻夫孰非符節也
名歟抑何其先後相合若符節也元妃為吾寧之鄭綠人世居鄭丞
相府大池之北其女兄歸于吾家僉事府君監國次於會稽張妃主宮
政而妃以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扈
宮眷蛟關未期會於舟山適逢張國柱亂兵殺掠擁張妃去妃在副舟
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
旁皇無所歸史部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
流涕始進冊為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已丑黃
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張國俊頗豫事元妃嘆
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尚欲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悉遣之辛卯
大兵三道入海監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師搗松江以牽其勢
蕩湖伯阮進居守敗死　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
兵先送宮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螞蟻灘
鯨皆之間懼為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
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指
揮王相內臣列朝共掌宮事歎曰真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為亂兵所窺
相與穿巨石填石井平之即共刻其寢庶而死董二尸部守諭為作宮
井篇哭之乙未英義伯阮駿再舟山訪得妃死狀即其井封之豎碑致
祭而表言於監國加謚貞妃丙申舟山又陷其碑被仆嗚呼天下之
善惡一也景陽之辱高熲正法於青谿不可以暴（為）則舟山之烈雖易代
而表章不可以為　當妃未死嘗遺間使至中土寄書訊其女兄歷

釵蛟閔之掠長垣之困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操尺組而待命者不知
凡幾鬼火以當庭燎黃藥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鷄苟延餘
息茶苦六稔忽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之軀其節素定如此向
使當時史局諸臣達之與王之前宣有不動色矜嘆附之二后傳
中者柰何弃此不食之泥滓沒恕後是皆不知　聖朝旌厲幽冥
之盛者也嗚呼惟翁泗即前宋之厓山也況元犯為勦屠是尤吾鄉
所最有光者宜可亡井不可沒矣乃議為勒石而附董戶部之詩以當題詞
屬志白華山人稿又宜井篇註云井在鎖山下總戎府後上有楠樹
父老相傳即所謂宜井詩云將軍筹國毋事在倉猝間蛟門惡
浪高千尺井中之水清且寒警服北向拜從容沉入淵井上紅
楠今尚死滴滴淚落井中冰殘碑側卧無人讀字畫依稀沒
荆杞西營老卒飲馬來飲罷移纏行復回空山夜半作風雨望
帝魂歸心骨摧按宜井父老相傳謂在總鎮府後三堂西楹下風
雨冥晦之夜守更戍卒往往於其處聞鬼哭聲其井久已窖塞
蹤迹不可復覩石楠井井上舊有石楠樹在三堂東南角牆外
道光己亥冬護理總兵周公士法重加修浚深至數十丈所得抵有
瓦礫並無遺骸首飾及所謂大石者其石楠樹亦已枯槁周公植而
補之英人夷擾後不知尚存否也伯寅志

白龍魚服欲何之簪珥韓衣向北歸誰遣艱難惟一死不留軀脂

舟山井

至西明續志舟山井去海不數武沙泉甘美可愛山海相接而

鹹淡之味漫異

廩君何事揩神通塩井羞他慣攘功君子淡交甘割席幼安不與子魚同

惠泉井

大德昌國州志惠泉井在州北一里深可二丈許往宋端拱二年所鑿也大旱不枯閭有白蛇出現井之靈歟

銜珠往事杳靈淵莫問隋侯報德年翠芝翁無觀海眼浪誇第一惠山泉

昌國典詠卷第五

終

昌國典詠卷第六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昌國儒學

寶慶四明志學校定宮八年令張懿文初建學於縣東一百步中為大成殿元豐八年令張節記於石元祐七年簿尉顧復經又徙而東四十步崇宮中廢士附於鄰邑政和六年令張如晦重建主簿詹之綱記淳熙十六年令王阮徙於縣南之芙蓉洲嘉泰開禧間令葛洪建講堂曰申義攻媿樓公鑰書其扁而記之置田養士自紹興五年令韓晦始嘉定令鄭伯謙聞韶趙大忠相繼增益之學校始具体矣宋錢棣遷學記天下惟山水最不少而人才必有於其生之所於名有然予生之所於生出先人才固未之聞文及文端帝京一路予試學校而化邦豈講仰私淑劬之如何耳南閩之如之人作成之此為之鄭伯謙出占遂甲天下昌國之邑在今百二十有二載前未有不爭

承

入仕本縣巡戒申八月九江王居阮来掌教學宮春禮啾隆不足為慨但有要注之條歷之而陳地數畝禮山樓外秀氣盤佳若天造材不遐於素殿宇講堂次第以成東序有舉庶幾重修之意為是務方正德癸酉設饌除陽宴以為宜於是命工度秋棟宴徒之念前志忍可不成乃命學士王三賜直闕周諮訪古考事以年功倡師生捐舍庶廩有次規模森然一舉而告成矣予為邑人石保榮屑鄙薦而一舉乃上第遂亟歡就成勒之碑仕進之意為吁四國之為天子功上適乎以為棟梁滿時歸誠乎天下佳士小為不少人才必何能不為而往哉知昌國人才之盛不伯仲閩蜀即詩生員魁石棟能者于第墨者雖然其於有詩嗟國家學記閩蜀之數實是心之良而輔相國家之本教生為學之大急乎夫學之于人猶食之有穀菜衣之有桑麻其不可闕一日也故自古國家雖

會　獨　閣倒　何登

宋陳著本堂集送兜流赴昌國學録詩来汝流吾語汝蓬萊鄉仙者寫汝行豈為求仁故實
院山佛者住汝今豈為礼佛去吾閒滌洌好學舍兵後經歌尚存魯巨鰲柱宰登壁高長
鯨截斷紅塵路黃公高節凜秋至蘇侯英標儼如覩芒角照紫團州侍逸少詞章
家有磅扶桑日出長精神滄溟除天誥禮守淵水江流見乘除風濤澎湃崇險阻耳目改
移時為學身心改為當的取旦氣清明方見性人生涉歷統天趣規模要放曲為洞誠論
當到心平忘雪霜之除有阳春波瀾之中有砥柱異友善為父師教平交當以兄弟忘我
雖自發髮何及汝方壯氣力須努力歌一歎未寄立我侍深恩報學為困儒不能何以答一生章狀
近六十年渡為之曰仕實淺雖自當附人出辛苦未看山意氣勉自強味書之旨謹為有來
雪立池邊道前西風吹送不常舞清夜宮牆仮幾重勝學家庭孫之答歲月等
大德昌國志學舊志州来一百步往宋熙寧八年今移鄞之南役未竟去其半今至元祐七年始廚役漸徙于東廡之
而東四十步酒熙十六年今至元後于東廡之南役未竟去其半今至元祐七年始廚役漸徙于東廡之
甲申今趙大史葬汝墓銘略為郡人所敬慕記之規過仄環學皆以仰之為能拓其齋素
變記归附仍叫為州學之心德之至元十七年多道設提學司庶事畫具申請
黃學事至元二年九年省府仰以下州名設教授以正銘至元三十一年又月到日大州
原三間自近學改殿宇頹圮往宋淳祐丁未今沈靜重建邱人為之記麟記請重
往宋嘉泰三年今當洪建為曰申義參政楊公臨為申義為三大字其為之記越明年
慈湖先生楊簡復記于其後舒元舊碑之為提舉司添置兩齋曰時養曰三礼時復舊
祀東昭王為勉學之士協力修理由内及外為之一新時學之鴻庥尚世莫文明判記
天下定于二王修道是已是故三代之治必本于學校之政而天下以仁治之道必本于
下治課能彰化来皇道友為發明設東廡校使奏于民而為士者知為孟氏而為士者
樂

遍　會　籍

每風雲雨露之恩設以為榮辱道之
降之手懼者念之切就顏把以不称
為集舉力殿事帝應修理既完訓蒙
規地勢遠近瞭望皆收斂以充拓每
命胜于國家治之始聖恩隆厚
于黉之眼而不知帝力之有我過
者地厚之恍若為大觀過乎於是平為之礼殿之為景堂久煥新塑
像冠冕天威之咫天也因謂許生曰子修矣許生曰子現修矣子修道之
教設以事性保命也修辞立誠設以居業進德之是修而不能修矣子現修矣何大人自入大學已
懼履屐渠之是修而不能修矣子現修矣何大人自入大學已
習為設國平天下不通如其修之道拉肯中設若皆至于庶民之事業用之則
其道行不用則其身修決不露生事施身以一日不葬之規施設則莞之械樸新之檀之
庶為賢聖之向明時道之意先聖先師冀牆如見澤之乎是設池于許之
乃據儒習之設有方于修身事利
負之而申申妹山澹川為徐泰

至正四明續志學在州治東一百四十步泰定間重修者知州韓溥也清容袁先生桷記清容居士集昌國州重修學記青社鄉侯薛昰州踰年政化民成俗又自奉俸爰相厥役庀材鳩工二千有八百計僧俊二千有五百匠石之費則諏生欽斂于是殿廡門廊庖厨祀堂齋舍悉備其詳桷由翰苑備員通政告歸島租酸生四間完整昰先泰定之年十月甲申祀先聖先師遂釋奠禮也桷記其事樂之先儒以理為綱領識為機括庶幾不忘本始學者通經明理以為己任而不為記誦詞章所溺溺志忘思竟何補於治道哉然而時移物換興廢相尋前人之功後人之責也薛侯名謙吾江西廬陵人自幼穎悟長而好學博通經史尤精於易理為文章根據六經而旁及諸子百家之言下筆千言立就其為政也簡而嚴寬而不縱事至而斷不留獄訟日益以簡錢穀日益以辦而學校之興尤為急務於是殿之東西兩廡及櫺星門之外左右列屋為齋舍以處四方之士又於殿後建明倫堂以為講學之所堂之後為燕居之室又後為祭器庫又後為宰牲之所堂之前為大門門之外為戟門又外為櫺星門又外為泮池池之上為橋以通往來之道又外為欞星門又外為道路以達於官府之前左為學官之廨舍右為師儒之館舍又外為庖厨以給祭祀之需又外為神廚以藏祭祀之器又外為井以供汲用又外為水門以泄積潦又外為土垣以為之限凡為屋一百有二十楹為門十有二為池一為橋一為井一為水門一為土垣一皆因舊而增新之非創為之也其為費鈔二萬五千錠有奇而不及於民其為田一頃有奇以贍祭祀之用其為學田二頃有奇以贍師儒之廩其為書籍祭器樂器禮器以及祭服之類皆協贊其事泰定二年二月癸卯具官袁桷記清容集表州知事孔君墓誌

舟山志學於洪武二十年與縣俱草先聖殿惟存銀杏一株巨至百圍微風則吼龍吟人不敢褻故老礼敬之指為古壇乃唐宋時所植之物近年毀于颶風過者莫興

歎定海縣志康熙二十六年題請設學縣建孝宋時學基在芙蓉洲因先建
營署難于移易知縣周聖化卜地于縣治之東地土窪下治址甚艱始事于二十
年四月至八月告竣動支公項錢粮建造雖規模粗具而凡百草創大成殿則時葺時圮
殆無虛歲啟聖祠兩廡泮池等缺畧甚多
知縣繆燧急欲改建牢工鉅費重不敢輕舉經營籌度藉認愆之資積數
年之久至四十六年始克鳩工庀材修整大成殿櫺星門戟門石築週圍牆垣照壁建兩齋公署規制較宏遠焉知縣周聖化
梁易櫺星門以石築週圍牆垣照壁建兩齋公署規制較宏遠焉知縣周聖化
新建邑學記夫之道淵達而易循尚厥而易守以其地位所以紀去逆效順而吾夫子之道所以明倫立教而啓後人也
徒垂文之道而使有土有守之君子不知所以為之而學校之興廢之數百年間
而無定向自唐開元二十六年設醴泉縣之學至今九百年矣代可記多事矣唐
初建學名不久惟宋熙寧大成殿櫺星門以石築週圍牆垣照壁建兩齋公署規制較宏遠焉知縣周聖化
知夫千年之久始立之制猶存而以時興廢之典亦不可不講也
十年何其不幸也今上御極二十有六海內
有事之時而吾夫子之道無益于有事之時而吾夫子之道所以為

規畫纂集程典弁不敏或亟亟悔以從事家中先生高人也多術矣去秋礼
柬命自衣行私詒詩以琴女性情法女邪遠而以人倫女大女文故王興氏云德序
序之女申之以孝悌之義又以及世業之守乃故今異端邪說以惑衆矣奇技淫巧
而士樸鄙亟偷巧佞固之徒惟踈學是務是以文治令扶策儁才使附于隽邑之役慶出
以姑俗矣幼華慶藏以蒲心平信之風俗之可考文以治厥之民習易良之俗教之
服女限是女往以兩祭之姊事以右之孝制事存狀慶之女仰何以敢當
笑風俗之弊余既自愧女未逮而石能女之女以
定海續志注論謂重修學宮記考宮建于政和治熙间至洪武而又庚夫宋之未造不足六以
太祖開基基英主而激海之地石能昌明文治令扶策儁才使附于隽邑之役慶出
时会限之即柳内人子之缺畧文我
聖祖仁皇帝御宇之二十六年庚寅復定邑
子題请建学以地势窪下築址甚艰至三十年为今祥符周公始竟其事
风暴雨侵蝕又四数十年未石年损蚁加以乳修十四年风飘殿宇西序尊经阁或
倾一角或圮数楹啟圣祠以偏旁又庚加以乳修十四年风飘殿宇西序尊经阁或
料足一千零八两余莊任收领转
请之日者宫新有日矣第景女估积
不朽一木不培一瓦乎仆世蒸料前估计可政用女缺二也始矣事绅士皆曰以
纸余回如许天子即倾囊不敷矣地復任胥吏之手多兴役夫的椎毅实廉
幹数人为董事即数年份之煽木料
弗以任费不敷革弊革任事俟用整再商与余绅士皆曰诺於是任董咸以
修葺为已任余公脉輒语圣时祝校女出仰之逾年用告蘩矣余乃相偕以倡

稍

辛士民劝勉踴躍爭捐鉅二以竣牧
绿红墙之俱用砖俾弗壞并迤接
御书楼週遭计五十二丈又墙内旧河濬深改方四围
名等与洋池和素葉洋池低植水
筆峯皆为估册内计未有嗚呼偷矣夫定海之邑於士也乘政新利第
井之矣重杜塌之名江氏父子建之光彩以较
矣女如所表正面之座于然山来有砚徵而诚再环公之为定海人则勉之矣撰
古文先生之孫邻之张生子好之群
芭仝任果敢植柱时会既往隆向(其)之
文绳心未艾也余白沙之矣勝于为送去科第人
勤女有功于桑梓不少例得附为
山川佳處航人和大海波瀾更壮哉。悟型晉川鄉是孝就中何患取桴材。

育德堂

大德昌國州志小學在學東應之南舊名親仁齋歲久不治至元貞
乙未州判官馮福京重修行盖扁曰育德堂專以為訓蒙之所請鄉之耆宿
郭薦應李梃任教導焉且為之記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下之不善民多於而世有汙隆之異人有天下小人之分豈天之降才不殊
蓋所守豈然哉自幼生知者乃上聖之資學而知之者亦賢人之分若困而
學之則又次之至於天下之物皆不可以不知於天下之理皆不可以不窮
自幼而壯而老而死一日而廢於其間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是故古之人
自胎教之法既興于家塾黌序未可廢於國都下至比閭族黨修治之舊
于修己之意益切於齊家治國之方故小學之教通于四海今教之
而出就分使知性分之善開氣質之弊日用之間莫非存養之功應接之
際莫非省察之實以至窮理盡性以達乎天命之極其視徒以記誦文辭
為工而不適於用者固有間矣然則為小學之教豈可以不謹哉余昭武
小子之來毛川既又適梅坡而獲觀焉嘉其為蒙之義而有取乎蒙以養正
之訓也論乃政蒙養之法而記其本末以為後之君子勉焉

阮著

格

緒曾校馮福京即與郭薦等修大德昌國州志者或訛為復京非是其郭薦亦昌國人州志小學云州判官馮復京請鄉之耆儒任教道焉福京志中自述其事皆作福京元祐四明志州判官馮福京登仕郎大德二年三月到任舟山志并定海縣志皆作福京乃知今鈔本以大德志題州判官潼川馮福京撰復當作福乃傳寫之訛

四庫全書目錄提要亦題作馮復京伯寅志

頁剡從容習少儀海鄉蒙養勵初基潼川政績分明在吏有都耆儒笏講帷

淵洲書院

大德昌國州志淵洲書院在州治之北宋師機應公偉讀書之所登進士第姪應公鑾接踵魁多士官至參政于淳祐年間理宗賜書淵洲二字因以為名宗族婿黨之子弟肄業於中聖朝混一各道建立提學司首以應翔孫任山長而江浙行省例以為阙本院素無田產

翔孫於元貞乙未即其子姪撥已分產隸書院公其出納以為教養之資州判官馮福京記淵洲書院在州治之北宋師機應公偉讀書之所登進士第姪應公鑾接踵魁多士官至參政于淳祐年間理宗賜書淵洲二字因以為名宗族婿黨之子弟肄業於中聖朝混一各道建立提學司首以應翔孫任山長而江浙行省例以為阙本院素無田產歸崇教鄉翁洲之北國朝名臣宋公普記先生像為之訪文先生舊址得之蒼耳峰之陽元祐間賜額天下士三百有奇本院為一方精舍之冠而元山主之遂以受教弟子為名實則以族人與夫鄉之俊秀皆造焉故先生遺一也越三十年大元混一行省檄於鄉舉教授孫應翔贊禮集賢秩宋乃為二

知化之物且將報宗禮義之降以澈沐其鄉里又使堂庠益序之遺風見之當世可得一再而之於其國其位休光于古其道而篤于力行於是乎因舊余之作仁宅與三子者以為切磨之益參政公書院之廟為宜而道存乎人三子者知之乎曰學而道存如二三子知之乎晦菴于任(諸)術講論始遍平生精力萃在論孟二書之中蓋謂學者不學于此而能於其身之輯睦又復為或問惟恐羣之不明聖之不尊於此乎其惓惓之意又豈以其存之自公卿大夫下至黎民之子莫不家傳而人誦固宜天下之道(道)之不明不傳若大學序文之矣數十年來庠序日廣而學愈不明士籍口於此而心術愈不正其敝何哉其為不知而作之傳附以己意而大旨晦菴之書論孟畢陳之理已若空中之華固然(也)而後之為學者方且支離破碎於訓詁之末反復沉潛於章句之間不使自得了于手披心味之間不使自得了于胸中以為聖賢之道固當以記問自務而已遂使先儒之傳註幾為聖經之贅疣蓋不善讀者之累也物喪志徵之是知徵之而喪味也知言乃道之樞機伊川程子云以易傳授卜彥明曰只這裏便是學者須自體究是知由辭而得意於此而不求於辭則辭乃道之筌蹄伊川之言豈欺我哉然則學者之使自得之靡而歆之使自趨之蓋以其道存乎書故也往復事言辭而已矣(者)豈可以易而忽之乎曰不可也易知者中也不易者用也知而不行則中之體不立不易而行之則用之道不明用中而不本於心則亦為虛器而已矣(也)故自修之云曰都妙之法曰慮而後得又曰慮而不得則不思也思而不慮則罔也罔而不思則殆也三子其思之乎猶有待於書紳之銘哉

之執(服)毋與不思(之)毋之而又毋之若(而)廟之(之)輝光全心諸道(體)之擴之(而)無(所)不至起(敬)信之徵(而)無(所)愧矣而(能)心之(而)行乎世已(矣)之道(藏)於身非已之寵(而)藏(於)道已矣(與)否(之)命(而)安(而)御(之)命(而)順(之)天(而)不(以)人(而)易(之)日與山陸(相)之(而)廟(而)自(而)濱而(而)聘(而)之事(而)為大(而)成(之)日(而)記(之)

至正四明續志翁洲書院在州治北宋穆陵(藩)扁之名以賜慈政(元)居像別建祠祀先賢朱文公大德十一年為颶風所仆延祐七年同知干文傳鳩(正)建禮殿奉宣聖燕(正)東廊齋舍三間四年知州敬(徐)建講堂三間西廊齋舍三間為祠堂以奉葺莊先生蘭坡先生全軒先生六年山長曹性之重修天台應奎翁記明東南斗絕地自是以來皆濱渤矣去郡治不遠二百里(為)而外去(奕)出海中曰瀛洲在昔或為甫或為翁山皆以地稱縣於宋州於今遂

者、

為昌國海面際天環州境微舟楫因通吏非迫士非隱農工商賈非甚冒利不獲已莫肯至然山川號名勝者若蓬萊安期補陁洛迦之屬類怪奇神異眩目耳竹宮梵宇參錯其間棋布星列不可勝數以故鄰封接壤殊方絶俗梯航而至者惟知尊禮仙佛求所為清淨寂滅一片言語囂囂然去焉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六籍之學概未有聞也故宋參政臨海侯葺茆先生應公儼先徒自台常有濺於斯即讀書故地為書院以來應者理宗嘉之為書翁洲二字為之扁未就而卒皇朝既一華夏首崇學校元貞大德間先生之孫全軒公翔孫克紹先志率羣從子弟割已産為田若干畝以贍士作先聖燕居堂祠文公朱子像一規白鹿洞成式卒成書院事工其狀行省相君侍之尋授公山長員以主教事後遂為常選至大末改元之前年歲在丁未秋颶風大作院毀不支一木時延祐庚申迄重紀至元戊寅垂二十年稍復故殿宇儀門成於知州燕公赤不花同知州事干文傳鼎東西廡為屋以間計者六東成於山長朱君廷鸞西成於知州事徐公敬益以講堂三間規模視昔有加會公考最解綬去山長天台曹性之真學節人林大昌相與僇力蠲俸於已貸鏹於人增貿瓦之未櫛者完齋廬之未構者之未飾者采楠之未築者退講堂以闢其庭之未砌者貿居宮牆外地正其疆之未拓也未幾郡守王元恭敬父下車刻意庶務獎易廢舉飭庠序政教志愈篤一日山長白事府署上侯曰先生分教地逖矣遐哉莊事得無懈乎對曰明公之志遠近聞之疇敢不力因陳其故如前所云侯稱善既退按地乘諏獻賢究本末謀勒石以昭前烈以勵方來庶補侯意產翁參預公族孫容勤久宜得其詳徵文為記奎翁竊維夫子嘗欲居夷矣嘗欲乘桴而浮海矣見聖人之心不以絶遠而忘天下也翁洲當大海之口海外諸番於是乎覘聽使為後之徒推其導禮仙(佛)之誠而至尊孔子之道齋求其聞清淨寂滅之念而求夫六籍之學則書院之設於是不無助於聖教而聖朝之德之化亦可宏也已可無紀哉蓋有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愚於有功緒曾梭大德志以翔孫為儀猶子延祐四明志宋理於書院者亦云

宗出扁以賜參知政事應儼皇朝以其孫翔為山長至正續志亦以翔孫為儼之孫余考之而知大德是而延祐至正皆非也馮福京是而應奎翁非也考進士題名應儁紹熙四年進士應儼嘉定十六年進士注云伯儁又應翼孫景定文京山榜三進士注云祖儁世系分明翔孫與翼孫兄弟行馮福京與翔孫同時謂為儼之猶子必無誤理迨至正續志乃叙葺茆於蘭坡之前儼字葺茆儁字蘭坡已不知儁叔儼姪矣皆延祐志孫翔之文誤之也定海縣志人物條以翔孫為儼猶子古蹟條又以翔孫為儼之孫自相矛盾寶慶四明志叙人嘉熙元年童子科應翔孫注云儁孫儼姪可無攷說矣

劉仁本羽庭集送童士珍由翁州書院山長調浙東憲掾考滿詩昔從勤海得奇逢奕葉衣冠禮樂雍春滿翁洲生杜若霜飛憲幕采芙蓉盡言東渕觀風好

却夢西湖歸興濃別酒一杯歌一曲庐帆江上挂雲峯按仁本元末依方
國珍幕中據此翁洲書院信國遷徙始廢

聖度申天繪燕居人談白鹿洞中書端平御墨珍元代博古門牆契久餘

紫陽書院

舟山志梅魁號霞山東甌人舊參將府在臨山穆廟從兩臺請移鎮舟山
公創府署立團練興二帝以周民用以直道去軍民立石頌德陳塏作去思碑記
倭夷為中土患自嘉靖已酉至於今餘二十年矣國家所以經畧之者甚至是於設總兵參將開府
建牙而臨之以總督之文臣然後氣勢雄而機宜素足以壯東南之保障參將之設初治臨山近
始移治舟山舟山之有參將自霞梅公始蓋隆慶已巳也兵亂之餘民物凋瘁又懸居海中衆洶々無固志
公開府其間築路籃縷以故庶事草創百冗旁午公居之以鎮定運之以籌畫劃經以討論決之以措置於是
物色備人心安奠耕桑之樂士商文物之舊規壯天險之金湯牢地軸之門戶公之功偉矣哉公起家磬石為
把揔為守倫為都指揮為游擊將軍而後為參將其建立處于松門於南龍於磨石于桐山前岐昔曰岡
於東大嶝懸山南策于邵山于五斗湖于英烈湖創山青堋每先登橋斬有僞功軍門按院所以礼奨刻荐
者無慮數十舉咸以大將才歸之本兵以東南之寄委重焉蓋妙簡也一疏勒閫而乃解任去民庶軍
伍若赤去其母徬徨無所呼籲乃謀志去思于石以吾兒鉅亦有事於防海之役謂預之知公也稔故索予文
斗候曰固唷標要其本曰好學曰厲廉曰足故公之居舟山也先之以不擾重之以綏戰天道元陽即蔬食脈
宿齋戒竭誠而禱得雨有秋歲或不登公捐資賑濟募商給船使穀輻輳至而平糴之用免于餓莩地濕而蘊熱
民患癘疽者多公命醫採藥為膏以散施之率有濟非恤民乎舟山昔多文士至有大魁為浙士先者近則鮮
聞公則相山川培形勝以回風氣加意孝校于諸生宦禮異掖無不用其情焉諸生亦感厲而思奮非礼士乎凡措置
必執之要有可行而未行及行之未盡者必謹行之籌算周詳綜理精密及戰必謀定而後發故鮮有敗衂非識機
宜孚定海為明越之門戶舟山為定海之耳目諸唷又為舟山之琢衛自公居舟山分布遠近如常山之蛇戰艦外巡

陸安內應舟山遂為海上巨鎮夷舶不敢窺近于龍亭武廟演武之臺至樓櫓雄堞之備皆該而新之化壯形勢乎自公督哨遠至窮洋或舍樓舡就小艇絕險隘探悉阻颶風驚濤不憚以身犯之是以各哨用命無或前說記以自安者非冒艱險爭至于受蹄令則訓練之有方約束之惟謹言出而不反計成而可按謹斤堠則塹壘之相望烟火之不爽固哨探則三汛有列艦餘日有輪哨凡此畧舉其概至于運用之妙翁張之善宏收萬全不事一擲古之所謂伏波軍公其足當之者歟公學通經史詩文皆入格律初為庠序弟子員以承襲罷試事于諸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貫故以博洽之學發明敏之才全智信仁勇之道悟疲鈐之淵奧極騎射之精能所成文武才也好學之效如此公守盜姤謹廉靜之節絕苞苴之私食粟器用咸取自其家茶鹽薪菊盡易之以粟故治安先之以身令不反其所好廉則生威生明其貴人也非市恩以要報其爵人也非假酷以濟貪睹人無愧色何令不行何功不成厲廉之效如此然則公之經陳居然為之據實而吾兜鉅則重事其後以略勒石者也附書之又係之銘曰天吳二首赫怒撫天兵受鉞開府夜鼓東瀛排空駭浪驅舟鯨檣槍橹彗太白精悉氣滿地隨妖星九重赫怒揮天兵授鉞開府臨滄溟文武敵愾憑皇靈坐空夷服甦蒼生桓桓霞山世胄英氣宇清秋懸玉衡文章端露湛金莖身經百戰馘戍成戰袍淋漓妖血腥將材屢屬皇旨旌參戎閫汪樑奇能煌煌三璽書下彤廷許公報治翁洲城扶桑萬里飛天聲虹腰截斷天為清颶母揮刀波為平東南赫子安不驚依然樂土狎農耕忽釋重務歸擔輕扳轅莫慰軍民情穹碑勒文戒石亭愧無椽筆美前稱峴山碑存墮淚名此碑切勿猶舟青公歸時復看青海用之戎狄皆來膺當懷莫暗前聖君興崇勳終爰禹銘

舟山志紫陽書院在城中隆慶丙寅參將梅魁率守禦官創建今廢

五瓜湖中賊艦況欲馳戰氣入儒林一時俞戚軍度譜出饒歌雅頌音

蓉浦書院

定海續志莊綸渭題書院產簿余籍毘陵距澄江百里早聞蓉浦繆先生之名令歲莅定閱乘志二十年經濟井心竊儀之一日紳士左顧詢書院何以別於義學僉曰繆公功德祠也公讓弗敢居易祀文昌之神後公辭世構東廡三間置公像曰蓉浦書院嗚呼公蒞任當展復之初政教及人乃淪肌浹髓至此記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公殆與朱邑文翁昌崎不朽矣祀產向屬僧理名有實無茲專畀葉生司其出納劉生為之副又聽衆議以衛頭屋租貿換義孥以義學之盤輿山產併歸書院將一年所入修葺庶輪奐重新蒸嘗不替至於樽節留餘遍植花木棠陰歲茂芙蓉錦帳與海霞島霧掩映一如曩昔是在葉生矣余跋望之又題義學產簿癸酉秋余甫蒞定過城北見大署於門曰義學詢厥所由則繆塾也蓉浦繆先生為余同郡先達蒞定最久善政彰彰邑乘尤推意作人爰建此塾中講堂右左廂學舍翼以庖湢凡二十間歷今

數十餘年規模如昨嗚呼夫亦可見公治矣比因司詞之暑往寓於此紳士謂非建塾初心請專為生徒敬業樂羣地余題之塾產牛出蹙公厥後會公黃公後先續置二開列於左郡生敦品人也令司出納自能樽節俾繕蛙無缺修葺有資至於奏雅歌風鼓琴秉籥海禡樸樕日進文明非俗吏所能為也是在施絳帳者

廿年撫宇竭深恥能使絃歌遍海東說到澄江何以報諸生石室祀文翁○

岱山書院

大德昌國州志宋咸淳癸酉里人魏榘等請於郡以岱山廢酒坊空官地建立至元三十年本處鹽場官徐應舉朱許芳遷於市宋咸淳癸酉昌國縣令趙與泌舟山志藝文元趙與泌元當作宋岱山書院記岱山居昌國縣蓬萊鄉之西斷海中環以鯨波浩渺無際書院之設自咸淳辛未春邑人魏方真等聯詞請於縣之為轉聞於府制使蒙翁劉先生如所請給舊酒坊基撥僦直償塞助以緡數千縣亦有所捐以相之邑寓王一桂趙若諉請許君定職教導癸酉冬閭學本翁陳先生閭闢之初落成焉先生朝家之柱石吾道之律程梁正學之儀準宜是學之克始克究許君遣二子請紀歲月與泌以諗聞辭弗獲書院有記固嘗聞之矣朱文公於石鼓則曰養其全于未發之前察其機于將發之際然則

橫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呂成公於白鹿洞則曰挹先儒淳固懿賢之餘
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張宣公於嶽麓則曰率性立命如天地
而宰萬物者也嘗試察乎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
而達之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同用
至於武夷精舍出於韓無咎之筆亦曰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
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之流也是
敓華其高山岳其神功崇惟志尚高節而抗浮雲斯無愧于斯矧
斯地也昔有名卿徐大農恭先有舉首朱進士介有布衣許山齋
孚以文行孝義為鄉閭倡有開斯學許君請曰兹卜築已定輪
奐方新士友相與言曰熙寧立邑以來吾地特嶼耳淳熙間宸寵以鎮
鰲名山川改觀諸鄉老負笈於慈湖絜齋二老之門師友漸磨儒風
日盛令又祠先聖以儀後進居賢德以善俗是有功於名教也請以名敓山
書院不亦有光於斯道有廸於後人哉愚載載思之士有志於詩書
道義映雪囊螢冬不爐夏不扇雖甕牖繩樞環堵蕭然一性之充
裕如也矧高堂大宇明窓淨几良朋益友切偲麗澤云乎哉道尊希
人知敬德威而人不侮俾吾德行海敓也師友淵源汪洋大肆吾學
問海敓也事業日以彰聲名日以氣起吾聲鬱海敓有舍生而取
義雖高敓不吾壓吾節義海敓也若希孔孟之徒苟能效石鼓白鹿
嶽麓武夷之成規縱未能朱張呂韓乎縱未能朱
張呂韓宜不徐魏朱許乎善則善矣猶自恕之論也若夫充石鼓擴充

之善固白鹿洞固懿實之風率岳麓天地合德之神宏武夷學行其鄉
善其徒之學則充其徐魏許朱者可以朱張呂韓矣充其朱張呂
韓者可以孔孟伊周矣有志竟成斯不負蒙翁之所以教庶幾
乎洞熙之中人以上者此今日祠先聖建書院之意也又洞祐元年八月
黃震岱山書院記四明枕大海為郡居天下極東而中于海為昌國
縣又其東而中于海為岱山山尤遠在鯨波浩渺間去三韓幾一航而士
生其間往〻多俊拔置鄉書登上庠庠而擢高第躋膴仕者踵相接
非山海碩大之氣之所鍾而能爾也余固聞風而為之興起久矣一日士有
家於岱者忽航海過余而言曰朱文公嘗歎佛老之區遍天下至於學
校乃一郡一縣而僅置一盖謂講學之地不可以不廣況岱山阻大海士雖欲
擔簦負笈一至郡邑而不可得士果何以麗澤之也古者五百家為一黨
黨有庠今岱可三千家而反古者一黨之不若咸熙七年魏榮等因請於
郡太守劉公嶽即酒坊基創岱山書院以祠先聖而講其說劉公既捐公
帑又歲減酒息錢乃得請鄉先生定席皋比與鄉人之士日藏修游息其
中距今五年而土地書院大堅成矣願為記以發其意余聞之盖敬而勤
曰岱山多土地之偏而學之正也我宋三百年崇尚學正所以涵養成就配天
其澤者於是不可尚矣請因以學之正者而言之夫所謂學之正者何也
理有自然而然歷萬世不可變者正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具皆
然之理人生其間秉于萬物莫不明此自然之理大之為三綱五常細之起
居服食莫不自然而然有不容不然者堯舜禹湯文武以自是而見之行事
吾先聖孔子以是而見之垂訓皆未嘗加毫末于是所謂正而已民彝
日開世運日下楊子為我墨子兼愛非正也孟子闢之復於

正老子清淨佛氏寂滅非正也韓子闢之復於正談空者過高功利者過
畀非者正也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又闢而復於正每一異論興必得一正論以
救其後天右斯文若是信乎此理之正出于是自然者終不可得而磨而
世乃又有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者謂愛非仁直欲掃除作見孺子入
井之心謂心即道直欲用大舜人心道心之心對立之論以為證謂六經為註脚
謂孝悌為支離謂講學為邪說幾於前聖所未有之論時則有若文公
出乎其間又辭而闢之天地為之重開日月為之重明有人心者宜知所向
方矣柰何好高之士習慣其說猶或卑正學為不足道而必求其說之勝
不知此非文公之言也吾先聖孔子以來相傳之言也非吾孔子自為之言也
天地間自然而然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斷乎不可易之正理也夫豈加
毫末於其間而必欲外立一說以求勝耶伐山之講文公之學正矣然世

之攻其學者多也其幸精思而實得篤信而力行使正論日興異論
日消海隅蒼生日出之地聖朝崇正之化洋溢流動端於此占之矣敢敬書以
勉

（嘉靖）至正四明續志至元二年（元世祖及順帝皆有至元年號此至元乃順帝時）州判官許廣大興
設顏子像以配享乃給富九都沙漲塗田以供祀事許廣大為記（舟山志州判許廣大
至元三年六月到任記文未載）緒曾按慈湖楊簡袁齋袁燮蒙齋劉黻許孚字正齋
魏榘字方甫真而主講席者許定也定海縣志列許孚於元人之末而
朱介許定潛德弗耀余按俞勉（大德志俞勉字勉道宋政和間入太學年才有時
海縣志俱未載）鄞維（詳鄞先生墓）任正之（大德志任正之荐舉攝進士第調儀真教授）
戍進士第調儀真教（大德志任庆字汝翼父正之早膺鄉荐隱德弗耀公忍貧力學預鄉
安道（先以來名與公同領鄉書甲午再荐攝宝祐癸丑進士第終于婺水孝官）朱介
萬應季挺（大德志安道以詩李鳴弱冠荐于鄉登上庠占公閫首選攝宝慶丙
進士題名無其人所謂舉首進士蓋特奏進士宋有此科）許定許孚魏榘郭
晉德堂請鄉之耆宿郭荐應李挺任教導焉且為之記按郭荐即同修大德

俱以字道為文晉之弟推奉化志以為時敘子非也

昌國州志者志未有郡薦等申繳文牒應翔孫明章珍通經史術數中丞張楷征閩從行欲薦之不從歸授生徒有詩文集朱樞字守要廉樊光撫弟遺孤如己子家鎮鄞下邑令施邦彥見表其堂曰熙世高賢年八十餘子孫庠序盛德高行友事兄之白以遺産讓兄緝橋構亭置義塚

周介字士廉事母至孝戚人韓璉欲贈田三十畝助菽水不受一日母往例輸官會督儲索資不與中傷之改令湘潭遷知厓州擢山西僉憲事卒於官

徐潭字惟靜號東洲正德戊辰進士授上海令先是吏遣卒逮捕細民即倚勢需索千徐浮字維新潭東安平教諭品學為御史重

韓克濟字用之嘉靖壬午舉人六安知州鎮江府同知鎮遠知府長經世之務有文集行于世

繆廉兄弟七人至老同居聚族百餘口賓祀各有條理

李澤庠生刲股療母督李將來其門澤辭之曰澤欲生母而非中道豈所以教也終身諱其事

李陞字世登湖口教諭自號張垣韋翁性剛正嫻禮節倭亂挈母逋南埠橋艇鏡以待聲振林木賊委去或曰賊過迫計安出曰愚時所為者母也而賊之去來不恤

當祀于鄉賢者也不得以名位不顯而遺之

明鄭真榮陽外史集送岱山書院陸山長詩盛時文治似唐堯庠序煌煌碧海遙藩有故人多薦剡瀛州仙子共招邀沙田如草秋無雨鹹地浮花夜上潮講道從容雲榻靜閒將風物寄清謠

楊袁教澤高如鄒道岸泫孰問溥不之名傳如許定豈無好義魏加郎

神童坊

寶慶四明志嘉熙元年童子科應翔孫大德昌國州志神童坊在試中童子科立又云上榮門在北隅舟山志神童坊今在為應翔孫立

士榮往宋嘉熙間為應翔孫立緒曾祖翔孫為傳之孫儼之姪戴表元剡源集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余五六時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今古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為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二三人則亦不可謂難矣景定咸淳間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為徒鑿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科不用固念取士之法徵矣連士科最貴最俊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析成言以待問詣吐虛辭以貼牢幸而得之則奚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真能淹誦羣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仕子軍功吏員納粟之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廢豈皆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靳於童子二三人何邪其亦不計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邊徒江海上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絕之朋儔中疑難滿胷而卒無所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九經之指篇標韻牽繫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楊雄之太元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妨為之是不一氏其能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既具書聞昌國宦孝士大夫應氏實為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閥閱而應君季問氣行白首衰不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之歌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

九經中第後垂髫為湖蘭坡世澤饒卷蒙永貽後孝莫詒任子襲金貂

聯桂坊

寶慶四明志聯桂坊在榮為趙氏兄弟聯名登第立德昌國州志聯桂坊州治北往宋嘉定間為趙時恪時愷兄弟登第立趙時恪字恭仲自號笠坡嘉定辛未擢右科越甲戌再登進士第調池州青陽丞三仕於京薦甫及恪竟以疾終伯兄時懷弱冠魁漕荐以覃恩特授官隱德不仕其子若誠於景定元年宗學推恩李氏時愷登嘉定四年進士第調廣德建平簿次推法掾既而司鍵左帑令高郵興化改倅撫州鄉人以聯桂榮之舟山志聯桂坊府治北嘉定九年令趙崇賢為趙時吉若諫必暾必晫叔姪兄弟同登進士立又云趙青陽宅城中青雲橋北趙德興宅城西鼓樓右按宋宗室魏王廷美九世孫以時字聯名十世孫以若字聯名

天水仙源肇帝家巍甲第檀清華月中丹桂聯枝折交映珊瑚照海涯

龍首橋

莊綸渭定海續志重建狀元橋龍首二橋記狀元橋昌以名非以前明張狀元名信洪武省殿試皆第一名也志載宋淳熙六年令王阮立事詳遺事查遺事闕如志又載昌國士子未有出仕者自阮建學文教丕振魁輔輩出馬意者王公建橋登第時預錫嘉名以鼓多士歟姑勿論第是橋在城東南市中每日行人肩摩踵接余蒞定之明年見橋將圮石如骨立中有大榆樹突起高三四丈根盤虬蟠而暢達故橋日鬆石日裂過者視為畏途余曜狀有重建意居民謂樹有神不可伐伐則為祟元戎陳公詢於余余曰樹橋之蠹也樹不伐橋不必新陳公頷之乃召耆老曰新橋必先伐樹休在民咎在邑宰耆老唯唯是秋適洋艘至商人咸趍普陀礼讖又演劇天后宮酬神余勸之曰亦等邀杳冥不可知之福何如當前利濟之實德也陰騭又云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其有志否乎商應如響三日集二百金即交耆老孫殿實翁啟瑞合之前令勸捐石如干不數月而橋一新名由舊也癸丙子兩載皆大稔民無疾疫令亦無恙由此觀之神崇之說信耶否耶縣治數載武又有馬尾橋不知昉於何年亦將圮夜行竟有溺於水者集捐七十餘金購石鳩工方廣正直往來者稱便第橋曰馬尾牛馬走勞象也嗟乎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乎古人云盍為鷄口毋為牛後橋以尾名又豈多士彙征之象乎余以龍代馬以尾易首鐫石曰龍首橋蓋以橋近城東取左青龍之義且登龍居首與狀元橋相輝映也吁二橋新矣橋圮周遭皆河濬河通合邑氣脉尤利人文紳士聚議未果通余令往矣興之事又不獨河也統俟後之君子

太史公猶牛馬走名場何異勞苦牛驥尾令龍首始信題橋志願高

張狀元宅在城南会元橋東

狀元橋

寶慶四明志狀元橋在市心紹興三年令王阮創立於兩邊石欄刻二句云人從橋上行狀元此時生後遂以狀元名之寶慶元年令沈剛孫建亭五間於上二年圮於風盆波府曹志邑人張信實生其地舟山志狀元坊舊在張信狀元宅前成化初巡海副使朱紳拆替揮使張曾立于狀元橋西 又云張信字誠甫登洪武癸酉應天解元甲戌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編修遷侍講直聲振于朝丁丑二月會試命閱覆試卷忤上意謂為胡藍黨被誅明黃瑜雙槐歲鈔鄞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請告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國號同請上易之徐思曰汝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識諱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舊有狀元橋蓋讖言故云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北最為異以臣觀之二邑素無隸異豈將有待也上聞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則波甯是宜改名甯

波時洪武十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人張信果應其
識蓋信即昌國在城人也信既狀元及第自修撰進侍讀時韓王安王
靖江以幼少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贊善王俊華司憲及韓安二
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地簷地
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章舉以為問俊華曰此蓋傷唐之衰微有所為
而作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宜有此詩也而
謄勅諭女戶百戶藁進呈奉旨增二語信還文淵閣寫成仍舊不增
巽勸信改易不從謂曰事涉欺罔禍可既乎三年二月丞生閔會試
落卷以不堪文字奏進與章等同誅而巽獲免云緒曾祖昌國狀
元張信前無人舟山志表狀元墓有二一在岱山梁家橋之西一在城東二
十五里陳家墓之南定海縣志謂宋狀元廣微公葬岱山狀元公父燮葵
陳家墓考至正四明續志正獻表燮墓在鄞縣穆公嶺聞信道鄞
縣志正肅表甫墓在鄞縣東綠野墓是皆不葵昌國又燮字絜甫
齋甫字蒙齋而舟山志云甫岱山人少失怙恃漫跡於鄞嘗受業
於絜齋先生之門竟不知絜齋即甫之父尤可怪也大德昌國州志
宋進士題名自紹熙癸丑應傃登第破天荒大德志應傃字得自號蘭坡
賦江路野梅香有橫斜淺月黃昏漏洩早春消息之句鄉老咸異之登紹興癸丑進士第調鳥
程尉議鑿湖獨存徐福子廟德清有沈氏兄弟訟財併公按寔公委曲開曉沈有子適魁
鄉薦因賦詩警之曰嘉木灌叢春意好可憐不種紫荊花兄弟感動其爭遂息官至文
林郎湖南撫機子俊字宏道從安晚鄭先生游見義必為鄉論推許壯游江淮信菴趙公見奇
之併與筹慎裡贊維多制府上功將命以文學不果就右階官至修武郎祭表孫名裏孫字子蘇以詞
賦入太學登景定三年進士第仕至修職郎曾孫實元貞元年詣闕上書授海南安撫副使俸使
蘇龍國鄉人
共二十人不列狀元表甫寶慶四明郡志狀元坊在鑒橋為表甫立知非居

昌國矣

紹熙癸第破天荒星宿珠聯峙寶坊畢竟龍頭生此地行橋上有輝光

陳太翁橋

大德昌國州志州市第二橋第三橋皆在州市之南往宋明道初陳氏居士文諒自開封徙居於此捐資建此二橋人不病涉目為陳太翁橋又東江橋去州五里舊亦陳太翁所建圮於風潮厥後太翁諸孫覺城居士重為建造舟山志東江橋陳文翁諒建後圮于潮孫翁奎重新元陳進士宅在城中監橋東郡國利病書云施家灣在城南東江浦之內戰船泊收泊之處宏治以前田賦皆斗鹵今悉成熟而脁定海縣志明道初文亮自開封徙居創建緒曾按縣志失去陳姓亦不載覺城居士重建宜補之咸淳五年進士陳庚乃太翁之後其第一橋即狀元橋也

東江五里款行人市上双虹跨海濱好與太邱留姓氏不須鞭石說贏秦

虹橋

大德昌國州志虹橋去州治北十里枕大溪形如卧虹定海縣鹽倉邑志虹橋南向有書院宋太師余天錫所建今遺址尚存

曾聞少海梅澤村童學舍離蓼草中飲澗長虹宛如昨連蜷誰復辨雌雄

短篷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楊大芳嘗為明州高亭鹽場：在海中或天時晴霽時見正練橫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篷亦屋氣之類也按大德昌國州志高亭在伏山

双幼陰晴顧盼中世人只解愛青虹仙臺排出金銀氣更遣神舟揭短篷

社倉

大德昌國州志社倉舊有田六十七畝沽祐十二年縣令費詡建屋二十楹於龍峯山門之西左且率鄉人士祖朱文公遺意釀金于浙右米艘之至賴雜以蓄其中青黃不接難食之時則平價以糶歲以為常亦救荒之善術也歸附後倉燬于火遂廢云緒曾按龍峯山門即普慈寺

米来浙右備年荒○社穀遺風法紧揚○誰補海濱循吏傳○龍峯山下費○公倉

永豐倉

寶慶四明志濟民倉嘉定末年令趙大忠建慈湖楊簡記按慈湖遺書失載此書記大德昌國州志永豐倉舊係往宋縣丞廳至元十七年升州遂為縣治縣既廢改為倉專以儲本州官民田所納之租海上諸鎮守司附州稍近者軍士於此支給月粮大德二年春令中書左丞行浙東道宣慰使鎮遏海道到州謂倉之四顧人户頗疏乃理中廳五間為倉屋而廊析為軍營後堂以處鎮守官於是倉營雜處蓋以備不虞

屯田充國法相兼○橫海樓船守禦嚴○能使足兵遠足食○不從綱罟檀魚鹽○

煑鹽

大德昌國州志漁鹽歲辦不等舊無實無之蓋附海之名歲造魚鬻多買有引客鹽為用官未嘗置局也自至元三十年昉于燕參政南康之奏於海邊捕魚時分令船戶各驗船料大小赴局買鹽淹泡魚鬻然船戶亦有不為漁者非官司驅迫鮮有樂於請買自是歲嚴一歲貴數愈增大德元年至買及八百餘引

驗船增引力艱難○驅迫年苦上官○參政但求魚鬻利○不思文孝議桓寬○

酒茶課

大德昌國志酒課周歲散辦一百一定四十九兩八錢分以民田之多寡

為起課之贏縮其無田而沽買者亦在其數又茶課周歲起催定
丹五兩六錢四分舊實無之始於至元三十年茶提舉司到州取堪為
無茶園及磨茶戶姑令各都認辦此數
郵筒頃渚吳相誇何事誅求到海涯辛苦島民供歲課黃公坊酒普陀茶

昌國典詠卷第七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翁洲銅鼎

寶慶四明志翁山一名翁洲縣東三十里徐偃王所居也
今城址猶存抱朴子論古仙者之藥以餐名山為上而以海
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之類者次之乾道間耕者於其
下得銅鼎一無足而有耳耳亦不穿中可容斗餘而底之墳
墨猶在以歸進士陳節謂煉丹之遺器大德志刪舟山志翁山由
葛仙翁名定海縣志葛洪嘗隱山中稱葛仙翁故山以翁名
緒曾按抱朴子云翁州之類次之則稚川時已先有翁州之
名矣謂銅鼎或其遺器也可

遍訪名山采藥遊早聞海島有翁洲至今銅鼎都

飛去畢竟神僊何處求

譙樓銅漏

至正四明續志譙樓在州南百步天歷戊辰四月知州趙雍建新製刻漏廉訪使鄧文原為記云古者挈壺氏凡軍事懸壺以聚標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以詔夜士夜禁鼓人凡軍旅夜擊鼓掌司夜三更以號令昏明命士重其職後世鼓角特成卒之事挈壺則有司令陰陽者流畜直之異古制矣昌國隸慶元在海東南古翁山地世傳周穆王時徐偃王不君死其民遷之州上或云越王勾踐歌遷吳王夫差於甬東是也唐曰翁山縣宋元豐間改為昌國登高而望鯨海無波瀾極天無岸若高麗琉球暹羅之屬綿亙海外諸番所經日本市易則選兵戍守以領海道近至元中陞州凡官署符係圭田俸賜悉易其舊而麗譙未建非所以重侯藩而威遠裔也泰定丙辰吳興趙侯仲穆至諭諸州之僚佐等僉言惟允於是詳文告庸工庀材乃幹乃址以揣以簉敞為飛棲匪事觀游惟軍容是肅測度有規警嚴有節棲成大飲酒合樂以落之鼓角初奏如鬱之雷如洹之春奮揚數舒群情暢達檣帆下上瞻望斯樓薄乎雲漢咸太息曰前是未之有也有父老言曰官於是者以是邦邇居海陬率鄙夷吾民懦者弛慢貪者鷙暴徵斂迎至期會星火我民用不得恬息今侯一以廉平致民於理桴鼓不驚不識吏辛田有土腴隰有鴻鹵經艾既登稚賦羨入始制銅漏以節晨夜嚴鼓角以戒昏曉八風既至四時既序以新民聽以導民和願侯無去以重我邦民之思余曰鼓角者號令也

而挈壺則號令所由本也今夫陰陽寒暑化機不停而凡席之間銅
壺漏箭實司其權古創物者範金必精挹玉必清必待時日之運
行是以誠信旁浹而敷教宣明辰入酉退官有法守出作入息民
有課程盧以受其成靜以持其平寓智於物而不有其智取明於
水而水無縮盈雖風雨晦冥萬變莫測而不失常經為政之道何以
異是夫侯其益加惠於是邦之民有興除者無不興為也後之登
斯樓者亦曰制作之勤繕修必時以勿替前規云 致和元年四月記文見舟山志

至正續志又云知州趙雍奉政大夫泰定四年六月之任舟山志
譙樓元知州趙雍建制刻漏於上後葦縣移置郡城圖繪寶鑑趙
雍字仲穆文敏子也緒曾按仲穆為孟頫之子書畫有父風其任
昌國知州為泰定四年迨至順二年十月奉訓大夫呂天傑之任
自丁卯至辛未凡在任五年必多治績鄧已西文中稱其一以廉平
致民於理梓鼓不驚已足見其大概是亦元時昌國循吏之一定
海縣志秩官元知州雍上空一趙字當援至正續志以補之鄧文
原為元代文章大家文集散失後人掇拾雜文之十餘首為已西
文集一卷譙樓當記補入也

漏箭聲隨子午潮飛樓百尺枕山椒墨蘭但說佳公
子誰記勳名到麗譙

白鹿

元和郡縣志翁州屬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籌海圖編
天同界有鹿夫善射嘗勝倭寇山陰徐渭文長代胡宗憲初進
白鹿表臣謹按圖牒再記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

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
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縷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
致恭惟皇上凝神沖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
化德邁軒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逞呈海嶠奇手灑雪
島中銀浪爭揮妙體搏冰天上瑾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
豈寰羅之可羈且地當宵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
允符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醜
虜尚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為犄角偶幸棣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
為宜付之史官以光簡策內諸文閣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
百神之集銜芝候葦長迎萬歲之將定海縣志嘉靖三十六年八
月二十五日海北獵戶獲一大白鹿毛色殊異時總督胡公以為聖
天子萬壽之徵表獻之表文出山陰徐渭按徐又有代再進白鹿
表有云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瑾宮甫增壯觀遂現素
麋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則知牝鹿
出在昌國雄鹿出齊雲山矣

青詞閣老道家冠欲撰鴻篇一字難白鹿豈為王者瑞
天教雙表壓文壇

長生蝸

緒曾至普陀見一物蝸紋而小如珠僧云此名醋甕海沙中有之
置諸籠篋雖久得醋輒活雖有難產者服數粒則兒生醫家寶貴因
以醋試之果如珠之走盤也及檢新舊普陀志皆不載僧問余出何

書余應之曰此名長生蜗洪邁夷堅志云開封宋柱元老家藏一物
類初生蜗數曰此長生蜗也其真在元祐間得於相國寺道人履常
處置(宜八)諸籠笥往往終歲一發視亦無他異但其性若喜酸徙之醯
中則旋轉而行王晦叔驗而恠之以為身走四方水陸之産要不盡
識亦得其七八若此蜗者實未嘗聞見也戲為作贊棄虫介族自
託倀倀彼醯雞甕牖行祥豈不飲醪而漸甘奈鼻觀之或好問塗微
生之(高)鄰集百酸於中腸幸陋質之收斂稅駕於不死之鄉時無張茂先
之多識卽景純之窮搜沒世無聞亦何傷哉此蜗留於宋氏且百年
而不知其前之歲月吃矻腐殼中物理不可曉測者如此今按此物與
洪容齋說合知古人不我欺也

悟到醯雞理不窮石家醋醋舞盤中三升飲得延年術

認爾前身半鼻公

氷壺亭

寶慶四明志氷壺亭城南芙蓉洲環以芰荷舊名清遠乾道六年
主簿趙善譽易之舟山志主簿趙善譽字延之信安人乾道八年以簿
攝縣事政尚簡易而愛民之念惓惓時值歲儉盥司政猛譴課殿於
縣而善譽泣謂民曰吾勿能承奉官司由爾屬瘝也暇輒誦讀於署
後之氷壺亭一年即解組而去按樓宣獻公鑰攻媿集朝奉郎主管
雲臺觀公墓誌其畧云公諱善譽字德廣一字靜之系出太宗皇帝
後公弱不好弄年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固窮自
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饑渴寒暑之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
禮部俱為第一登進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觀在海嶼公介然

有守不鄙夷其人為辨曲直皆明遠平允邑人相與愛服之或訴於郡多
願決於主簿今太師嗣秀王時為守俾攝邑事對易定海慈谿三年簿
領而兼撫字之寄踰二暮三邑父老猶能道其惠政海盜窃發捕得全
黨郡敘奏以上賞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敢以人命希賞典嗣
秀王為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聞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忽
報改秩知撫州臨川縣人相與立生祠於縣治添差通判常州遷大理
寺主簿又為大理寺丞十一年亢旱試考官六月除提舉荆湖北路常
平茶鹽先嘗進南北攻守類考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又進
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於書天何言哉易
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
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矣數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
學文章雖仕林中亦罕有之十三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漕使闕上
稱公儒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
父母寢疾二旬上章力丐歸主管
華川雲臺觀及歸奄稚奔送涕
泣不肯去既還寓里屏絶家事獨處一室圖書自娛一日燕坐榻上瞑
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也公天資高明識見超詣研精性命之學
所著易說晦菴朱先生歎賞以為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嘗序
易書謂貫三才之理於其中一諸儒之說於其外公孜孜好學公退不輟
步
牽至夜分乃寐嘗為皇朝開創要覽十四卷又為皇朝聖政類編南
朝攻守類考 崑山徐氏傳是樓書目東南進取輿地通鑑二十卷趙善譽著黃丕烈云三十卷孝部先生趙善譽著即陳氏解題馬氏通考所云南北攻守類考
也宋刻藏無錫某家 晉記載年表論語說鏡歌鼓吹曲祝尭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怒
齋類稿藏於家少名齋以宗迂以勵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

出而從宦苟有利於民圖之甚於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在為經久之計在昌國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為緝泯嫁娶喪葬之資云云亦見宋史宗室傳緒曾鈔恕齋易說四卷首易統論每卦為說一篇直齋書錄解題易說二卷潼川漕趙善譽德廣撰

承奉官司我未能陽城下考矢競競蒲鞭不警書声朗
凉月亭涵一片氷

洗心亭

舟山志明陶積洗心亭記云衛使陳侯分禦翁州克舉廢墜土兵政咸立先嘗營葺公署煥然改觀未幾旋衛而大兵殪集乃寓人於望致毀墁焉茲來復捐資新之乃於廳之西偏闢地作亭潴水為池翼以淺廡繞以短垣顏其額曰洗心為退思之所客有過而問者曰公署之建古者今攸同詩称退食委蛇易称嚮晦宴息陳卢牖深念之有燕居韓延壽省過之有閉閣薛陰臥思之有齋戚以政務或闕莫可於是補全之也今公燕居名亭乃弗是之擬顏曰洗心何哉侯曰沿舊泥迹創為得心愚茲所務雖政訴厥由立匪心固無以為地也不觀盂子之見齊王而不言事手蓋用人行政之間適誠不若格心之為要耳余罔知明心本政之教且利啟文加情易牽滯而中亭迷眩思欲一洗偏倚黯闇之私使清明在躬足為應酬肯綮緬維仇香者化於蒲亭孫思邈揭銘於座右率能警心成德茹有慕焉而未能也去舊染而新是圖敢忘疏淪澡雪之功耶茲亭之所由名也客聞言唯唯而退翌日落成鄉士之知者攜酒於上致燕賀之忱於時四休孫子執爵楊言曰蔡邕有言心猶首面去垢之功曰惟修善善有

諸已澤流於人匪是之故曷其以心繼乃曉峰章子滌而更進曰伊
昔殷君盤銘日新資以祛惡詎曰濯身聖無滿假克嚴克敬別茲
吾屬敢忘戰兢次雙槐徐子亦斂衽而進曰西子蒙穢過者掩鼻惡人
齋戒可祀上帝仰侯銘鐫羙侯韋絃規規炫燿宵望自全凡在集者
以次舉頌禱侯於是再拜其賡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上帝臨
汝無貳爾心其今日諸公之謂也第不肯碌碌恣莫究莫圖爾敢不
佩服斯義乃上舍省吾韓子思橘朱子犀友小泉徐子羹吾韓子蒙
泉王子洎逸士丹厓蘇子輩相與屬筆於梅岑陶子請記之以要
永久梅岑子曰噫吁唏逐物任情時之通俗侯能振拔足音空谷
宴安之中寓有鴆毒亭名洗心以理防欲殊可嘉也遂次第其言
俾識之亭壁宣示來者庶幾繩有人罔疏前躅云爾定海縣志洗
心亭隆慶元年指揮王承恩建緒曾按記文云衛使陳侯非承恩也

一點靈臺不染塵○全憑洗伐見精神○西江吸盡尋常事○
滄海橫流障此身○

受降亭

舟山志總制胡宗憲題受降亭云十年海浪噴長鯨萬里潮聲雜
鼓聲聖主神髀思猛士元戎詎意屬書生身經百戰心猶在田獲
三狐志幸成報國好圍治安策舟山竟作受降城都督盧鏜和云
手提長劍斬妖鯨八面威風四海聲白髮尚能酬壯志丹心應不
負平生辟蠻俯伏歸王化萬姓歡欣慶有成禍本已除環海靜此
城瑞傚漢三城定海縣志受降亭在觀山明嘉靖時受王直降
建又聯恩祠在城中祀俞大猷盧鏜陶積為記記云唐顏文忠公
宋范文正公之於

饒異時同祠者也曷諸葛武侯張侯之於蘙同時同祠者也雖不同者跡然治業之同符經畫之同把人心感慕之祠情則一而已矣肆我郡督余事旰江俞公郡督同知北山盧公之莅事於茲也其德業同時同地而其利澤之感人心者又同蓋兼二祠之故而有之者也且吾古昌国地方為浙東極密通島夷颶檣數潮可抵海陬莫此為甚我朝雖革遷衛縣久武備寢疎故頻年以來內究乘之逐尊夷掠掠邊氓卒尔遭之辟易俘殘而儻仳嗷呶之狀殊不忍言二公以公忠慈惠之德老成持重之才先後承命來莅茲土各能以分守周旋其間或首尾應援或一面奮擊皆戮力相時酌机制勝而所積俘馘或數千計方且客兵駢集凌鞅主著則嚴為禁戢而撫循焉不啻若慈母之於赤子以是兵燹之餘城域保固而民不重創秋亳果疇之力耶此祠之所由立也著何武在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嘗見思別二公除暴安民而其深仁厚澤足以淪洽人心者哉今雖或去或留固犹大造之生育四時代禋而委遺故跡初何責報於人然而人之慕之如丁草春暉弗能自已天童刑勢之駸声音笑貌之為者耶亦犹饒民之於顏范夔邑之於諸葛閔張者矣嗚呼休哉祠因閶壑之故址為堂三楹門廡庖湢之備屬余記之余辱二公雅遇極摩工於某年月日將肖像其間漸圄門廡庖湢之備屬余記之余辱二公雅遇舊矣能以鄙劣辭手若其運籌決勝之方經畧折衝之跡雖更仆未易縷數者固將大書特書於竹帛以垂不朽茲曷容贅

能酬推轂奠南邦
笑看匍匐拜旌幢
波靖長城築受降
回首十年經百戰

樂凱亭

舟山志明陶積樂凱亭記亭以凱名識夷捷也捷何與於亭哉時相值也情相係也先是公嘗命屬吏鮑繼宣董作池亭於府署之右以便休沐既而屆汛期公率舟師巡海上獲夷寇殲之踰月旋師而亭適竣工因名樂凱屬余記之昔東坡蘇公嘗亭於扶風之署時適喜雨遂以是名之茲公亭成凱旋乃名以樂凱者得無與蘇情同乎蓋蘇以職民牧民以食為天時當亢旱民心孔疚天降時雨民之樂甚於已之樂也今公奉勅命守甯紹等處方夷舟檣海上為邊氓憂喜獲禽獮而餘舟遠遁民以安堵則游息之樂固不若俘馘之更為樂於時落成之頌與奏凱之歌交聲歡沸則公之樂為民樂也而蘇子之喜為民喜也又豈有間即由是優游爾休奔鯨伏於滄海津

漁爾游鷺大静於花庭或雅歌或賦詩養威望於投壺横槊之餘或
論文或講藝適宴閒於息馬投戈之隙其為樂何如然猶未已也
進思退思期忠過之盡補獨樂衆樂務休戚之相関凡所以出之身
而施之政者一皆公於己而以公於人為則公之樂而民樂之也豈惟凱
而已哉或曰安不忘危公之夙心樂且憂為將何時樂欤余曰否君子
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憂得之
然則君子患不能憂爾奚以不樂為患哉公徐氏諱正字世禄吳
嘉靖十三年選貢舟山志徐正號仁齋是
淞人以武科壬戌進士歷仕於此屬天下之望為時萬歷四年也陶積
守舟山營務振飭紀律森嚴每遇訊汛防身先士卒崔苻無敢跳梁
島夷潛遁虚懷折節敬禮儒生去之日士庶卒伍俱切摯援輳墮
黎幸總帥以平倭功封蔭三子如林如楫如樾如梓爭於舟山登天啟
間進士説者謂賢将之報云定海縣志樂凱亭在鎮鰲山之西泰将
徐正建

投壺魚雅葉習容儀破陣功成酒一巵自有甲兵藏腹内
風流不是執氷嬉

雪交亭

勝朝殉節諸臣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肯堂松江華亭人
崇禎中在言路著蹇諤聲巡撫福建常遣兵入衛唐王命為尚書
請由海道抵江南為鄭芝龍所阻唐王敗走從魯王順治八年
大兵破舟山城肯堂衣蟒玉南向坐從容賦詩自経死妾周氏方氏
姜氏畢氏子婦沈氏女孫茂漪見明史及輶覽張肯堂大義能明忠謀

素蘊崎嶇渡海慷慨捐生今諡忠穆全祖望鮚埼亭集明太傅東閣大學士張公神道碑云公入翁洲翁之總兵官黃斌卿者無遠器雖外致隆礼館公於參將故署而公所言弗用也但謀據翁厚自封殖以偷安海外公不得志栽花種竹於圃中作寓生居以見志其詞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痴於翁侯館余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為張子葺治之踰而春秋稍成緒繼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甓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憮然歎曰有是哉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附物也匪膠而固有似于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寥闊而姓名時為人指以故不能為有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說覆其短以至戴鼇三傾擊曦再昃疆孤撐而群用之用如梗楠枯相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為無撼之蟄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亡之上荊棘生為余因為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為余因為梗飄浸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臨為余因為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宵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傍有圃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獨子禍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寓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鄙林宗逆旅一宿無間焚掃乎嘗校其意趣以為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憂欲祛之者也鄙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憂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往岸其視易京鄛塢將馘險馘夷耶彼其縈（縈）

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
死必有補于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
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概也然而感慨係之
矣無何張名振等奉魯王至斌卿遂死王入翁以公為大學士輔政
公靈所居即以為王宮別築雪交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
嘗歎為謂蘇卋人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卋人曰公死卋人必不歿生又二
年而 大兵至城陷先夕吳公稚山至作永訣詞云虛名廿載著人間
晚節空勞學圃閒漫賦歸來慚靖節聊存正氣學文山君恩未報
徒憂瘁臣道無虧在克艱傳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因
集家屬曰無為人辱及晨諸姬方氏周氏畢氏冢婦沈氏即茂滋
母也女孫茂漪俱先投繯諸姬姜氏投水死畢姬先登姜姬止之曰
死亦當以序莫匆匆也公曰善乃以序而上及諸僕婦諸婢之從死者公
投繯梁塵甫動家人報蘇儀部縊廡下矣公亟呼往醉之曰君少待
我復入繯九月初二日也中軍將林志燦志桂等以格鬥死守備吳士
俊家人張俊彭歡皆絕脰死一云張俊與妻彭氏俱死 張忠烈公煌言輓鮑淛相公云
一身真可繫危安垂死威儀尚漢官魂返黃壚應化碧顏留青史
即還丹千秋共惜遺金鑑十載何慙戴鐵冠也識公歸箕尾上定
依日月作芒寒紗籠姓氏迴無瑕晚節何如五柳家欲報君恩餘白
髮祇留相業在黃麻樓空燕子從風墜門冷龍孫帶雨斜一自墨
胎歌斷後華亭鶴淚更堪嗟董守諭雪交亭歌危亭孤壯兮雪交命
名忠魂恍惚兮夙夜不遑子遠把臂於止水兮文節頡頏于從容之堂
婦姬羣僕激昂爭死兮酹酒三爵服蘇君之倨強書襟鐵筆兮字肅

秋霜屬後之信史今莫剛冠裳壯汝之毅烈今哭故君于鋒刃之銳曰歛
斂屍而後就戮兮王修朱璘古之良母使田橫之客笑人兮滄洲
恨滿悲白楊燕飛梁而銜土兮碑墮淚于路旁偕子猶以翼孤兮脫殆
繳于羊腸武趙王之賢武兮呂琦之死而復生吾今而今嬰四兮淒風
碑峯峯生寒香節人周容字茂三以救徐御史心水為王朝先榜掠
蹙一足自號蹙躄堂往來海上鯤淵諸公爭客之有翁州志一卷翁洲
死事諸公傳一卷緒曾按蓉浦書院前有雪交亭故址

氷柱撐天雪枕戈鯤淵雙樹日摩抄亭前分付厓山月
來照題襟正氣歌

問潮亭

寶慶四明志問潮亭城南背負舟山前瞰門鹿下臨大海淳熙十
六年建待潮亭在舟山恩波亭大生堂主帥王子壽建令趙大忠記
與恩波亭相近乃祝聖壽放生之所也舟山館令趙大忠建依憩館
道隆觀東定海縣丞趙崇賀權縣創建

潮消潮問長如何亭館迎人海岸多穩迹風潮勤問渡
但能破浪有恩波

望海樓

裘璉太保黃公傳公諱大來字君萬陝西人也貌脩偉膂力絕人始為
小校隸浙江提督賽公白理麾下會直宿蹲踞堂側賽公夜巡逕望
若虎異之授領小旗統五十人康熙十三年耿逆叛據小梁山攻諸軍
皆潰公獨奮旗奮往中礮鉛丸仍陷陣大呼賊始披靡退却十餘
里親王奇其功命敘賞授守備親王曰是何功也乃以微職償士

誰用力逐特疏奏請擢福甯鎮總兵官越三年轉鎮定海時縣治未
設無城濠可守公樹柵振堑儼若金湯為公能遠視署後建一樓
名望海日登眺遠瞭二三里外不誤命兵役斡办計足某處往還審
其水陸径道行李帆檣無不辨悉或逗留生事即呼訊無不承服營兵
無故不許擅出城一日坐樓中猝令執某至前懲之曰頃從某橋偕
一年少出城有法也悉其衣履皆不爽人以為神無一敢犯者嘗獨
行逕見小校提某一筐公遽呼曰何罰人某校曰此自種者公曰某方
長自種有決不肯連根起拔且帶有宿泥必被人驚覓不暇敲戛頃
之果一民婦追逐而至其聰察擿伏多類此公為人剛直莫敢以私
干令嚴而機密夜宿恒數易地有所往雖登舟策馬犹不知其何主
信賞必罰按籍給餉絲毫不侵剋以故雖悍其威而無怨者公不知
書然雅重士諸生貧能文者周其乏率周之在定五年以病卒終官先
一夕有大星隕海声若雷轟死之日兵民無不痛惜為肖像于南衙
頭以祀無子嗣秩晉太保郵贈如礼初公抵任舟過姣川獵者斃一虎
獻公憶帥將事心惡之乃卒沒于定史氏曰嗚呼公之去來豈偶然哉
詩所称矯矯虎臣公足當之矣

單令如山敢敢欺憶曾詹勇獨寥旗虎臣矯矯真無
愧百尺危樓坐嘯時

真隱舊遊

大德昌國志史浩本鄞人往宋紹興戊辰年為正監臨官温慶五年入
相官至太師贈越王謚忠定紹之二年祠于道隆觀東偏榜曰真隱舊
游參政余公天錫記云心之精神為是謂聖佛与人同此精神也佛廬

明圓鏡即人之英灵慧智佛莊嚴福德即人之富貴利達故後哲挺生
謂之一佛出世而現音大士能現宰官身者人與佛一而二而一矣也
彼霞錦斐空雲花絢目異香芬郁于無色幻象罣露于有朕豈佛
之精神自尔發見者向非德詣手充符心廖手太一透三乘之正竟
締五梵之殊因未易精契神交于傥忽之頃也四明宝陀孤海一絶島
乃現音大士示現威神之地四方來謁敬者祈一覩瑞相而莫得豈
大士靈感因靳于人特人之精神不足以感大士耳惟我太師丞相忠
定越王禦事昌国一日舫葦而至宴心作礼頋瞻徘徊寂無所見歸與演
師論文殊圓通童子入法界事再至洞下有叱卬指之曰巖有寶可以下
瞰王攀援而上萬象洞豁瑞相倏現全身玉毫亳彩燦然大圓鏡中
恍如晤对既而前曰公有結裹冠菜公也言訖而退竟
失所往意者大士百億化身妙即世音以公名之實現兆於此不知若
契神交膠合無二故王以起世詮佛已竟（經）入文殊圓通之場而佛以音
世委王不得辞菜公結裹之嘱事之顛末図已留題于紹興戊辰之寺
壁矣紹定改元春邑令詹仁泽發揚秘奇即道隆観東偏建宇而祠
之鳩工庀力鞏葦未就冬趙汝浥實來弦歌静閒及硎游裕公餘蔵敬
伏謁祠下睨其基誠拓矣而庳而勿崇也閎其圖誠工矣則嶷而勿倣
也敢先輔尉也林惇知監也左之右之经之営之巍荆一室遂頋且
顏丹雘輝輝明妥王靈堂列三楹實閎實廟可瞻可儀廊翼而廡
實衍實修可郤可趨西附羽宮而通車脩洒掃也東臨積水而建閣憩
游観也大打峙前新堤通道観模壯麗百倍于前向時巖實下瞰之瑞
相傳久為實録棟杆獨倚之勝實畫莘于目前頋不韙哉嘗聞之佛

之為教、燦羣啓而獨擢、度般若而先沙潛通而廣被、密讚而顯現、百千萬億、河沙世界、無不普滴、功亦懋矣、及其離性離心、空相空識、欻萬有于一無、前詮後譯、非不夸詡、曾不足以拔植世教、王以慈悲為心、靈神為性、一流蘭若、精契神交、眠貸利如蟻培、等名爵於鴻毛、一佛再見于佛国者歷朝至再相三十六年間、相業精神、焜燿赫奕、丞從詒侑、巍然為治興、獨相慶澤流衍、與宋無極、三台符采、再光奕世、自嘉定国家無疆之休、了此一大事因緣、真有佛力所不能到、一念流通、今在在精神矣、是佛国固有待于王、而王豈有待于佛哉、覩舊有金閣寒陽宝殿殿前有志定、史越王、嘗賦臨江仙詞云、試凭闌干春欲暮、桃花点點胭脂、故山凝望水雲遠、数堆蒼玉髻千頃碧琉璃、我本清都閒散客、蓬萊未是幽奇、明朝歸去鶴西飛、三山衆縹緲、海運到天池、史浩鄮峯真隱漫録、昌国保瑠道場、疏瞷其乾矣、斯成萬瑠之儲、而以潤之則失、一年之計、敢憑佛果、上動天慈、伏願慧日流空、仁風扇海、凡有波澜之地、悉為冰玉之區、三日之霖、利不遺于農畝、六月之汎、課自足于版書、惟微丕獲之一夫、庶顯無邊之大覺、昌国縣衙祈雨疏、炎曦久亢、天外峯攢、秋稼垂枯、田間龜坼、傾斯民之渴望、祈我佛之哀憐、載消公宇之塵、用啓祇園之會、伏願濃雲霈若、甘雨沛然、蘇萬井之焦枯、慰終年之勤動、普均生植、仰戴慈仁、昌国保瑠青詞、国饒近宝、誠為貨殖之源、水潤作鹹、必假陽精之助、茲繄天予、殆匪人為、謹殫夙夜之誠、冀動聡明之鑒、伏念臣謬尸百里、租有四

封雖號膏腴亦頻仆鹵旱則便于意海而或慮其無年水則利于植苗而復憂其失溜惟雨暘之並若庶財賦之兩全多稼如雲今幸有千倉之望萬弓積雪願犹愆一簣之功是用數靜供于琳宮演靈科于監院式憑世礼用萬民誠仰藐襄幬無私神明有格俾潮汐晴陰之得序庶宇盈文斉之悉宜永與蒼生同依妙蔭次韻范經幹昆季昌圃雜詠

酴醾花滿架犹頻雪作英年〻譽此眼儛明春遲固欵壯丹佯韻勝雅

必馳野客名縹緲碧裳留夜月嫋婷玉面起朝酲却嫌梅蕊無才思零落蒼苔為笛声

江倅出家樂沉沉春酌話綢繆花月行船看拍浮手柬柔黃調雁柱神龍紋錦出香球未攀青子犹如豆欵繪顏麟始上荷蓮島古來無覓處我曾今此得真游

范幹招足顯道片帆落處是三山絶景塵居了不閑夢草池塘如有得對床風雨亦非艱騎鯨凌海風生腋揮麈談元笑滿顏從此清名追二陸錦囊賡和不容閒

緒曾按臨江仙詞載鄭峯真隱集中為史越王浩作無疑延祐四明志同而明程敏政篁墩集忽以此詞為史弥遠作定海縣志及近人選四明樂府皆沿其誤補陀傳又云弥遠見茶樹顒大目為作相之兆又無足取

鄭峯真隱舊棲○鸞凝望三山鶴影寒○不信清寃深似海○桃花點點泣闌干○

黃給事宅

延祐四明志宋黃亀年字德卽其先福州人後葬父于鄞因家焉崇甯五年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會边報王倫來歸亀年以忝檜植党專權阻上恢復上言言檜狗私欺君合正典刑三上遂褫檜職

又請暴檜惡于天下從之除大常少卿兼給事中檜復相竟年落職寓居湖州後與兄岳年隱居昌国之馬泰山大德昌国志馬泰山在海之東南昔有碧雲菴馬耆禪師修道於此與黃給事竟年等聯句刻諸石有曰團團深鎖碧烟籠馬安隱禪居瑞氣中黃萬里滄浪終夜月張居士光更于何處覓天宮黃承事岳年又歇橋岸有石平潤亦文許昔黃給事結菴山側往來停車於此結曾按黃給事字德卿、宋史本傳同舟山志誤作德紹定海縣志作德裕尤誤

格天高閣力能排安隱禪居臥海涯不是冥鴻辭遐矚繳耽阻長脚劃江淮

張孝子宅

寶慶四明志旌孝坊狀元橋東為張超孝行立張超昌国縣狀元橋東人家鬻素食為業超自幼孝年十九父榮患氣疾寢篤醫藥祷禳俱無效超對佛炷香刲腸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病愈實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守趙伯圭舉揚慶例命縣厚加優卽趙師夔岳甫皆書申賞賚焉其後父母以寿終葬富春鄉第六都之冥家裏泰嘉四年令葛洪援赦令與免一切科賦徭役仍封殖其父母墓禁樵蘇者按冥家嶺在紫薇裏大德昌国志興行坊在市橋東為民救母病立丹山志朱日新改父病立即張超坊又教愛坊在市橋西為民救母病立

家住狀元橋西有母年七十餘祐七年病革日新刲股以進殆而復生鄉里閭邵縣獨給甚重題其門曰孝愛又云超張嘉定四年超病篤子義割乳以奉之福祐六年義病而其子華祖復継之三代孝行天性相傳嘗表其庵曰旌孝景定三年令干文傳改

曰興行按于文傳乃元延祐四年昌国同知此云景定三年令誤也

肝腸剖取粥親調○○○○○○○○○○○○○○○○至今海○○○○有張超○

陶平石山房

大德昌國州志陶曰孫咸淳五年陳文龍榜進士又圖南坊在南門舟山志陶曰孫字元愈號介溪讀書城北平石山麓五載足不越邱樊登咸淳元年選試大德志云五年進士此云元年選試誤授芙蓉州文學落筆輒千餘言意趣精到行有季尚鏞表薦遷平江倅已而尸臨安卒於官州守范世昌題其里閈曰圖南又陶椿卿字居壽曰孫子才弱冠父寓杭暴卒奉母護喪東歸至鮫門颶風大作幾至覆舟伏棺號天得免於難閉戶讀禮癸酉以戴氏經魁名覆試又魁名文傳銘其墓郡國利病書平石嶺山山椒多方廣石碧流雙洞左右引映下頗爽曠定海縣志石嶺山縣西北四十五里一名平石嶺元介軒陶先生暨平石先生藏修處昔城東元本州同知于文傳為延祐癸酉解元陶椿卿立圖南坊在城南門為徵士陶曰孫立按明黃溍象賔科象賔臨安縣志宋知縣七十人元知縣僅載賈汝霖劉立道二人俱無陶曰孫名其仕宋仕元俱未載明椿卿發解則在宋季其不仕則在元初疑曰孫亦未仕元姑誌此以俟考

定海縣志延祐癸酉解元覆試又得魁有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按元延祐元年甲寅至七年庚申無癸酉紀年又十三年乃元統元年癸酉縣志有誤據此癸酉乃宋度宗咸淳九年又六年宋亡元有天下若至延祐則元已高目三十五年若元統元年則元高国已五十四年矣云甫定東南蓋宋季發解入元不仕也以元甫定東南不仕自號平石不忘先也延祐元年十月卒于家據此蓋知癸酉為度時呆時州貳守于

芙蓉洲上北城居○陶令風流五柳餘○有子棄義終○日泣○鯨牙奪骨兔依廬○

戴良翁遊福君諱麟文昭其字也先世自福清徙温遂占籍焉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乙科授慈谿縣尹旬朔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至臨没而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徹而方佐丞國珍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潛歸為自守計君不忍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君既失勢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兩虎鬬故叟身以至殺我非勇也方愧悟翌日遁然卒置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奈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著道士衣冠而舍其宫治田菁園種牧以為食無纖毫芥蒂意後仍貽以足疾倚杖踽踽出迎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鄉僻陋為興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里人聚石為臺陳簠簋爵罍升降揖讓如鄉飲酒礼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弟子為擘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久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侯君一言而解頑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衆毋犯君境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辞丞相河南王總戎太原承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十年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内附于是南游閩中未幾竟卒于閩之寓舍陶宗儀輟耕録會稽陳思可審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麟南行臺于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知秃堅在城則有録事達魯花赤薁里吉思皆總制團結民義者納麟之子安安以三人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紿召秃堅至拘宝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泛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沉之海獨

存邁里古思一人耳、舟山志元陳麟字文昭、永嘉人、登至正甲午第隱
居不仕、屢薦為慈溪縣令、附摩霄图、斥逐豪強、民被其惠、時邁里
古思尹越、禿堅帖木兒刺餘姚、皆以能名、時称浙東三傑、會方国珍據
慶元、擁府威勢日甚、屬邑皆承奉恐後、麟獨與抗、国珍隱欲害之、未敢
棄官至昌国、與三州陳縉締好、謀斥谷珍、朝廷遷詔屢下、不赴、會盜未
除、痛自創艾、不知所終、慈溪縣志、麟少貧窶、為吏、年二十、始刻志讀書、為
慈令、僧法匡交結臺憲、以事置之法、御史大夫納麟改置南行臺于
越、其子安安與僧文視篆初、即遣其徒訴寃、逮麟甚急、麟揚言曰、臺官
天子耳目、天下事多有可理者、今江南請道大半淪喪、宜思正臺綱、書
風紀、何獨注意于釋氏耶、納麟惕止、元史納麟傳、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紹興、復以納麟為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又云、國珍執之、欲殺不果、羈廉于岱山上、尋又遷置城中朝命
屢遷至中順大夫秘書丞、以道阻不能赴、元沈夢麟序慈溪令陳文昭、
因風伺訊慈溪、令每咨來鴻不寄書、風俗過江多閒雜、乱離為客欢
無儲、公田七月收紅稻、山縣千家食大魚、見說海东時序好、欲携妻
子就耕鉏、全祖望句餘土音、陳文昭岱山操詩話、慈溪大令陳文
昭、名麟、受業于慈之大儒竇峰趙氏偕、以傳慈湖之学、方国珍軍
入慶元、獨公不屈、国珍執而投之海、或諫而止、乃囚之岱山、終不屈
而死、今翁州志謂公避方氏于岱山者、謬、琴操云、昔年竇峰兮北
面受教、書而鳴琴兮、夜則講道、堅孝有真兮、惟忠與孝、詎以城
邑兮、齎彼群盜憤彼元帥兮、喪其旌纛、空令吏兮、義憤悒悒、洋
洋東海兮、岱山其隩、追擬蘇卿兮、因于雪窖、西瞻宝峰兮、靈光有
曜、不負吾師兮、臨流長嘯、緒曾按文昭本無琴操、全氏以意補之、

陳公臺足補志乘之缺、穀耕錄況海之說、亦傳祀也、

高臺直接寶峰青臺上慈湖舊校經○○○○○十載拘幽琴操在
○○○○○○
夜來彈與海龍聽

丁高士海巢

元丁鶴年海巢集題昌國普陀山寺壁詩、神鼇吃立戴崔嵬、俯瞰滄溟水一杯、積翠自天舟罨畫、布金隨地起樓臺、祈靈漢使乘槎到、傳法梁僧折葦來、若使祖龍知勝概、豈徒驅石訪蓬萊、昆明劫火忽重然、宇宙名山悉變遷、古剎獨存龍伯國、豐碑尤記兔兒年、三更日浴咸池水、八月潮吞渤海天、雲漢靈槎如可到、便應長往問羣仙、海巢詩、海上巢居海若隣、三山眼底小如拳、已攀若木為華表、更立搏桑作翠幢、蛟室夜光睛燭冷、蜃樓秋影冷涵窓、鶴鶴夢斷無因到、惟有同棲鶴一雙、觀太守兄昌國勸農、東皋風日媚新晴、太守躬耕曉出城、裹飡雙莊穿柳過、蕭蕭五馬踏花行、扶蔡父老陪諮訪、騎竹兒童主送迎、豈意兵荒南北適、化行滄海獨昇平、寄昌國滴汝舟長、老西江禪伯住東溟、境接蓬萊地最靈、析木秋濤浮座白、枝桑朝影拂簷青、已無鶴近雲間錫、祇有龍聽月下經、李白騎鯨天上去、題詩誰復和岩扃、戴良九靈山房集、高士傳云、鶴年間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徒步往依、甚友愛、吉雅謨丁掾南臺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權要、遷江右、乃獨千里送之、待還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為童子師、或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時兵戈四起、鶴年逃匿海島、絕其跡、海上多盜、轉徙無常、當方氏之盛、幕府頗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鶴年獨逡巡遠避、門無一迹、因自謂曰、凡為清

士當以廉為主義為輔和為衛三者備廉可免於今之世矣又為鶴年吟藁序云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僧來復海巢為丁鶴年賦云結得巢居絶世紛漫游長狎海鷗群棲殘若木三更月補就蓬萊五色雲島上颶風吹欲壓人間劫火熾難焚九江攬秀誰能賦太白騎鯨擬共分定海縣志鶴年居甬州海島隆冬衣不掩脛有依舊滄溟水一坳○棲臺麗畫幻如泡○覓兒年久豐碑失○有高名屬海巢○

王氏復翁堂

舟山志王氏復翁堂城西四十五里明陶菴別錄洪武二年簡秀二山奸民葉希戴王子賢作亂糾船二百艘入大洩江附馬都尉王荼率兵擒賊首餘皆潰遁元末趙宋遺賢鉅族多隱昌國海僻之鄉信國公湯和不無疑忌于是乘簡秀二山之梗定謀起遣四十六山俱罹兵火惟富都一鄉賴老人王國祚獨存一線云菴又有復翁堂記云余端居之暇鄉人王某持狀來謂余曰先曾大父國助惆斯地之民被遣而窘于二所之禁不容出城稼穡故特具奏面太祖高皇帝于南畿蒙聖諭俞允貴勞遣之部繳未降鄉人皆悅輒出城營產以居仍被巡司申以妄託擒送之京幸獲聖明再蒙賞勞放還之鄉人德之而以復翁顏之余堂取復翁州之地之義也願得一言以記之垂不朽尔余曰子知其略未得其詳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二年念晉海東之民代有冠患以無兵守禦故耳乃設衛所巡司以守之改州為縣與衛並

雯誠帝王萬世不易之圖、二十年遣信國公湯和雯置東南之地視
地圖為海外一彈丸、遂遷其民而革衛縣、止留兵二所、民兵四
里、吁、惜哉、聖天子謂彼有好田地任民散雯、但無容寇擾之旨、
可謂明見萬里而湯信國和不體經國大略、輕于播遷其民、與太
祖之意大不相侔矣、是以當時被遷之民方有信國公之怨而留止
者復有軍旅之禁、流離困苦之際、如解倒懸、宜乎人心感德尔祖而
有復翁之說也、王氏子孫當思所以有今日之盛者由尔祖有復翁
之德、則夫修身理家、其可以忝厥祖乎、雖然前日之翁、非今日之翁、
復前日之翁、復其耕稼之利而已矣、而人心之悅已如此、使後之
人能繩尔祖而復今日之翁、興治興教、以復前日風化人才之盛、則
人心之感悅又當何如、是為復翁堂記、時宏治辛酉季冬之吉、閩
茶陵

成化六年貢官教諭其子應徵云祠宇書云何雖然邑治莪已無壇社山川厲屬之
典儀而境內應祀之神蓋藉之以時日諸籲之以平成者誠不無也其琳宮梵宇為里
社中士庶祝釐宣諭攸依並得紀之尚獨惜夫復翁王氏乃罔不獲棲神爽于一廡
陳一蒸嘗酹一卮酒吊者悲之嗚呼昔人淩河浴犹思夫禹之功則夫翁之有眾得
不棄田里詣蓬荻而嘻嘻于桑梓者垂二百三十年于茲矣謂非先生捐領元之勇
冒鼎鑊之嚴而致有今日恩是以一書再書而重予之感豈先君子耄耋之所事
遺先生于汗簡間也嗚呼先生其祠于此將諦傳說以祝 国祚面陳不當畫從之狀太祖允奏錫批
劄云看得爾雯有好田地許爾輩搭屋居住看守犁鑼賊人登岸
自備鎗刀殺了來說等諭餘遺民得不盡從鄭士胡邪呂贈詩云
境入翁洲觸雯住遷民痛憶舊生涯奏聞京國三千里詔復閭閻
十萬家海上有天重日月山中無地不桑麻丈夫功績應難泯特匾高
堂永歲華定海縣志又載一說云有內豎王姓進香普陀颶風漂舟國
祚迎歸其家敬具甚厚豎德之陰為左右緒曹按此說甚非當國祚
面奏不可遣狀上為動容是出自聖斷且高帝時內臣不得干預朝政

何能挽信國之柄、蓋國祚聲情誠懇、感得動英王也、豈貊璠之助哉、復翁之功大矣、後之人、當專祠以奉之、更列於鄉賢可也、

鼎鑊甘心達主醜
○○○○○○○○
只合釐堂拜復翁
○○○○○○○○

李氏遠清堂

明月瓊清江文集、遠清堂記、距昌國縣東三百武、有洲曰芙蓉、其水縈紆南流、以入於海、洲之上皆蓮、芙蓉其異名也、當三伏時、紅披翠掩、雖鏡湖三百里、亦無以過於是、吳為隱者孝文友所居、既專其勝、築堂若干楹、因顏之曰遠清、命予序清來求記、余嘗論詩人工於寫物、凡狀其形者遺其神、而瀟湄閒予之於蓮、求神于形之外、詩固有所不及也、夫周子一代豪傑之士、其生也後聖人千有餘歲、而學之所造、會聖人於一時、殆非漢唐諸子所至、其於一花一草、疑必略而不顧、乃有愛蓮之說、何哉、蓋有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則無毫髮之累、可知而蓮之至潔不妖、可觀不可褻、宜足以配之、故目為花之君子、非徒玩物類眾人之壯丹也、且歎時之愛壯丹者眾、愛蓮之同予已者寡也、今文友有周子之學、取其語以為名、其亦異乎眾人之愛歟、抑惆悵洲而居者多大夫、而中建夫子廟久矣、惜湮于荒陬僻壤、人莫能知至文友始表而明之、有芙蓉為、雖然一物之微、發之于周子、獲列君子之品第、亦流芳於不朽、矧為士者、日聞絃歌之聲、日覩揖讓之習、惡可不勉而至於君子、甘為小人之歸乎、宜即故以及求諸己、非特取香之遠而益清、為人之所美、尚蓋其至美使體夫清遠也哉、是為記、

按芙蓉洲有清遠亭詳水亭此遠清堂、乃隱者李文友所居、錄之以

補志乘之缺、

翠掩紅披勝鏡湖○花中君子有人呼○○青蓮苗裔濂溪品○○香遠心清○○○妙○無

嚴員外旅舍

舟山志嚴端字克正、郡人登景泰甲戌進士、官車駕員外郎、以言事忤中貴落職、性至孝、樂易蕭洒、愛東海翁門佳山水、間寄寓焉、又云趙珏字士良、宋宗室裔、時芒應發、權州從事、倘珏賢而礼賓逾年、遍訪境中山水名勝圖畫、品題成帙而歸、按嚴端、鄞縣志選舉表有其名、而不立傳、趙珏乃元人、時昌國陞為州、故有權州從事、定海縣志俱失載、宜補之、

功名久慨驚絲○水潇洒襟期海上增○更愛臥遊圖一幅○歸裝清遠歷吳興○

李茂才野軒

明釋來復蒲菴集、野軒為昌國李茂才賦、云海城車馬往來稀、獨愛閑軒傍翠微、昏雨一村桑柘綠、秋風萬井稻粱肥、燈前教子惟書卷、座上論交盡布衣、昨日南隣邀社飲、醉騎黃犢月中歸、緒曽按蒲菴集中寶陀大士應現詩序、作於洪武時、此詩蓋與貝清江李氏遠清堂詩、俱洪武時作、雖李茂才不得其名、而野軒足補志乘之缺、且以見王氏復翁之功也、

春來桑柘緑烟屯○更喜秋風飽稻孫○兜解讀書朋載酒○野軒風味至今存○

施印泉山房

舟山志施邦彦字伯玉號印泉昌邑弟子讀書普慈山房題其齋曰
默易善古文詩賦有默易齋文集待父詮疾畫孝與弟端彦友
愛終身著女訓以教三女老年好學益篤臨沒曰余無他惟讀書
事未了忠孝事未盡秣陵扶輿張公烙可立石於普慈山門之右曰
明高士施印泉先生讀書處

忠孝平生未了懷拋殘書帙散詩牌惟餘○○○○○○
○○○○○○○○
曾照先生默易齋

陶氏先霽堂

舟山志陶茶字素之成化六年歲貢授江西新昌縣訓諭遷甯藩王
府教授王嘉其學行礼敬殊渥留九載一日作歸田賦以見志致
仕而還怡情林壑者三十年尋海中奇麗興至飲酒賦詩扁其堂曰先
霽年九十而逝所著有觀光集歸來集形勝賦賦云中華勝地東海名
州人傑地靈川明山秀漢曰勾章唐曰翁洲宋至熙甯賜名昌国元至我
朝名不廢矣世有遷迁陵谷如舊四百周迴五山其偶地不改閭民不改稠
化行俗美風氣善柔虎狼不產經暮夜而無恐兵燹不至處乱世而無憂
如髻之山雙峰秀拔如帶之水九溪支流橋有吠元之識泉多龍擘之湫
商願藏于其市而人或軽利叛歃出于其途而行弗裹餱金人斫柱道隆
溅血而戎馬莫之敢犯大士當居補陀示現而累劫為之降求民無瑕掌
之風士無狡詐之謀田野膏腴耕者不為旱涝之倫山林奔隐老者不識
城郭之悲蓬萊集仙琳宇也逸士之思登覽吉祥宝陀名刹也文人之願
移舟酒坊十五都稅常平書院則二儒校兼收有元類編民籍戶口倍蓰而

陞邑為州國朝增設衛所民兵四司而與縣共守絕倭夷之朝貢起居老
之歌謠未幾而遷信國之改遷去三鄉而存五里幸而為聖治之詔切
衛民生而命帥侯舟師整飭為諸番瞻仰之所城池聳固實東南保障
之隩百餘年來海道宴清閫境界之難襲抑聖世之洪休也待欵盛
於山川之美徒為外觀賢哲之生名垂不朽是以黃公為四皓之一而
漢儲以定沈治進孝經十卷而校書是授立言稱盛者任中丞也徒從
雲集者郎奉儀也湖南冠起而閩名即退者非薛寘乎婉言諭冠而罷拜
請服者非徐處乎至若應傃之令鳥程也以詩諭昆弟而息具爭黃龍
年之為侍御御也劾奏檜類奏而罷其相斥童貫之擅權者蔣仲遠也
佑公闈之首選者王文貫也趙時恪登高而伯仲聯芳應翔孫及第而
神童是號或一產而二相應傃余天錫也或父子而俱第孫枝孫起予也
趙門武昌廉而四子進士閩氏領鄉薦而兩膺解首此則宋元人才之盛於
此遷至我朝雖曰草稊云孝散序生於羣邑終乃登科入薦立功名於
浙右閩鑄仕居閩閭憲而致天眼之頌張信名列殿元而取二經之優王如
源節推南安而政尚仁厚章鼎新休官學錄而名行罕伴他如錢堪之旁通
律序刘本安之俾貌偉修王永隆之知彬宿政声赫赫而陞授少秀趙濬荼
之興学校令德彰而風著嘉猷又如韓鼎之零句容德威並施而澤
及後嗣素璠之典千兵天性廉潔而至老不移此則皇明人材之盛其已
然者固綦數而莫悉其將然者猶鼎來其可期矣才非荃賈官實並
之德非顏冉寿实過之自慙官守之後聊為薄芳之詞倘覩風者有
所採擇豈獨蒭蕘者之可遺吁安得秉鈞衡當要路者作新是土興復
政教於斯時耶

笑醉楚醴賊歸田霽月光風海上天時詠羲皇同一醉酡顏九十地行仙

王少參永思樓

舟山志王永隆字崇德登永樂辛卯科經魁歷授潭原郴州知州不事奇
削綱紀井井復補宿州值旱禱雨輒應任九載當轉擢宿父
老詣闕請留進秩右參政視宿如故正統戊戌入覲京師乞歸不許又
三載得致仕擇山林水湄勝處築精舍與昆弟親朋談笑其間年七十
五而卒經元坊在府治北永樂九年為鄉進士王永隆立定海縣志王民
永思樓少參王永隆建三老堂少參王永隆建于東湾王少參墓城東
北四里之東湾翰林檢討四明汪泰有題大參王公永思樓詩云年
逾不惑二毛侵老去思親倍不禁板相每彈王子淚望雲徒切狄公
心庭前寒露晞朝旭樹杪悲風起夕陰觸目總能成感慨音容渺隔九
泉深汪泰三老堂村居吟村居好村居好竹籬茅舍清溪繞山深地僻
無塵埃幽居晝日閑啼鳥布穀催耕農事忙負未東昇趁天曉攜籃
江上買魚苗稚子村莊鑿池沼鵝雞豬鴨與牛羊晚來院中閑炒炒
春韭楊夏嘗草冬白梅秋紅蓼不須圖畫見良工妝點四時景致好
隣翁賒酒頻相邀老瓦盆邊況醉倒不須庖鳳與烹龍淡飯黃蘆只要
飽堂前鶴髮壽延長眼底兒孫離褓保男婚女嫁不出村步步相隨
直到老不禮兜率宮不學蓬萊島但願二稅完心中無煩惱歡兒
孫莫弄巧廣栽桑勤種稻衣食足而礼義生飢寒至而多姦狡眼前
富貴片雲輕身外功名一芥小古今事曾稽考敗者多成者少可嘆韓
彭不知幾惟有范張歸去早富貴貧賤出自然榮辱安危當慎保

寫下此篇村居吟雅興風光真可表
寶永隆子謙孝友不仕孫元廩天順八年貢曲靖同知按永隆昆弟
有永頤字崇正未第時遊錢塘觀潮巡按朱公及同官嘆其弗避拘至
以遊序對命賦觀潮詩援筆立成詩云大江東去接蓬萊萬里
潮聲兩浙回幾度夜隨明月上有時風捲雪山頹畫船衝浪沙頭
立白馬凌空海上回我欲乘槎訪霄漢清風不礙釣魚臺有一僉
以才芸薦亦見舟山志佳話也永隆為王
按京巡 仰曾孫
憲猶怒復試之又成一律有分明一派長江水做出許多声勢來眾
驚異朱公携還南畿妻以女入胄監後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或云宣德七年

永思樓築愛村居排比李春園得句初白馬紅鸞成一笑
江潮聲勢到歸墟

黃氏拙脩齋

明鄭真滎陽外史集拙脩齋記古人之重以厚今之人輕以浮重
以厚者拙之本原輕以浮者巧之橫流天之生人何異于古今哉豈
其性稟之或偏或正即抑其氣稟之或運之降習俗之澆而致然即昔子貢
過漢陰丈人抱甕灌畦教以桔槔而丈人羞之則天生人之道亦
惟拙而已有能以拙自脩不幾於君子乎同郡黃夢熊氏世家子
也年踰三十質實雅重以詩經中洪武五年江浙鄉貢進士選計
脩京師大臣將奏以官擢辭再三大臣為之喜曰子所謂善斯之未
能信者耶遂免歸角力讀書養兄事母以孝友聞昌國邑大夫以
礼幣招致教導弟子員昌國海島雲水鄉夢熊不憚險日與孝者
研精畢力期底於聖賢之域退處齋居一榻蕭然而靜存深念渺

覩千古若有與之晤語者因題曰拙脩蓋用儒先董子之語云子向與夢熊同年夢熊以世契視為執友礼待良厚忝以廣信文孝祿過家上任夢熊請著文以記夫人喜巧而惡拙久矣夢熊以拙自脩毋乃愈拙而人愈又喜乎且君子之學也期底於道而已又以世之好惡為是非榮辱也故拙之於道之脩也董子稼伊洛正道謂聞道為悅而以拙自修蓋信之篤而志之力也考亭公朱子以為下孝上達之要信乎夢熊自幼知孝而欲自通於古人則其於道也必有神會心得於混淪磅礴之外矣彼有詩張變幻示巧於仕宦名声者夢熊能不藏而唾之於且夫炫耀華美不如敦樸淺近浮薄不如渾厚敏速捷急不如遲久世豈有輕此重彼者即夢熊以拙自脩其視流俗何如哉夫道者天理自然順其理而不去拙斯在矣中庸曰修身則道立身外無道拙脩矣其於道也亟矣為此周夢熊名齋之意豈可以淺近形容哉夢熊先大夫鄉先生聲甫宗丈學生以文鳴咸德祐間嘗試對將畧人才號金玉策夢熊實為家藏經濟之傳周有素矣拙脩云乎哉子年過三十慣為無能嘗用周子拙賦以自解幸而退歸與夢熊相半山海間其亦出處之同者乎于是乎記之

僻居自愛水雲深○一榻蕭然萬古尋若洞終南爭捷徑○
漢陰久已息機心○

吳忠烈寓室

勝朝殉節諸臣錄礼部侍郎兼右都御史吳鍾巒武進人從魯王至舟山往來普陀山中聞大兵至甬波急渡海入昌国衛之

孔廟 按明廢昌国縣立衛故称昌国衛之孔廟即舟山孔廟也若後移象山之昌国衛無孔廟 積薪自焚死 見明史及輯覽謚忠烈黄宗羲明儒學案吳鍾巒字杰稱號霞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長興知縣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国事時寧不悅先生由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即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是時自浙至中方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坐皆覩生不踰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為弟子員率之見于行朝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駕在翁州先生退處普陀及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遠死庵禍吾尚為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国難吾為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在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士死得明白乾淨即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于地下亦復渡海入翁州辛卯八月末于聖庙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奉火而卒年七十五又霞舟隨筆人生只君親兩大本凡日用應酬宗族眷屬無不本於親(本)此之謂仁凡踐土食毛事上臨下無不本於君(本)此之謂義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云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徵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吳鍾巒號稚山常州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南都破從監国至閩歷官至吏部尚書姚江黄宗羲招公居四明答曰從王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普陀

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庵難吾為詩
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
為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吾為詩哭之吾老矣又及此時尋一
塊乾淨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天子地下於乃復渡
海入城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
積薪其下捧先聖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因同志催程急
故遣臨行次院衣時年九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吳忠烈公寓
梅岑次沈那菴韻云萬壑松濤入夜寒冷冷非復世情看隨緣竹
裏逢衲士說法山中見寧忘歸潔幸於塵界遠逃雲敢謂寿槃
寬維摩丈室堪休歇不願遊仙駕彩鸞人間方丈渺雲烟我輩
風流許拍肩寺底洪濤惟塵立僧居深靄有啼鵑花紅初放偏宜
兩茗碧新烘可試泉遺子婆娑堪送老何須又上渡頭船誰與覺路
妙莊嚴無算緡錢費不廉萬里星霜曹叩閽一泓水月自歸菴鐘聲
隱隱知持誦龍窟巍巍自仰瞻試上盤陀明着眼重空無際不須招張
忠烈煌言輓吳稚鬱宗伯云冰稜玉尺侍容臺一片孤忠天地哀儼
爾鬚眉留四皓黯然彗孛入三台引年難遂懸車去逐日徒悲化杖
回深負先生歸骨望吳江風冷鸛還來一掌山河亦踐蹂老巨霜雪
正盈頭掀髯猶抱滄桑恨抚吮甘從孤竹遊自是洚宮堪蔦姐豈無
夜壑可藏舟續朝當日稱先達惆悵生芻何處投全祖望洞天住（住）
吳尚書送別稚山尚書在海外姚江黃都御史勸以歸隱四明山中
尚書嘆曰君以老母故歸吾何依哉況四明山師大起亦非安枕之
地也慟哭舟中而別故人憐播遷招我住洞天豈不愛洞天有君

未忍判故人有母故應去留我殘年窮海住行〻三板船觸目成愁
緒近聞洞天亦難依猿鶴將偕沙蟲靡逆君未忍自歷返臨風一慟陰
雲飛拔忠烈富室余至普陀尋其遺跡僧云在樓真菴今廢
大德志真歇菴寺山之深麥舊了禪師修道於此圓寂茲山家塔犹存明周應
宝普陀山志真歇菴歲久傾廢萬歷三十年督造張隨改額樓真朱謹普陀山
志真歇菴今廢忠烈有稚癸殘稿藏勤抱經樓盧氏家

老矣殘骨過古稀澤宮趙死竟如歸九原得見高忠憲為報先生大浣衣

孫忠襄旅舍

黃宗羲南雷文定碩膚孫公墓誌銘略云順治丙戌六月廿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蒲洲蒲洲尋為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翁州於是其孫訥浚海載公柩歸葬燭湖公諱嘉積字碩膚

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登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調為職方司郎中高奄起潛求甘蔭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譖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從而受易楊嗣昌指之為臺清獄詔下遂出論年起為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為當是時人心恇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胷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持之中創為即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也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即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洪範雖逼厓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閏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延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前州適差張信差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全祖望明

故贈太保謚忠襄孫公神道碑略云乙酉大兵至杭潞王迎降吏部都
給事中熊公汝霖歸見劉忠正公宗周而泣劉公嘆曰吾已絶粒待死
諸公倘有能為田氏即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熊公歸而商於公
餘姚之知縣王曰俞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
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殿元如眾攘之不可止公遽率健兒
鳴金鼓突入縣署擒元如斬以狥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為兩營公主左
熊公主右浙東警應乃迎魯王於天台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
師瓜里已而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阮大鋮嗾方國安疏糾東林
餘孽公豫焉遂乞休不許而戊五月加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
以老營駐龍王堂前黃宗羲等謀寺潛師出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
沿海諸縣高宝鄉朱公大定手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等皆來
聽命浙西震動公欲令鄭公遵謙等夾攻杭城而方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
列戍四竄公急還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甬州以觀變時公已
疽發於背至甬州疾篤詢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道隆觀也公歎曰吾聞建
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及所在血流如雨金人驚佛而宋提領張公裕以
大船繫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十四日賦絶命詞錢公肅樂已先在
翁來視疾和公詩相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
卒年四十九歲延齡藁葬公於蘆花盌錢公具疏為公請卹於閩而閩又
破明年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公太保賜謚忠襄以延齡
為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王次建跳延齡進兵部侍郎遇大兵家屬
俱被執延齡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甬州延齡進戶部尚書甬州既成
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始復為因地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

慟哭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問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吾識之導以往扶
歸姚江改葬於燭湖緒曾授張信狀元切不在蕙花盖倉卒痊狀
元橘坊側後移蕙花畧又近還燭湖也餘姚縣志墓在燭溪湖毛奇
齡撰墓誌銘云彼殮者州之旁所與居殿首張翳鬼物知與亡今
來歸痊舊疆仝祖塋孫閻學旅舍云允百年前觀中柱丹心流血
空中雨鷺倒完顏棄甲去允百年後柱非昔狀仗金鑾呵護力尤
夫病中嘘喘息翩風力足震玄圃柱手柱手砥中流老夫雙淚與血
侍莫令兵鋒過堺頭

埋碧金鑾踐夢妖○傷心陶熏亂鳴鴞○○○○○○○○
猶有東林怨未消○○○○○○○○○○○○○○○○○○

范主簿著作林

宋陳著本堂集故郡幹范君墓志銘四明素多士山川氣分前輩風
流日以散衰落高其如魯友范純甫者幾何人哉而死矣他日其孫鶴
孫哉衰踵門曰鶴孙大父善于子葬且有日敢以狀請銘余執而哭之
不得辭君諱應發純甫其字也慶元府昌國縣人曾祖寿祖寿顏
父鎔前迪功郎涂州清流縣主簿君早孤母趙氏力貧教其子資之
師從不遠千里文聲藹然彦晚始第名奉官授迪功
郎嘉興府宗德縣尉縣當孔道吏饕民黠號最難治本之清苦
推以果達當路才之檄難以委摘奸鉤隠寛滌滞疏洞抱牘立堂府下
相可否仡仡不少動于門大書云更無私入路常是大衙门憲使李
公庚行部見之異下車訪問隨事數答無遺餘曰此非神明尉手即

路騰刻唐公震雖之與郡守俞淅漕使許公自孚出我手趙公孟傳
檄入幕家公鉉翁使其幹办臨安府節制司公事厄於時志不克竟
歸老於里吁命也夫君平生剛正於其所知不以世故遷其有不辱亖顙
容明氣揚稱道不離口其有過雖風所敬說必面折不以情隱於家
東偏辟一室倣忠宣公遺意曰著作林家燬並其先人墓以居號小
范既而買屋城中圖史左右日有手抄惟意有所可曰自足記文游
既廣客座無虛頃暢咏留連率竟日乃去蓋其心曠遠蕭散所適
皆樂如此君生於己巳五月六日終於戊子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享
年八十娶陳氏端懿靜和賓敬晝老越明年十有一月十日亦以壽
亡十有九歲終于內寢子男二長逢甲漕貢進士先君亖年卒次
埴後其姻親馮氏前承信郎女二長適前礼部進士趙嗣鎤次適前
迪功郎趙嗣銍孫男一取植之子鶴孫是也女一適趙必聖君蓋柩甫半
月延燎垂及鶴孙亟奉之出葬于奉化縣會孝鄉馮氏墓廬山之陰為道
士塟君治命我死于此手葬已五十有二月甲申啟藏以陳氏柩合葬銘
曰學以成名而遲于成仕以行志而嗇于行維壽則豐維心之亨式窆其
歸尚澤雲初緒曾按范主簿雖墓在奉化而家于昌國余錄陳本堂
所撰墓志全文者以其祖父子孫世系皆足補志乘之缺也本堂又有贈
范鶴孫序范鶴孫余故人純甫之孫于之之子閒出示諸君子所贈詩頗與
其善咨而求余序之因語之曰子之年方十有九此古之人入大學以後
之歲月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十字為學之本以止定靜安慮
得六字為學之功此外未見其有暇及之也況子雖居城市紛紜其過者
易惑單傳打戶惇惇其弱者易動波頹風靡而不自覺其易流日

儒日染而不自知其為異而祖而父屬以何事一有跌足則坎坎千丈之
間不能以寸余為子懼昔文正公幼孤讀書長白山蘧蒢粥堁積十年如
一日及其成乃如此其德業子其可自庑于姓譜之中手余敢以此為勉而
詩非所急也子視予為丈人行言之非過他日有成必德余言余將亦有
覓而祖而父于地下矣本堂又有宝晁現詞壽苑著林著林仙叟夢境欤
得纔香還覺回首卿舡移何處雲與商量浮計小矮屋半与來眴地
也著三花兩草沸眼底鞭風笠雨不滿茶边一笑　壽骨奇聳人仙峭
散人裝游戲塵表簾畫永長留雅伴吟哇寬飛瀟洒料最好是琴和
琴同調眉裏相看耐老更綠草生枝可意譜得家傳敦早　爭指畫巔
兒兒欢祝霧荷薰吹曉記蘭湯初試當日風光又到拚醪飲任金樽
倒醉把羲娥傲等萬事都是空花雪柏霜松鎮好舟山志咸鴻四
年陳文龍榜進士范應發

著林仙叟繼忠宣矮屋三花兩草妡笠雨鞭風化底事

輸他一笑茗甌邊

治定堂

定海縣志定海縣知縣周聖化字西鋒河南人治定堂記

健人臣法地道取手靜順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山川者天地之呂而呂者人
君之山川也聖人在上能使一人動而天下皆靜礼樂征伐自天子出一人動也
天之道也臣行令庶人不議天下靜也地之道也人臣知此意以事君則上獲其
利而民蒙其福於以為治不難矣今　上臨御之二十有六年萬国一統四方
無事東南漸海之地聲教遠訖而于是定海之縣始立原其得名則以　欽改
舟山為定海山由外大臣遂奉是以名縣蓋數百年不定之區自是而萬古安瀾
效順矣二十九年春聖化始承之茲土爾菜為邑箭陋是虞夫邑之宣犯在令令
之聽事在堂堂也者天威咫尺而下民具瞻之地也頽不重欲趨明年政務相奉
念是堂既又可而無治堂之需取于民則又擾于是斥俸具材鳩工飭務不數月
而工畢蓋侍宏而制俭矣堂成顏之曰治定遵　屬名改山之義而又取王者治
定功成以揚　一人無外之盛烈也夫定環海而阻山巖邑乖顧當東南之海
會扶桑高麗　遐邇琉球諸蠻入貢之舟商賈市舶之孔

道故自唐設翁山宋置昌國州於元衛於明或三十餘年而亦廢豈非亂易而治難歟又皃非定則治不定則亂而興廢即因之欽聖化自受事來凜凜惕念夫播遷招徠之民宜家初定佃漁樵採之利未足以遂其生詩書誦之教未足以復其性為吏者一不慭其心不挺而走險也有望樂土鳥歌散聚數年之間田野漸闢戶口漸增賦完徭息民安于吏之簡而吏亦樂民之靜也其於聖天子命名之義庶幾有當不然定於山海不能而動之而動於吏山將不得而定之其何以對揚休命爰敬為是記勒石于堂之右旦夕用以自儆而遠以貽後之君子若曰聖人之治則既以定矣余小臣敢不以定為治乎其亦材飭工及構後堂儀打之資與夫高閎深廣之制度皆志於碑陰

定海續志莊綸渭重建治定堂記

治定者前尹周公建於康熙三十年欽遵聖祖仁皇帝改舟山為定海義而名是堂也公繼李公任距設縣纔兩年耳邑署雖建未有堂公亦俾鳩工始與學並建歲祭酉余承之茲邑距公莅定蓋六十有二年矣受事之日見堂前軒楹無一椽一瓦以篾蓬覆壹之上雖弊蔽風雨環堵皆巖牆詢諸吏前聽訟者多在內堂似非使具爾瞻之意未遑易新已躍心動踰年雨侵蝕材益朽漂欲傾一夕颶風作時屆嚴冬已二鼓矣余危之出署而視見司更者俱蒙被卧其下趣之他徙皆有難色余笑曰汝受寒與受壓害孰重始唯趨凌晨輒盡撤其瓦俾不復宿然益無以示觀瞻矣於是亟思重建第請帑不能勸輸不可遂捐俸庶購木於甌購磚瓦於鄞卜吉興工士民若不知有此舉也者三閱月堂巍然成次建儀門大門周遭舊繚土墻皆易以磚內外蒼顏二聯一亦新之仍書周公銜不忘所自也嗟乎莫為之前雖美勿彰莫為之後雖盛勿傳蓉浦繆公莅定二十餘年興弃羙偕婦同隴右自慚謗多於公經濟才無能為役惟此堂重建不累一人不煩一牘差可以對前賢因記之如此

昌國典詠卷第八

善政周公繼李公登堂展復仰遺風○須知盤石苞桑固○不在山川在治功○

徐偃王祠

寶慶四明志徐偃王廟在東地名翁浦俗呼為城隍頭十道四番志云徐偃王城翁州以居其址今存按史載偃王之北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以死疑非此海中而韓文公為衢州廟碑乃記或者之言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禺稟玉几研於會稽之水則十道四番志或可信矣元吳萊詩箬篁迴我舟沙鳥晚姻起蒼茫魚鹽塲寂歷鼓吹里人民悲舊王歲月祀遺址終捐玉几研不抹朱

弓矢東西八駿馬今古萬嫂蟻此事知或然須湏會稽水
不走彭城走越城偶拋玉几向東瀛漁人欲網駒玉硯
野廟荒涼廢堞平

黃公祠

乾道四明圖經黃公祠在縣東海中四百里晉天福三年置其
祠載於舊經非係祠典故事實未詳今按會稽典錄云人材則
有黃公潔已暴秦之世豈其人歟實慶四明志按晉賈元問會
稽於夏統統曰其人循吏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孫嚴先之抗
節志黃公之高節而會稽典錄亦称人材則有黃公潔已暴秦
之世然則四皓之一也至西京雜記乃曰東海人黃公少能幻制
蛇虎常佩赤金刀及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以赤刀
厭之術不行為虎所食故張手于西京賦曰東海黃公赤刀奧祝
薰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于是不售按據不同今並存之
大德昌國州志黃公山在海之南峰極峭峻絶頂有石碣字漫滅不
可句讀或云晉時隱者（按制虎黃公西漢人非晉時隱者）善神術制白虎斃於此山
（又云黃公祠在東海中下沙餘與寶慶志同）元吳萊甬東山水記徐偃王戰洋又南則為黃
墓（一作界）黃公赤刀厭虎不行為虎所食者也緒曾按表文褒牖間
評余鄉古有黃姑林時人或曰黃公林又有黃墓流傳以謂秦世
夏黃公也王元之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須頭似夏黃公畢文
簡公以為非黃公未嘗姓夏當云騎里季夏及黃公為二人也今
觀皇甫謐高士傳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小通齊人隱居修道
號夏黃公又卻是其號未知孰是也余按表文引高士傳而不

弓矢東西八駿馬今古萬嫂蟻此事知或然須湏會稽水
不走彭城走越城偶拋玉几向東瀛漁人欲網駒玉硯
野廟荒涼廢墀平

黃公祠

乾道四明圖經黃公祠在縣東海中四百里晉天福三年置其
祠載於舊經圖非係祠典故事實未詳今按會稽典錄云人材則
有黃公潔己暴秦之世豈其人歟寶慶四明志按晉賈充問會
稽於夏統統曰其人循古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孫嚴光之抗
節志黃公之高節而會稽典錄亦稱人材則有黃公潔己暴秦
之世然則四皓之一也至西京雜記乃曰東海人黃公少能幻制
蛇虎常佩赤金刀及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以赤刀
厭之術不行為虎所食故張平子西京賦曰東海黃公赤刀奧祝
薰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于是不售按據不同今並存之
大德昌國州志黃公山在海之南峰極峭峻絶頂有石碣字漫滅不
可句讀或云晉時隱者（按制虎黃公西漢人非晉時隱者）善神術制白虎斃於此山
又云黃公祠在東海中下沙餘與寶慶志同元吳萊甬東山水記徐偃王戰洋又南則為黃
墓（一作基）黃公赤刀厭虎不行為虎所食者也緒曾按表文褒牖間
評余鄉古有黃姑林時人或曰黃公林又有黃墓流傳以謂秦世
夏黃公也王元之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須頭似夏黃公畢文
簡公以為非黃公未嘗姓夏當云騎里季夏及黃公為二人也今
觀皇甫謐高士傳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小通齊人隱居修道
號夏黃公又卻是其號未知孰是也余按表文引高士傳而不

引夏統四明志諸志以四皓黃公為鄞大里人而吳淵穎詩則專主西京雜記赤刀厭虎之黃公然東海黃公制蛇虎亦禦災除害者也自忘其老死亦壯矣平子謂之狡邪作盡不亦過乎

壺頭新息困黃豪老去黃公虎口遭東海至今無白額
咸熙常佩赤金刀

梅仙菴

寶慶四明志補陀洛迦山一名梅岑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山因以名大德昌國州志梅岑山在海之東世傳梅福煉丹之所因以姓此山一名補陀落伽山盛熙明補陀傳梅岑山世傳梅福煉丹之所元吳萊詩云起尋千步沙穹石塞行路怒濤所擬擊徒以頑險故卓哉梅子真與世良不遇上書空雪衣燒藥還烟樹元蠔時倒行縞鶴一回顧從之招羨門滄海畫多霧張信遊梅岑浮生寄丹壑感慨興我情文章豈足恃所貴矢堅貞拂衡寰下浩渺鴛長鯨和風洒玉宇清奏來珽笙曉言梅子千古留其名願共挹遊仙侶趣趾上蓬瀛明周應賓普陀山志梅福菴在海湾係梅子真煉丹之處水迴重瓢朱謹普陀山志梅岑峰莊逵摩峰右林石幽秀下有丹井清波瑩然大旱不竭上有梅仙菴結曹按普陀梅岑洛伽本一山後人以南峰最高處為梅岑余遊斯地見菴前題額云仙蓓古蹟不禁悵然及徐思之乃知其誤為梅花之仙故有仙蓓之額此明總鎮都督楊宗業題蓋武人之不學者余謂僧宜易之梅井水味為第一至正四明續志称舟山井去海不半武沙泉甘美可愛山海相接而鹹淡

之味漫興又云四眼井（在州治北）一井四穴汲者競趨舟山周多甘泉補陀尤為香冽梅井又山中最潔清者惜鴻漸不及嘗也宋史陸會稽先賢傳贊梅公一朝棄妻子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公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打卒云今山陰之地有山曰梅山有鄉曰梅里有里曰梅墅園經載會稽記云吳市門即此也贊曰會稽在漢地兼吳越公隱市打或游禹穴野鶴孤雲亂能羈絏百世之風尚馳忠烈又四明十二先生贊堂之伊人漢世之傑才時昏昏上書剴切退伏市打或來明越我遊大梅尚想風烈

仙尉驂鸞去不回○鍊丹古井傍林隈○吳打市○○卒埋名久○海外孤○○○

元元年也酒祐九年進士周毅夫述侯之功率人士詣府以白加進
爵其詞曰勅慶元府昌國縣伐山鎮英感廟英感當作英威廟神朕惟
海上神山烟霞縹緲乃靈異之宅昌國相望蓬萊而伐山固非尋
常島嶼也爾廟食茲土禦災捍患事跡暴著舊矣近者雪旱
魃於一區風颶帆於半夜閩帝之民賴以安輯庸非尔力哉部使者
以聞宜啟崇封特加徽號尚思靈濟之義以庥我民特封靈濟
侯又云刑馬礪在伐山東北名秦頭按大德志蓬萊鄉舊有秦頭父老相傳謂
昔隋騶騎陳將軍命伐流求國領兵至此刑馬祭神今之
英威靈濟侯是也緒曾按隋書列傳陳稜字長威廬江襄
安人也煬帝即位授騶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
歲與朝議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鎮汎海
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戰艦以為商旅往來詣軍中
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
戰鎮周數擊破之稜進至低設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
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
神既而開霽分為二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
周為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
銳擊之自辰至未苦鬬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
塹攻破其柵斬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載而歸帝大悅
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又云大業三
年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議大夫張鎮周率兵自義安浮海擊
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

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完裔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
拒逆官軍後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
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中山王世鑑隋使羽騎部朱寬至國于
萬濤中見地形如虬龍浮水中始曰流虬大德昌國州志云廟
慶元元年賜額擬宝慶志則端拱二年建至慶元始有賜額也
流虬一戰凱歌歸○○○○○○○○○
風帆雨魅仗英威○○○○○○○○○
巨石浮潮甲馬飛○○○○○○○○○
羽衛空中近煬帝

三皇廟

大德昌國州志醫學在州前貞武宮之南至元二十九年醫提
領許若璧陳錫壽李鏸之買民物以建前以祠三皇聖像後
以為醫生講肄之所至元甲午胡逢辰以儒者流精倉扁之術
來為學正醫生賴其啟迪至正四明續志國朝立醫學以祀三皇
所以著仁民愛物之政昌國州醫學在州前至元二十八年醫
提領許若璧等建又昌國州三皇廟泰定元年知州韓搏因
舊址充拓基建侍講袁桷記見延祐四明志袁清容居士集昌
國州醫學記云醫學之道即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說與易箕
疇詩礼相表裏亦大矣哉蓋者之君師聰明神聖司夫五行
以富夫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運行以齊其
寒暑考九州風土之所宜別溫涼燥濕之高下蠢魚草木纖細
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於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於
正皆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於声氣臭味之渺忽考之遺書受
之家庭積歲年不能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學以制

廩祿是則宣有天閼疵癘之憾也哉南北地氣大有不同而為之
醫者各就已論近者急於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之以誠
可罪也秦漢之主率望海求不死藥詎能令不死蓋其空巖
絶壑磅礴於巨浸之際絶囂塵樓雲霧靈根異草得地氣之
正方外隱士特采其奇絶精良以療治軋奇中而功倍今所謂
海上方皆有苗裔而昔之進集方論者復蒐輯類於蛟龍之窟穴
乃以俾倡庶其故址而二倍之秦定之年正殿成復立明倫堂翼
以東西前為儀門外為神厨廟廡有序列像儼赫首以主祖勸
民脊成不三月而事竣復為藥以助遵詔旨為惠民藥局書來
俾書其事於石楠嘗謂疾病疥瘵切於吾身猶民之身也民困漁
蜇侯能紓之儒病徵科侯能復之既愛其生又懼其罹於疾病
使來醫者廣肆以精其術故于歷序醫家者流其學實難三
聖之書昭然具存反覆紬繹皆得以究其生是侯仁政之本愈遠
而愈不可忘也又清容集韓威敏家傳公諱政男八次博慶元路
昌國知州搏之知昌國也興儒學建之皇祠嘗記其美績且命
作家傳

道隆觀

徐市乘舟去渺茫○○○

洞金人登岸扳刀斫柱血流濺衣畏極遁去一境生靈賴以全活

元吳萊登岸道隆觀有金人擲海時斫柱刀跡因聽客談蓬萊山紫霞洞詩我舟半夜發舉目流涵悠然風萬里誰謂水一篙幽島不可辯亂礁負如鼇侵晨始登岸身靜心實勞小徑連沮洳元扃窅篙弹塗爭走穴架步忍張鰲怪花絡璀璨陰木森蕭聚東都昔奔潰南海紛戰舸簷橙偪潛伏部伍竟逃遁將施攻城火尚見斫柱刀黃煙祛晚霽翠華溫秋濤運往龍蛟久人來鶴飛高曲嶼迷丹易清詔炤溪毛無煩踏鼇殼自此辭盡赦庚午

嵗閣以風雨圮觀之外植扪榜曰蓬萊福地延祐四明志有蔣安義昌國東嶽行宮記云始造於元符三年落成於大觀五年

按寶慶志安義登第以贓敗金酋至輒投拜知明州甲申憸溪縣令林叔豹引鄉人入明州執蔣安義是安義致賊與余天錫直隱舊游記均不足污名勝也

濺衣柱血駭流丹棄甲金人膽落寒却怪清王寬似海那容春暮倚闌干

謝龍王廟

舟山志本謝姓居昌國之大青峯母顏氏無嗣禱於神一日治梁茫牖見老人鬚眉皓然諧前丐化光彩逼人顏起覓錢倏不見遂產謝嘗夢紫衣偉人挈其身於大石上滌腸天旱與羣兒縛草龍禱雨即至投草龍於洞即躍然去頭上常有雲氣烈日下仰天喊雲即掩雨隨至泰定六年六月大旱於岩下斧石大星熠熠雷電四起雨水注歸謂母曰適路間有紫衣巨人促我赴東海龍王會即端坐而逝鄉人祠於東山歲以遺蛻日祀之在煩河奧

草頭生角石生鱗嘆雨噓雲變化神高會東溟誰主客龐眉老叟紫衣人

余少傅祠堂

至正四明續志應傑余少傅祠堂記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蓋嘗三復斯言以為士為孝之要于是乎在晚生未進不及見前輩而親炙之嘉言善行得於長老之所傳聞固當奉奉服膺是槩是蘩然所在校序尊慕先儒必相與繪像而祠之豈不曰高山仰止之誠非此則無所寓乎邑在大海中相傳為安期生黃公所遊其地多山澤列仙名儒少傅余公以力孝萬行尤為鄉里所推敬至今耆老猶能道其遺事蓋公孝友出天性能為人所難能閭户窮經為詩文有古氣邑宰王侯存之天下奇男子也方老泰當國嘗上書乞斬檜一見公意氣相傾倒為文字交其趣操可知邑自桁置以來廟序綿蕞未備韓侯畫鋭意作興聚邑之子弟而教育焉用節大夫聘致杜先生故事具礼延公以為諸生楷式其淑艾甚衆於斯之時宮墻有伯筍豆有楚士誦習息游其中彬彬然有鄒嶧鄉射之遺風公實為詩三章章八句以美韓侯有曰海邑幡然為魯國諸生何以謝文翁人久久皆能誦之且曰孝之具也匪韓侯之賜惟余公之功公厚施不食其報餘慶所鍾是生閫孫實惟今資政殿大學士參政公既坐政廟堂為天子執政大臣遂贈至孤棘之貴逮奉詔南閩里门大閫序之教會邑宰余君詣朝白事問訊鄉枝今何如宰君頓首曰桂受任之始伏謁參政庭下言提其耳謂斯序也實王父舊遊長官幸垂意桂奉教承命維謹不敢不盡力今修葺且將竣事敢具以白於是斥緡錢畀官佐贲不靳序以一新邑士咏歌參政之德咸自矜奮重有感于先儒之思乃議建少傅祠於中義壹東序與宰君意合像設既成宰君宰邑之士以適祐元年夏四月己未翔繹茅於先聖而後妥靈焉嗚呼今之所謂先儒非昔之為士者乎今之軒冕黼裳非昔之為士者乎今之衣者乎今之肴祀秋嘗非昔之相祀于庭者乎表之曰鄉先生前直序少傅祠於以昭舊德起新敬也瞻仰跂慕俾我思盡思所以自奉矣乎且人以貌然之身中三極而立貴而為士尤當自愛在昔余公但知萬孝力行盡其所以為人為士之職分而已不求知於人不望報於天不靳尊顯於後世人自知之天自報之後世自尊顯之皆出余公之所願也士乎士乎亦盡思所以自愛矣乎宰君書來請記其事於石敬誦所聞以慰孝者高友古人之意少傅諱滌字元發

寶慶四明志縣令韓晝從政郎紹興府蒲延祐四明志余桂嘉熙元年任

二十二年到任二十四年蒲延祐四明志

自從石室講文翁○海邑幡然魯國風○努力文章期報國○

莫將青紫誤兒童○

烏哲勒圖公祠

元程端禮畏齋集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都元帥兼鄞縣翼上萬户府烏哲勒圖公行狀云公諱烏哲勒圖都爾伯特氏世居燕山延祐庚申欽授符命授德遠大將軍鄞縣翼上萬户府達嚕噶

齊奉檄鎮海口有功天子賜以金織文對衣二襲越六年加定遠
初倭寇來鄞防禦之官控禦無度且放肆慝焚廬剽玉帛
民甚患之公鎮遏嚴師控制貿易持平表之以廉介懷之以恩
威乃俛首警服恭效貢輸之勤禮意中夜倭奴四十餘人擐甲操
兵乘汐入港公亟汎之得變狀徵所賂上官金還之倭旋及昌國
北界擄商貨十有四舟掠民財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役者
之餘詎奔竄公亟駕巨舟追之進其酋長諭之曰暴不軌在律
無赦聖上仁慈不忍殄殲汝歹敢怙終復肆蠆毒汝亟用吾命幸寬
貸之稍予遲違則汝無遺類矣皆股栗戰恐願盡還所掠以贖
罪公從之遂招徠其民給衣食使之保聚皆兩手環公拜且泣曰
吾父母也其州牧徐敬率民立祠銘其德於石緒曾梭舟山志元昌
國州知州徐敬奉政大夫至元二年十月到任蓬萊鄉北界村故實
可考僅有此一祠宜補入志乘以見昌國元時能弭倭寇也

文衣金織大將軍
蓬萊山杳萬重雲

茹侯廟

寶慶四明志城隍惠應廟縣南城內世傳廟神茹侯本邑人今
茹侯村其所居英烈忠毅生有殊績没而人祠之建炎四年車駕巡
幸賜今額紹興三十年縣令朱恩重修且記之淳熙九年趙善訓更
新焉鄉貢進士薛寘記趙與訔寶退錄城隍慶元之昌國祀邑
人茹侯不得其名舟山志茹侯廟城北隅嘗宦於翁州功德及民
祀之大德昌國志富都鄉茹侯村在南掖今舟山人分城隍與

茹侯為二廟不知城隍即茹侯也今定海縣志蘆花塢有茹家廟紫薇塢有茹坑紫薇在西亦稍近南（志云西北然近天潼浦實稍帶南）或即茹侯村也

生居桑梓沒為神永庇城垣福佑民○銀榜標題碑記勒○翌華輦曾記宋東廻○

蔣學士廟

宝慶四明志蔣猷字仲遠丹陽人元豐八年進士徽宗朝為御史中丞兼侍讀論今羣臣無他能惟善候伺人主意承望大臣為謾背者謂之才此風不可長又言近侍祠禁中見路寢尚仍舊瓦木塗堅皆故暗願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先是內侍省乞不隸六察猷駁正之尋按劾友端等皆降官

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鼈發民畎水鑿山以出之猷劾其妄投之才千里外又言東南應奉花石器用之物願一切罷之廣東轉運使徐揚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請重賓之法上不從乞罷遷吏部尚書改工部陞吏部以言者罷宣和四年自祠官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到官數日復丐祠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臺翊善猷騎至京師欽宗受內禪上皇東廻童貫總兵扈從上貶貫趙良所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奉祠建炎三年避地於明州明年薨贈特進謚簡直孝士葬於鄞其後遂為鄞人緒曾孫汪藻浮溪集蔣公墓誌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遷秩一

等崇寧初為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祿憂服除為尚書
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名試中書舍人坐奪職黜知廬州俄除集賢
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名還御史中丞兼侍讀按京口耆舊傳政和
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婺州丐閒奉祠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叙官階轉詳
又劾范之才徐惇二事宋史本傳未載又延祐志但云知明州到官數日以不
善應奉願丐罷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以後事不載卒畧汪藻浮溪集徽猷閣直學士蔣公墓
誌云建炎三年避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宣奉大夫
致仕十一月卒於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紹興三年
葬於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阊定海縣志大展墓有
宋學士蔣公仲遠廟土人言昔時建立塘碶故廟食於斯又
云蔣學士墓在蓬萊鄉按汪藻所製墓誌乃卒於昌國葬于
鄞也嘉定鎮江志云吏部尚書蔣猷墓前志云在五州山之西
阜盧憲引汪藻志兩存之然樓鑰蔣德言墓誌云曾祖猷卒於海
山葬於隱學山子孫遂為鄞人祖謨父臺卿君諱綸字德言卒于
姚江縣治葬于定海縣太平鄉富都鄭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
是仲遠無迈葬丹陽之說鎮江不應有墓宋之定海今之鎮海也

良嶽烟迷花石綱○○○○○○○○
寒枕潮聲夢汴梁

葛參政祠

大德昌國州志葛洪宋嘉泰二年為昌國令官至參知政事生
祠有閒禧元年十一月旦日從政郎新差充廣德軍司孝教授
樓鏞記云始於弱冠登東萊先生門四方從游之士以千計人
受其教如羣飲於河隨其才料充然各有所得其後出處雖不

同至莅官行法多有足觀者人望之知其為呂氏之孝子也而葛
君容甫與余年齒甲乙相得雖甚後余試尉東陽容甫適滿
秩歸里考問業尤為詳密既而各東西去嘉泰四年余自越歸
其冬容甫為令于吾州之昌國昌國者古甬東也中海而立去余
所居鄞雖若甚遠然舟遇風而駛朝發而午可至邑之多尔親
故頌容甫之政者不容口容甫之政視民如子惟恐傷之視民之
不深窮其窟穴只使不病而已民既感服每當受賦租第書其
所入之數授之與之約不以吏扣門民如期而輸無肯負者山涯海
瀕絶不見吏迹父老歎謂前此令君罔多賢若公則自有邑以來
未之有也容甫知民安其政思有以善之始新學宮以申義名堂
吾兄文昌公為之記今州使君楊公又演其說其所以加意于邑
人厚矣會余同年生應君傃自得方里居容甫自山間以禮聘之
致館於邑西之筍坡師邑人之子弟從焉公退至其處課其惰勤
有小善獎之惟恐不及業有未精亦循循誘之大署薄漢能吏
以為不足為又不屑以循吏名者居三年其效使民有餘蓄而
吏日貪豪強斂手單弱者得戢言相與為之善者至恥入官府人
務農立本不肯輕犯法非容甫中心誠善孝道愛人安能使其效卓
然如此哉容甫將終更諸儒父兄咸惜其去因民之欲繪其像于孝
以繫邑民無窮之思使無忘焉屬記于予記未成容甫之子以書
來言邦人非知我者且吾何以堪之吾將禁使勿為記毋庸作自

得亦曰吾無補諸生願無載吾事余曰容甫知為政而已無愧於心不負其孝容甫責也他何庸知之且自得欲辟名而沒人之實不可因謂諸儒父兄立祠是也雖非令君意且為後勸謹勿為令君所奪祠竟立記有荣焉容甫恥自衒鬻為人謹嚴簡靜憂已廉甚譬如蘭生深谷不求人知其馨終不可得而掩兩受羣俠荐墨皆未嘗有請列台狀其政於朝竟莫知所從來此又近世所罕聞是宜特書以告世之馳聲者容甫名洪其孝未易量也又講堂宋嘉泰三年令葛洪建扁曰申義參政樓公鑰書申義堂既為之大書矣遂并為之記云東陽葛容甫洪為昌國令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喜葛君知政之優為又樂其名之美之間行者相遜何以為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洙泗生其畧曰孔氏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為相遜孟子曰者及究其說漢地理志云魯濒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者不自安與幼相遜也徐廣又曰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念媿自守故斷斷爭辞所以為道之衰也想其盛時老者晏然如其父兄之役子弟無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為此也孟子亦謂孝悌既申則頒白負戴少者自當代之噫後世教養士子以科舉得人之多寥為庠校之盛衰者與古意豈不甚遠昌國甬東也民以漁鹽為業近世儒風日興而猶未盛葛君崇教化以善其俗一閒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意也始余從弟鏞慰東陽而

歸余啟得人之何以容甫為稱首茲為鄉邑治聲固已卓然又將興孝化民以幾古人之意誠非文法吏所能為者齊變至魯一變至道顧不在茲乎倫既為之記而命弟鏞題其上越明年慈湖先生楊簡復記於其後云嘉泰四年春昌國萬令君訪簡于慈溪石魚對語從容及邑孝忽作而言曰名孝之堂以申義願簡申之簡欣然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簡於是益喜令言至當厥明敘而書之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蓋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徐行後長有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也心之精神是為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後因乎物而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體無方至靜而靈明有變化而無營為曰安汝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即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事親事長乃天地之心列聖之道可不自知自敬乎緒曾按定海縣志名宦失載葛洪故詳言以補之容甫與稚川同姓名東陽人登鴻熙進士歷官參知政事觀文殿大學士卒謚端獻贈太師信國公著有涉史隨筆今存

劉邑侯祠

筠坡教澤行東萊○贏得鸞宮俎豆陪○○○儒吏神傑○○原○○○

劉君生祠記云上臨御之三十三載妙簡詞臣以字民訓士風
示寓縣劉君謙孫係元祐故冢宰後之昌國於是適再稔矣廉
平簡靖民便安之越明年政成邑士被君之化相與言曰令君
幸惠吾邑勤亦至矣今將造朝微以寓攀截借留之意維昔庚
桑治楚壘社而祝之厥有蕉叱乃肖像於孝而祠焉余亦請
識其事余謝之曰劉君余伯氏之同僚也子諒胜實裹裸如一
温手桑木之絲淡手衣錦之絅豈與世健令求赫赫名者班手
而奚以像為且邑有生祠非古也昉於漢之于公厥後韋廣都義
杜池陽軫陸浚儀雲史不絕書然絪之以召棠勿翦之義猶曰
變之正者夫令去民最近是邑雖海陬去天為猶近近天則聲
聞易蔽近民則恩信難孚毋怪乎推謝摩背而誦僑絕響也劉
君何以得此於邑人哉詩之序墅之士則曰言政不及化吏皆然
令為甚君甫下車垂意詢盲縮費廩士以歲之正飲酒於序燕
毛以齒礼遜興焉學宮水環如帶鄉老以為文字之祥乃疏乃濬
玦縈鏡澄而又捐俸入以養之莊校比以勸之是歲賓興有雁
行聯璧而監孝亦多中鵠擢第者興廢葺圮去之日如始至復
築室以奉先聖舊像扁以燕居齋次之中敞兩浹焉弓張之急
弦歌奏焉斯乃蒲密之所以垂芳也子以為何如余曰一鄉善
士令君教養之所及也必如子羽之未嘗至偃室然從其言情
而信姑徐之為我祠政於陽陬荒落之濱既閱月有聽輿誦而
復於余者曰維茲謳行舊多忉憒自君遂來民不識吏庭少諍
辭維茲萌黎近鹽而貧迄君之去海無怪風人厭魚僻余詢

之舍然曰士之言華民之言質是足以姐豆前修矣于韋杜陸不專美於漢晉矣維先忠肅於北冀之南宮縣譜推而為海堂郎譜又推而為元祐相譜文獻所漸崇華是似清惠維祖朔齋維兄其政不棘於期会而以善俗為先厥有本哉君家自朔而蜀而吳余嘗称其為寧蓋所謂安靜吏惘惘無華者故不敢相蒙而溢美云舟山志創謙孫滴祐二年到任緒曾按謙孫為元祐黨籍忠肅公摯之後時有蜀黨洛黨朔黨忠肅乃朔黨之魁也

文字嘉祥壁水洞○○○○元祐碑中朔黨○○○○○○○○○○○○○○○○帶環玦繞鏡磨來若從忠肅論家世○○○○○○○○○○○○○○○○

泽人由薦辟授陽穀令皆誤定海縣志秩官名宦兩歧其說尤
誤又考延祐四年迫至治二年凡在任六年舟山志云至治改元
遷新安知州僅止五載若定海縣志云皇慶年任至正改元始
遷則在任二十四年之久太相懸遠矣干公遺澤在民航海相
送遂於金塘立廟感其靈異奉以大聖之称明安洋將軍劉
世勳和張定西舟山即事詩云力扶九鼎一絲存海上馳驅誓報
恩遺愛猶留千聖廟英風重過茹侯村 原註于文傳元昌國同知有惠政茹侯采時人即城隍神
並著靈異誰云落日戈難挽畢竟天高手可捫慷慨諸公同看劍閒雞
我欲舞劉崐 緒 繪曾按城中有干大聖廟俗傳夜見大光得石爐
於柳樹下知為金塘干大聖之靈遂立廟石爐貯廟中舟山志
云先在金塘鄉永樂初衆信移建城之北定海縣志永樂初遷不
著其始末殆疑為仙佛神怪之流不知其為循吏矣元史干文傳
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顯之先世
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而舉進士宋亡不及
仕及生文傳乃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孝十歲能屬文未冠
已有聲譽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孝教諭饒州慈湖書院
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 鄭氏麟溪集云干文傳延祐乙卯進士
集賢待制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
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皆有聲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
之以恩信于是海島之民雖有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
化外然者亦為之變俗初長官強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
自屈服監場官方倚轉運司孰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

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又云長洲為文傳鄉邑文傳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兩縣之事委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脗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睟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詗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為妾所有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丹徒縣民有弟苶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為終養討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為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礼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占子孫訴於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為有富民江西出游京師取倡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在官其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為諸州縣最韓鎮時為僉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謠以記其績論者為其有古循吏之風至正三年召

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賚賚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
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嘉議大夫礼部尚書致仕卒年七
十八文傳氣貌充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
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為尤長
云緒曾撰元史列傳于文傳事甚詳其昌國治蹟亦多諸志
所未載舟山定海縣志或訛為文博抑何其不讀史也王鏊姑
蘇志有歐陽原功封于文傳二代碑顧嗣立元詩選三集有于
文傳仁里漫稿元王元恭春秋集讞李文仲字鑑薩都剌雁門
集俱有于文傳序字鑑自署吳郡于文傳乃忽以為雜泽
人又云字元鴻名字籍貫俱訛無怪其以神仙恍惚當之矣金
塘山鄉老街于大聖廟極宏壯又定海縣志信麟坊元景定間

于文傳立景定乃宋理宗年號誤甚

石爐香爐文重樊○○○

帖木兒陳文昭為元三忠祠

納麟失計突兵戈力闢犀軍血染波雙劍躍龍潮上下
神絃聲沸帖侯歌

火斌祠

筹海圖編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參將俞大猷與賊戰於普陀山
武舉應龍袭火斌黎俊民魏本康阜死之斌觀海衛人幼通儒
術以母病嘗盡轉甜晨夕告天願以身代及壯應武舉鄉試
中式第二憤海寇茶毒生靈詣軍門乞隨軍報効累立奇功
至是與武舉生黎俊民應龍魏本康阜督水兵追賊於普陀
山陌陣先登同時遇害蓋忠孝授於天性者也後其兄揮同
知火雷請於當道為之立祠與俊民並肖像於其中此外死烈

恐尺再戰身與城存亡艨艟千百水犀手主者誰與仆旗走
侯立不動鏃殺之殉忠國家良亦厚君不見台州牧長金兜
鍪氣節自是名臣流情鍾鬼女挫堅銳卒墮賊計空遺盡男
鬼真偽那料得長松古柏寒增色鴻飛冥冥我何及落日荒
山淚雷臆繡曹搜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九月方国珍以兵突
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
州趙宜浩所謂台州牧長也十五年國珍以舟師奄至慶元
即納麟哈喇不能禦開門納之又攻昌國達魯花赤高昌帖
木兒死之是時國珍已授迎海萬戶其始降授定尉帖侯歌中
称仙居縣丞箱異全祖望勾餘土音有元達魯花赤帖侯祠欲
合陳令文昭王學録剋甫為殘元三仁祠余謂昌國當以趙觀

徐公祠

相邊俄而數千弥天衢山有怪似蛇微紅長而高大日光如炬皆明倭乱之兆參將盧鏜獲巨鰍七丈人謂斬倭之兆見定海縣志

茶樹瓜生大石飛黑氣紅怪邊成圍鬼雄報國知多少獲得長鰍七丈歸

舟山志徐公生祠在祖印寺後殿張公祠之左明大學士孫如游徐公生祠德政碑記云金陵徐侯以節鉞來鎮翁洲者之

滄者有軍人葉七死舟山者有指揮閔溶義士吳德四吳德六冠帶把總桑麻土兵頭目莫翁送死柯梅者觀海衛指揮某皆見於過難殉節録又舟山志有姚思敬劉晉鄭十三孝子皆死倭難

年於茲矣鯨海不波狼烟息警洲中數百萬蒼生賴以枕席主上嘉乃丕績簡拜副戎開府潮州倚為兩府長城戒行在即環鎮將士洎文學諸英地方父老皇皇若失所天奔走呼號欲從當宁借寇以朝廷無及汙留侯帶克於是謀所以志不忘者相與鳩工伐石紀侯功德而徵言於余余與侯之中堅趙君至戚知侯甚詳安敢以不敏辭滄洲孤懸海外彈丸黑子假令醜夷亟茹乘風鼓棹蓋首衝必犯之區吳會外藩也故特設參戎建牙其間而受成於大將軍蒞茲土者最稱艱鉅徐侯天性謹厚神思精勤行間事無巨細罔不悉心擘畫如選將練兵修艦繕器之法載在東海籌畧者一一切中機宜次第舉行於是壁壘改觀旌旆生色島夷不敢正視中國者皆侯威靈之

所震警也至於大小汛期侯親督諸軍衝歷風潮不憚艱險餼糧輸至即時分給不令所部枵腹諸裨亦兢兢奉令毫無染指以故人心感奮願効死力歲庚戌倭奴闖入壇頭侯策兵追勦望風宵遁項多番商積盜作姦出沒侯皆捕獲以聞寵膺天賚此侯功德之大較也更僕未易悉數若其拊循遠近軍民卯翼嗅咻事從平易絶戒驛騷軍民愛戴不啻慈父且自奉最約茹服不染市塵一物清靜寡欲即羔羊素絲胡以尚焉公餘進青衿於帷幄敢詩說礼上下古今謦欬光霽襲人有叔子輕裘緩帶風度今夏旱暵黎庶慶頴侯屏從徒步詣壇遺祈禱甘霖立降農獲有秋交口頌侯回天之大造大都侯之氷玉禔躬慈祥禦衆精勤孚格所致夫豈偶然往世廟中浙之柯梅粤之南澳先後為倭巢毒烈大將軍蕩掃妖氛出民水火特進宮保移鎮薊門至今所在姐豆不忘侯之榮被新命于旌旦晚南指浙人無計攀轅粤人引領望幸以生平經畧緒餘振刷而殫厥之他日奠安嶺表屏翰閩壤樹大勳烈行將勒景鼎而胙土茅豈特媲美戚將軍哉願侯努力為宗社封疆計安攘以副仰期此余拳拳之祝也勒之瑱珉用昭永久侯諱一鳴字起鳳別號心菴南京豹韜左衛使昭勇將軍時萬歷歲次癸丑臘月上浣穀旦

壇頭倭退龍威名○救旱甘霖百穀成○努力封疆樹勳烈○

便分茅土作干城○

張莊節公祠

明史張可大字觀甫應天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舉萬歷二十五年武會試授建昌守備迁浙江都司僉書分守瓜州葉向高見而異之曰此不特良將且良吏也迁刻河游擊改廣東高肇參將調浙江舟山采昌國城也居海中有七十二慕為浙東要害可大條上八議皆碩畫倭犯五鼻湖白沙滝茶山潭頭皆敗之加副總兵城久圮可大興副使蔡獻臣築之兩月工竣城内外田數千畝海潮害稼可大築碶蓄淡水遂為膏腴民称曰張公碶天啟元年以都指揮使掌南京錦衣衛六年擢都督僉事僉書南京右府崇禎元年出為登萊總兵官四月進左都督孔有德及巡撫孫元化開门納賊可大投繯死之贈特進榮禄大夫太子少傅謚莊節祠進祠曰旌忠舟山志張公生祠一在祖即寺後殿定海鄉官謝渭撰碑記一在府南右首鄞縣鄉官周應賓撰碑俱萬歷四十六年建明副憲謝渭張公生祠德政碑記云初張公以癸丑來督師海上樹牙參戎也俄蒲崴當遷當事者以公諳海上事宜久任為疏請加公副戎銜仍督師海上越八稔參戎統轄封域歷甯紹諸郡地兼制海外數千里次序調發水陸諸士卒并所城守禦操班軍伍共五千有奇舟山其干橹汛防外春秋耀軍士躡柳雲也懸絕海島屬定東南隅去邑治數百里而遥先是獨設總戎握重兵莅定海已復並設參戎率偏師駐舟山厥倣兵制中權後勁前茅憲無於以杜猾角之勢云自嘉靖壬子倭蘭入内地舟山特創甚賴官軍力禦禦城岌岌俾免未遑議增

陴以承平久陵遲日就圮公至閱戎務慨然曰事豈有急於此者乎且夫浙固邑也定邑者為咽喉也定復以舟山為扞外户定之不犯寇以舟山為之南蔽也今孤城若頹堵即封疆之百其何以慎固封守於是遂特請之督撫暨司刀肩繕城事雖歲鐲頎之於郡帑然因石於山因薪於海因力於兵海上屹然一金湯而边氓不閱費私帑一鉄不煩佐一手力而坐慶安堵民以是翁然頌公為舟山既已泡浮海中山谷村落招田無慮數十百頃人自為溝澮灌溉其地形中建瓴而外故以海為壑雨集苦無厚蓄實資隄塹版築礎甃高下委輸歲久廢隄水盡瀉殊苦修築費公曰無水是粟無所與殖也無粟吾即有城不能守也曷緩諸遂首捐俸若干倡緡倡議循故址啓飭諸土著畚鍤如雲不日就緒緣是歲有秋所灌田亦無慮十百頃民至今賴之海表俗故朴田叟守耒耜長子孫無一切告竊骫骳之好然奸民之憑挾城社以恣嘯卿愚者偏於此為藪小有註誤輒假威鬻株連窮竟破產營脫良民重足業已側然憫切力為當道白其事獲奸民麗之辟民始得帖席寢家室相保聚皆公賜也大畧公所職掌在訓練軍實而顧能以其緒餘波及士民如此類更僕未易數即如元旦步禱而甘霖隨澍麥鬱攸時作而返風滅火礼青衿之房則將門以揖容重也餚文昌之宇則武備以文事宏也公既與海濱之民周旋久民亦戴公益深亡何公竟擢陪京錦衣掌衛事去父老肖公像而尸祝之於祖印傍更謀勒石頌德以石言屬余誌不朽余曰是於古有之羊叔子鎮襄陽每造峴山登臨慷

慨有百年賢達湮沒無聞之感裹人因祠叔子其上名其碑為
隋之淚碑唐李石嘗言於西蜀中元日詣佛寺見劍南節度使韋皐
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二公皆帥臣而能使民感慕思服
如此即以今定民所係恋於公覩之人情不甚相遠古與今豈有
異哉然余嘗憶往時過舟山徜徉夷盤榛棄穴故
處木石俱受燼愴然悲之至今數十年民尚有視其地若厭脫不
欲居之者自今得公為保障堅城可恃民遂若祉之於怳無復
思樂郊者乃若海洫既修蓄洩有利每值春秋耕歛農夫作偶
脫衣就力推引銚耨以當劍戟披簑荷笠以當鎧盾故耕器具則
戰器備公蓋以陰撫古兵農相寓之法小試之於一隅用以固吾
圉然而所由庇民固已百世利矣此即公為將方略一班也至於
興文重士弭災戢奸種善政在他即祇用戢治軍書為務斤
救過不贍奚暇論縄墨之外在公自游及有餘矣公天性孝友雅
善詩賦累歲軍功將畧幕府別有紀録不具論論公所為遺愛
舟山而士民思之者如此公名可大字觀甫別號扶輿南京羽林
左衛揮使中武試辛丑會魁大僕寺卿徐時進重修舟山城記
云舟山故鄭地秦漢之際鄭地最廣唐開元中始析鄭地作慈
奉諸邑而舟山為翁山縣大歷六年表鼐以其地叛則棄不治
其復治之為昌國縣則宋熙寧六年也明興罷昌國縣為衛
已何又徙衛於象山留中左二所為守禦改屬定海衛志
云洪武十二年指揮慕成立城五百丈明年指揮許友踏勘山
增版築卒成之豈前而唐宋邑之為翁山為昌國得無城堞

為防禦計即其云恢宏舊制則有城當自南元始而入明則又
式擴增之耳日久承平綢繆計鮮戎乃生心為至嘉靖壬子而
島夷蹂內地幾遍江以南舟山之於海著面黑子爾倭入舟山之
蘆花岑江特其通亡之餘官軍以嚴師邊窃乘而議甯遍無
睹叩城闉然已炭矣方事之急壘滿四郊勢所急不在繕城事
已戒嚴人人快得平定安集又不得繕城以迨今六十年而餘傾
圮灌莽牧豎得而狎之勢不容不有肩事議其經始則虞費鉅
虞用民虞召讒終以囁嚅罷矣萬歷癸丑秣陵張君可大奉簡
書以守卽視事紹師駐軍舟山至則睹而咨嗟夫言豈異安也
矣其得置扌戶弗向地越在海外特宿一軍為捍內藉而荒落
頹廢一至此令此二千人坐自銷懊矣以軍於是請於觀軍之
憲府轉請督府咸慨為謂及時修固當於是首議增埤議濬隍
議修樓鋪以次受功為修完城身九十八丈九尺女牆一千四百
十丈三尺四扌大城樓四座兵馬司房四座箭樓五座敵臺八
座鉄水扌共十八扇吊橋二座石隄四十一丈皆因其舊而葺
舉之使不廢者也又南扌月城一座二十丈水扌一座九丈兵馬
司房二座總臺鋪一座箭樓四座敵樓五座窩鋪三十八座此
則報自今而補襲所不備者也程材鳩工較初所請計增數倍
而請於郡帑之軍需修金倉仍八百七十有奇他無分毫自為
陶冶甕砌灰墁皆於燧人取給為薪運之海嶠石鑿之山稜力
則資之團練之尺伍忻而子來旬再一犒割自軍府公饋比於
市租牛酒無敢望而意自投醪亦足以鼓而忘其勞矣事半功

倍豈不存乎其人哉役始丁巳十月畢於戊午二月麗譙巍煥壩
墅高深涕濞中央望若雄閫哉父老杖而造軍府稽首謝曰何幸
何幸不圖今日有此舉保我子孫軍府還謝曰主臣主臣前我
而駐此者寧無此意耶瞰上意安無事則不敢以有事請今之
督府慮周四宇居平視如敵至又海上監軍之憲僉有同心故吾得
以吾說投合諸軍吏技擊公効用胼胝洵諸父老之幸使余得効
事一寘譴呵又余之幸也於是謀勒珉領督府功以謁余不佞
余謂張君雖督府之安不忘危集思有此又矧非聖天子之不
忘我東南能簡督府公為東南怙哉舟山雖一區门戶坐令遠
人覘我好究意銷何必不大有被於東南哉督府劉公一焜江西
南昌人巡海兵使蔡公獻臣閩之同安人繼王公應乾淮之睢寧
人郡伯楊公鍾英閩之長泰人海防丞商公文昭閩之漳浦人別駕
梁公大材東粤羅定人文公雲鵬粤西灌陽人司理宋公楨漢閩
之莆田人邑侯王公本良粤東澄海人皆於督府核實効能以成守
臣籌畫拮据之庸者也備倭把總吳善道左哨把總赵如龍劉
應宿守禦指揮樊樹勳二所署印千戶王翼龍范匡時各有勞績
例得并記餘記碑陰尚書周應賓張公生祠去思碑記張大將
軍扶輿由武科起家數任皆劇職其救窘在封疆其澤在士卒
而其係人之思也所在而是在浿河則思在電白又思茲由甬句東入
掌金吾矣其能已東人思耶余吾古環烈之戶地親而礼崇于弁帥
中稱貴倨橐府之推轂君一年所矣始章不下者久之迨新天子
御極拊髀宿將乃拜斯命東大夫又以海上之驛騷不能一日釋公

去也而留之至於今代者至再留之不荒則所部材官与起距蹶張之士靡不走余而問記石為若謂余文墨暱君得明習者将毋以余之管而代輿人之口乎余請此事無讓焉夫自高麗之警撤估船旁出番人闌入戎情蠢動足震也當君在而溶如或幾忘矣迨去而更思之余詰所為思者其君砥礪修潔束身如處子無漁獵於其下矣即其為君賞罰必功過明單容之煖令之無爽即其為君抑部曲有恩解衣推食令人飲醪而挾纊即其為君扼要害謹斥候後海姚江泥湾之間邏守無失即其為君衝海繫倭一創之五罢再創之五爪又創之壇頭斬馘焚舟斧有成算即然此皆疆索職守事也而匪其大即乃其大在翁山城堡修繕耳翁山東浙之門戶也歲久而蠹封乘之圮甚守土者能無莒梁即之

城

慮乎顧費鉅所需金錢無算中丞與巡海使者顧難之而以事屬君畧基命日鳩材量工至素之不愆則君之營也公幣經始八百請益之不足以己俸繼之竟如千矣則又君之施也夫它即誠幹得不乾沒公費足矣況割己以充公乎庚今樓櫓壯雉堞完君去而誠在矣每祭汛登陴而思曰猶望扶輿君乎君既翱翔天表無由為下士慰俾此土傳為艷称得見式如君者庶幾無去矣以此言思思可知也雖然甬句東之思特一隅事耳方今夷氛甚惡疆吏之不戒北門鎖鑰非君又可而以黑頭公居南意者固知丁公世掌即抑如召公營洛息君将有待即余雖老不及事扶觀鷹揚一奏虎拜之頌燕然銅柱猶後矣而何近徵海郡之去思君張姓名可大字觀甫扶輿其號也擢辛丑武進士留都之孝陵衛人世襲指揮僉

事（文見舟山志）張莊節公駛雲齋集有自作平水閘銘云舟山水閘傾圮久矣余於丁巳歲（萬歷四十五年）歲捐俸而新之數歲以來土膏滋而作阜變洪波抑而魚鱉恬萬頃皆同一牙底定民喜樂成式歌且舞用紀成事系之以銘云曰奕奕舟山東海之陽溝泡弗治同於涌觴我思古人能化瀉鹵趙國在前白渠繼武爰出橐金厥工鳩只既築既堅如壎如篪蓮菜之野安期之鄉原田腴腴流水湯湯彼磧有時繕修勿替託管陳詞敢告津吏又舟山城工告竣喜賦全城百二控蛟閱醜酒能甿壯士顏粉堞直連窓外嶂綺樓高並海中山戈船說劍春潮靜羽扇論兵白晝閒從此東南歸領鈐不飛片檄下三韓又燕喜堂落成詩云螺頭雙髻揀桃花鼓吹鐘声近洛伽佛嶼玉峯蒙白露翁山寶界觸丹砂芙蓉洲接黃公宅細柳營連徐偃家最是鎮鰲雄瀚海堪標大纛建高牙雙龍解作戲珠形鳥草翬飛鶴集庭流水竹前千頃碧高山屋上四時青擎天借箸多人傑犯斗浮槎有客星醉後雅歌剛假寐好風吹動護花鈴卜築蓬瀛喜落成炉烟縹緲御仙靈絕無俗物能為障獨暢元言足解酲雪後梅花三島樹春前玉版五侯鯖雲臺麟閣何須羨辟穀身輕天地旌黃鐘纔動乘丝長卦復初爻蒲六陽方叔偷桃聊吏隱老君指樹此仙鄉休言前事即為鵲且向南山石化羊羽檄忘馳刁斗靜何妨日進百千觴結曹按明史張可大傳云陞左軍都督死登州之難贈太子少傅謚莊節定海縣志云張可大與戚繼光等合祀於沈家門天妃宮後此祖即寺側乃莊節專祠明舟山多賢將梅魁（見紫陽書院）徐正（見樂凱亭記）盧述（字思齋有謀勇

徐一鳴見徐公祠何汝賓字寅之著舟山志四卷邵輔忠校定多足補京元之遺漏孝廉變藏有梓本宜合祀之

築城修閘澤流長羽扇論兵肅海防祖印寺拈香一瓣○
○○○○○○
風流不減戚南塘

安洋將軍祠

勝朝殉節諸臣錄安洋將軍劉世勳上元人守安洋城力戰死左都督張名揚定西侯名掁之弟舟山破母范氏赴水死親屬二十餘人同自焚死見明史及輯覽乾隆丙申通諡烈愍全祖望翁洲劉將軍祠堂碑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戰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洲江南之江陰泛縣吾鄉之翁洲即大兵亦以為出於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師聯絡諸者援兵猶足以支久江陰泛縣則難矣然尚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若吾翁洲之殫孤島哉然而殘明一綫實寄於此其闔係至與屓山等斯亦奇矣翁洲文武死事諸公極多可考者二十七人而城守之功則劉公世勳一人任之為尤烈初大兵之分道下也定西侯張名掁令蕩湖伯阮進邀擊於大洋以將軍城守而自奉王楊聲援松江以牽制之定西甫去天忽大霧大兵乘順風逕渡無知之者蕩湖急出兵用火攻而反風竟自熠大兵遂直抵城下聖朝之得天下固非人力所能施也將軍料簡城中步卒尚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却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砲受降者爭先入伏發擊殺數千人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城中別將卯元吉全氏密約為內應顧不得聞二十八日遂縋而出降且言將軍嚴守狀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砲

如蝟城雉畫壞將軍乃朝服北面望海自刎嗚呼烈矣翁洲一城之流血以將軍故而民至今趨其祠春蘭秋菊禋祀恐後夫非其精忠之所感欤將軍字允之南京人也解褐自右榜進士歷官都督僉事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平居好史籍娴吟詠請儒將云張忠烈公煌言哭劉安洋詩云羽聲落日泣兵殘斗大孤城獨據難虎體折隨朝露盡龍精空向暮雲寒數奇偏少封侯骨力竭惟餘報主肝崴〻芳洲腥草綠飛燐猶繞舊登壇

血灑圜城雉堞崩燒殘鐵骨自崚嶒同心更有張都督滄海視歸謁孝陵

成仁祠

全祖望鮚埼亭集改正成仁祠祀典議謂黃斌卿之私人欲厠

斌卿於祠以毀定西前令妄采里老誕誣之言遂至盈廷冒瀆因據明史以黜之得可祀者僅二十三人其論甚偉然兵燹之餘其人實未可勝紀田橫五百豈能盡得姓名久之真偽難屏勢所必有定海縣志踏斌卿於張鯤淵之上又以斌卿婦翁為本兵事出鑿空且既云順治八年大兵渡海致櫻後至之誅斌卿本非死於順治八年取以冠諸臣之首尤可駭異力祛定西遂併張名揚及定西母范氏等畫皆抹殺全氏攻之宜矣余至成仁祠見牌位三中職官左士民右妃嬪婦女每名下分註明史縣志蓋邑令莊淪漪調停繆全二家之說而並存之緒曾詳加考訂以俟知者東閣大學士張肯堂詳雪交亭國朝謚忠毅中鍾祥人大帥捕得之以縗絰入見終不屈死國朝謚忠節志云史部尚書誤

詳吳忠穆窩室國朝謚忠烈兵部尚書李向中

兵科給事中董志寧 鄞縣人 辛卯城破自縊死 國朝謚忠節 全云自刎

南疆繹史董志寧字幼安以餼貢入太學乙酉六月大兵長驅入浙乃遍謁同里縉紳勸起兵聞者皆咲為狂獨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是之未狂生者陸宇昂陸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而幼安其首也諸君子多受害惟宇昂得脫而幼安亦走之海外尋監國至晉兵科都給事中以奉使時入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為海上策應諸山寨亦感其孤忠資糧不戒而集辛卯自刎死其妻羅繼室也仰藥死子士駿士驤及長皆臨海不返幼安遺骸為陸宇昂捐金葬先一夕忽入夢曰吾別一足啟視果失右趾陸東蒲補之幼安初入舟山義僕文周匿其妻拏艇身赴官鍛鍊幾死卒不一言後悼其主祀絕編衣疏食終其身

侍郎朱永祐 上海人 刺骨而死 國朝謚烈愍 張忠烈煌言輓朱閒元少宰云風流名節總相兼冰鑑高從斗北瞻老去漢臣猶避莽歸來陶令未名潛一官直與雙龍並七尺甘隨豹虎藏試向星辰還聽履突輪應為返西崦極目烽烟点鬢毛閒関已識兩難逃柔離社稷無薪膽草昧朝廷有節旄自許孤忠遺海岸人悲啟事失山濤臨風不盡招魂賦那忍重看舊佩刀定海縣志云工部尚書按張忠烈詩有山公啟事之語知為吏部非工部也

通政使 一作參議 鄭遵儉 會稽人 國朝謚烈愍 安洋將軍劉世勳 詳安洋將軍 國朝謚烈愍

左都督張名揚 詳定西侯蔡 國朝謚烈愍自張名揚至下阮進十八人入見明史及輯覽 錦衣衛指揮王朝相 詳宮井 國朝謚烈愍 兵部部中朱養時 江陰

戶部主事林瑛 一作之瑛福建人妻亦自縊 國朝謚節愍

江用楫 蘇州人妻亦自縊 國朝謚節愍 禮部主事朱萬年 一作職方員外郎福建人 國朝謚節愍 兵部主事董元 會稽人自縊於孝宮 國朝謚節愍 兵部主事顧珍 長洲人 國朝謚節愍

兵部主事李開國 臨山衛人 死 國朝謚節愍 工部主事顧宗堯 長洲人 一作宣波人同母死之 國朝謚節愍 志云投井母童氏亦自盡全作中堯 中書舍人蕭兆人 蕭州人自縊死 國朝謚節愍 全作云投井母童氏亦自盡

禮部主事工部營繕所所正戴仲明 節縣人 國朝謚節愍 定西侯麥謀顧明楫 順天人以下入祠士民無謚舟山事畧顧明楫題壁詩云愁魂應傍孝陵歸或云庭天府生員 生員林世英 福建人自張明皆乾隆丙申議謚餘俱見殉節諸臣錄皆死於舟山者 蕩湖伯阮進 拒戰死橫水洋未及議謚定海縣志阮進皆作阮駿按舟山事畧駿為進之弟英義伯乙未乃死 內太監劉朝 董守諭宮井篇云內監王朝錦衣衛王相全氏云錦衣指揮王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從明史也又朱養時註云據吳少保海外遺集礼科給事兵科即中明史但作兵部殉節諸臣錄一作河南道御史以上二十三人乃全氏所取者 兵部尚書入閣辦事沈宸荃 以下皆定海縣志所載者殉節諸臣錄沈宸荃抵金打覆舟死謚忠

節張忠烈集沈形庵艤舟日南遭風失維不知所至志云赴海死

兵部右侍郎沈猶龍 殉節諸臣錄云募兵守松江城城破中矢死謚忠烈志云兵部南書以上二人皆非死於舟山然亦魯王忠臣

領水軍劉永錫 舟山事畧祭已誠意伯階子永錫依名振乙未八月二十一日永錫跳水死非辛卯事

內閣中書顧玉蟠 志云自縊南疆繹史顧玢字玉盤山陰人聚妻子於一堂舁火自焚死

同總督軍務沈大成 志云冠帶自縊死

禮部司務鄭定中書周在德中書陳駒中書韓允祥 志云各赴水死

太常卿曲簿劉孟賢 志云一作孟祥自焚死

鴻臚寺中所百戶周之簋 志云年九十死之

中中所千戶王天培 志云自縊

屯田總兵呂全聲 志云嘔血數斗而死妻林氏自縊子鳴綸撫其尸號痛垂絕忽奮呼持刀相擊刀墮而死按呂全氏所云長平舍聲官秩較顯何以諸書鮮稱

中左所百戶陳起蛟 志云同弟黃蛟自縊

百戶王世安 志云自焚死

貢生黃希范趙孟遵洪復僑 志云俱自畫

貢生范佩璠范錦綬 俱自畫

民人范洪倍范洪鄭范洪爵范洪正范洪譽

范洪瑞范佩瑞 俱自畫志云自顧玉蟠而下皆係本籍其餘官弁及外郡流寓名逸不可勝紀所知者皆總制陳策奏凱疏由載入然知張名揚阮進等十九人何以疏內不載至黃斌卿則疏由斷其必無也自沈知義以下未能信其皆真亦無由斷其皆偽全氏所云長平國殤相繼闔門但士民有入祠之例苟屬國殤或犹愈於黃斌卿乎

魯王自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 史載詳宮井

張肯堂妾畢氏方氏姜氏周氏子婦沈氏孫女茂漪 史載詳雪交亭

張名振母范氏 見明史及通鑑輯覽云赴火死又云親屬二十餘人同自焚死今祠中無位宜補入

張名振妻馬氏妾某氏某氏張名遠妻某氏張繼榮妻某氏 見全祖望定西侯墓碑舟山事畧祠中無位宜補祀其親屬二十餘人不能盡知

劉世勛妻某氏 見舟山事畧祠中無位宜補祀

顧宗堯母童氏 見殉節諸臣錄祠中無位宜補祀

林璞妻某氏江用楨妻某氏張名揚妻某氏張名甲妻某氏佩璠妻吳氏 見志

張相國僕張俊妻彭氏 見全祖望結埼亭集

此外仍有可增入者中書舍人陳所學 南疆繹史陳所學字顧行山陰人聚妻子於一室自焚死

太醫院

前林皮杜不知是何

副使章有期 南疆繹史章有期字紹泉会稽人自焚死 御醫童廣 南疆繹史御医童廣字青麟自刎死 定西侯監軍梁隆吉 南疆繹史梁隆吉餘姚人城没手及全家自刎死 吏科揚思任 節人 兵部主事王璽 北直人董守諭續九歌云鄭宗倫董元碩宗克江用楫顧玠王璽六公同縊于明倫堂揚思任亦見續九歌 中書舍人沈之泰 朱筠笥河文集鈔沈之泰餘姚人紹興破走舟山舟山破被執不屈死妻景氏自縊沙上潮去隨水湧去亦見浙江通志獨未入祀 貢生妻文煥 殉節諸臣錄昌国衛人舟山破痛哭拱坐海边振弟見舟山事畧 副總兵張名甲 參將張名遠 參將張繼榮 俱名見舟山事畧 中軍林桂守備吳士俊 見全祖望張鯤佩墓碑詳雪交亭 參將李錫貢 李錫祚 岐陽王裔孫守嶴頭打戰死見舟山事畧 錦衣衛經歷戴爾惠 死螺頭打見結埼亭集舟山事畧 武生馬貢圖 張名振妻姪見舟山事畧 僕人張俊 張肯堂仆見上又舟山事畧載辛卯死舟山者有錦衣衛李向榮總兵馬泰副將單登雲杜芳其餘武弁夏霖解龍朱起元沈雲曹維周韓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之曹任則治童自齡不知其官其朱死舟山者太常卿陳九徵 南疆繹史陳九徵字青麟 副使俞師範英義伯阮駿平康將軍姚志卓副總兵張晉爵戎政司馬陳六御此六人興劉永錫同以乙未死獨祀永錫何也祠中最可議者副總兵肅魯伯黃斌卿斌卿屢拒魯王終於見殺志忽列於辛卯舟山魯王殉難諸臣之首其謬不辨自明或曰斌卿奉唐王正朔使拒魯王福建通志欲援南京為馬阮所阻亦無其人即明季野史諸家文集影響之談均無當於成仁之名也 最可疑者戶部尚書陳君平為魯王本兵城陷日舉家自焚死遺事條云戶部尚書陳君平舉家自焚死其官職已自相矛盾此人不見明史張忠烈集哭舟山殉難大臣亦無其人即明季野史諸家文集從未有言大司徒大司馬陳君平者全氏所云事偽官爵偽姓名無一不偽者也今祠有戶部尚書陳君平又士民中有斌卿婦翁陳君平忽分兩人尤誤事之有無不足深詰 余謂成仁祠宜拓其基建前後二殿如魯王妃不宜列諸臣之側宜祀後殿以張名振妻范氏等配享至於定西侯張名振支柱虞淵其忠最大宜增設太師定西侯張名振位於名揚之上質之謝山不識以為何如也定海

綵志成仁祠在北門外康熙四十二年知縣繆燧捐建成仁祠云亭卯舟
山之役一時同殉難者數什百人昔麥軍喬公鉢哀而封之曰同歸大域
嗚呼所謂同歸者何歸哉歸于仁而已矣古今所傳忠孝節義史不
絶書而未有合數什百人之心為一心死同時穸同穴為若斯之甚者夫成仁
之事亦大矣學士大夫積生平之詣力而不以生死易其操匹夫匹婦發
一時之感憤而不以安危異其志其仁一也我 王師之入甬洲也勝國
通臣和張公肖堂吳公鍾巒幕本皆宏儒碩學名教宗工故殁城身
亡從容殉義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乃降而皂隸編氓兒童妾婦
死者紛紛藉藉雖肝腦塗地而亦無所怨悔其平居未必習聞綱常之
大義而要皆發於一時幾希之良心嗟乎此數什百人者豈果惡生
而愛死哉仁在則然耳斯時也無貧賤無少長無男女皆薪衣土棺而
骸橫而路祭立噫亦甚矣而吾謂同一死即同一仁同一仁即同一不朽安
在以多為悕乎而獨念忠孝節義藏魂聚魄之所不獲歲時一奠以
展其感慨思慕之忱質之輿情當必有惻然者是亦司土者之責也爰
請諸上憲為建祠宇數楹又買田若干畝歸之學官使主春秋兩祭
而元戎藍公實贊成之嗚呼維世道者當維人心爾宮簋豆之間默
寓化民成俗之意崇死也即所以勸生也故題其祠曰成仁而兼為之記
莊綸渭定海續志載建成仁祠碑記云北門外同歸域哀魯監國時殉
難者之骨而瘞焉墓前構祠屋三間顏成仁康熙間前總鎮藍公
理前知縣事繆公檄並捐田若干畝歲收其租以為春秋及十月朝難
日祀費其餘供勘塋灑掃年久弊滋率多中飽余莅任後清理其
產歲收所入儒學鄉耆分晉出納前登堂而謁依徊久之見壁間

有屋漏痕且守祠者不戒永得以為衛亟思所以整之而簿領紛拏日不暇給乙亥秋邑中紳矜卹詔善等請整建成仁祠以彰忠烈以妥幽靈余韙之計歲收所入完課供祀築墓旁磚牆外不數整建之用爰倡議捐俸定鎮三營同然慨諸廣文僚佐相與有成邑之人咸踴躍為土木之工凡三閱月告竣門堂楹桷煥然一新飭守祠者謹其啟閉祠內神龕舊止二閻不列官銜姓名男女無別退而考之明史及邑乘所表見者設主祀陳氏以下十三位為一座大學士張諱肯堂以下四十二位為一座貢士黃希范以下十三位為一座第其位次諸失記者各附座右卜日以牲醴告祭而安其主嗚呼余因之有感矣方我朝定鼎之後遐陬僻壤悉主悉臣勝國遺裔猶欲取一幢而乘之固不待智者然後知其不濟也迨計無復之舊不顧身以死殉主較之為人臣而懷二心於其君者諸公不重于泰山耶殿陽公五代傳孽王彥章豹死當皮人死留名余深慨夫木主雖增尚多罣漏然殺身成仁同歸一域其精爽蓋自有足以歷萬古而不磨者不在手盡識其名姓也是為記

又題成仁祠後為同歸域并予失記姓名詩云天心顯替已分明海外猶餘報國情一木那能支大廈諸公況復盡書生鯨濤欲漏滴歷山淚雉堞空當即墨城六十九人心共苦我將斑管細書名（志載張肯堂吳鍾巒以下六十九人牌位向書諸先生三字予將表其官爵姓名闡幽已幸日星垂姓氏淪亡益慘然有草裹屍得死所無皮留豹惜生前志填大海知精衛血竭空山失杜鵑攢聚一坏魂魄冕在成仁同作大名傳張忠烈公煌言翁洲行自從錢塘怨濤竭會稽之樓多鍛翮甬東百戶古為洲居然天塹高竭石青崖黃龍似列屏蛟蝸不敢波間鳴虎豹爭如秦婦女魚旅半是漢公卿五六年間

風雲變帝子南巡開宮殿由來澤國仗樓船鳥鬼漁人多不賤堂垣
穴關幾經杖敲來飲馬滄江流共言滄海難飛越況乃北馬非南舟
東風亦與北人便一夜輕帆落奔電南軍鼓死將軍擒從此軍中罷水
戰孤城聞警早登陴萬騎壓城欲灰礮聲如雷矢如雨城頭甲士
皆瘡痍雲梯百道凌霄起四顧援師無蝼蟻裹瘡奮呼外宅兒
誓死痛哭良家女子斯時帝子在行間吳船渡口凱歌旋誰知勝
負無常勢明朝聞已破蛟關又聞卷戰戈旋倒闔城草草逢肝
腦忠臣盡莫伯夷山烈士悲劉田橫島亦有人自重圍來向予細說
令人哀椒漆玉葉填賢井甲第珠牆掩劫灰而今人民已徙況城郭
髑髏跳踉無復肉土花新蝕遺鏃黃石苔早繡鉄戟綠鳴呼問
誰橫驅鐵衲禱翻令海窩歸龍荒安得一劍掃天狼重酹椒漿

慰國殤李杲堂翁洲詞序翁洲未徙前城門鳴烏聚噪數井水黑未
幾變起翁山多猿家富犬御之火後犬奔山猿鳴滿谷所謂烏亂于
上獸亂於下也黑雲如山海上奔白日鬼嗥翁洲門烏鴉一百萬啄人屋
腥風庭吹井水渾須臾大火空城起七十二島同時焚壽冷流光綠岸
哭十家五家徙魚腹黃犬嗥三走山谷老猿引雛盡登木

鄧陵杖逐魯陽戈○奈此虞淵落日何○礮碎屋○投○成
底事○只爭○仁字不○銷○磨

昌國典詠卷第八

終

昌國典詠卷第九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普慈寺

寶慶四明志普慈院縣北五里舊名觀音唐大中十四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賜今額世傳東晉韶高僧隱於此大德昌國州志寺統諸刹始東晉時僅一小庵以觀音名唐大中十四年號觀音院棟宇畧具往往皇祐中知韶來主斯席治平間遇恩霈錫今額寺毀於慶元間寸椽無遺黒山明公禪師極力營建越淳祐五年復厄於叔燼山門獨存足翁麟師縣廬山飛錫至此又從而剔刱爲視普增壯自慶元迄淳祐垂七十年而寺之燬者再前明後麟有功於寺立敬實嘗二人參政應

僚為記嘉熙戊戌夏四月龍峯普慈寺作堂于當音壁之西像黒山明老師
請曰祖日幸補備掃洒茲山承彫弛之餘畢力振飾積壹宿嘆一刮絶去
憤作壞者衆慨興嘅之難念不可不章明前績此堂所為作今成矣願有
以記之僚惟先人舊廬在鎮鰲山之東蔡距龍峯百餘步武暇日素往游
焉故於山中事多所睹記黒山之來寺且燬三年矣經禪頽盡龍象悲泣黒
山披瓦礫薙草莽而營度焉勤形殫智以潰於成規模位置一出意匠棟宇
煥犖照映林谷見者無讚歎黒山作勝事已務錫地之報恩既乃復歸示寂
塔於山之青龍之口若有風昔緣人皆曰黒山有功茲山甚大先是寺不足於
食乾涸閒監寺妙已以轉食輪為已任限大海之瀆化為美田揣厥嘉穀歲限三
千以充香積供梅忝有莊名已公事冊志也宣獻樓公記石雖燔裂墨本故在
黒山營繕後佛菩薩諸天及護法主林檠倆力士之像種三莊嚴皆都寺德
瑄祛囊中金為之復以餘力梵山路千丈造石橋十三所深得併氏慈悲濟人
本旨之二僧者於寺信有勞可以配黒山矣夫學浮屠氏之法者凡能出力
辦事必有廉以立身勇以立志勤以率衆而為之本者曰公私不兩立公則
萬善集私則百病生興廢成敗所由判也黒山名覺明興之稔熟見其天
材高有苦潔之行所居瓶拂外蕭然無長物於私宥則銖黍不蓄人信其
廉故施之不倦者不倦始至指山而誓曰所不能還復舊觀者有如此山人皆笑其
益浪畧不退轉一念勇猛故其事竟成御衆如御兵取材木負瓦石身親倡役
雖犯寒觸熱不憚故其徒觀歡趨此非公以存心者能之乎前已後瑄得之聞見
有足稱録亦本諸此而已嗚呼有堂規如有像儼如晨薰夕燈展如肅如斯登
堂瞻斯像使一毫愧於心顙且有泚矣此雪窗意也於是乎書五月一日記

記文詳
大德志歸附後增葺殊勝為本州祝聖道場大德元年住持覺海建龍峯
亭於山門內又青龍潭在普慈寺之後山一泓如鏡禱雨則出青蛇以顯其
異又云孫枝字吉甫嘗撰普慈寺羅漢圖記篤素張公大參見之稱賞
曰海角有此奇士以兄之子妻之吉甫與子同登嘉定七年甲戌進士太守程覃為立重桂坊至正四明續志
至元五年建滅雲閣舟山志普慈寺城北二里里人陶恭詩出郭陰三數
里松白雲堆裡見龍峯禪房修竹青無限石谷飛泉落百重林下定
僧馴野鹿池邊栖鳥散晨鐘尋幽不厭頻過此恐負扶吟九節笻按
寶慶志以韶為東晉高僧大德志以知韶為皇祐中來主斯席豈有
兩僧韶耶定海縣志洪武中徙衛廢今復建是淮双髻山古又名龍峯
又按大德志小墨潭在州西三十里青龍潭普慈山後定海縣志青龍潭
在縣西三十里小墨潭在普慈山後彼此互異寅按何劒墓輔時晚游普

慈寺詩云寺臨龍峯小洞天上禁城北此連流空門春好問僧夢古塚
月明磨鬼眉只數里路行半日三閣屋擬他年同歸大域誰憑吊梵
磬淒涼答杜鵑

藏雲高閣時山巔春到荒亭草色鮮欲問僧詔設浩
劫來從一馬化龍年

祖印寺

大德昌國州志在州治東南寺元在朐山舊名蓬萊晉天福五年建宋
治平二年賜今額嘉熙二年邑令余桂遷於此以接待寺為一至正四明
續志同舟山志寺在蓬萊鄉海中國朝草縣以接待院併之遷城中
為二所祈禱道場宣德間都指揮張翥重建正統七年災成化
五年總督張勇復新之萬歷十五年秋圮于龍里人重建定海縣志
密菴傑禪師最有道行明廢縣遷入城中本朝遷徙後城垣盡燬獨
此寺大殿巍然若有神呵護者康熙三十一年總鎮藍理增建有記按大德
志宋嘉熙二年已遷州治東南縣志云明遷入非也

蓬萊石晉古名蓋衣鉢僧猶說菴卷一殿靈光回劫運誰
將興廢問雌雲

吉祥寺

紀纂淵海九峯在昌國寶慶四明志九峯山吉祥院縣北六十里唐
開元中高僧惠超居是山香柏巖草衣木食遂開此山其巖高峻不
可到時聞鐘磬聲而已漢乾祐三年號曰崇福皇朝治平元年賜今
名熙寧中始建輪藏其神靈甚邑人有祷不歸焉建炎中給事中王
黃龍年施辟支佛牙長四寸潤一寸舍利盈綴時見五色紹興十八年

主僧法寗建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請弘老住昌國吉祥寺疏朝宗
萬派銀涛俱萃于東溟擢秀九峯金刹忽標于彼岸向諸方搜求勝
士来此地建三法幢弘公禪師苦行孤高圓機洒落徧參明眼入居士
之不二門屡主道場演慈航之未後句願今移錫請即浮杯靄一瓣
之濃薰迎登祝座集萬年之洪算選祝龍飛大德昌國州志富都鄉
之錦沙九峯環列一名九峯山始寺之未刱殷人跡罕到常隱三閘鐘
磬聲唐開元中高僧惠超居其中草衣木食戒行精苦閱十三代
往宋咸平有真有悲者継之善誦神呪鄉民歸敬丁蜍尉漸為舍基
請真公遷其居於山之麓便民祈祷屡歷改元文珍其業丁蜍尉因
改為院治平元年賜額吉祥自是層觀傑閣金碧輝煌茂林脩竹蔭
蒼蒙袤為一方名刹咸謂之小天竺紹興十八年法寗建閣藏之嘉熙三年余參政天錫
盈綴時見五色紹興十八年法寗建閣藏之嘉熙三年余參政天錫
請以顯忠崇孝為額歸附後大德元年住持僧淨怡重建選佛堂卅
判馮福京為記昔明道程純公嘗入僧堂遠睹飯次趨進揖遜之盛喟然歎
曰三代礼樂盡在是矣蓋謂其徒嚴整咸嚴雖一食頃未嘗
少懈而魯儒序序之間或有時而反不知也碧泉居士緣起於定来佑昌國
每見海上諸叢林中清規淨戒執持堅固不同他所與時俱遷固不能不
發純公之歎遊山之屐劃敢倡法堂而著耶是邦惟錦沙為甲刹規模氣
象與天童雪竇相頡頏又不特甲是邦而已住持說翁禪師淨怡卓錫
且十年無世間心同世行事修漏補苴徹小成大蓬堅丹艧周徧中外視
始至日益加莊嚴而猶未愜也顧從遊之莘廣而香積之莫供置斋料庫
給以長生之本而資其息慮乾溢之不常而倉輪之莫轉買臧米室儲其
所售之直以為之倡作外山門所以指修行之路增高海岸所以護常住
之田衣鉢是捐成此利益安處徒衆大振宗風吉祥之名至達天聽歲
在丙申護持聖旨来自五雲猗歟盛哉自有此山得未曾有故犯天龍
鬼神之忌以及肖翹動植之微蕆相為無窮矣惟選
併之揚歲久井治隨宜整葺則有西扶東顛之憂遑發宏猷更新之厄材
聚資日積月累始鳩工於丁酉之仲春冲單林席龍象蹴踏歡喜贊歎
遂成軒豁靖夷信蔑於舊窓牖簷廡惟冲單林席率皆新潔無一闕遺乃
謁記于居士將寿諸石以起夫作任止臧者之膏肓居士與悅翁為方外契
不得辭為之言曰我得併心詮諸究竟能以珍寶種〻供奉十方如来旁

及法界六道衆生此非吾境中補陀落伽紫竹林大士之言乎悅翁悟此能使身心二俱損舍身血肉與衆生共故私財之不蓄而斯堂之有成夫豈黃蘗老師謂天台神僧為獨智了者哉前後三三來居此堂如祇陀林一千二百五十沙門終聞鐘聲同來食處朝明夕昏作何活計一切惟心萬法惟識聲聞初學未能頓悟秘真心與善知識聚散起止念念不斷以思維心生分別識諸佛淨土由此心識羅刹鬼國亦此心識識又復乎閻天下戀隔有心無和有識石蔽是真佛子是名善男子菩薩道者試觀世間醯醴膠羹蠭蠆之味衆生啖之如蚋飲醨菩薩見之如蠱毒藥終生羶腥靡曾之聲衆生聽之如蛙蜮菩薩聞之如蓬毒鼓珠璧錦繡高明之室衆生居之如蛇蝎菩薩避之如猛火具世間諸有畢竟煩擾塵受無可貪愛能燭菩薩厭之如猛火具世間諸有畢竟煩擾塵受無可貪愛能令樂國成就苦海能令善根增長惡業凡夫見聞發意勇猛和何出家受具足戒勤除鬚髮著壞色衣舍菩薩見作剃生見心識顛倒一念妄別飲鹽毒藥擊蹉毒鼓行剃棘林墮猛火具諦觀五業雖想捍勞忍苦成大佛事於刹那頃心筆發明海藏天宮樓臺欄楯龍翔鳳舞雷動風行諸佛境界一時頓現從無燭處生光明雲從濁惡界作清淨土善哉悅翁無始宿債應當酬畢然而慈悲廣大有進無退此則佛祖之所以嘱付悅翁勉哉翁本台之仕族舍族受具敲論宗乘領衆生席徧涉禪會若金陵之開福及安吉之天聖皆作殊勝如在吉祥雖然師開幻象建立世界我出幻語遂成葛藤若當來世後五百歲有一居士與二比丘遊行國土宴坐梵宮摩娑此石相視而笑猶如轉輪面面相似了如佛法無變異處過見未來平等不凡此堂中諸善神子如駕車牛隨机努力未悟令悟未證令證則建是堂者為十方如來本起因地不然如蠢米蟲而坐鬼窟月化日遷不脫迷悟則居是堂者為負悅翁三摩鉢根之修甚可畏也居士作是言已顧悅翁曰仁者其言也訝余言得無費乎翁畫一圓笑謂余曰居士雖言而實未嘗言殆重轉世尊掌中摩尼珠耳居士謂誰潼川馮福也京也時大德元年臘月八日記舟山志石佛卷在城北三十里外有香柏岩左有花彩山舊名吉祥寺國初徙于慈溪之車廐存一水池名曰放生置石佛于水心凡僧圓寂焚骨化灰揚于石佛之首謂之接引彌陀洪武二十五年僧法通從溪回探見石佛浮于水上復祝是卷年久頹廢天啟元年知登重建總戎萬公邦孚題曰石佛丹墓

古溪山別望遥奇峯揷雲漢小榭出烟霄禪磬鳴山寺樵歌渡野橋高登仙隱處啼鳥若相邀定海縣志九峯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在大沙塞

雲排地湧化人宮香柏巖高象緯通未忘萬松関勝此被人
强喚小天童

萬寿寺

大德昌國州志在富都鄉之五都舊名永福往宗建隆元年建治
平元年賜今額有秋蔡緑葉紫莖生於山深林密中名萬寿香至正
四明續志同舟山志單仲友居萬寿寺西能詩洪武中徵至南京獻詩
稱旨因奏本府明州名同國號請改之上喜曰彼處有定海縣今鎮海
海定則波寧因改明州為寧波府特洪武十四年也定海縣志萬
寿寺在城東北三十里遺後燬今復建在皋洩墅全祖望萬寿
蔡詩香以瘦而清每鎌肥者亦凝蘭逕蕙之瘦蕙視蔡猶肥其葉
肥幸不癡未若瘦者奇翁洲萬寿香時復見離之鎮海胡混
萬寿寺詩云帶雨峯巒外寒石林虛室坐來宜溪連新漲炎
蒸斷石透孤雲恪轍稀香為聞禪久近榻酒因結社故盃危莫
言海上仙蹤者丹壑猶堪覓紫芝

鮫宮底定海波澄仙屋籌添瑞氣騰一帶香蔡秋更緑八
楿樹萬年藤

延福寺

寶慶四明志延福院縣東四十里舊名羅漢唐光化二年僧法融建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淳熙十四年更律為禅從守臣妄
甫請也又云東龍潭在東當延福萬寿之中有龍洞為凡祷先
此大德昌國州志延福寺有五百羅漢像妥以傑閣寶祐五年趙
節使請以繼善行慶為額按定海縣志圖洞墾有延慶寺即延

福衍庵之訛

忽疑島上田橫客化作金五百齊漫說聽經燒蝙蝠咒龍騎虎總菩提大唐西域記南海之濱有一枯樹面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商侶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烟焰漸熾枯樹遂燃此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成阿羅漢並枯樹之中五百蝙也

興善寺

寶慶四明志興善院縣西三十里後唐大成二年建名小善治平元年賜今額大德昌國州志在州富都鄉之溪口至正四明續志曰鳳山以州西二十里上有鳳舞之形故於往宋治平元年賜寺額淳祐十年應參政請以教忠興善為額舟山志去城西南三十里寺後有甘泉宋季元初有董公焚修于此董公禪師名延助開東里人師事回峯院竺洪洪性雅洽于經典閱不參究因請質其要嘉熙中往經山得文息印諦晚歸西岙之興善院居之水乃于山石壁間扶卓三穴水湧出乃于岩下一日居人瞰助入定貼蒸蝌二盂一盂蝌尾中空者一盂中實而完者悉傾于左右穴中他日居人訊所貼指其投處則二蝌咸活而有尾無尾盡燼煨今尚有遺跡云定海縣志在鹽倉岙

曾聞鳳舞到錢塘茲地山形足頡頏興善教忠非浪語有人踏海狗君王

隆教寺

乾道四明圖經隆教院重修佛殿記云孔氏之忠恕老子之清為釋氏之慈悲教異而心一未可差殊觀也心本一心法無別法今天下建孔子廟老子宮釋氏殿皆崇奉之獨吾夫子以元聖素王之道為

萬世礼樂衣冠之主雖自天子親屈萬乘之尊而欽祀之以示尊師重道老子宮次之以至於釋氏殿宇不問通都大邑雖陬僻壤海濱山嶠皆建殿以修香火其取其亡廉其成其速其宏麗雄壯金碧照映備極工巧甚侈天下多得而議之以為瞿曇本以寂滅為樂枯槁為心而其裔從而大之有若帝王之宅過矣故韓昌黎力詆而攻之是識其一而不知其十也崇飾殿宇之意此在吾儒所常見而不少思耳昔台公聽訟名在南國其後人不忍伐甘棠焉斯木也止因召伯憩於其下至於民之子孫見其木知見召公思之至也夫思之既至欽心乃生欽心既生雖雄以土木繪以丹青朝夕像祠之如佛在世為惡者自悔為善者自勉於則不惺而樂施則義可以施鄉里於道頗得而精進則心可以

敵死生是殿之設豈小補哉隆教院在蜃之東偏居山峽中去海甚迩按昌國之民居山者以耕鑿為生濱海者以漁鹽為生其中網捕海物殘殺甚多腥汙之氣逼於帝井涎殼之積厚於卯山又其狃於習氣動以殺殺為心不聞夫子之忠恕老子之清淨佛氏之慈悲今幸邑有學以養儒士有宮以安道流此寺建殿以教民為甚使之知有慈悲則盜賊化為君子亦有漸矣然此特建之一法耳昔者佛在靈山與天帝釋迹遊至一所曰此地可以建殿帝釋即以草一根植其中曰建殿竟存之謂帝釋猶未洒洒地在何處非佛殿何地非殿基佛已多了一問帝釋又多了一草隆教老人請以前休末後句示諸山陰興元年二月初二日右儒林郎知昌國縣事王存之撰寶慶志王存之紹興三十年到任陰興元年三月再任

寶慶四明志隆教院綠東北四十里漢乾祐二年建名降錢大中
祥符元年賜今額大德昌國州志寺燼於火僧清志慶土奠基
遷於南屏大元混一後住持行圓重建遷佛堂至正續志作僧清
建慶土遷於翠屏
明張忠烈公煌言遊隆教寺詩雲林次第望中收碧澗清泉曲曲流
山勢有情留古寺海潮無意到孤洲素冠獨許黃冠伍芳草渾同
衰草愁自覽行藏猶廓落五湖烟雨釣魚舟舟山志隆教寺城
北三十五里建于翠屏山按今寺在干礵盃又綠志乾祐誤刊乾
隆

鰻井蛇泉久著靈○梅檀香熟滌魚腥黃冠莫問奇靈
○草依舊雲林次第青○
回峯寺

乾道四明圖經回峯山在綠西北一百二十里寶慶四明志回峯
院綠西建隆元年建大德昌國州志王安石往宋皇祐元年知明
州鄞綠事嘗捧勑檄至此此題回峯寺詩云山勢欲壓海禪扃
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光來樹色秋擎虫鐘聲浪答回何
期乘吏役暫此拂塵埃至正四明續志回峯寺在金塘鄉之岑
江文刑公詩同緒曾按刑公集無此詩又考延祐志引作王文康
詩問於徐孝廉時棟徐答書云山勢欲壓海一律大德志為王
刑公遊回峯寺詩延祐志歸此詩於定海令欽之回峯寺而作
者則王文康也延祐志文康公王曙咸平中以著作佐郎鄞邑
賦詩云云說同在元時頗流疑實按延祐是而大德非也刑
公全集不載此詩即佚在集外而乾道寶慶兩志凡丰山作

涉四明者無不采存何以獨置此律稅書堂詩話云王晦叔宰
定海縣今鎮海賦四峯院詩高逸卿得遺墨刻之是延祐之說
顯有確證寶慶志稱王曙以著作即定海縣今鎮海咸平四年十一月到任景
德元年四月滿則又與咸平中賦詩之說合若近時普陀山志又謂是
荊公遊洛伽山詩孤文無證更不足信至四明四峯實有二處一在定
海今鎮海寺中有清風軒即文康賦詩處寶慶志云正覺院定海縣
今鎮海西北周廣順元年置名四峯是也一在昌國今定海縣寶慶志云四峯院
昌國縣西建隆元年置是也馮判官昌國志取舊本重葺之者判官自
言舊本非善本則誤文康為荊公誤定海四峯為昌國四峯皆不足深詰
矣又文康題清風軒之前仍有一絕寶慶志載之稱王旦作王旦恐是王
旦多賦四明詩若王文正未嘗至四明而延祐志謂是邑尉參觀詩

或
論時代先後宜從寶慶志表文清別有見聞改正前志要皆單詞仿
佚考再緒曾按至正續志以四峯詩為荊公在昌國作亦沿大德之訛
大德志戶口引紹熙舊志即所取舊本也

梵慧寺

乾道四明圖經梵慧院釋迦大殿記云昌國明州支縣也在海中洲封部
有鄉號金塘自縣治之西航海可至上有古道場曰梵慧得之者舊
云唐咸通中編民余益捨地剏建後浸以壞元發志其歲月逮後唐長
興初有大檀那劉寶因故基興復之晉天福中閩僧元警住持
名額尚未立漢乾祐二年始得聖壽號開寶五年改超果治平

中国各至大禮賜今名主者更代莫可更考故熙寧丙辰歲院之受業僧曰洪簡主院事種種權興後其徒宗憲繼之凡所以奉安佛象者修立僅備閱歲既久殿宇圮漏衆相與謀而新之惟昌國漁鹽之聚土瘠民貧無大財施其主事者能辦不退轉心化道淨信毫絲積經時良久得錢七百萬鳩材僦工盡革故製高廣煥麗視舊制倍蓰爲以釋伽文佛居中又以觀音菩薩居後供養之具備極壯麗嘗聞積土成廟聚沙成塔和是人等皆成佛道今象法住世人衰道微知者難言聞者難信惟一切佛是事菩薩福德助道且非有清淨者發堅固心隨和合緣精進荷擔豈克有成今後得見者隨喜增勝善意則助法之益不既大乎同力修建僧子敦子壽行溱處能作始於紹興戊午歲冬十二月後三年落成建炎辛亥春余嘗避寇金塘與子敦遊甲子夏屬余記其事六月二十四日臨川侯晏敦復記寶慶四明志梵琴院縣西海中大德昌國州志晏公詠方丈梅詩極稱歎篇一古梅幾書有意喚春回開花自許清香入布葉不容炎暑來日射冷光侵几簟風搖翠影鎖莓苔遊蜨蜂休相顧本性從來不染埃緒曾按晏公字景初程伊川弟子仕至吏部侍郎權尚書以忤秦檜出知衢州奉祠既退寓於鄞嘗自謂美桂之性老而益辣又古志皆作梵琴(作)垂正續志梵隱

本是謫美鄞萬木　却從海上拂塵埃　風裁美桂老猶辣
野蜨遊蜂漫往來

普陀普濟寺

寶慶四明志補陀洛伽山唐大中年西域僧來即潮音洞中燔盡

十指親觀音與說妙法授以七色寶石靈跡始著海船候風乎
山下謂之放洋瞻禮惟謹元盛熙明補陀傳寶陀寺在州之東海
梅岑山山茶樹高數丈丹葩滿枝猶珊瑚林水仙紫蓀芳菲滿地金
沙玉樂的落璀璨梁貞明三年日本僧惠鍔首創觀音院宋元
豐三年賜額曰寶陀觀音寺明周應賓普陀山志萬歷二十六
年燬三十年遷梵宇下勅建護國永寿普陀禪寺朱謹普陀山志
順治乙巳夏遭黃毛賊火燬大殿猶存康熙辛亥徙僧內地二
十八年改賜今名並普濟群生額在白華頂南靈鷲峯之下
寺外有永寿橋跨海印池石欄柱刻獅子有瑠池橋在西池上梁製
龍首雇千瓣白蓮寺之偏曰三摩地登山者由此有亭曰柱清淨
唐朝敬邱王勃觀音大士贊蓋開圓通大士乃號觀音接物利生隨
机應現向乾坤東畔娑竭海中雲濤涵

金色之山聖國起琉璃之界巍巍白衣之相身挂雲羅素服藕絲織而色映寒霜體嚴瓔珞同心衣綾盤而露晶皓雪翠迎仙島五雲之寶蓋珍珠瓏艷迸摩尼百寶之華冠赫奕悲心普救於婆婆遺教徧臨於穢土無願無迹盡歸依有願有求皆赴感遂望洛迦之山稽首歌讚南海海深迷絕處碧紺山蓋峩連水府號名七寶成七寶蓋真珠砌就千華蓋足下祥雲五色捧頂上飛仙散萬種頻伽孔雀盡來朝諸海龍王齊獻供寶冠晃耀圓光列纓絡遍身明皎潔臉如水面瑞芳蓮眉似天邊秋夜月繡衣金縷披霞殿袂縹緲素服褊袒臂琅珂瑯瓔珠級紅纖十指凝酥臕青蓮兩目秋波細朱唇皓齒排玉珂端坐昂昂如級幾何化身百億度脫生靈發願救苦等恒河我慚我愧無由到遥望觀音悲讚歎大聖大慈垂啓念願舒金手庶
中宋太常黃龍年觀音大士精貝稽首寶陀山觀音大菩薩三十二
不照我等由宿植於善薩有緣景應垂福於人天慧日朗圓明微隱無
幸聯檣來寶所淑景得惠風滄海如鑒淨朝登東秦岸須臾達蓮宮僧
館洗鉢特相與瞻遠嶠石橋跨巨浪側足毛肯寒自念塵塗身得伴
清淨侶同聲誦蓋語復念我師名注目謁慈光忽覩金紫相喧嗣石窟
上宴坐自在容雲霧不蔽野跪礼得良久我忽現前衆中多大福人
日親近我師祈請如響應為我懺衆惡逐亦見如來同辦此心香復
陳一日供徧以普積善獲此大吉祥願敦未來因永記如來記淨生
如夢幻軌處放生戒殺多素善廣開如來藏分陰寶可惜栖遲六

山林料理若般船長登菩薩岸群生迷苦海拯援使知津共發元翰林學
向上心世三同佛會按太常避秦檜同兄岳年隱居於禹秦山
士劉賡寶陀寺記國家自世祖奄有四海凡名山大川仙釋所記以神其
之休光衍萬世之慶澤浙東興運鉅剎珠庭天降地湧蓋於以揚前人
複嶂幽洞靈岩錯立層出奔波駭浪之中潮汐吞吐烟霞變幻虬龍
鼉鼉蜿蜒呵護華嚴經所謂善財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與諸大菩
薩圍繞說法即其地也寺曰寶陀創始於宋元豐間而特靈蹟
率隨緣影響示現香花與五墓嵗眉道場海員類而旱潦風涛之祷
響荅為尤捷其在東南故是佛法一大海會無論遐迩皆尊摩
不敢瞻皇后福德日盛崇尚至教大德二年春特命中御府臣
李英驛降御香使還再命修繕像設明年春宿衛臣孛羅等再
馳祝香出中金百兩飭浙江行中書省遣寮吏同涖其役又明
年春更命宿衛臣魏也先太出馳香飯僧周閱具典竣事寺之
長僧知智奉玉琢瑞相表上內庭以便瞻礼具歸美报今年春
仍命太出借李鉄木兒不花魏也先持玉絲旛旌莊嚴法筵又
出內賓幣三千緡即其寺治濱之堂暨廬舍之圮腐殘剥者又
飭行中書省者捐土田之在官者二十頃畀之益其徒食俾每歲
以建寅午戌月諏諹祈禱又下璽書復其凡隸寶陀者非寶
陀者毋得怙冒私智亦因得被賜裘內庭傳瑞流恩曾無虛
歲至是命翰林臣作文貞石以垂久永臣謹銓次如右竊謂象
教之來中土雖顯晦靡常其所獲驗亦不專係夫崇奉故怠
聖天子以寬簡治民而賢王復以慈祥佑理興往聖覽皇皇同符
共貫是宜圖精薦釐方祈效祉至若金湯迦維亦曰我國之常
事其所以迓續延洪之道自有大本大原在也元黃溍文獻公初稿遊寶陀寺詩云十年
望滄海臨流不能渡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楫具拂衣乘天風挂席
隨烟霧旦從蛟門發暝投瀛洲住前瞻積水深窅嶼青無數梅冬
特孤絕遥見日出處寄身入境外矯首禪關路築壇金砂石離
白花樹高期愜幽抱歷攬增踐慕俯仰若磴間庶幾真靈遇二
邊非可取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目送寒潮去元學士趙孟頫遊普
陀詩云縹緲雲飛海上山挂帆三日上瀟湲兩宮福德齐千佛一道
恩光照百蠻潤草山名花多瑞氣石林水府隔塵寰鰕生小枝真
榮遇何幸凡身到此間普陀山志前寺有太子塔高九丈六尺皆太湖
石雕刻精巧元高麗宣讓王建緒曾考鄭麟趾高麗史稱宗宣讓大

王諱誦字孝伸當宋真宗時在位十二年無至普陀事後為康兆所弒
亦無太子又云忠宣王諱諒改璟字仲昌即世元世祖女留王京師傳位
太子燾延祐六年忠宣王請於帝降御香南游江浙至寶陀山而還時
權漢功李齊賢等從行命記所歷山川勝景為行錄一卷據此則
元宣讓王乃忠宣王之訛余宿此寺夜坐瑤池禱明月東上白蓮正開此
前寺也

記曾桑下淹三宿玉璅金沙照眼時太子搭前明月上清光
消受白蓮池

金塘普濟寺

大德昌國州志普濟寺在金塘周廣順元年建名山門院宋治平二年
賜額宋高九萬菊磵集昌國縣普濟寺小亭詩鯨海中流地龍峯
小洞天亭高先得月樹老久忘年大士居鄰境閒僧指便船若為
風浪息更結普陀緣緒曾按今普陀普濟寺宋時未有若普慈寺元
大德元年始建龍峯亭於山門據此知高所詠乃金塘普濟寺也大
德志廣福寺在金塘之子山宋治平間賜額聖壽淳祐改名廣福化
成寺在烈港舊名羅漢漢乾祐元年建宋治平二年賜今額

亭高得月樹忘年鯨海中流小洞天

緣菊磵有詩篇

法雨寺

明周應賓普陀山志先照峯下萬歷八年僧真融結茅以海潮庵
名二十二年即守吳安國改曰海潮寺三十四年太監臺禮請於朝
賜名護國鎮海禪寺朱謹普陀山志康熙八年寺災二十八年重

建三十八年改賜今名並天花法雨額恭建
御書宋帝詩帖碑亭寺中有松風閣芋香樓留雲堂鶴烟居山門
左為錦屏山巒石晶藍林木青碧丹蕊四時掩映如錦光熙峯一
名石蓮花此後寺也

松風閣轉芋香樓伴鶴留雲憶我遊為問石蓮花放否錦
屏丹碧自春秋

普明寺

寶慶四明志普明院縣西北海中古泗洲堂也寧塔坡二以鐵為
之世傳阿育王所鑄錢氏忠懿王寘之於此大中祥符中賜院額紹
興十八年僧曇解修大之高麗入貢候風於此大德志至正續志俱作普明
按定海縣志岱山古刹失載普明又宋時高麗貢使皆至昌國寶
慶志云東石潮至西泄石馬山與高麗分界宋鄭興裔忠肅公集今
日三韓直趨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江爾雖自四明至高麗海道渺瀰
中隔沙島然南北行各遇順風則歷險如夷楊應忱建炎戊申之役
其回也九月癸未發三韓戊子至明州之昌國縣僅六日耳呂祖儉游
侯濤山記云是山前望小霍大霍二山西出蟹浦東北望嘉門烈港問
之習於海道者云自虎蹲山七里墩至嘉門抵石哥涉洋山絕海
颿礁又東北過黑水洋入高麗封域日本又在高麗之東三國過南
風可發風甚順不七八日至城下五帝自元都燕京以後高
麗貢使不由此道

錢王宮裏金塗塔龍樹提婆乞一摟寄語晉仙姜白石海
山可有筆能扛周文璞字晉仙方泉集姜堯章金銅佛塔歌白石
疑此塔非世有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題礼金塗塔我
云是錢王禁中物

超果寺

寶慶四明志超果院縣東海中舊名資福晉天福二年建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大德昌國州志超果寺在蓬萊鄉之岱山舊名資福晉天福二年建往來沿平三年賜今額參政樓公鑰有記明有邑去郡一百里而近山橫海中名蛟門潮汐之所吞也出門則為巨浸便風乘潮而後至昌國遠矣岱山名蓬萊鄉其去縣若縣之去定海也則益遠矣山有僧廬自古晉天福二年建於高迾下號資福困於窶欵欿不竊厥居嶺西有白石峯尤為秀拔林樾蒼潤特有白霧蒙其巔人以為福地皇朝乾德四年徙焉茅茨草創僅合數楹沿平三年明堂恩改賜今額四年惟吉始建大殿法堂丈室紹興初慧寶增葺之逾得苫全歲久腐敗相尋一殿之外殆不足蔽風雨淳熙十禩知一來主是刹喟然曰地雖僻乃吾徒所宜居室雖壞若一日不葺庶以歲月高庶幾乎有成當盡吾力以聽緣法失今不為後不復可為矣勤為從事不憚寒暑以次修立增廣舊規不及十年院以告備外建三門旁翼兩廡堂以處僧殿以覆藏下至庖湢舉撤而新之輪奐俱美道俗稱歎一嘗聽學於延慶者因深器之舉以居此人徒知其有得於數乘不知其才具又足以諱此也蓋以因為知人當天福特有主僧惠說於高亭西叅請海望為田崇寧政和間仲章復因為馬孔山大岙谷岙之地遇上熟才足以支半歲又得寺僧惠興捐鉢孟募衆緣一力經營莊咸逐卒歲之望鄉之士民歡喜和會相與言曰吾鄉巍然海山中他處佛屋相望補陀孤絕又去我不遠獨此山未有為衆植福之所今一公作此殊勝恍若化城且又有以飽其徒是皆可書也前既不得知天台章安諸公為之倡苟無以紀之其何以傳不朽乃摭邑之圖經考院之契券詳建立遷徙之由因國仲觀之先求記於余仲觀鄉之善士也其母與吾母俱王出少同硯席實兄事之嘗富是邑又與一厚余亦善一之能有成興克佐之故併為書之以告來者紹興三年清明朝請大夫太府少卿兼玉牒所檢討官樓鑰記

定海縣志岱山古刹一曰超國寺宋咸淳戊午年建一曰資福寺緒曾按超國乃超果之訛據大德志超果舊名資福是資福即超果而超果亦非咸淳元年所建其誤分為二又失載普明寺然蓬萊鄉超果寺外別有資福寺大德志又云資福寺在蓬萊鄉之五都晉天福八年建考岙都乃北界大德志云北界巡檢在蓬萊之五都是北界之資福不在岱山之證

岱山古刹一超果一普明

白石峯顛白霧蒙神仙幻深處幻珠宮蒼巖翠樾遇流覽誰謂蓬瀛路不通

華雲寺

寶慶四明志華雲寺縣東北海中舊名香蘭周顯德七年建治平元年改賜空王建炎三年再賜今額大德昌國州志在蓬萊之朐山今徵宋高宗南渡改賜今額鄧人迂齋樓公有跋石刻尚存又蓬萊集仙道院在蓬萊鄉之朐山至元十四年是鄉之士李心道報建以為一鄉祈祝之地緒曾按元時蓬萊鄉分三村五都岱山巡檢在五都其三都四都則朐山也普陀僧告余曰嘗至其地多古墓有古刹余考古墓無名碑惟得其一佛寺一道院樓迂齋名坊授文法於東萊有崇古文訣古文標注其石刻宜為海若所秘矣

鱷門苔洲鳳狼湖古刹香蘭閒有無神往迂齋金薤刹誰況鐵網出珊瑚

昌國典詠卷第九

終

金陵朱緒曾述之撰

郭先生墓

大德昌國州志郭受字貫河南府官至奉議郎終於長沙判官宋建炎間其子維徙居於此以此學教授諸生從者如雲葬於西湖之原大德志富都鄉有榜曰郭先生墓其先以易學四世登科而尚主有官歷尚書及國子博士謚清敏遺事跋云郭維者穎昌人以儒學修謹侍穆左右最久建炎初李樸編次穆遺事多訪之按大德志謂郭名受其本貫河南府舟山志訛為郭受實河南府人定海縣志亦以受實為名又改其子名繼既誤其句讀又訛其字形矣嘉靖鄞縣志云葵錢湖非是受為豐清

敏公稷之稍

皋比坐擁讀書聲有道碑銜夕照明不憚乘桴傳洛學海濱爭拜郭先生

王祕書墓

舟山志王仰字子瞻藍田人宣和末以薦舉授祕書丞已而扈從南遷愛翁洲山水之勝因家焉嘗施棺濟貧宴以周隣里又曾字古思少攻學博極群書蘊藉過人系出太原曾祖仰扈蹕南遷寓居昌國父遺進義嘗施棺五百以濟孤窮司府表薦兄曾字古心亦老成有學中元鄉貢進士任壽州學正定海縣志王祕書墓在城西隅藤杭大德志有

草云南遷恥策勳清磨蠏殺卧孤雲羨君分得東坡字可恢奇海邻文

孫廸功墓

大德昌國州志孫枝字喜南寧遠旅於文嘗撰普慈寺羅漢圖記篤素張公大參見之稱賞曰海角有此奇士以先之子妻之嘗登考亭夫子之門有荅孫吉甫書朱子文集荅孫吉甫云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致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謂而與于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急于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体之

全而富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二子長起予字
商友與父同登甲戌進士第予起予同榜乆時尚無恙
在明州郡城甲戌初筮仕武戶曹會卒伍哨呼於市公出撫
乃寧宗嘉定七年也朝廷以重桂坊按坊
諭衆乃曰孫司戶清廉好官員不得相犯一州遂平亟朝為監
察御史終太常少卿官至朝散大夫次願質字去華未弱
冠入太學作賦有聲縣舍選登紹定壬辰進士第初任分教
沈陽歷清要除諫官入中書官至朝散大夫至正四明續志孫
枝父乆棄從鄉先生沈鉄學學以真實為本教授鄉校者
十年枝與鉄之子端憲公煥亦相友善又登朱文公之門學
問益精粹著書解十三篇表正歙公燮見而歎曰初謂子
善為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即位詣公車上書極言天下

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登進士第與子起予同榜乆時尚無恙
枝卓邁有智畧自秦隴荆襄達於江淮凡險要阨塞若指諸
掌於邊事軍謀尤諳習江淮帥延致幕中枝以祿不及親辭
不就又云願質子疇知臨海縣奉母在官既而大兵至母子俱
蹈死葉丞相夢鼎湯文清漢王尚書應麟嘗以文章政事薦
之表紫斋集題孫吉甫遊東山跋云論者多非晉人尚清談雖謝太傅之
轍長江京邑震恐不知所指而公從容應之曾無懼色毋乃指為是
矯情以鎮物歟曰非也公之料事富矣平居暇日家庭之間與其弟
及兄子朝夕切磨講之熟矣制勝之具了然在於胸中談笑指麾
摧折勁敵迨不復振謝公豈易及哉吾友孫君吉甫學通古今述
東山經行高止之處甚倫非愛東山也愛謝公也書昔白伯之教
明于南國懇笑所在後人追思勿勞其木而甘棠之詩作非愛甘棠
也愛召伯也吉甫之意或者其亦出于是也夫　明鄭真滎陽外集
四明孫先生行狀孫諱元蒙字正甫四世祖枝與其子起予同登宋
嘉定七年進士第以建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累贈朝散大夫嘗師
事宣獻樓公鑰端憲沈公煥正獻袁公燮及徽國文公門著海

多傳誦曾祖頴賢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鑄宋
通直郎知路海縣父嗣宋將仕郎長兄元孚次兄元佐東南詩
宗萃于四明先生得詩學于魯公月卿郎岸延聘為訓導攝教
勤學調松江府清忠書院山長洪武六年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
生仲子章應詔洪武八年年八十五奏勤縣黃山
舟山志孫參軍墓在城北小溪之原諱枝字吉甫宋特人按吉甫力辭閩
幕不應有參軍之稱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為得其實至正
續志云勤縣人全祖望甬上族望表亦云世居東皋蓋自昌國
遷居郡城子孫因家於勤大德志列孫枝孫起子孫願賢於
進士題名和必有據又勤縣鎮海縣二志剔無孫枝墓銘母子殉字亡
之難尤忠烈不可泯也

十年鄉校事真儒重莊睽坊白髮娛椿萎長辭毛義檄

卧看簪笏滿雲衢

應參政墓

大德昌國州志應繇字之道自號葺地蘭坡先生之猶子也少穎悟
長剡志於學凡經子史集輿百家傳記靡不研覽從迂齋樓公
游自是文聲日振咸寧愛敬之兩膺漕薦嘉定癸未以詞賦魁南
省初調清江授校官次京教列屬上岸橫經朱邸入祕書直鼇署
既而丞玉牒兼南宮舍人浮祐四年冬四被恩寵史館經筵翰林
從橐官至中大夫除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有子法孫請鄉漕官
至承議郎表楠清容集過庭述師友淵源錄應發孫參知政事
繇之子父為翰林學士時能代父書命後祕其父書
不出延祐四明志應繇以詞賦試南省第一繇未第時表越公韶為京
尹繇為之掌牋記留門下一夕坐有美堂欣然若自得同門客吳
忠大喜樂府暮從外歸問曰何欣然也以擬明堂詔書屬對甚

善答之吳嗤曰一第脫飢寒猶未能明堂記何施焉徽後直內制辛
用所擬語而吳以樂府游公卿困躓以死教授臨安府鄭丞相清之
見其文奇之始叙為同舍生棲昉教授鄉里時徽最後至清之固不
識也清之將拜相俾草麻後辛用之徽以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
端平開邊兵敗洛陽徽預邊議坐斥而清之亦罷相居東湖
益與徽蒐拾文號建章集皆制詔所需也清之再相徽復用以待
即掌內制遂力薦為內相理宗疑為一夕召徽入院降詔游侶左丞
相鄭清之奉國軍節度使兼侍讀趙與權皇兄安德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皇弟貴謙與芳授少保凡五制夜四鼓進入上始信
之翌日即除翰林學士後拜參知政事以疾告歸卒定海縣志
應參政宅城西鎮鼇山麓應參政墓城西二十五里之浦東在紫薇
舉按大德志多載應徽記文又著顯爵時淵源世系錄淳熙九年五月
表進賜名鄭清之為序有侯濤山詩云閩尾蒼茫回際同嵬我岩石
莫東城雲連波白蒸鼇柱月常潮青結蜃宮夾樹烟籠花氣舞
半鑪香映日光紅蒼藤滿砌依嵐翠應許乘槎貫月中海昌有應徽南塩路
塩倉
記
雲連波白蒸鼇柱○月常潮青結蜃宮○我誦君詩一憑
和玉堂元采有遺風○
余太師墓
大德昌國州志余天錫字純父自號畏齋公擢癸未進士第五登要津榮典鄉郡官至參知政
領袖邑庠公擢癸未進士第五登要津榮典鄉郡官至參知政
事待宗族有義廩覓贈太師謚忠惠余天任字子大自號退齋

忠惠公之弟嘗請漕泗舉以自隨恩授初秩暨治郡有聲官至兵部
尚書贈正議大夫宋王應麟翠屏集談理宗癸丑歲刻元龍上
古風云名器君所司近來輕太甚文昌私守
之荷豪寵天任延祐四明志天錫祖父滌教授史忠定子孫因居於鄞天
錫亦教授其子忠獻家彌遠性謹愿絕不與外事忠獻嘗之是時
忠獻在相位久皇子濟王深疾之念欲有廢置而近屬無有會濟
王宮無嗣丞相欲借是陰立為後備天錫試於鄉秩告歸丞相曰今濟
王無後里中宗子族屬相似賢後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江與越僧同
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右有全保長家可避雨如其言訪之
保長知為丞相館下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
外孫也日者嘗言二雛後柱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
錫憶丞相所屬其號亦良是問其生月日告於丞相丞相命二子
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且詫其
遇以行天錫見於相府丞相善相人大壽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
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相忽曰越二子可復來守
保長謝不肯相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純父家遂載與俱歸
毋夫人朱氏為沐浴教字禮度益綢習未幾召入嗣沂邸迨即帝
位是為理宗天錫嘉定十七年進士寶慶元年超除起居郎不數
年拜參知政事復守鄉郡毋夫人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
將以壽日拜天錫為相天錫以病卒贈太師謚忠惠續文獻通考余
天錫有援立理宗功弟天任封奉化郡公
天任為兵部尚書兄弟友恭方貧時
率更衣而出終歲同衾席晚貴盛復約以昭穆同葬子尚賓
能守孝謹從子晦尸臨安守蜀後守鄉里在蜀以違年論閬

州王惟中死士論惜之舟山志余太師墓在城東北七十里小展盌之
南大余橋(小余橋)俱在城北直街心天錫成者曰(大余)天任成者曰小余又盌倉
壘虹橋書院亦天錫建緒曾按呉時昌國顯宦莫盛於余氏然天
錫實彌遠逐臺宗史天錫本傳所載與延祐志同皇太子詠
疑彌遠與楊后事寢宗崩彌遠矯詔立與莒改名昀嗣帝位逐
廢太子竑為濟王彌遠詐言竑有疾令天錫召醫視之諭旨逼
竑縊死以疾薨聞是彌遠之罪天錫成之也天錫之罪大
矣大德志但云立登要津有微辭焉延祐志直書不諱若修其
事以為美談過矣聞性道節操志節青山有天任墓而天錫
莫昌國小展壘是兄弟昭穆同葬亦爽其約
上時謀助覺閣黎鱗附俄然政府蹟泡影須臾都

是幻甬東村北胡湖西史丞相浩見夐長老入而生彌
是夐閣黎業障給之總不速小名覺時人作詩云前身原
詩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掀死分俱見田汝成西湖
志餘
錄

開夫人墓

明史閻濟字來學洛陽人洪武初明經授河南府訓導入為國
子助教以疾罷歸十五年召試刑部尚書踰年實授濟以綜
覈為已任帝大以為能然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尋令即中
仇衍脫囚死為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
官鞫之其年十二月御史陶垕仲等發其事帝怒下濟獄并
希哲衍等皆棄市舟山志閻忠字學古河南柘城人刑部尚
書濟之子以父故安置昌國家徒壁立痛不及廬久之墓圻夕

悲號刺木以祀養母夫人郭則日稱貸於人以資滫瀡知期而償未始有纖毫負及郭終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居常念父受國孚恩思以報稱永樂七年進平邊策十餘事援古證今皆鑿鑿不妄草衣蔬食年九十而卒葬城東淡水坑孫改克世其業以明經為全椒縣學訓導正統間巡撫侯侍郎為置宅一區以安厥靈至嘉靖丁未知縣宋繼祖又請於監司錄其後應勳以典祀事定海縣志開夫人墓城東北三里淡水坑之原夫人郭氏明洪武中刑部尚書開濟妻諳文墨特皇太后御坤寧宮名夫人校閱後宮書籍後濟坐廢置編管於爺夫人沒因葬焉緒曾按舟山志陶鑄字季仲椿卿曾孫洪武明史陶凱仲名鑄以己卯鄉舉青田教諭宦行節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勋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使洪武二十六年徵為監察御史勋奏刑部尚書開濟超遷福建按察使是郭氏編管昌國當在此年但洪武時未聞有皇太后或高皇后馬氏當名之也

織室餘生賴子賢荒墳花落聽嘔鵑肉廷舸管誰徵信零落班昭女誡篇

韓向容墓

舟山志韓向容墓在城西十五里野岙山韓門字廷器父倢仕貽貢入太學以歐傷役人問充南宮工部司吏病卒無力歸觀鑒當產備資奔號千里以求父屍夢江神指示其地得遺骨返葬發解壬子宣德七年尹於向容砥礪名節惠養黎元正統戊辰也

先之夔督餉過勞卒於龍潭驛事在向容名宦志中定海

綠志墓在城西十五里西皋嶺按明宏治向容綠志韓昂正統七
年由舉人為向容令存心正大行政簡要民多所畏服以疾卒
於官
南都負骨夢神憑○錦裹容溪勵飲水○不意圖經搜海
外○竟將遺事補金陵○

傳烈女墓

舟山志傳烈女邑人傳梓女也年甫十七美姿色未字嘉靖間
夷寇至自倉卒女家瀕海遂為所獲女即以石破面血塗地賊
怒磔之知綠宗繼祖上其事於巡撫暨祠於文明門之東又同
時李氏張棟妻倭夷登據柯梅夫妻被執賊殺棟李號哭罵賊
義不受辱乃刀磔之既而賊悔穴土以瘞有司為改葬致祭徧其門
曰貞烈定海綠志傳烈女墓在城東四十五里石墻墅按李烈
婦惜未載其墓地

一樹霜花覆女貞○枝柯不改舊青春○從○斷○腕○推○書
知○恥○救○鬢○眉○受○辱○人

張忠穆墓

節閫性道泌泉文恒拒疑作衡雪交亭藏璽記雪交亭者前閣部雲
閒鮑淵先生張公肯堂之舍館也在翁洲城內亭前樹梅梨二
本因雪交名辛卯秋洲城不守公率妾婦婦女投繯此亭者七
而門人蕪北人與焉暨臧獲從死者合二十有七人北人學寅侯
備一繯遂與公爽爽半欣然起徧視繯所大笑曰待某試之

一繫而絶公肅衣冠拜之曰當侯需我同行題絶命詩於絲袍
戀亭之正左脊屬以次而偕縰之以臧獲其詩曰虛名廿載著
人間晚節空勞慙閒謾賦歸來慚靖節聊存正氣續文
山君恩未報徒憂悴臣道無虧在克艱豈可語千秋青史筆衣
冠二字莫輕刪時邢人喬鉢任撫綏事亟飛危葉來迓曰是中
有大奇事不可不速子來微子來莫敢觀微子來觀亦莫能言
其意在公也不得已而行幾蓼蛟不得已奪蛟泥而行蛟亦知不得已
者亟則烟沙單罩幕日霜晛戚峯噫何忍言又何忍不言不得已
紀韻語四十字亟有祇留山外月獨照水中天一日分今古千村改
歲年之句噫何忍不言又何忍言不得已詢公戚仁地縱橫寒玉
盖卒伍斷縶帛并去其衣裳有揭袍贅於衢者得錄其絶命
詩噫何忍敢不觀又何忍觀回望惝然惟公自題亭柱所謂常念古
人能報國未逢知已莫論兵者猶存噫不敢觀又何敢不觀嗚呼尚
忍觀哉尚忍言哉不得已依浮屠法而荼毗焉不得已擬用七瓦棺
別殮公以下七骨忽有人偏亭以居欲焚委其肯不得已賂其徐
焉求小壟不可急得不得已竟三大壟先以潔綿裹公之全肯而
題表之餘皆包護和法不得已具各為層油楮隔而書之而總藏
於大壟甚不得已也壟巨不便他舉不得已而思即舉亦不便於
此日不得已更思即寧不便於此日能無傷於此壟乎於是枉
不得已坎亭偏空地去亭西南凡五步而藏焉又哀諸從死者之
不可離左右也不得已別以二大壟貯埋於東南相去三半步是時
事迫無從考詳脊屬及從死者姓氏然又懼無以為識也不得已

書堅木納之甕中又懼他人移也不得已覆以磚石而更懼後之
無可蹤跡也不得已揉鮿以私誌其處此雪交亭藏甕記所錄作
也嗚呼不得已而不敢觀不得已而又何忍不觀不得已而不忍言
不得已而又何敢不言嗚呼孰忍觀哉孰敢言哉孰為不得已之
觀孰為不得已之言哉要以自言其不得已之心而已矣按心泉所記甕即埋於
之言聊以自盡其不得已之心而已矣雪交亭側不言僧無凡
諸葵及鼻公尸出城事心泉自記當不致誤蓋始瘞亭側後
普陀僧無凡乃移葵於笭山心泉此記知藴祕人宇寅侯及
與公爽爽丰視縗大笑自觀其不得已
皆足補全氏之缺全祖望明太傅更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張公神道碑銘云順治八年辛卯九月大兵破翁洲太傅
閣部留守華亭張公闔門死之大兵入其家至所謂雪交亭
下見遺骸二十有七有髽梁閒者亦有絕縗而墜者其中珥貂
來帶佩玉者則公也無下亦有冠服儼然者則公之門下士儀部藴
君死人也有以兵死者則諸部將也亦有浮尸水面者大兵為之
驚愕卻步歎息遷延而退命扁其門勤之諸生聞性道時在
隨征府俾喬鉢幕中聞而亟往視之思為之殯顧滿城鳥滸無
所得棺公之故將汝都督應元已為僧補陀公前此曾託孤者
也翌日入城謁帥府乞葵故主諸大將皆怒曰汝主久抗天命以
拒天兵汝其餘孽也方竄伏不暇敢來葵此骨耶命驅出
斬之應元曰山僧本戴頭而來得葵故主當歸就戮乞假命
一日再提督金礪憫之乃曰是出家人姑貰之於是應元舁公
尸出城性道與之諸生謝歸昌及補陀僧心蓮等募鄉民
舁公舂扈及賓從等尸出城然卒無所得棺乃以火化之貯以

三大壑其一貯公骨其一貯公回經方周畢姜一婦沈一女孫茂淑諸裨骨
僕婦彭等其一貯儀部以下骨若
歛守倫吳士俊僕人張俊等葬於補
陀之茶山茶山者應元所築寶稱卷以避人者也時公尚有一
孫茂洤遺命勿死以全宗祀以俟入鄣次年十月始得放還
茂洤將負公骨以歸應元以道梗令先載木主歸祔瘞先塋
而徐俟後期未幾茂洤亦卒公無後應元乃不復歸公骨而
身居寶稱卷以奉公墓未幾應元亦卒寶稱卷圮公墓遂
沒於蓁莽閒雍正丙午予遊補陀諸僧導予遊故蹟予慨
再往而先登茶山求公埋骨之地尚有一石題曰張相國墓隱
秀菴僧百成予宿人也謂予曰子既肅拜公墓昌為文以紀之
其麗牲之石吾當謀之以為山中之重鳴呼荒山野冢非有石
麟辟邪翁仲之儀也非有墓田丙舍之寄也然則百成之憐之
於此其亦重可感也予乃博考唐魯二王野乘參三明史折
衷於茂洤所述論定其異同以為公碑按公諱晉堂字載甯
別號皖湄南直隸松江府華亭人也天啟乙丑進士釋褐知大
名之濬縣流賊方充斥河南彰德等府烽火相望興大祇隔一河公
練民兵沿河立堡團中禦寇礮擊之莫敢渡者大名守盧
公象昇以為能令濬河諸縣倣之因盡行其法于畿南其後所謂天
雄軍者也以考最擢御史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皇陵震驚公疏劾
閣臣且條上滅賊方略有五尋出(按)福建時撫軍沈公猶龍亦松慮良
吏也公與之同心勠撫海寇閩氛稍輯力若徐公世明之廉幸為要
安撫還朝掌河南道疏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留久任

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西秦明歲関東道路往返動以数千程限
稽遅多踰数月故有一書之更移者必多一書之擾害帝是之十二年疏言
裁練之法當以屯實練如欲求練総練倫之官先于衛所世弁求之而即
屬以清核本屯之任欲得兵卒宜即於衛所宣軍餘子中選之而即令
補其久虚之伍欲求兵餉宜盡查各衛所軍産額復之而即課以開墾之
事舉一練務即可復一屯職選一新兵即可還一舊餉河北山東地相錯一
方奏效餘可迎及解也章下所司當是時亡國之政莫甚于練餉而屯
田雖有二撫不過虚語使能以公言實力行之可救其弊而為時已晩終
不能用楊嗣昌出督師建熊文燦公知嗣昌之必仍用撫也疏言文燦
喪師辱國今撫臣出賊又名以撫乞優問間而動請著為例自今有
為撫議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反間論議出道將紳矜以通賊

論議出師督撫鎮師以論國誤國論疏入嗣昌果大慍奉旨詰責十
四年言嗣昌受事且二年賊勢日横宜解其權詔未報而嗣昌已
死是冬公言今討賊之人甚多迤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止又有
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甚之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
禍中宗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從
指示為功乎抑令賊而解以進頭爛額為事乎今為秦保二督者將
兼領提封相為犄角之勢乎抑遇賊即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為
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之急可以擇利
乎今為撫凡此皆禁中樞冥之而決諸臣憤之而任至失地喪師中
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下
所司詳議於時天子憂勞殊甚頗成棒切之治大吏稍不當意

輒置於理而荒殘之地通稅至數十萬征輸愈迫流亡愈多遞大稷
二京山東西河南陝西等處人相食大吏以餉匱之故令有司催科如故公
疏言天災可畏宜行寬大之政今任藺絲之吏以求必不可得之糧弱
者轉死溝壑強者嘯聚山林是驅之為盜也長官一切以法從事閭
閻盈滿而盜不可除其不為盜者皆以餓致斃何以禦盜宜下
肆赦之條捐通欠招流亡赦過誤開自新庶幾可以挽回天意會召
舊輔周延儒入京公面陳要務延儒是公言捐糧五百餘萬清寬獄
以千計皆公之力十六年疏請休復向來言事諸臣謂諸臣率意數
陳罪止戍於狂鼈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始予以困橫煞夷致諸臣
所言或議征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間功罪之淆或爭朝
端名節之重或糾巨奸於氣鋏方張之日或祕近侍于威權恩竊
之時一腔忠愛天日臨之偶爾摧折便作逐臣雖盛世原無棄人何官
不可自効然使之回翔下位何如竟予賜環得旨俞允於是原降科臣
李清等皆得召用自公掌道凡所數陳不啻同時門戶詭激之習
皆具可見之施行者是年陞大理寺丞尋以都御史巡撫福建時
龍舊以作亂海上受撫官至大將頗倚巢窟跋扈芝龍招大盜
五十餘人報公領為標下用公曰勦盜无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
降則不可以疏言告於朝得嚴旨慙斬之芝龍以此恨公南中稱制
遣步將周蕃帥師助防江西墨書獎諭汀州賊闖王猪婆營盤踞簾
子洞南贛巡撫李永成告急公親征之招撫數百人令知寡化歸

手華玉率以勤王詔復用閔督學部之奇為翰林且予超擢公力
言其非而止南中失守芝龍弟鴻逵奉唐王至公具啟迎之王復書
以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讎言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戕
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地先生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在天之靈式憑之
書至急以書約漳浦黃尚書道周尚書故自浙入閩馳至芝龍意頗
猶豫而以其弟鴻逵所迎勉就約六月監國七月稱制晉公副樞再
晉總憲公同陳恢復大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
而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士英叩
閽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為之請詔令其恢復杭州始准申雪
于是士英竟不得入芝龍益恨王鋭意中興顧后曾氏以知書又前
同在高牆中食淡攻苦相憐頗參預外事王路朝則后垂簾座

後共聽政公疏言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皆
宮闈之中默為贊助若乘簾之制非聖世所宜不可以示遠人疏
入曾后恚王遂疏專說者謂唐王在刻廟時有英豪之稱而溺于
內寵是有以知其不能成大功也芝龍無意恢復亦患公之日以
親征勸王思默之猶以翌戴功晉大子少師官家掌仍兼憲長
而以私人為巡撫奪其兵又令總理留務造器轉餉八月又遣監
臨秋試益外之也尋詔以冢宰專掌院事而以銓事屬之曾公
櫻雨戍正月公累疏請兵記加公少保兼戶部工部尚書總制北征
雖奉旨賜敕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而不過空言時公孫武洪家
居方遣汝應元歸者之而吳淞兵起夏文忠公允彝陳公子龍為
之魁汝應元者雄俊人也以公命奉武洪發家財助軍閩中授應

元御旗牌總兵官已而兵敗徐公孚遠浮海赴公而戍淞亦興應元
至為公言吳淞雖事不克而敗卒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之者可
一呼而集公乃請王自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吳淞招
諸軍為特角所謂水師之議也曾文忠公學佺力贊之謂徼天之
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速其行且言當東風疾發公請以徐公
孚遠朱公永佑趙公玉成參其軍皆故吳淞諸軍領袖也周公之奠
則故藩推信舊與東林有隙者至是家居起兵報國甚勇且敦于
海道故公亦用之而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為前軍定洋將軍辛一
根為中軍樓船將軍林習為後軍詔晉公大學士行有日矣
芝龍窓疏止之以鄭芝昌將步卒先公發而令公待命島上又
昌受命遂不出三關一步而公以數舟入海徘徊島上者半載

朝事不復相聞郵筒隔絕六月復下督師之命軍資器械并
餉三萬已為芝龍所取公自募得六千人七月聞王親出師延
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引大兵入追王及之公痛哭誓
不欲生時公屯鷺門其意方為東石即芝龍所居也會鶴芝軍至
勸公以為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奉北伐之命非封疆臣也
不和振旅以為後圖公乃入其軍鶴芝亦以盛起海上至大將然
其人忠順非芝龍比故公之出師欲以為先鋒時鶴芝為楊耿為
糾公請宥而用之及芝龍之降以書招鶴芝計事鶴芝會之道過
公公正之鶴芝不信既至知其決降遂興公謀出師破海口諸城
大兵勢盛鶴芝度不能抗由閩入浙有周益從者湯湖伯阮進部
將也叔公于路跟當入翁洲公之總兵官黃斌卿者無遠略雖外

致隆禮館宏于參將故署而公所言匈帛用也但謀據箭厚自封殖以偷安海外鶴芝議乞日本師已有成約蓋鶴芝故與日本國王善故也斌卿狙之鶴芝之怒入閩斌卿遣乃自遣其弟孝卿副安昌王以行日本不見鶴芝師喪卒不出公不得志栽花種竹于圃中作富生居記以見志詞見雪交亭又貽桃江黃御史宗羲書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又安假黃鵠之一羽皆指斌卿之擅命不肯與諸軍協力而恩據彈丸以老也無何而張名振等奉魯王至公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問罪于翁斌卿累敗乃求救于公公為之上章待罪請使之改心事君名振等不可斌卿遂死王入翁以公為大學士輔政公慮所居卻以為王宮時從王至者太保沈閣部宸荃以公耆德宿望讓為首揆宸荃以疾請休公獨相加太傅張名振之殺王朝先也公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事盡歸名振公亦不得有所豫每飛書發使不如意者十九則憤恨不食咄咄終日默老成持正中外倚之翁人有欲納女於王者公聞其已嘗許嫁於人阮諫王遽却之築雪交亭於卻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所接嘗謂藉飛人飛人對曰公死飛人又不獨生公撫其孫茂滇顧應元披緇赴普陀而飛人始終從公又二君子應元曰諾於是應元而大兵至張名振奉王搗吳淞思以牽制大兵而公為留守公遺蕩湖伯阮進邀擊大洋風及師燔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勛固守謁力城陷先一夕少保禮部尚書吳公維山至作永訣詞因集家屬曰無為人辱及晨諸姬

方氏周氏畢氏家婦沈氏即義淵母也女孫義瀛俱先投繯諸
姬姜氏投水畢姬先登姜姬止之曰死亦當以序莫敢二也公謂
義淵曰汝不可死其速去庶得全與吾非吾所能死也公投繯梁
塵甫動家人報儀部繯庶下矣公嘔泗往酹之曰君少待
我復入繯九月初二日也義淵狂號欲共死中軍林志燦林桂掖
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義淵脫去志燦桂等以格鬬死守備吳
龍大名前鄉貢進士蕭伯闓闖劉風翥定海諸生范芑芝
等救之以免詳見義淵所著餘生錄蓋自 天兵南下所尚
不血刃其以一郡抗命者曰讎曰金華其以一縣抗命者江
陰至翁洲不過孤島如黑子而竟相支持往往所殺傷至使諸
將皆以為南下所未有於二京始有先矣烏則元老之所報國
者良無愧矣嗚呼公以經世之才任蘭絲則為循吏入臺省則
為名諫臣撫軍則為賢節度顧皆不久其任未得展其用
乃遭喪亂先翼戴于閩中事猶或可為也而厄於悍帥及已丑
以後疋殘息耳方肅魯定西平西蕩湖虎爭之際公卿危於
朝露賴以至誠宿望調護其間試讀當生居記令人黯然神
傷零丁惶恐之情形如在目前其云死不徒死則止水之先識也
補陀為大士道場顧儒者所弗信得公之骨葬焉海島為有
光矣而制府聞公有絕命詞手跡懸賞募之一老兵得以獻
制府賞之其人不受曰以慰公昭忠之意耳非羨公金也聞者

賢之公生平以用世為學不以詞章自見及蕭寥息止始稍
有述作以遺日而高雅有承平之遺風惜兵革之後所存無百
一而雪交亭自亂後公所植一梅一梨獨無恙浙東諸遺民如
黃公宗羲接其種于姚江高公宇泰接其種于甬上至今二
即亦皆有雪交亭其銘曰小白華峯睡香翩之兮海印池邊
玉盤盂如船兮編衣素簪足清歡兮遠望雪交南枝團之兮
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張公慶下總兵官都督同
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碩有勇幹善料事以家
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年尚未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
非隸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
麾諸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尚待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
公孫茂泳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兵吳
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尚書猶龍陳給事子龍
李舍人待問皆松之望也無凡遽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
為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駭之曰此大事何多二無凡笑曰我公志也
於是陳夏諸公相納以袍笏則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
領袖東林之錢尚書所不肯為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凡護
茂泳泛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即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
知福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所屬布隆武議親
征以張公任水師率麾下從
禡牙將發鄭氏以其私人鄭芝昌代

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失走張公泛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閽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應死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鼯泊嶠灘鰲背之閒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嘗撫茂源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乎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間佩劒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薙髮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

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恩讓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為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綽誠而字無凡亭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源先亡無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源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師欲斬之有一師故僧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即無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師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為一大龕冢瘞之徑詣轅門諸師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既不得自由密遣人回告詞茂源聞其竊鄧縣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師府者為前許葬之師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師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間為言茂源忠臣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

當事來出茂滁不得以合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會
節之義士陸宇燝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閔中劉員士鳳翥亦為
言之茂滁乃得出無凡又為力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滁病卒
無凡遂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其銘曰都督晚年頗遭
誣屈謂其居山尚交張忠懇忠之役實皆決裂嗚呼稗官一何失
實不負鯤淵忍負蒼水宮山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
敢曰大儒遂無誤毀錢先繡輓張鯤淵云黑風崩城吹海立修鱗跳
舞妖蛟逗此日乳虎嘗芽貝球斂手陽侯為拱揖絕島經營五載餘
誰言成旅非良圖臣心未灰臣力竭尺組畢命安踌躇生死孔明
死秀夫幸興不幸斯人徒不須精衛銜微木大海雖大行當
枯緒曾按定海縣志師追餘孽至普陀無凡請葵閱部尸又
云為僧已六年均失其實
孫枝護得續書芬一諾能償地下聞香名年寒食節

張定西墓

墓在蘆花盌全祖望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云予家先族母
張孺人為蒼水尚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居黃山石康熙庚子先族
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
久每言其志節之可哀而謗口之多厲且曰定西墓在蘆花盌汝
他日可為之謀庀石為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乾隆戊午
始克為之參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攷翁洲遺事
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應天府江寧縣

人也少伉爽有大畧北遊京師東厯太監曹化淳延之為上客時奄人
中惟化淳以王安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聲
息熊公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公資未嘗識面也崇
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已而南都破安撫使至浙東公獨不受
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富平將軍時肅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
守翁洲與石浦相犄角斌卿因與公為姻荐之閩中時閩浙方爭
而二軍兼受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為錢塘之援
未行錢塘師潰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南田公
棄石浦亡欲保翁洲會將張國柱以軍攻翁洲斌卿求救于公公
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從公計無所出遣永勝伯鄭彩
至以其軍共扈王入閩王晉封公定西伯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
歸浙中招故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入　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
斌卿見公以孤軍依之也稍倦之丁亥淞江師吳勝兆歸請一軍為
援願以所部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於翁洲
之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延揚等勸之公遂整軍
拔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死之公得免復入翁洲而其弟及
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倦之公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
之隙始大搆此據黃文宗羲董文学諭高文学秦所紀皆　則黃
曲張直顯然矣董之罪莫大于拒監國而舟山志以
為黃欲應吳張竊其旗先往　初公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
則誣甚矣
斌卿不得公而說進使殺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從南
入閩招軍頗盛王阮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伯至是公由南田
復建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閩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

與進迎王次於健跳斌卿不至
又不得于是公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
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
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率殺斌卿況于海斌
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指之者甚且訢其死之屋以為公
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於丙戌徵公棄地扈從則監
監國既居翁洲晉公太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
國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於己丑徵公合力誅討則翁洲之二年
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方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
攻翁洲予嘗謂公之殺斌卿為有功而以非其罪殺朝先則過有
此則不能相掩者也亭卯秋
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閔天僉海上諸
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柜必不能狎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以東左
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勛守城而自以兵奉王搗吳淞以
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公偕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
在城吾豈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及風失勢戰死世勛名揚力
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名揚偕其弟
及妾闔門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順天顧明揖亦豫焉公聞信
慟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于海王與諸將救之而止乃復
扈王次於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焦遥望石頭城拜祭
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

時以上游有蠟書請為內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
屯軍南田是年公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公蒼水志以後事付之
論者以為陶諫之在豫州不異過也蒼水為葵之薑花忝初翁
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致敗不數月沈公泊舟
南日山失維不知所之或以為公本奉以逕國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
定其為公要之公之累踬累起以死奉王其精忠不可誣而恃險輕出
則亦天意為之不可以成敗逆雷同之口至於當國之後多病其專諫
為事之所有恕以公有丙戌己丑兩度之大功吳淞翁洲閩門之大節
卒之再入大江以求申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輕出之罪吾
固不忍為之諱而以為賢於黃斌卿萬二矣今之作翁洲志乘者
曲筆于斌卿而深文于公混而祀斌卿于亭卯死事諸公之首

而公兄弟及不豫何其謬戾一至于此耶予故序公之事鑒之
墓工固非但畢吾族母之志也更為哀言曰翁洲石浦仿佛於殘
宋之厓山公魂不死長此閒功過不掩曲筆直刪薑花寒月如聞
哀泣之潛潛緒曾按全謝山以定海縣志左袒黃斌卿力詆定西
作定西侯神道碑以正其誤余至晉陀見老僧坐飛沙盌蓮
中藏舊鈔本舟山事畧有定西傳多玉謝山所未詳又知定西忌
王朝先亦非賢因錄之云定西侯張公名振字侯服南京應天府
上元縣人父少溪慷慨有義行母范氏夢宋將張世傑而名振生
及長精韜畧騎射擊刺之術與弟名遠名揚名甲從弟繼榮
號張氏五俊名振伉爽有智畧結交多豪俠游京師能開元
受足杖陰為扈杖者得不死名振登崇禎戊辰右榜進士癸未

援台州名浦遊擊丙戌七月魯王紹興兵潰奔舟山等將黃斌
卿拒不納名振迎居石浦加富平將軍恩海外惟翁洲稍大
必得為監國地會張國柱攻舟山斌卿求救名振破之以女妻
斌卿子譽共守舟山留都督僉事劉世勛奉王居石浦世勛
字允之亦應天武進士名振在舟山日夕勸迎王斌卿疑不決
初閩(蛟)裨將王朝先歸斌卿驍勇為衆讒斌卿多猜忌使其
將朱玖刼殺溫鎮賀君亮困襲朝先泅水得脫復以三書
招朝先陰遣陸偉偽迎刼之橫水洋朝先又泅水免大恚名振
解衣衣之贈千金丁亥吳淞吳兆勝血書招舟山來援斌卿不敢往
名振赴援聯艘次蕪黃連港颶風大作全軍覆沒　大兵擒名遠
不屈斬之名振浮蓬上不死易僧服遁還舟山斌卿謀殺之事
洩名振避南田秋永勝伯鄭彩處王入閩戊子七月斌卿子自蕃
田知舟山(田人)斌卿蕭名振猶也邀留十日斌卿信飛語以為刼殺怒
欲攻南田其子歸乃懇謝十月名振破昌國衛據健跳時閩
地盡失迎王居健跳加名振大將軍定西侯　大兵圍健跳告
羅於斌卿不許名振船工阮進善水戰斌卿誘使附已又疑
忌之名振招之來已丑十一月名振朝先進等共(奏)秦斌卿罪狀
王命水陸並討名振請勅斌卿迎王自贖二十一日朝先致溫
旨緩其備以兵突斌卿舟斌卿懼奉勅朝先使尹明詐見揮
刀斬斌卿沈之水名振宣勅赦其弟孝卿享撫其家屬王始
入甬山加名振太師與太傅張肯堂共執朝政名揚左都督名
甲副總兵劉世勛安洋將軍繼榮先從王入閩因守仙霞閩力

戰死亦追贈左都督名遠亦贈
擾明之舊臣爭往依之兵勢頗盛議恢復方粵以圖進取朝先
侍有斌卿之衆加平西伯持功驕恣其下張濟明呂廷詔等互相
煽興諸將水次爭糧爭汎無虛日嘗怒目叱阮進曰吾殺斌卿
汝何封蕩湖伯王慮變庚寅九月名振遣阮進就衣殺之濟明
奪哨船投降　大清陳盡安願充先鋒亭卯夏　大兵三路
進攻八月二十日名振與諸將會議謂蛟關天險　大兵必不能猝
渡命阮進拒橫水洋劉世勛守舟山城名揚名甲佐之名振自
奉王據吳淞拒北來之師以相掣制二十二日天大霧　大清杭州
副都統吳汝珍提督田雄固山金礪等步蛟門霧中進不及
覺　大兵艦舟進倉卒以大拒戰及風自潛墮水死二十四日
破螺頭門參將李錫貢及弟錫祚戰死岐陽王裔也　大兵直
抵城下世勛激厲將士灑血呼天晝夜拒守二十八日詐降伏大
砲擊殺先入者九月一日裨將金允彥卯元吉跳城降繼其子傳
四門初二日　大清增兵攻城夜半星隕如雨　大兵鑿地道初
三日午刻城摧陷世勛自貫兩矢自刎死名揚名甲卷戰死名振
母范氏妻馬氏妾某氏名遠名甲名揚繼榮妻共奉步溪公木主自
焚死名振妻桂馬呈圖馬貢圖親屬僕從等二十餘人俱赴火世
勛妻某氏亦同死名振奉王自吳淞回救會諸將火燒門候半時
潮長即至突見火光燭天知城已破遂奉王去壬辰春扈王至廈
門鄭成功欲害之大言曰爾為定西侯所定何事名振解衣視背
皆刺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四寸深入肌膚成功愧且拜癸巳三月

名振破金塘獲金允彦磔之遂由北洋入崇明截長江登金山
題詩云十年橫澥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真鶉首義旗方出
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枹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淚親南拜
孝陵軍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魯王名以海諱海為澥也九
月駐平陽甲午掠吳淞得戰船二百號進攻崇明定南泊徐仁爵
戰死仁爵中山王裔己未寇波守將張洪德奔名振八月遣英義
伯阮駿攻舟山陷之名振徒步入城祭母及辛卯戰亡將士哭聲震天
十一月台州僧說州將馬信以城附軍勢復盛名振急搆疾二十八
日戌末大星墮海光芒和電有聲亥刻坐起擊狀連呼先帝數聲
嘔血而逝年六十七葵藎花香台州僧發狂死僧俗驻孝名昇岐
陽王裔丙申二月三日舟山城哭六月望大兵出蛟門杭州副
都統吳汝玠率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再攻舟山阮駿大舟膠於沙
與陳六御劉永錫張汝德丁洪葉俱戰死張晉爵扼螺頭門乘名
振大舟大戰兩日夜力竭自刎太常卿陳九徵副使俞師範皆死

太清始克舟山為順治八年九月二日再下舟山為十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也夫以名振不識天命輔孱藩奮螳臂偷息窮島
全室就殲出沒海上者十餘年竟白首善終為我 聖朝顯戮所
未加褒謚所未及然勝國殉節諸臣錄於名揚云定西侯名振之
弟舟山破母范氏赴水死親屬二十餘人同自焚死是亦深諒名振之
忠矣較俯首入貳臣傳者豈不判若天淵哉名振豐頤修髯面
微赤容止閒雅善拊士嘗終日戰危人進食揮之去軍中有太師
不食戰士忘飢之謠兵部侍郎張煌言收其餘燼屯鹿頭後屯南

田甲辰被獲亦不屈死乾隆丙申諡煌言忠烈張忠烈哭定西侯墓
詩牙琴碎後不勝愁絮酒新澆土一杯永上麒麟即入畫汀前
鴻雁已分傳知君遺恨猶瞠目似我孤蹤敢掉頭來歲明禽(清)應節
可能重到翦春楸

瀘瀆樓船尚未歸舟山宮殿劫灰飛十年精衛心填海潮
打寒雲浸蕨薇

同歸域

節聞性道恣泉詩集偕之衣喬公鉢收瘞翁洲與難遺骸卒事
為詩記之天星畫隕紛如雨蹈刃投繯赴烈炬魂旌窓之廊牘
遺骸崩厓碎礫相支柱蛟龍怒吼不敢窺烏鳶哀號空復聚
朝暮暮暴露久何人乞收瘞羈旅東海波沸連鼓鼙城北
土高失鐘篋參軍見之心肖悲訢天不應卯地許與余俯拾惟
高原掩故宅藏共一穴(以同歸域三字識之)難缺陳奠自春秋不暨姓名
誰客主林鳥凄其日色暗恍惚雲旗爭飄舉神物巨靈來呵
禁山君龍伯永守鑿埋餘整容特下拜淚迸飛泉聖萬縷
野草先為漬血紅吞聲谷鳥寂無語他年定逢好事人漫
題三字憑記取一定海縈志同歸大域　正師圍城及旬而下
之一時名公卿僑寓於此者棋懂慨戮義而居人聞聲并
不謀而同一飯之頃橫尸若山卻幕僚喬君鉢收而火之悉瘞
於城之北岡題其域曰同歸此順治八年辛卯九月初二日也
喬鉢內卻人有昌國懷古詩云環海多膏壤況通萬里津
山川唐舊邑文物宋遺民要妃需封守殘黎仗拊循重遷應

軫念誰為上書陳時議從亂後居民喬言宜置城邑後卒如其
言知縣事終嬗患歲久兆域頹圮尸骸暴露生私殘嘱者民
郭璞占云吊名垣而封之此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事也終
嬗同歸域放歌序云嘗聞號咷攀龍莫改忠臣之節盟津
叩馬不加義士之誅苌宏之血碧千秋化虹貫日張巡之齒在孤
壘騎尾歸天身雖與國同亡名乃到今不死同歸域者奚故明
入室如生(者)百口他如子死父幼死長僕死主儻山皆不屈之骸以及婦從
夫媳從姑女從母慎整盡含貞之骨肝腦狼籍鬼神環擁而長呵嗟
路縱橫風雨偶過而作淚火以埋諸深坎哀而痞之北邙爰有泰
軍為之義舉雖逢尼父難題墓於延陵縱有中郎昌勒銘於斯
碣芳草萋萋寒食常餒若敖之魂殘榆黠鬼斜陽孰酹王孫之酒
逢 聖朝之寬厚復舊邑於滄桑移橫海之樓船建牙纛脊標
伏波之銅柱吹角鮑頭燕麥未生種花敢同潘縣豺刓初勇尋薇遂
過商山見將壞之一坏撼城浪嗑謀不祧之兩祭負郭畬香何幸羊
公來登漢峴下諮單父共舉蒸嘗員虞芳之閒田永春秋之芳薦
猶恐明禋未秩几筵不逮夫百年旋將幽躅分標姓名具臚於各憲
表忠作觀祇為吳越恩私宿澤枯莫沐 皇仁沾大固已封同
比墓共知義異崇卿者矣 愚亦寫邑乘雖登衰懷未暢念茲窮島
永寂寒阡韓愈不過莫登亡王之墓陸衡已往誰云大莫之墟
乃於暇日偶作放歌揚已逝之幽芳聞不朽之奇節用貽同志共

發高吟嗚呼君父人之大倫安問興亡何代忠孝闕乎至性不分
群怨皆詩下筆含悲行歌當哭效挽辭于蒿里豈同瘞旅之文
追哀些於楚江聊續招魂之句歌曰甫東之海中洲中有隆土一坏
忠臣義士同日死大而瘞之萬骨哀泰軍題曰同歸域之顙地棄
孤豬遊芳草不生寒日照排空濁浪將興蟄言 天子仁明置鎮邑
忠魂磊落無長愁摘星挹露清不餒何須俎豆及荒邱邱邑過
此心悽然曰不此 秦民何天灑血塗肝報君父安辭商日與周年
偕予建祠及守塚贍以負郭生頃田義魄貞燐得從祀春禴秋
嘗潔粢盛窀穸碑未勒封墓石下馬誰不拜山巔欲仝義烈長
垂後文章力與天地久出師表後正氣歌兩丞相今曾死名鎗
洲張公雪交亭六鼻齋懿如生前吳公抱主死津宮火中吟
詩不絕口赴海蹈及沈與李諸公從此聲雷吼千忠萬節同日歸
石爛屋枯終不朽滄桑倏忽六十春蓉浦作歌懷古人寄語天下
同心者不分出處扶天倫同歸域在城北二里准又髻山下成仁祠之
後總兵藍公理捐買民田撥儒學掌管春秋祭祀此康熙四
十年事也縗緰同歸大域碑記云嘗讀漢高祖本紀屠秦滅
項天下大定田橫以五百人居海島招之橫卒自殺而五百人俱慕義
死無二心詫其節以為不可及後閱宋季屋山事又未嘗不嘆其迹
而同志殫悲也歲辛卯 王師薄翁洲九月朔有二日城陷時死
事張公肯堂朱公永祐吳公鍾巒李公向中沈公宸荃等各眷屬
皆遇難都人士女守義死者纍纍相枕籍經歷喬君鉢不忍暴
露火而瘞之北郭勒石曰同歸大域嗚呼若而人者是真得所

歸矣我 國家定鼎之初兵不血刃而車書一統定邑弹丸之地
懸海嶼夫豈不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傾而孤臣義士甯靡軀碎首
以殉一城其與宇季通臣何異天地之理全而受之當全而歸之臣
死其君子死其父妻死其夫卑幼死其長上為全一歸也今之精英
靈爽或飛揚於雲漢或遊行於山川蕩而為波濤捐而為星日吾
烏能測其歸乎惟是忠孝至性盡人而具當其平居俛仰靡所觀
感則頹然流廢而無以激發其欽慕慷慨之懷故 盛朝仕不揩
闡揚前烈以風勵斯世余初蒞是土周覽郭外父老指其壹方曰此
喬公所建同歸大域處也蓁稠叢草滿目悲涼狐兎窟其中牛羊
踐其下且遺骸旅櫬交錯其間混珠玉于泥沙要芝蘭于荊棘良足
悲矣傳之又久又孰從而知堪莽間為忠孝節義同日而死者之一
坏土也哉越數日遣鄉耆郭璋來告欲募衆力築垣墻塔以表墓
道余慨然曰是余之責也夫捐資竣事鐫石以誌
不朽康熙丙子歲三月知縣事繆燧記 又祭同歸域文云維康熙
三十四年歲次乙亥時當清明掛紙之辰知縣繆燧率闔邑之衿
士耆舊備具牲醴致祭于亭卯死事諸靈之前曰我 世祖章皇
帝誅闖賊撫殘黎正位燕都天下無不傳檄而定獨先生葬偕
闔邑兵民堅守翁洲抗衡 天命身首異地而不屑一顧何其愚也
雖然臣為君死子為父死妻為夫死卑幼為其長上而死志則苦矣節
則愈高矣嗟呼寧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同日捐軀無所留恨
諸先生在天之靈或炳為日月或吃為山嶽豈復在濤舂風撼之所爭
其時亭哉亦豈知靡爛之頃有喬幕為之埜域五十年幾余從而

修之復從而祭之也哉聞之延陵季子曰骨肉之歸於土也天也而魂氣無不知也然則死者未為無知者矣今為死事諸先靈求其子姓曉以大義請(諸)上官設食置宇躬拜祠下薦其馨香而為之歌以侑之歌曰嗚呼死事諸先生卓哉一代之偉人或秉綸而珥筆或擐甲而談兵遭國家之不造均抗節于翁城子從其父兮妻從其夫兮卑幼從其長上兮不可計數者編氓古稱有死無二三時萬人而同心下比田橫之五百上追商季之三仁精氣礴鬱而為喬岳丹忱揭而為星辰風濤怪石皆遊魂之所化也吾知其不可磨滅者偕天地而常伸嗚呼草蔓兮烟荒春露兮秋霜牧豎傷心于黃土農夫相像(想)于斜陽余請上官而設食卓子姓而分香一杯同域萬古留芳聖主頒綸音于翰苑張公竹帛于朝堂行見式閭而表墓抑且下慰夫從亡嗟爾孤臣與孽子又何惆悵乎滄桑謹侑一觴神其來饗

颶風掀浪霽復歷門一旅孤城死報恩無數青燐藏碧血哉坏土亟乾坤

繆公衣冠墓

江陰縣志繆燧字雲曜以例選沂水令別調浙江定海定濱海水鹹不宜穀燧修築塘岸禦鹹蓄淡增田數萬畝修定海志葺學宮設書院增諸生廩額至十名奸民有為盜海洋者設方畧擒之署府事暨各廳縣事所至有惠政仕海上二十三年卒於官民懷其德呈請留葬子民恒不可大吏令留衣冠葬之以誌遺愛定海縣志知縣繆燧康熙三十四年補任緒留按順治十二年

乙未復下舟山因海氣未清明年遷徙城鄉民人入內地至康熙二
十七年立定海縣治邑令李侗周聖化皆有政績繆公盛貢繼之
公又字蓉浦康熙乙亥任定海令至丙申自乙亥至五十五年丙申
海稅浮額禁鹽厥私販免逢蕩包賠築塞田塘輿惠心實政民
至今賴之又修成仁祠同歸域以表忠義屬耆老夏時棟搜采故
實創定海縣志八卷詳繪十七都各大山環海境諸圖皆得諸耳
不掩瑜亦經十數年精力以成之者後之人當補正之而不可輕加刪
削也公嘗攝甯波府篆陞杭世總捕同知未任卒以櫬歸邑人
築衣冠墓於普慈寺側春秋致祭又於城北陽雪交亭故址立義
塾名蓉浦書院奉栗主以祀
猶認衣冠拜墓門○海鄉遺愛至今存○何人宦橐營田宅○
莫保松楸到子孫○

定海令桃公殉難處

公名懷祥字斯徵號履堂先世金陵人曾祖龍文遷侯官公中嘉
慶戊寅舉人道光乙未大挑知縣浙江試用署象山龍游嵊縣
皆有聲庚子五月以公嘗任象山習海事檄署定海縣事時閩粵
皆有夷警舟山孤懸海外議積糧築屯未就六月四日突有四夷船
窺南韭山洋象山界初五日船數十隻駛入五奎山公曰我當示無
畏毅然駕小舟攜老僕張發(喫人)登火輪船夷驚愕鼓樂奉酒
以迎公引滿問何故涉吾土夷對以欲得紅毛碼頭過高耳公曰

當奉　天朝諭旨抚論良久夷頗推公返舟入城申報請援委
典史全福往村舍招募鄉勇得數百人授器械登陴固刻夷舟遍
道頭公謂總兵張朝發曰夷未知我虛實宜堅壁待外援我兵寡
無紀律若浪戰一敗城去矣張鎮曰城非吾責吾領水師知扼海
口夷若登岸吾罪大矣惠兩營兵出拒初七日張鎮以礮擊夷夷船
礮聲疊轉張鎮傷右股不能軍弁兵舉奔鎮海旋潰獨而死維
繞城呼召無有應者獲髮吉山下閘有民聚守忽往招之夷逢隙擁
入城公趨抱大痛過成仁祠嗚血升餘曰此古人殉難處吾何生
為奮身投普慈寺山下萬工池紳士往救之氣已絕兩目猶瞪鼻
尸殲青忝典史全福亦死全字疇五甘肅人二十一年六月吏部
議照陣亡例給雲騎尉世職雅公長子廷璋承襲袁次完給恩
騎尉仍替禮部議照六品官例給全葵銀一百兩致祭銀八兩行查
事蹟交翰林院立傳入祀本籍府城昭忠祠公以一身殉難青史
爭光姐亘馨香賞延於世足慰九原矣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緒
曾至普慈寺訪公殉難處父老指所謂萬工池者肅然再拜憶
余與公乙未同捷同至浙江原籍金陵又同里也杭城吳山立忠祠
公首位次署乍浦同知亦早逢甲即用知縣顏筱敬鎮海縣丞李
向陽全典史居殿為余嘗為誄之些以迎神其辭曰嗚呼五公名齊
華高職守則異殆難攸同悽海波之騰沸驚礮火之飛紅翁
洲猝羅夫鯨噬噓毒霧于甬東戰向章而步挫九山復扈而被

攻嗟五公或守官而隨營分當城陷師潰之下乃釋衣不去遂各効
其孤忠惟孺儒而末秩分恨不殲怪鯨於强弓痛湛身於鋒鏑
明大義于厥衷夫人之不可失者職守不易顯者勇功勇有所限
而功不就職遂欲守而不能守惟一死不辱能自全其始終上丕星下
五嶽昭白日亘長虹俾逆閹動色而群驚具拜識 聖朝之養士
厚而士之報稱隆天子曰都賞延于世庶幾其無怨恫洋三海水分
梯航通吳山高三分俎豆宗神之來分駿赤豹而乘風千秋百世
分垂臣鑒于無窮伏維尚饗緒曾以為吳山雖奉俎豆若京地
祇公全公碧血所淪宜建專祠肖像以祀余知舟山父老感公遺澤
不有其舉之者也公面赤豐頤眉稜紫生有異表云
浩然勁氣折蹙輪青嘗知君死後神血食英靈能捍患

永教東海不揚塵

昌國典詠卷第十終